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贞观政要全译

叶光大　李万寿　黄涤明　袁华忠　译注

吴兢



贵州人民出版社

080102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体），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前　　言

在我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建立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从历史上看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它统治的近300年中，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王朝疆域辽阔，“文治武功”超迈前古，在当时的世界上，它的政治制度比较先进，经济繁荣，文物昌盛，举世瞩目；而有唐一代的辉煌业绩，自是当时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成果，但也是与贞观年间君臣的长期奋斗和努力分不开的。

唐王朝的实际创建者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他亲眼看到曾经一度繁荣兴旺的隋王朝，由于炀帝（公元569～618年）施行暴政而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覆灭，感受到人民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在他的指导下，君臣深怀畏惧，“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唐太宗在生活作风上，提倡“俭以息人”；在政治上，能任贤纳谏，励精图治。他针对隋朝的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注意选拔统治人才，发展科举，精选临民的地方行政长官，要求廉洁奉公，关心民间疾苦。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轻徭薄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军事方面，推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加强中央的武力，击败了突厥的骚扰，巩固了边防。在文化方面，对各民族和外国的艺术和宗教，兼收并蓄，提倡儒学，奖掖文士，亲自参加修史工作，特别重视对前代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民族问题方

面，采取了“爱之如一”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不足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使隋末以来遭受巨大破坏的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加，人民基本上能安居乐业，各民族基本上能友好相处，并受到各国的重视和信赖。《贞观政要》上记载当时社会升平的情况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以上记载，当然有所夸大，但确也反映出当时政治比较修明，吏治较好，刑罚不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情况。

唐太宗于公元626年即位，公元649年去世，在位23年，年号“贞观”。他在位期间的治绩，就是历来被史家赞誉的“贞观之治”。但是，唐太宗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当他感到立国之基还不稳固，人民的力量使他害怕时，尚能励精图治，节约从俭。而一旦经济发展，府库充实，兵力强大，有了骄奢纵欲的资本时，情况就有所变化。因而贞观后期的政治局面就不如前期，唐太宗本人也难免“骄侈放逸”，“莫能终其善”了。尽管如此，但唐太宗确实具有卓越的才能，有很大的成就，他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对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实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中华民族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

《贞观政要》是唐玄宗时史臣吴兢（公元670～749年）编撰的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是对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

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当政时入史馆，编修国史。中宗时担任过右补阙、起居郎、水部郎中等职。玄宗时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少卿、左

庶子，居职近30年。他编撰《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他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比较清楚。他认为，“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因而他“诚诵在心”，“其有委质策名，立功树德，正词鲠义，志在匡君者，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于是编撰成《贞观政要》送给唐玄宗，希望玄宗“择善而行，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成书和呈进的具体时间不详。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提到：“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铺……”侍中安阳公是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是张嘉贞，二人任宰辅，都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据《旧唐书》，源乾曜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封安阳郡公，十九年（公元731年）冬即去世。据此推测，呈进《贞观政要》的时间可能在开元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间。明初文学家宋濂（公元1310～1381年），在《重刻＜贞观政要＞序》中说，吴兢“见文皇（即唐太宗）之朝，君明臣忠，可取为后嗣法，乃纂是书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但未得到中宗的重视。“厥后文宗践位，始喜读而笃行之，……自是以来，其书盛行于世”。据此，则呈进的时间又说成是在唐中宗之时。

《贞观政要》虽然是一部集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之术大成的书，但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思想，如对人才的重视，对好的意见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某些措施，以及希望国家大治、民族繁荣兴旺的高尚理想，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和具有进步性和现实意义的。《贞观政要》对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比《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更为详尽，为我们研究唐太宗其人和唐代初期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为此，我们对《贞观政要》进行了校点和注译。

译注所据底本为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的明朝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王氏勤有堂本。在进行标点、译注的过程中，参校了涵芬楼影印明成化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以及两《唐书》、《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唐会要》等，对原书个别字句作了校正。为节约篇幅，各篇注释相同的一般不再重复。译文则对照原文译成现代汉语，一般采用直译。

本书由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分头译注；由叶光大审校全书。由于《贞观政要》流传的版本不多，元代戈直注本（明成化本），注释少而简略，详细注释和全文翻译这还是第一次，不当之处，实所难免，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受时代的影响和历史的局限性，书中原文的个别地方，存在着一些对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的歧视和诬蔑的语句，这些都无疑地属于原书中的糟粕，望读者阅读时予以注意。

叶光大

一九九一年七月

上《贞观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微臣以早居史职，莫不诚诵在心。其有委质策名，立功树德，正词鲠义，志在匡君者，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撰成一帙十卷，合四十篇，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易》不云乎，"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诗》云："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又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此诚钦奉祖先之义也。惟陛下念之哉，则万方幸甚！不胜诚恳之至，谨奉表以闻。谨言。

贞观政要序

卫尉少卿兼国史弘文馆学士臣
吴　兢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重刻《贞观政要》序

《贞观政要》者，唐史臣吴兢之所辑也。兢，浚仪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则荐，诏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数上疏论事，言人之所难言，寻拜谏议大夫。复修史，转太子左庶子。开元十三年，元宗东封泰山，道中频驰射为乐，兢复极谏。明年六年，大风，诏群臣陈得失。兢言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八事，皆当时所讳者。景龙间，所修国史失实。兢患之，乃私述《唐书》、《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诏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累迁洪州刺史。复坐累，下除舒州。天宝初，入为恒王傅，卒年八十。兢尝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许之，赖宋璟等邀砺若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屡以情蕲改。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从。世比之为董狐云。其为人大略如此。初，兢屡修国史，见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为后嗣法，乃纂是书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当复辟之初，转移之机，间不容发，使中宗能观之，以法文皇，则削武氏位号，而崇恩之庙不复矣；信任旧臣敬晖诸人，不罢政事矣；严于阴治，韦氏之祸不致蹈覆辙矣。奈何视为空文而弗之讲？徒使兢之孤忠遑遑焉而无所伸，可胜叹哉！厥后文宗践位，始喜读而笃行之。太和初，政灿然可观，虽未能如贞观之治，亦可谓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来，其书盛行于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讹。临川戈直尝集诸家而校雠之，然亦未能尽善。升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刊梓于家塾以传。"予遂假中

秘本重为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旧，不敢辄改。夫读其书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复详序兢之行事于首简云。书之篇端，谓兢为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与史所载颇不合。濂疑神龙进书之时，方改左补阙，未应。外迁如此，岂或他有所据耶？奉议大夫国子司业金华宋濂谨序。

寓吴郡卢遂良刻

目　录

卷一

论君道第一……………………………………………（1）

论政体第二 ……………………………………………（22）

卷二

论任贤第三 ……………………………………………（46）

论求谏第四 ……………………………………………（75）

论纳谏第五 ……………………………………………（90）

卷三

君臣鉴戒第六…………………………………………（142）

论择官第七……………………………………………（164）

论封建第八……………………………………………（187）

卷四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214）

论尊敬师傅第十………………………………………（221）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236）

论规谏太子第十二……………………………………（250）

卷五

论仁义第十三…………………………………………（285）

论忠义第十四…………………………………………（288）

论孝友第十五…………………………………………（303）

论公平第十六…………………………………………（308）

论诚信第十七…………………………………………（324）

卷六

论俭约第十八……………………………………………………（337）
论谦让第十九……………………………………………………（342）
论仁恻第二十……………………………………………………（347）
慎所好第二十一…………………………………………………（351）
慎言语第二十二…………………………………………………（355）
杜谗邪第二十三…………………………………………………（361）
论悔过第二十四…………………………………………………（365）
论奢纵第二十五…………………………………………………（369）
论贪鄙第二十六…………………………………………………（380）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394）
论文史第二十八…………………………………………………（405）
论礼乐第二十九…………………………………………………（410）
卷八
论务农第三十……………………………………………………（431）
论刑法第三十一…………………………………………………（435）
论赦令第三十二…………………………………………………（456）
论贡献第三十三…………………………………………………（461）
禁末作附（三章）………………………………………………（466）
辩兴亡第三十四…………………………………………………（469）
卷九
议征伐第三十五…………………………………………………（472）
议安边第三十六…………………………………………………（504）
卷十
论行幸第三十七…………………………………………………（519）
论畋猎第三十八…………………………………………………（523）
论灾祥第三十九…………………………………………………（530）
论慎终第四十……………………………………………………（539）

贞观政要卷第一

论 君 道 第 一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①]：“为君之道[②]，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③]，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④]。若耽嗜滋味[⑤]，玩悦声色[⑥]，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⑦]，怨讟既作[⑧]，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⑨]。”谏议大夫魏徵对曰[⑩]：“古者圣哲之主，皆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⑪]，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⑫]，实同古义。”

【注释】

①侍臣：侍从皇帝的大臣。

②道：方法、法则、原则。

③啖腹：填塞肚子。

④嗜（shì 试）欲：泛指各种嗜好和欲望。

⑤耽：过乐、酷嗜。这里为沉溺之意。

⑥声色：泛指音乐歌舞和美女。

⑦解体：肢体解散。比喻人心涣散。

⑧怨讟（dú 读）：怨恨。 讟：谤也。

⑨纵逸：放纵地追求逸乐、舒适。

⑩谏议大夫：官名。西汉置谏大夫，东汉改称谏议大夫。唐时门下省置谏议大夫四员，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 魏徵（公元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唐初政治家。幼孤贫。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投窦建德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他归唐，事太子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以敢于犯颜直谏闻名。死后陪葬昭陵（唐太宗陵园）。《旧唐书》说他与唐太宗“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为前代诤臣所不及。

⑪詹何：古代哲学家。反对纵欲，认为清心寡欲、重视养生，必然轻利。思想与道家接近。 楚庄王（？～公元前591年）：春秋五霸之一。问詹何治国之事见《列子·说符篇》。

⑫陛下：封建时代臣子对帝王的尊称。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当国君的法则，必须先保存老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折，上边治理好了下边反而混乱的。我经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假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沉溺于歌舞美女，那么所想得到的多了，所损伤的也就大了。这既有害于国家的治理，又侵扰百姓。况且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就会使万民离心涣散，怨恨既然产生，叛逆的事也就会出现。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谏议大

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它事物。过去楚国聘用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用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效果怎样？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懂得的，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曰[①]：'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②]'昔尧、舜之世[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④]。是以圣无不照[⑤]，故共、鲧之徒[⑥]，不能塞也[⑦]；靖言庸违[⑧]，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⑨]，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⑩]，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⑪]，而侯景举兵向阙[⑫]，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⑬]，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注释】

①《诗》：指《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名《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收诗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

②刍荛（chú ráo 锄饶）：割草打柴的人，后多用以指草野鄙陋的人。

③尧、舜：古代传说中的圣君。

④"辟四门"三句：谓广开四方之门，招览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耳目，听取民间呼声；审察民情，使下情上达，天下无壅塞。

⑤圣无不照：谓圣明的君主对天下的事物无不知晓。 照：知晓。

⑥共、鲧之徒：共，指共工，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史记·五帝本纪》载，共工与驩兜、三苗及鲧并称为"四凶"，被舜流放于幽州（今河北北部）。

鲧（gǔn 滚），夏禹的父亲，尧的臣子，因治水无功，被舜戮于羽山。文中用来泛指一切奸佞之人。

⑦塞：指闭塞视听，下情不能上达。

⑧靖言庸违：谓邪佞小人的言行。 靖言：恭维的话。 庸违：小人的奸计。

⑨秦二世（公元前230～前207年）：秦始皇次子，名胡亥。秦始皇死后，继位为帝，厉行严刑峻法，在位3年，后被专权的宦官赵高逼死。

⑩捐隔疏贱：谓舍弃不亲近的臣子，疏远百姓。比喻幽居深宫，与外界隔绝。 赵高：秦朝宦官。秦始皇死，他与李斯伪造遗诏，逼死世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居中用事，把持朝政，后又逼死胡亥立子婴为王，为子婴所杀。

⑪梁武帝：即萧衍（公元464～549年），南朝梁开国之主，公元502～549年在位。执政期间，崇奉佛教，重用士族，对农民残酷剥削，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公元549年，侯景引兵渡江，梁朝灭亡，他饥病而死。 朱异（？～公元549年）：字彦和。梁武帝时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为人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痛恨。

⑫侯景：原为东魏臣子，公元547年，因朱异而降梁，任梁朝大将军，封河南王。公元549年，他举兵反梁，攻陷台城，梁武帝被逼饿死，史称“侯景之乱”。 阙：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建筑物，“两两相对，中间阙然为道”。文中用以指代京城。

⑬隋炀帝：（公元569～618年）即杨广，隋文帝杨坚次子，隋朝第二个皇帝，公元604～618年在位。在位期间荒淫腐化，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兵役繁重，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公元618年，隋朝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灭亡，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逼迫自缢。 虞世基（？～公元618年）：字茂世。博学多才。炀帝时任内史侍郎，专典机密，参掌朝政。炀帝巡游江都，农民起义军不断揭竿而起，世基请发兵屯洛口仓，炀帝不从。他知不可谏，又怕祸及自身，故唯诺取宠，不再将实情上奏，朝野共恨。后为宇文化及所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怎样叫做圣明君主和昏庸君

主？”魏徵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诗经》说：‘先辈有这样的话，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代尧、舜的时候，广开四方贤路，招纳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视听，了解各地情况，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知晓，因此共工、鲧这类人，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就不是这样，他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的话，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都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重用侯景。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所以国君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那权势很重的大臣就不能堵塞下情、蒙蔽君主，而百姓的呼声必能上达国君了。”太宗很称赞魏徵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①]？”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②]：“天地草昧[③]，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④]，百姓乐推，四海归命[⑤]；天授人与[⑥]，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⑦]。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⑧]，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⑨]；国之衰弊，恒由此起[⑩]。以斯而言，守文则难[⑪]。”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⑫]，必践危亡之地[⑬]，所以见守文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①草创：开创。事情的开始谓之草创。　守成：保持前人已有的成就和业绩。

②尚书左仆射：尚书省长官。唐制，中央行政机构设三省六部（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以三省之长共议国政。尚书省置左右仆射，与中书、门下二省之长一样，同为宰相之职。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字乔，济州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人。隋末考取进士，任隰城尉。公元618年，李渊起兵入关中，归李世民，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武门之变”中，他出谋献策帮助李世民诛杀太子建成。贞观元年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封梁国公。居相位15年，与杜如晦共管朝政，世称“房谋杜断”。死后陪葬昭陵（唐太宗陵园，在今陕西醴泉县北）。

③天地草昧：谓天地初开之时，杂乱无章，浑沌不清。文中指天与大乱。草，杂乱。昧，晦暝不清。

④覆彼昏狡：谓消灭昏乱狂暴的人。覆，灭。昏狡，昏乱狂暴。

⑤四海归命：四海，犹言天下，指全国各处。归命，这里作归心、归附理解。

⑥天授人与：上天授给，人民奉与。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鼓吹君权神授，自称是上天的儿子“天子”，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上天授给，帝王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主宰人间的。

⑦志趣骄逸：志向趋向骄奢淫逸。趣，同趋。

⑧徭役：古代统治阶级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一般有力役、军役及其他杂役等。这是古代统治阶级残酷压榨人民的一种剥削制度。

⑨凋残：凋蔽残破，意即穷困疲敝。　侈务：奢侈浪费的事情。

⑩恒：常。

⑪守文：［明］成化本作“守成”，可从。

⑫骄逸之端：骄奢淫逸的开始。

⑬践：踏，蹈。

【译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帝王的事业，开创和保持哪一样事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路英雄竞相起兵，被攻破的才能降服他，被打败的才能制伏他。从这说来，创业艰难。"魏徵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那些昏乱狂暴的人，百姓就乐于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奉与，故创业不算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志趣趋向骄奢淫逸。老百姓希望休养生息，但各种徭役却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疲敝，而奢侈的事务却一刻不停；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由这里产生。以此而论，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太宗说："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饱尝了艰难困苦，出入于万死之中，侥幸地得到一条生路，所以看到的是创业的艰难。魏徵和我一起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既然已经过去，保持已建立的一功业这一难事，我应当考虑与你们一起谨慎地对待它。"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①：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②，继体守文③，控御英杰④，南面临下⑤，皆欲配厚德于天地⑥，齐高明于日月⑦；本枝百世⑧，传祚无穷⑨。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⑩，可得而言。

【注释】

①特进：官名。汉代对功高德重、有特殊地位的人，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之下。唐宋时特进为文散官第二阶，相当于正二品。　上疏：向皇帝上奏章。　疏：古代用来分条陈述的一种文体。

②受图膺运：受图，得到河图。膺运，接受天命。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后来便以“河出图、洛出书”说成是上天旨意，圣人将要出现，帝王就是受天的命令来统治人民。

③继体守文：谓继承皇位，坚持和维护礼乐制度与法令条文。 体：政体，这里指皇位。 文：礼乐制度、法令条文。

④控御英杰：控制驾驭英雄豪杰。这里指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 御：同驭。

⑤南面临下：居帝位而治理天下。 南面：面向南坐，古代以面南为尊位，故称居帝位为南面。

⑥“配厚德”句：谓以美德和天地比配。

⑦“齐高明”句：谓以高大光明与日月齐光。

⑧本枝百世：谓国家的根本牢固就可支持百世。 本：树根，这里指国家的根本。 “枝”，一作“支”。

⑨祚：禄位，这里指帝位。

⑩殷鉴：《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谓殷人灭夏，殷之子孙宜以夏的覆亡为戒。后用为以先例为鉴戒之喻。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我看，自古以来，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承继国家大业，坚持礼乐制度，维护国家法令条文，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居帝位而治理天下的君主，都希望自己的美德能与天地比配，自己的高明能与日月齐辉；根本牢固能支持久远，传帝位没有穷尽。然而，能善终的人却很少，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前代亡国的教训不远，可以用来说明。

【原文】

昔在有隋[①]，统一环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

万里，威动殊俗[2]，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3]，故行桀虐[4]，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5]。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6]，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7]，徭役无时，干戈不戢[8]。外示严重[9]，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10]。是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11]，子孙殄绝[12]，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注释】

①有：发语词。　有隋：即隋朝。

②殊俗：殊方异俗。这里指遥远的异域。

③社稷：均为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神祇。　社：土神。　稷：谷神。旧时作为国家的代称。

④桀虐：桀，夏朝最末的一位国君，名履癸。他残酷剥削，暴虐荒淫，后被商汤所败，出奔南巢之山而死。

⑤不虞：虞，臆度，料想。此处为“不考虑”之意。

⑥罄（qìng 庆）：器皿中空，引伸为尽、完全。

⑦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即饰宫苑，崇台榭（此处“是”字为语中助词，表示宾语前置）。意谓追求宫殿园林的华丽装饰，亭台楼榭的伟峻。

⑧戢：止息，停止。

⑨外示严重：外表显得威严持重。

⑩率土：指四海之内。《诗·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土”即“率土之滨”的省略。

⑪匹夫：一个平常的人。古指平民男子。

⑫殄（tiǎn 舔）绝：灭绝。

【译文】

过去的隋朝，统一天下，军队强大，30多年间，隋朝的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将它抛弃，全为别人所有。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得到治理，百姓安宁，而不希望国家长久，故意要推行夏桀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他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后患。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珍宝。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献媚进谗的人必定得到他给予的福禄，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上下之间互相蒙蔽，君臣的礼义就相背离，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国土分崩离析。于是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能不痛心吗？

【原文】

圣哲乘机[①]，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②]，四维弛而更张[③]。远肃迩安[④]，不逾于期月[⑤]；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⑥]，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⑦]。焚鹿台之宝衣[⑧]，毁阿房之广殿[⑨]，惧危亡于峻宇[⑩]，思安处于卑宫[⑪]，则神化潜通[⑫]，无为而治[⑬]，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⑭]，参玉砌以土阶[⑮]，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⑯]，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⑰]，不慎厥终[⑱]，忘缔搆之艰难[⑲]，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⑳]，追雕墙之靡丽[㉑]，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以饰之。触类而

长[22]，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23]，以暴易暴，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格命之后[24]，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孙谋[25]，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注释】

①圣哲：谓智慧超人，才能卓越的人。

②八柱倾：古代认为地有八柱支撑着天，故天不塌。又传说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便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文中以八柱指代国家。

③四维弛：谓封建道德规范松驰。　四维：古代以礼、义、廉、耻为治国的四纲，亦称四维。

④远肃迩安：远处的前来朝拜，近处的得到安宁。　肃：参拜。

⑤期月：周月，也指周年。

⑥姬姜淑媛：均指宫中美女。

⑦虽休勿休：文中之意谓虽有美德而不自恃。《尚书·吕刑》："虽畏无畏，虽休无休。"孔颖达疏："虽见畏勿自谓可敬畏，虽见美勿自谓有德美。教之令谦而不自恃也。"

⑧"焚鹿台"句：周武王伐纣，纣王败，登鹿台而自焚。　鹿台：别称"南单之台"，殷纣王所筑，故址在今河南汤阴朝歌镇南。

⑨"毁阿房"句：指秦亡，项羽入据咸阳，火烧阿房宫。　阿房宫：秦始皇所建，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阿房村。

⑩峻宇：高峻的宫殿。

⑪卑宫：低矮的宫室。

⑫神化潜通：谓精神的作用使百姓潜移默化，君王与百姓的思想便暗暗相通。

⑬无为而治：谓以德教化人民，无事于政刑，使天下得到治理。

⑭茅茨：茅草屋盖，泛指简陋的房屋。 桂栋：桂树作的房梁，指华丽的房屋。

⑮玉砌：玉石台阶。

⑯遂性：成就其本然之性，即性情归于纯朴。

⑰罔念：一念之差。

⑱厥：其。

⑲缔構：缔造。文中指创建国家的大业。

⑳采椽：绘有彩图的椽子（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的木条）。

㉑雕墙：在墙上雕刻花纹、图案，以为装饰。文中泛指华美的宫室。

㉒触类而长：类似这样增长。

㉓扬汤止沸：扬起沸水来制止水的沸腾，比喻方法不当。 汤：沸水。

㉔格：［明］成化本作“革”，可从。 顺天革命：谓顺从天意而改朝换代。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嘱改朝换代，王者易姓为“革命”。《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㉕贻厥孙谋：遗留给子孙后代。 孙谋：指子孙后代。

【译文】

有非凡才能的人，顺应时机，拯救危亡的国家和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倾覆的国家重新被匡正，松驰的道德规范重新得到恢复，远方的人前来朝拜，近处的人安居乐业，国家达到治平没有超过一年；战胜残暴，消除杀戮，也不须要百年。现在，隋朝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被全部占有了；奇珍异宝，全部收藏了；宫中美女，全部侍候在君王的身旁了。举国之内，都是君王的臣子与奴婢，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常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美德而不自恃。烧掉鹿台的宝衣，毁掉阿房宫的宽广宫殿，从那峻伟的宫殿上看到危亡的因素，想到居住低矮宫室的安全，那么，自身的精神修养就能对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思想也就暗暗与百姓相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这是以德治国的最好办法。假若既成的东西不去毁坏，仍然保持它旧有的面貌，免除那些不急于要办的事，減了再

减。即使简陋房屋与华丽宫室相间杂，玉石栏杆与泥土台阶相参和也不计较，百姓高兴的事就派他们去做，而且不要耗竭他们的精力。常常想到居住的人虽然舒适安逸，而作工的人却非常辛苦，这样，百姓就会高兴地像儿子趋奉父母那样归附国君，所有的人都仰仗国君而性情归于纯朴，这是以德治国的次等方法。如果君王有一念之差，不善始慎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认为上天的旨意可以依仗，忽略了宫室应该奉行节俭，一味追求华美的宫室，凭借它的基础而扩建，使旧有的规模增大，而且装饰更华丽。类似这样增长，不知道停止和满足，百姓看不到君王的美德，相反只听到不断征发劳役的消息，这是最下等的治国方法。这种办法就像背着木柴去救火，扬起沸水来止沸，用残暴来代替残暴，与原先的混乱同出一辙，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这样下去，继前朝而为君的，还有什么业绩可以显示呢！君主没有可以显示德行的业绩，就会使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灾难和祸害就一定会产生。灾害一旦发生，那么叛乱一定会暴发，叛乱既然暴发，而能够使身体、名誉都得到保全的实在太少了。顺应上天旨意而改朝换代之后，帝业将兴隆七百年，并遗留给子孙，使它传到万代。国家的基业难于取得却容易丧失，能不认真思考吗？

【原文】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①]；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②]，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③]，居域中之大[④]，将崇极天之峻[⑤]，永保无疆之休[⑥]，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

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注释】

①浚：疏通，挖深。

②理：本为治玉，引伸为治平、治理。

③神器：指帝位、政权。

④域中：宇内，国内。

⑤“将崇”句：谓要想秉承昊天的大德。 将：欲，要想之意。 崇：尊重。 峻：大。

⑥休：福禄。《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以礼承天之休。”杜预注：“休，福禄也。”

【译文】

这个月，魏徵又上疏说：

我听说，希望树木长得茂盛的，必定要使树根牢固；要想河水流得远的，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要想国家政局安定，一定要多积道德、仁义。源头不深而希望河水流得远，树根不牢固而希望树木长得繁茂，道德、仁义不深厚而希望国家安定，我虽然卑下愚蠢，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圣人呢？国君担负着国家重任，居于全国举足轻重的高位，要想秉承上天的大德，永久地保持无边的福禄，而不考虑安乐时想到危险，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不能积累深厚的美德，理智不能战胜贪欲，这也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流得长远一。

【原文】

凡百元首[①]，承天景命[②]，莫不殷忧而道著[③]，功成而

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④]。岂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⑤]；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⑥]。竭诚则胡越为一体[⑦]，傲物则骨肉为行路[⑧]。虽董之以严刑[⑨]，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⑩]，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⑪]，所宜深慎；奔车朽索[⑫]，其可忽乎？

【注释】

①凡百元首：众多国君。 元首：本指人头，后均用来比喻国君。

②承天景命：秉承上天的大命。 景：大。

③殷忧：深切的忧虑。

④克终：能够到最后。

⑤竭诚：竭尽诚心。

⑥傲物：轻视他人。

⑦胡越：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胡在北，越在南。这里用来比喻关系疏远。

⑧骨肉为行路：比喻兄弟之间不和睦，就像走在路上的陌生人。

⑨董：督。

⑩苟免：苟且求免，只图目前免于祸患。

⑪载舟覆舟：《家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用以说明国君与百姓间的关系和水与船的关系一样。

⑫奔车朽索：用朽坏的绳子去驾奔驰的车，比喻危险。

【译文】

许多国君，秉承上天的使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谨慎行事、德行显著，而大功告成之后，就德行开始衰减的。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

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中，必然竭尽诚意来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当竭尽诚意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疏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里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谨慎。用腐朽的绳索去驾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原文】

君人者①，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②，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③，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④，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⑤，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⑥，简能而任之⑦，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⑧，信者效其忠⑨。文武争驰⑩，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⑪，可以养松、乔之寿⑫，鸣琴垂拱，不言而化⑬。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⑭，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注释】

①君：本指国君，这里用作动词，意为统治。

②可欲：可供自己享受、能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

③有作：兴办劳民伤财的事情。 作：劳作。

④高危：谓地位高容易出危险。《孝经·诸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邢昺疏曰："诸侯，列国之君，贵在人上，可谓高矣，而能不骄则免危也。"谦冲：谦虚和蔼。　自牧：自己修养。

⑤盘游：游乐，《书·五子之歌》："乃盘游无度。"《传》："盘，乐。游，逸，无法度"。这里指打猎。三驱，亦曰三田，谓一年之中田猎三次。一说，天子打猎时不合围，网开一面，只由三面驱赶围捕野兽，以示王者的"仁慈"之心。

⑥弘兹九德：发扬九种美德。　弘：发扬。　九德：谓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⑦简能：选拔能人。

⑧仁者播其惠：仁德的人宣传仁慈。　惠：仁慈，柔顺。

⑨信者效其忠：诚实的人以忠以报效。

⑩文武争驰：文武百官争相向前。

⑪豫游之乐：游乐巡猎的欢快。

⑫松、乔之寿：像赤松与王乔一样的长寿。　松、乔：赤松与王乔，都是传说中的长寿仙人。

⑬"鸣琴"二句：相传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用以教化百姓，从而作到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颖达疏："五弦谓无文武二弦，唯宫商等之五弦也。南风诗名是孝子之诗，南风长养万物而孝子歌之，言己得父母生长如万物得南风也。"《礼记·乐记》疏云："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⑭代下司职：代替下级处理事情。

【译文】

统治百姓的国君，假若能在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想到知足而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而役使百姓时，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得到安定；想到地位高而危险性大时，就应该谦虚和蔼，并加强自身修养；畏惧自满遭损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容纳百川的度量；陶醉于游乐、打猎的欢乐时，就要想到古代帝王、诸侯一年中只出猎三次的限度；担忧自己松散懈惰时，就时刻想着

办事必须慎始慎终；忧虑上下闭塞时，；就想到要虚心采纳下属意见；想到谗言的危害性时，就应思考端正自身，斥退邪恶；将要施行赏赐时，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高兴而乱赏；将要处罚时，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恼怒而滥罚。总的做到这“十思”，发扬多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职，选择好的意见照着去办，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竭尽他的智谋，有勇力的人就会竭尽他的力量，仁德的人就会努力宣传他的仁慈，诚实的人就会以忠心报效国家。文武百官争先恐后地为国出力，君臣之间相安无事，这样就可以尽量享受巡游出猎的快乐，可以像赤松子、王乔一样延年益寿，像虞舜那样弹起五弦琴，唱起《南风》歌，垂衣拱手，不说教就使民风淳化。何必再去劳费精神，冥思苦想，代替下属去处理事务，役使自己聪明的耳目，毁弃无为而治的好办法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①，诚极忠款②，言穷切至③，披览忘倦，每达宵分④。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⑤，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⑥？朕闻晋武帝平吴已后⑦，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⑧：“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⑨，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也，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⑩。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⑪，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⑫，名器崇重⑬，当直词正谏⑭，论道佐时⑮。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⑯，以为明智，不亦谬乎？颠而不扶⑰，安用彼相？公之所陈也，朕

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韦、弦[18]。必望收彼桑榆[19]，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20]，独盛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21]。迟复嘉谋[22]，犯而无隐[23]。朕将虚襟静志[24]，敬伫德音[25]。

【注释】

①省：视、察看。 频：屡次、连续几次。 表：古代奏章的一种。抗表：即上书之意。

②忠款：忠诚。 款：即“诚”之意。

③切至：很切合实际。

④宵分：夜半。

⑤启沃：谓启发开导。 启：开。 沃：浇灌，此处亦用作开导。

⑥匡其不及：补救不足的地方。

⑦晋武帝：即司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司马昭之子。咸熙二年（公元265年）继父为魏相国、晋王，不久，代魏称帝，建立西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灭吴，结束了自汉末以来的国内分裂状态，统一全国。在位期间，大封宗室，生活荒淫，种下“八王之乱”的祸根。他死后不久，全国又重新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

⑧何曾（公元199～278年）：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曹魏时，官至司徒，曾参预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及司马炎代魏活动。西晋初，任丞相、太傅等官职。生活奢侈，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

⑨经国远图：治理国家的远大宏图。

⑩绥：即何绥，字伯蔚。何曾之孙，仕晋为尚书，后被东海王司马越所杀。 淫刑：滥用的刑法。

⑪“将顺”二句：谓君王有美善之德则顺势助成，君王有过恶之事则匡正挽救。《孝经·感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⑫位极台司：指何曾任西晋丞相。台司即官司之意。汉代尚书、御史、谒者合称为三台，后亦称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

⑬名器崇重：名，爵名。器，车服。意为地位高、名望重。

⑭直词正谏：慷慨陈辞，严正谏议。

⑮论道佐时：论述治国的道理，辅助于当时。

⑯廷诤：在朝廷直言规谏。

⑰颠而不扶：危急时不扶助。

⑱韦、弦：韦，柔皮。弦，弓弦。《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后用来指有益的规劝。

⑲桑榆：本指日落时余光所在处。《后汉书·冯异传》："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指日出处，桑榆指日落处。比喻开始在这方面虽然失败了，最终在另一方面获得胜利。文中即用此意。

⑳康哉良哉：相传虞舜在位，天下大治，与臣子皋陶（gāo yáo 高姚）倡和作歌。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续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尚书·益稷》文中用此典，以喻君臣相得。

㉑若鱼若水：像鱼和水的关系那么密切，比喻君臣际遇。《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文中即用此典。 爽：明，引申为出现。

㉒嘉谋：善言。

㉓犯而无隐：谓国君有问，便毫不隐晦，不怕冒犯，直言得失。《礼记·檀弓上》："事君有犯而无隐。"郑玄注，"既谏，人有问其国政者，可以语其得失。"

㉔虚襟：虚怀。

㉕敬伫：恭敬地等待。 伫：侍，期待。

【译文】

唐太宗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徵说：

我看到你屡次上书，实在非常忠诚。你的言论很切合实际，我翻阅时竟然忘记了疲倦，常常直到深夜。不是你关心国家的感情深厚，重大义而开导我，怎能将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给我看，补救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再留心治国。晋朝丞相何曾在一次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上朝见主上，他都不商讨治国的长远之策，只是说

些平常话，这不是能把江山遗留给子孙的人，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又指着他的所有孙子说：“这一辈人一定遇到乱世而死。”到何曾之孙何绥，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滥用刑法杀死。前人写的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我看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不忠于他的国君，罪恶是很大的。作为人臣，上朝时应考虑为国尽忠，退朝后应考虑修身补过。国君有美政要顺势助成，国君有过失要匡正补救，这是君臣同心治国的方法。何曾官位高至丞相，地位高而名望重，应该直言不讳、严正劝谏，论述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如今退朝后才发出那番议论，在朝廷上却没直言劝谏，把这样的人当作明智者来赞美，不是很荒谬吗？国家危急而不扶助，怎能用这样的人当丞相？你所陈述的意见，使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我将放它在几案上，就像西门豹身佩软皮、董安于佩戴强弓那样，随时警戒自己。必定可望在这方面及时弥补，收到效果。我以年终为期，不让“康哉良哉”这样的歌，只在虞舜的时候盛行。君臣之间如鱼如水的关系，终于明显地出现在今天。回答你的善言虽然迟缓，但希望你仍然不怕冒犯，毫不隐晦地直言得失。我将虚怀若谷，安定心志，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①]：“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则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②]，言事者惟令兢惧[③]，日陵月替[④]，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注释】

①侍中：官名。秦始置，两汉沿袭，为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无定员，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为亲近之职。南朝宋文帝时，始掌机要，实际上往往即为丞相。隋代改称纳言。唐代复称侍中，并一度改称左相，成为门下省的正式长官，掌出纳帝命，总典吏职，辅佐天子而统大政，官位特高。

②宽怠：松驰懈怠。

③兢惧：谨慎畏惧。

④日陵月替：谓国势一天连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败。陵、替，均为衰落之意。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保持已经取得的政权是困难还是容易？"侍中魏徵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臣下的意见，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徵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采纳意见。等到安定快乐的时候，就松驰懈怠下来。对陈奏事情的人，只准他们战战兢兢、谨慎畏惧地说话，照此下去，国势就会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落，因此走到危亡的境地。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

论 政 体 第 二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①："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

妙[②]。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多斜[③]，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④]，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⑤]，用弓矢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⑥]，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⑦]，更宿中书内省[⑧]，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注释】

①萧瑀：字时文，后梁明帝之子，好经术。唐高祖李渊入关，召授光禄大夫。武德初年，改授内史令。贞观初，拜太子少师，迁仆射，又迁御史大夫。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宋国公。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去世，年七十四，陪葬昭陵。

②尽其妙：完全知道它的奥妙。

③脉理：木材的纹路走向。

④遣箭不直：射出去的箭不正。

⑤弧矢：弓和箭。

⑥为理：动词连用，意为治理。

⑦京官：旧时称在京师做官的人叫做京官。陆游《老学庵笔记》："唐自相辅以下，皆谓之京官，言官于京师也。"

⑧更宿：轮流值宿。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我从小就喜好弓箭，自认为能全知它的奥妙。最近得了十多张好弓，拿它给造弓的匠人看。匠人说：'不是好材料。'我问这其中的原故。匠人说：'木料中心不正，就使木纹歪斜，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领悟到它的道理。我用弓箭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

箭够多了，却还不懂得弓的奥妙；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不长，所懂得的治国道理，本来不如我对弓的了解；品评弓箭尚且失之正确，更何况治国的道理啊！”此后，太宗诏令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每次召见他们，都赐给坐位，与他们一起谈话，询问外面的事，务必知道民间疾苦和政治教化的得失。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①：“中书所出诏敕②，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③，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④。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⑤，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⑥，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⑦，政以依违⑧，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⑨，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⑩，勿上下雷同也。”

【注释】

①黄门侍郎：官名。东汉始设为专官，其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南朝以后因掌管机要文件，备皇帝顾问，职位日渐重要。唐初曾改称东台侍郎、鸾台侍郎。　王珪：字叔玠，唐初大臣。太原祁县人。唐高祖武德年间为太子中允。唐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贞观元年迁为黄门侍郎，贞观二年升任侍中。他曾自己评价自己的优点是：能“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得到太宗和群臣的肯定。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去世，年六十九。

②诏敕：帝王的文告命令。

③元：原先。门下：即门下省（唐官署名）。唐时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或称纳言、左相、黄门监，因时而异。其下有门下（黄门）侍郎、给事中等官。

④衔：同含，怀藏未露。

⑤“苟避”两句：谓苟且避开私人成见，互相照顾脸面。

⑥大弊：大害处。

⑦庶官：众官。

⑧依违：犹豫不决，模棱两可。

⑨面从背言：当面听从，背后议论。

⑩庶事：众多事，即各种事。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发出的各种文告，门下省颇有些意见不一致的，有时互相都有错误疏失，而能用不同意见来纠正。原先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本来是互相防止过失错误。人们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本意都为国家大事。但也有人庇护自己的短处，忌讳听到自己的过失，不论别人的话是对是错，便从内心怨恨别人。有的人则苟且从事，回避个人之间的矛盾，互相照顾脸面，明知事情不正当，却立即施行。不敢违背一个长官的小小情面，却顷刻间成为万人的大害。这实在是使国家危亡的做法，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止。隋朝时，里里外外的众官，处理事情总是模棱两可，因而遭致祸乱，很多人不能深刻思考这个道理。当时都认为祸事不会轮到自己身上，阳奉阴违，不认为这种做法会带来祸患。后来到大乱暴发，家与国均遭损失，虽然有人逃脱性命，侥幸地免遭杀戮，但也历尽千辛万苦才仅免一死，深受当时舆论的谴责。你们必须灭除私心，一心奉公，坚守正道，处理各种事情时互助启发，不要上下一个腔调啊！”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过问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①]，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②]，以百姓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③]，所以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④]。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⑤]，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史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⑥]。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⑦]，淳风大坏[⑧]。"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⑨]。

【注释】

①劣于前古：比先前古时候的人拙劣。
②志尚清静：志趣在于崇尚清静无为之治，即以德教化百姓。
③适：达到。文中为满足之意。
④经术之士：精通经学儒术的人。
⑤经：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典籍，文中主要指儒家经典。
⑥理致太平：治理国家达到天下太平。
⑦亏：损害，毁弃。
⑧淳风：淳朴敦厚的风气。
⑨迁擢：提升。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王珪说："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多比上古的君臣拙劣，这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上古的帝王治国，志趣崇尚清静无为，他们想百姓之所想。近代的君臣则只图损害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任用的大臣，不再是精通经学儒术的人。汉朝的宰相，没有一个不是精通一门经典的，朝廷如果有

疑难问题，大家都能引用经书、史书作出决定，由于这样，人们多懂礼义规范，国家的治理就达到了太平。近代重视武备而轻视儒术，或者参用法令刑律，儒家的道德规范已经遭到损害，淳朴敦厚的民风受到很大破坏。”太宗很赞同王珪的话。从这以后，百官中学识好、有长处，并懂得治国的人，大多晋级，多次提升。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①，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②。比来惟觉阿旨顺情③，唯唯苟过④，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⑤，以相委付⑥？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⑦。”

【注释】

①司：官置、部门。
②执论：坚持己见直言议论。 执：坚持己见、固执。
③阿旨顺情：指迎合皇帝（太宗）的意旨，顺从上情。
④苟过：草率通过。
⑤简择：选择。
⑥委付：委任托付。
⑦寝默：沉默。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掌管军国大事的关键部门。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这些部门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事极为重要，皇帝颁发的命令如有不稳妥、不便施行

的，都必须坚持己见直言议论。近来只觉阿谀奉承，顺从上情，唯唯诺诺地草率通过诏令文告，没有一句直言劝谏的话。难道这是正常情况？如果只是签署诏令、颁行文告而已，谁人不可担任？何必劳神费事地选择人才，以重任相委托呢？从今以后，对皇帝颁发的命令有认为不稳妥、不便施行的，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妄自畏惧，明知不对也保持沉默。”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①？”对曰：“克己复礼②，勤劳思政③，每一坐朝，或至日昃④，五品已上，引坐论事⑤，宿卫之士，传飧而食⑥，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⑦。”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⑧。夫心暗则照有不通⑨，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母以得天下⑩，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⑪。每事皆自决断，虽即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⑫。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⑬，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⑭，中者信善，如其不中者何？又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⑮，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注释】

①隋文帝：即杨坚（公元541～604年），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后任丞相，总揽朝政。公元581年废北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在位期间，继续实行均田制，重编户籍，增加财政收入。并革新官制，废除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官人法”，加强中央集权。公元604年，被其子杨广逼死。

②克己复礼：儒家的修养方法，意谓约束自己的视听言行，以符合“礼”的要求。

③勤劳思政：勤奋辛劳地思考治国。

④日昃：太阳西斜，约下午二时前后。

⑤引坐：召见赐坐。

⑥传飧（sūn孙）而食：传、送、转送。飧：简单的饭食，《史记·淮阴侯列传》：“令其裨将传飧。”《集解》引如淳曰：“小饭曰飧。”此指隋文帝坐朝过午，与群臣议事忘记吃饭时间。

⑦励精之主：振奋精神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

⑧至察：极为审细的督察。

⑨照有不通：谓心中也有胡涂的时候。照：亮察，知晓。

⑩欺孤儿寡妇：隋文帝的女儿为北周宣帝皇后。宣帝死后，他废黜年幼的周静帝自立。

⑪百司：百官。

⑫承顺：奉承顺旨。

⑬一日万机：即日理万机，形容每天要处理许多事。

⑭不中：不对，出了偏差。

⑮高居深视：形容站得高，看得远。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约束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不怕辛劳地思考治国，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认真，有时到太阳西斜还不休息，凡五品以上官员，他都召见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忘记吃饭时间，侍卫的人只好传餐而食。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也称得上

是个奋发有为，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审细，而且不明事理。内心不明就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过于审细就会对人疑虑多端。他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到天下的，所以经常恼怒对他当面敷衍而内心不服的群臣，不肯轻易信任文武百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虽然劳费精神、辛苦形体，终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就不敢直言劝谏。宰相以下官员，只是奉承顺旨罢了。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千头万绪，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交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画，对于所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么把一天中须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一个人思考决断呢！况且一天处理十件事，有五件出偏差，处理对的当然好，；处理不对的怎么办呢？如此以日继月，乃至连年，错误既然很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哪能比得上广泛任用贤士良才，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法令严肃，这样谁敢为非作歹呢？”于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诏敕颁发下去有不稳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须坚持己见上报，不能顺从旨意，随即施行。一定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①]，若有触犯，必至殒命[②]。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③]，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④]，寄在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⑤]，实为治国之大害也”。

【注释】

①弥须将护：更加需要将息保护。

②殒命：死亡。

③兢慎：小心谨慎。

④股肱：本指人的大腿和手臂，旧时常用来比喻佐帝王的得力臣子。《尚书·益稷》："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⑤肝膈（gé 革）：本指人的内脏，文中引申为发自肺腑之语。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与养病没有区别。病人感觉疾病已治好，就更加需要将息保护，倘若再触发病根而犯病，一定会导至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为安定，尤其需要加倍小心，谨慎行事。如果以为太平无事就骄奢淫逸，必定会导至灭亡。现在天下的安危，关系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享受的条件也不去追求享受。然而耳目股肱的作用，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应协力同心。事情有不稳妥的地方，应该极力规谏，毫无隐瞒。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完全说出肺腑之语，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大害啊。"

【原文】

贞观六年，上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①，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②，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③？'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

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晏④，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⑤，国家历数⑥，自然灵长⑦。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注释】

①邪谄者：奸邪谗谄的人。

②九重：古人认为天有九层，九重为天的最高处。文中指皇帝居处的深宫。《楚辞·九辩》，"君之门以九重。"

③"可爱"二句：谓可爱的是国君，可畏的是百姓。《尚书·大禹谟》："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传："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

④清晏：河清海晏，喻天下太平。

⑤临深履薄：如面临深渊、脚踩薄冰，比喻小心，有所戒惧。《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⑥历数：原指推算岁时节候的次序。古代迷信，以为帝位相承，与天象运行的次序相应，故称帝王继承的次等为"历数"。文中指国运。

⑦灵长：绵延久长。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古代的帝王，有兴盛之时也有衰败之时，就像白天之后有夜晚，都是闭塞了自己的耳目，不知当时的政治得失。忠心正直的人不劝谏，奸邪谗谄的人一天天得势，国君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至灭亡。我居于深宫，不可能完全看到天下的事，因此将了解下情的任务委托给你们，作为我的耳目。不要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小心在意。《尚书》说：'可爱的不是国君吗？可畏的不是百姓吗？'做国君的，如果有道，百姓就拥戴他做国君；无道，百姓就抛弃不用他。这

实在可怕啊！”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丧失国家的君主，都因为在安定时忘记了危险，处在治平时忘记了混乱，所以帝业不能长久。现在陛下拥有天下，国家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方法，常常像面临深渊、足踩薄冰那样小心谨慎地办事，国家的运数，自然绵延久长。我又听古语说：‘君王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起船只，也能覆没船只。’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的确是这样。”

【原文】

贞观六年，上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①？’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②，汉诛晁错③，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④，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⑤，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也！”

【注释】

①“危而不持”三句：语见《论语·季氏》，谓国家倾危、人主颠踬，不能扶救，怎么用这种相辅佐？

②桀：夏朝末代国君，荒淫残暴，后被商汤所灭。关龙逄：夏代末年大臣，夏桀暴虐荒淫，他多次直谏，被桀囚禁杀死。

③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汉景帝即位后任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政策，主张纳

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塞下，抵御匈奴。他倡议逐步削夺诸侯王的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得到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武装叛乱，景帝听信袁盎等言，斩错于长安东市。

④裨益政教：对国家的政治教化有帮助。

⑤率土苍生：全国百姓。

【译文】

贞观六年，皇上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家危急而不支持，社稷倾覆而不扶助，怎么用这种人相辅佐？’君臣之间大义重，能够不竭尽忠心去匡救吗？我曾读书，看到夏桀杀关龙逄，汉景帝杀晁错时，未尝不放下书本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严词地坦率地劝谏，对国家的政治教化有帮助，我决不会因为犯颜违旨，而随便责备你们。我近来临朝处理事情，也有不符合国家法令的，你们认为是小事，就不提出意见。凡是大的事情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将不可挽救，国家倾危，莫不由此造成。隋炀帝残暴，当他被一个普通人杀死时，很少听到全国老百姓中有为他悲痛的。你们为我想到隋朝灭亡的事，我为你们考虑龙逄、晁错是怎样被杀的，君臣之间互相保全，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治政得失①，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②。”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治，思治，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③。大乱之后，将求致治，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④，上下同心，人应如响⑤，不疾而速⑥。期月而可理，信不为

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7]：“三代之后[8]，人渐浇讹[9]，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10]，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11]，不易人而治。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12]，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13]，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14]，其乱甚矣，既胜残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15]，颛顼征之[16]，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虐，而汤放之[17]，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18]，成王之代[19]，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矣。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20]。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21]，远戎宾服[22]。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23]，今酋长并带刀宿卫[24]，部落皆袭衣冠[25]。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26]，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27]，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注释】

①秘书监：官名。南北朝始置，为秘书省长官，掌图书著作等事。唐制，秘书省置监一人，掌邦国经籍图书。

②造次：匆忙，文中谓短时间内。 致治：达到天下太平。

③胜残去杀：谓战胜残暴，废除死刑。《论语·子路》："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何晏集解："胜残之为使不为恶也。去杀，不用刑杀也。"

④施化：施行教化。

⑤人应如响：谓百姓响应。 应：应从，响应。 响：回声。

⑥不疾而速：谓不追求快而快。 疾：快。 速：迅速。

⑦封德彝：名伦，唐渤海人。初仕隋，后归唐，太宗时累迁尚书右仆射。

⑧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⑨浇讹：此处指民情浮薄、讹诈。

⑩秦任法律，汉杂霸道：谓秦朝专以刑律治国；汉朝则以王道、霸道参杂使用。 霸道：指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来统治。

⑪五帝：指黄帝、颛顼（zhuān xú专旭）、高辛、唐尧、虞舜。 三王：指夏、商、周创业之主禹、汤、武王。

⑫帝道：谓成就帝业之道，文中指无为而治。 王道：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称为"王道"。

⑬载籍：典籍所载。

⑭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相传他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来蚩尤扰乱，他又率各部落在涿鹿击杀蚩尤，从此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 蚩尤：传说为东方九黎族首领，有兄弟八十一人，相传以金作兵器，并能呼风唤雨。

⑮九黎：古代部落名，相传为三苗之祖。

⑯颛顼：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阳氏。

⑰汤：商朝的建立者，又称成汤、武汤、天乙、成唐等。原为商族领袖，任用伊尹执政，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

⑱武王：即周武王，姓姬名发。他继承父志，在姜尚的帮助下，联合各部族率军东征，在牧野（今河南汲县）打败商朝军队，灭掉商朝，建立周朝。

⑲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诵。武王死后，他继位为王，因年幼，其叔周公旦摄政，周公旦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联合商朝后裔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于是周公东征，平定了叛乱，然后会封诸侯，巩固了西周统治后归政于成王。

⑳突厥：我国古族名。公元6世纪时，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首领姓阿史那。隋初，其势渐盛，占有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的地区），其地东西万里，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为

唐所破，于其地置府州。

㉑华夏：古代汉族的自称或为我国的古称。“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中国”，在古代是中原的意思。

㉒宾服：古代指诸侯按时入贡朝见天子，表示服从。也指边远部族按时入贡。

㉓勍（qing 擎）敌：同劲敌，强有力的敌人。

㉔宿卫：在宫禁中值宿警卫。文中谓各族酋长均臣服，被册封为唐朝将领。

㉕“部落”句：谓边远部落臣服唐朝，受到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的熏陶，学习唐人的穿著。

㉖切嗟：本指把骨角和玉石加工制成器物，引申为学问上的商讨研究。

㉗弘：补充；光大。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徵闲暇漫谈时讨论自古以来的治国得失，就说：“现在，国家处于大乱之后，短时间内，不可能使风俗淳朴，天下太平。”魏徵说：“不是这样，但凡人在危急困苦之时，就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希望国家太平，希望国家太平，就容易教化。那么，大乱之后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的需要一样。”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待百年之久，才能使残暴者不为恶，废除刑杀。大乱之后，就企求达到天下太平，怎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希望得到啊？”魏徵说：“这是按平常人说的，不能用在英明的君主身上。如果英明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协力同心，百姓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地响应，虽然不想求快也会很快地取得成功。一年时间就可能办到，相信不很困难，三年才取得成功，还要说它太晚了。”太宗认为对。封德彝等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逐渐浇薄欺诈，所以秦朝治国专用刑法，汉朝将仁义与刑法搀杂使用，都是想使民风纯正而未能实现，怎么能说可以使民风纯正而不愿做呢？如果听信魏徵的话，恐怕会使国家遭到败乱。”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

中的人民而实现了教化。躬行无为而治之道，就成就帝业，躬行仁义之道，就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考察古代典籍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古时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次仗，那时混乱极了，战胜凶残的蚩尤后，就致力于教化而使天下太平。九黎族作乱，颛顼就出兵征伐他们，战胜之后，并非有失于教化。夏桀淫乱暴虐，而商汤赶走了他，在汤在生之时，就实现了天下太平。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到了武王之子周成王时，也达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人愈来愈浇薄欺诈，不能做到纯正朴实，那末到现在应该会变成鬼怪妖精，怎能再来加以教化呢？”封德彝等人找不到话来反驳魏徵，然而都还是认为不可能实行。太宗时常采纳魏徵的建议，竭力施行，毫不懈怠，几年之内，全国上下安康和睦，多年为患的突厥被打败而臣服。于是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都持不同意见，说当今之世一定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我听从魏徵的话，不过几年时间，就使得中国安定和睦，远方外族臣服。突厥族自古以来，经常成为中国的劲敌，现在，他们的首领身佩刀剑，在宫禁中值宿警卫，而他们部落中的人民都采用中原衣著。使我终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当它还在石头中间，没有碰上技艺高超的玉工琢磨时，；与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倘若碰上技艺高超的玉工，立即就会成为万代流传的无价之宝。我虽然没有玉的美好本质，供你雕刻磨制，但劳你拿仁义来要求我，以道德来光大我，使我的功业达到今天这种程度，你也足以称为技艺高超的玉工啊！”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①，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②，百姓不堪③，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

故夙夜孜孜[④]，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⑤]，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盛。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注释】

①京师：即国都。这里指隋朝的东都洛阳。

②穷兵黩武：穷竭兵力，好战无厌。

③不堪：不能忍受。

④夙（sù 宿）夜：从早到晚。　孜孜：努力不怠。

⑤丰稔（rěn 忍）：庄稼成熟。

【译文】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过去，刚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隋宫中的美女及奇珍异宝等玩物，没有哪个庭院不是满满的。隋炀帝还感到不满足，征敛索取没完没了，加上他东征西讨，穷竭兵力，好战无厌，百姓实在不能忍受了，于是导致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我从早到晚努力不怠，只希望清净无为而治，使天下平安无事，终于得以不再大兴徭役，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只有树根坚固不动摇，枝叶才会茂盛。国君能够作到清净无为而治，百姓为何不能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呢？”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①]，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理，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

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②，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③，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理④，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⑤，救理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注释】

①苟逢：如果碰上。

②百里奚：春秋时人，原为虞国大夫，虞亡后被晋俘去，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被楚人捉住，秦穆公闻其贤，以五张羊皮赎回，授以国政，与蹇叔、由余等共同帮助秦穆公建立霸业，人称“五羖大夫。” 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他帮助阖闾登上王位后，整军经武，国势日盛，遂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以功封于申，又称申胥。吴王夫差时，他劝吴王拒绝越王勾践求和并停止伐齐，夫差不听，渐被疏远。太宰嚭受越贿，进谗言，夫差赐剑命他自杀。 虞、吴：即百里奚所在的虞国和伍子胥所在的吴国。

③齐文宣：即北齐文宣帝高洋（公元529～559年），高欢次子。东魏时封为齐王，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代魏自立，国号齐，都邺城。初即位颇留心治国。后以功业自矜，肆行淫暴，无故杀人，习以为常。在位10年，谥号文宣。

④杨遵彦：即杨愔。北齐尚书令。曾为北齐文宣帝改定律令、总理朝政，国势渐强，时人皆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⑤弥缝：设法遮掩或补救缺点、过失，不使人察觉。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有的是国君在上昏乱，臣子在下治理；有的是臣子在下作乱，国君在上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碰在一起，哪种严重？”特进魏徵回答说：“君王用心管理国家，就能明察臣下的过失，处罚一个人就能警诫上百人，谁还敢不畏

惧威严尽力办事呢？如果国君在上面昏庸残暴，忠臣的劝谏不采纳，虽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贤臣在虞国、吴国，也不能匡救祸患，国破身亡的危机也就跟着来了。”太宗说：“如果一定是这样，那北齐的文宣帝是个昏庸残暴的君主，杨遵彦却用正确的方法扶助他治理好北齐，这怎么理解呢？”魏徵说：“遵彦补救暴君的过失，救治了百姓，才使北齐免于祸乱，但他有时候也是非常危急困苦的。这与国君严肃明智，臣子畏惧国法，并敢于直言劝谏，大家都得到国君的信用，是不可同年而语的。”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为帝王，骄矜而取败者①，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②，隋文伐陈已后③，心愈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驰紊④。朕自平突厥、破高丽已后⑤，兼并铁勒⑥，席卷沙漠以为州县⑦，夷狄远服，声教益广⑧。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⑨，日旰而食⑩，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⑪，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⑫。”

【注释】

①骄矜（jīn 今）：骄傲自大。

②晋武平吴：指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 280 年灭吴，统一全国。

③隋文伐陈：隋文帝杨坚于公元 589 年出兵灭陈，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全国。

④弛紊：松懈，紊乱。

⑤高丽：古国名，即高句骊的别称。其始祖为东扶馀三金蛙之子。始建国于本扶馀之地，琉璃王时，势渐强大，太祖时夺汉之玄菟、辽东之地，长

寿王时迁都平壤，至隋益加强大，唐高宗时被灭。

⑥铁勒：古族名。汉称丁零。后音变为狄历、敕勒、铁勒等。因所用车轮高大，亦称高车。隋时其部落分布于东至图拉河以北，西至里海的广大地区。初属突厥，后叛攻之，势渐强。唐太宗时被讨平，于东部铁勒分设都督府、州，隶燕然都护府。

⑦席卷：像卷席子一样包括无余。

⑧声教：声威教化。

⑨抑折：控制约束。　抑：抑制。　折：折服。

⑩日旰（gàn 干）而食：到晚上才吃饭。　旰：晚上。

⑪谠（dǎng 党）言：正直的言论。

⑫时康道泰：时局康宁，行路平安。

【译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骄傲自满而终于遭到失败的，数也数不清。不必远说古代，至于晋武帝平定吴国，隋文帝攻灭陈朝以后，心里越来越骄傲，生活越来越奢侈，他自认为了不起，臣子就不敢再劝谏，国家的政事法度因此松驰紊乱。我自从平定突厥、击败高丽以后，又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设置州、县，边远各族臣服，国家的声威、教化日益扩大。我深恐这种情况会滋长内心的骄傲自满，所以常常约束控制自己，处理国事常忙到夜晚才吃饭，忧虑治国也常常彻夜不眠，坐等天明。每想到臣下有正言直谏，可用来施行于政治教化的，都应当擦亮眼睛，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看。这样做，希望可以使时局康宁、行路平安吧！"

【原文】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①，突厥侵扰，州县骚然②。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③，崇尚节俭，大布恩

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4]，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5]，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6]，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学，孜孜求士[7]，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8]，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9]，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决断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人贪浊，有受枉法财者[10]，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11]，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12]，自山东至沧海[13]，皆不赍粮[14]，取给于路人。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注释】

①踊贵：物价上涨。

②骚然：骚乱，不安宁。

③锐精：锐敏精心。

④饥馑：谷不成熟为饥，菜不成熟为馑。意为灾荒。

⑤逐食：寻求食物。

⑥关中丰熟：关中地区粮食丰收。 关中：古地区名，其范围大小，各代不一，一般指陕西渭河流域一带。

⑦孜孜求士：想方设法地招揽贤才。孜孜，勤勉。贞观初，唐太宗始继帝位，为巩固统治地位，不拘一格地收罗人才。他曾造文学馆，以杜如晦、房

玄龄、于志宁、苏世长等十八人为学士，委以重任。还诏令各地，推举贤才，依据所长，相应委官。

⑧息隐：即李建成，唐高祖长子，曾立为皇太子。　海陵：即李元吉，高祖第四子，曾封为齐王。唐朝建立，以李世民功最大。李渊称帝后，李世民与太子建成发生尖锐冲突。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继帝位。即位后，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封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　息稳、海陵之党：即指跟随建成、元吉的人。

⑨豁然：开阔。

⑩受枉法：疑“枉法受”之误倒。

⑪屏迹：隐蔽行迹。

⑫岭表：古地区名，即岭南。指五岭（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在今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以南地区。

⑬山东：古地区名。战国、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与当时所谓关东含义相同。或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沧海，文中指东海。

⑭赍（jī 基）：旅行人携带衣食等物。

【译文】

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碰上了严霜大旱造成的灾害，粮食价格飞涨，突厥族又不断侵扰边境，许多州、县社会骚乱，很不安定。太宗一心为百姓担忧，精心地治理国家，推崇提倡节俭，大力布施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灾荒极为严重，一匹绢才换得一斗米。百姓虽然四处逃荒，但没有嗟叹哀怨，无不各自相安。到了贞观三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都回到自己的故乡，竟然没有一人逃散。太宗得人心到了这样的地步。加上他听从和采纳臣子的劝谏就像流水那样顺畅，喜好儒家学术，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人才，务求选择适当的人作官，故改革了过去的弊政，兴立和恢复了规章法度，每碰到一件事，就举一反三，力求避恶从善。当初，建成、元吉的同党，一起谋害太宗的有数百甚至上千人。事变平息后，太宗又任命其中一些人为自己的左右近臣，心地坦然地对待他们，没有怀疑和隔阂，当时评论都认为

太宗能果断决定大事，有帝王的气度。他深恨官吏的贪污秽浊行为，有接受钱财而违法行事的官吏，一定从严惩处，绝不赦免。不管在京城还是在外作官，只要犯有贪赃罪的，都要奏明，根据其犯罪情节，以重法处治。由于这样，官吏大多清廉谨慎。太宗又注意控制驾御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族及奸狡的那些人，都畏惧国法的威力而隐蔽他们的行迹，不敢侵凌欺压平民。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也不再有盗贼去抢窃，监狱常常空着。马牛成群遍布四野，住宅向外的门也用不着关闭。又连接不断获得丰收，每斗米价只值三四钱，行人旅客从京城到岭表，从山东到东海，都用不着携带干粮，可在沿途取用。进入山东的村落，过往的行客一定得到优厚的供给和接待，有的在离开时，还受到馈赠。这都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

贞观政要卷第二

论 任 贤 第 三

【原文】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①，坐事除名②，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③，玄龄策杖谒于军门④，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⑤。玄龄既喜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⑥，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⑦，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⑧。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⑨。隐太子、巢剌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⑩，甚恶之，谮之于高祖⑪，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⑫，迁拜太子左庶子⑬。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⑭，封梁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⑮。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⑯，尽心竭力，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已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⑰，随能收叙⑱，

无隔卑贱。十三年，加太子少师[19]。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20]，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21]，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22]，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玄龄佐命之，乃作《威凤赋》以自喻[23]，因赐玄龄，其见称赖如此。

【注释】

①隰（xí 席）城尉：即隰城县尉（县尉，掌一县军事）。隰城县，即今山西汾阳县治（秦置兹氏县，晋改隰城县，唐改西河县，明改汾阳县）。

②坐事：因事犯罪。

③徇地：率领军队巡行各地，使之降服。

④策杖：拄着拐杖。

⑤署：古代指代理、暂任或试充官职。　渭北道：行政区划名。贞观初，因山河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渭北道在渭水之北。　记室参军：官名。为王府、公府及大将军府等机关掌管各曹文书、纠查府事等。

⑥幕府：军队出征，施用帐幕，所以古代将军的府署称"幕府"。

⑦潜相申结：暗中再三致意，互相结约。

⑧大行台：东汉以后，中央政务由三公改归台阁（尚书），习惯上称中央政府为"台"。东晋以后，中央官称台官，因此在大行政区代表中央的机构即称"行台"，多由军事关系临时设置。若任职的人权位特重，则称大行台。考功郎中：官名，掌百官功过、善恶之职。

⑨恒典管记：长期执掌记室。

⑩隐太子、巢刺王：即建成与元吉。见《君道》篇注。　亲礼：亲近礼遇。

⑪高祖：即李渊（公元566～635年），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任太原留守，时隋朝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他乘机起兵，攻取长安。建立唐朝，是为高祖，年号武德，在位九年，于

公元623年传位给次子世民，自称太上皇。

⑫春宫：太子居住的宫称春宫，亦称东宫，一般也用来指代太子。

⑬左庶子：太子属官。唐代太子属官中设左右春坊，以左右庶子分别执掌。

⑭监修国史：监管修撰国史。

⑮“赐实封”句：唐爵分九等，一曰王，食邑万户；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户；三曰国公，食邑三千户；四曰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五曰开国县公，食邑千五百户；六曰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七曰开国县伯，食邑七百户；八曰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九曰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赐实封千三百户，与爵位应享食邑有差数。

⑯虔恭夙夜：从早到晚虔诚奉职。

⑰格物：研究事物的原理。这里指衡量人物。 格：研究。

⑱收叙：谓收录任用。叙，旧时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官职及按劳绩大小给予奖励称叙。

⑲太子少师：辅导太子的官。

⑳端揆：指宰相。

㉑司空：官名。唐制，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佐天子治国。

㉒致仕：旧时谓交还官职，即辞官隐退。

㉓《威凤赋》：按《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太宗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作《威凤赋》以赐无忌。”《资治通鉴》也同此说。而《贞观政要》说赐房玄龄。

【译文】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县人，开始在隋朝作官，任隰城县尉，后来因事获罪被革官，迁居上郡。唐太宗率军巡行渭北，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拜见，太宗一见玄龄，就像看到久别的故人，于是暂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然喜遇知己，就尽竭心力效劳。当时，每平定一个地方，别人都争相搜求珍宝，玄龄唯独先收人才，送他们到幕府，如有善于谋画的文臣和武艺高强的猛将，就暗中与他们再三致意，互相结约，各尽死力报效国家。后多次提升，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王府

中供职十多年，长期主管记室。隐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因玄龄与杜如晦是太宗的亲信，非常憎恨他们，就在高祖面前说他二人的坏话，由于这样，他与杜如晦一起遭到高祖的驱逐斥退。到隐太子将要作乱的时候，太宗就召见玄龄与如晦，令他二个穿上道士服装，暗中进入太宗住处商议。玄武门之变平息后，太宗入春宫当了皇太子，就提升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玄龄又升任中书省长官。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省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又被封梁国公，实际封赐的食邑为一千三百户。既被任为宰相总管百官，他更是从早到晚地虔诚奉职，尽心尽力，不愿让一人一事处理失当。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如自己有一样。他明瞭熟悉公文事务，又用文辞修饰，审查或制定法令，注意宽缓平和。他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贞观十三年，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玄龄独任宰相职务十五年，多次向太宗呈递奏章，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下诏不同意。贞观十六年，玄龄又晋官为司空，仍然总理朝政，依旧监管修撰国史。玄龄又以年纪老迈，请求辞官。太宗派使者对玄龄说："国家长期任用，一旦突然没有贤良的宰相，就像一个人失去两手。你如果筋力不衰，就不要辞让此职，如果自己感觉筋力衰弱，再另奏明。"玄龄才停止自己的请求。太宗又经常想到开创帝业的艰难和玄龄辅佐自己创业的功劳，就写了一篇《威凤赋》来比喻自己，将它赐给了房玄龄，由此可看出太宗对玄龄的称赞与信赖到如此程度。

【原文】

杜如晦①，京兆万年人也。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②，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③。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材也。若大王守藩端拱④，无所用之；

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⑤，兼文学馆学士⑥。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居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⑦，进封蔡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⑧。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⑨，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注释】

①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唐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字克明。隋末任滏阳尉。唐兵入关中，助李世民筹谋，官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太宗即位后，官至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临机辄断，世称“房谋杜断”。

②秦王府：高祖在位时，封世民为秦王，世民的官府称秦王府。　兵曹参军：官名。唐时掌王府武官簿书、考课、仪卫、假使等事。

③总管府长史：唐时，边塞重要之地设置总管府，统率军队，总管府次官称长史。

④守藩：保持藩王地位。　端拱：端坐拱手，意为没有大的作为。

⑤天策府：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以秦王功高，旧官号不足以相称，故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开府置官属，其府第谓之天策府。　从事中郎：天策府属官。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选僚属，多称从事，如从事史、从事中郎、别驾从事等，宋代废除。

⑥文学馆学士：唐初，太宗在宫城西置文学馆，收聘贤才。在文学馆任职者称为学士。

⑦兵部尚书：唐制，兵部掌管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长官为兵部尚书。

⑧检校：官名，掌查核文牍。唐时均为加官之称，其官高于正官。唐制，检校某官者，皆诏除而非正命。

⑨吏部：官署名。唐以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　选事：官名，主铨选职官之事。

【译文】

杜如晦是京兆万年人。唐高祖武德四年，他在秦王府担任兵曹参军，不久，调陕州总管府任长史。当时秦王府内人才济济，但渐渐调出去的很多，太宗很忧虑这种情况。记室房玄龄说："府中同僚调走的虽然很多，大都不值得可惜。杜如晦这个人聪慧明智，通晓事理，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如果大王只想保持藩王地位，端坐拱手无所作为，就用不上他；如果大王要想经营天下，成就帝业，没有这个人是不行的。"太宗从此更加敬重如晦，把他作为心腹，于是奏请高祖，调如晦为自己府中属官，常常在帷幄之中参予谋划。当时，国政与军事行动非常多，而如晦剖析事理，作出决断都很迅速，深受当时同辈人的佩服。官职升至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建成作乱事败，如晦与玄龄的功劳居于第一，因此，升任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进而受封为蔡国公，实际赐封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以本官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至于中央机构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个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房杜"。

【原文】

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临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①。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及诛隐太子，太宗召徵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徵慷慨自若②，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

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3]，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太宗数引之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材，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4]，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5]，宴近臣。长孙无忌曰[6]：“王珪、魏徵[7]，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徵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8]。”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解所职，请为散官[9]。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10]，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徵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11]。十二年，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

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12]，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13]，内外庶寮[14]，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15]，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16]，知门下事如故。徵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17]，须有师傅，故选中正[18]，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徵乃就职，寻遇疾。徵宅内先无正堂，太宗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19]，遂其所尚。后数日，薨[20]。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21]。太宗亲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22]。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注释】

①太子洗马：官名。秦始置，亦作先马。东宫（或称春宫）属官。太子出，则为前导。唐制，东宫左春坊司经局置洗马二人，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

②自若：像平常一样，形容遇事镇定。

③敛容：犹正容，表示肃敬。

④“罪重”两句：指魏徵的罪大于当年曾用箭射中齐桓公所佩带钩的管仲，而太宗对魏徵的信任则超过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按“中钩”一典，出自《左传》。公元前785年，齐襄公被杀，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为齐君。当时，鲍叔牙辅佐小白，管仲佐公子纠。纠使管仲领军阻小白于莒，管仲以箭射小白，中带钩。后小白先于公子纠至齐，立为齐君，是为桓公。桓公即位后，因鲍叔牙荐，不记旧仇，用管仲为卿。管仲是臣，以箭射君，故罪重。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春秋初期政治家，因鲍叔牙之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帮助齐桓公治国，并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⑤九成宫：唐宫名，唐时为皇帝避暑的地方。宫在陕西省麟游县西，即隋代的仁寿宫。

⑥长孙无忌（？～公元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太宗皇后长孙氏之兄。武德九年，助太宗夺取帝位，官拜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高宗朝任太尉，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被放逐于黔州，自缢死。

⑦王珪：见《论政体》篇注。

⑧犯龙鳞、触忌讳：《史记·韩非传》曰：“夫龙可扰狎而训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寸，婴之必杀人。”意谓龙虽可训，但触及逆鳞亦会杀人。文中用以比喻触及君王的短处也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⑨散官：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表示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

⑩仇虏：敌人。文中指皇太子李建成的党羽。

⑪知：主管。

⑫庶人：没有官爵的平民。 承乾：唐太宗长子，初立为太子，后因有罪被废为庶人。

⑬魏王泰：即太宗第四子李泰，贞观十年封魏王。

⑭庶寮：众官。寮，同僚。

⑮忠謇（jiǎn 简）：忠诚正直。

⑯太子太师：辅导太子的官。与太傅、太保合称“三师”。

⑰宗社之本：宗庙社稷的根本。宗社，亦常用来指代国家。

⑱中正：不偏不倚。文中意为忠诚正直。

⑲素褥：白色褥子。

⑳薨（hōng 轰）：周代诸侯之死称“薨”。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死亦称薨。

㉑谥（shì 试）：封建时代，在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帝王之谥，由礼仪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

㉒彰：显露，明显。

【译文】

魏徵是巨鹿人，后来迁到相州临黄。唐高祖武德末年，官任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暗中倾轧，争做帝位继承人，常劝隐太子建成早作打算。等到杀了隐太子后，太宗召魏徵来斥责他说："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道理？"众人都为魏徵的危险情况而担心害怕。魏徵神情镇定，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太宗为他的话所打动，肃然起敬，格外礼重他，提任他为谏议大夫。太宗还多次召他进入寝宫，询问治国的得失。魏徵颇具治国的才能，性格又刚正不阿，没有什么能使他退缩、屈服。太宗每次和他一起交谈，无不欣喜。魏徵也高兴遇上知己的国君，便竭尽自己的能力效劳。太宗又慰劳魏徵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二百多件事，都很合我的心意，不是你忠诚为国，哪能这样？"贞观三年，多次升官到秘书监，参预朝政，他深谋远虑，对国家的治理多有大的补益。太宗曾对魏徵说："你的罪比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管仲还大，我对你的信任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贞观六年，太宗去九成宫，设宴款待亲近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和魏徵当年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不想今天又在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太宗说："魏徵过去的确是我憎恨的人，但他尽心于自己所侍奉的人，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我能选拔而且重用他，哪些地方有愧于古代英明圣主？然而魏徵敢于冒犯我而直率地争谏，常常不允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徵拜了又拜说："陛下引导我劝谏，所以我才敢直谏，倘若陛下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我又哪敢去冒犯龙鳞，触及忌讳呢？"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分别赏赐各大臣钱十五万。贞观七

年，魏徵代王珪担任侍中，加封为郑国公。不久，因病而请求解除侍中职务，要求当散官。太宗说："我在仇敌中将你选拔出来，委任你担任掌管国家中枢要害部门的职务，你见我有过错，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有看见黄金在矿石之中，有什么可贵呢？经过高明的冶炼工匠锻造加工成为器皿，就被人们视为珍宝。我正好将自己比为未经冶炼加工的金矿，把你当作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还未衰老，怎么能就这样中途告退呢？"魏徵于是停止辞官的要求。以后他又坚决请求辞官，太宗听从他，免去其侍中之职，任为特进，仍主管门下省的事。贞观十二年，因生了皇孙，太宗下诏宴请公卿，席间，太宗极为高兴，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从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难困苦之中的，要数房玄龄的功劳大，没有谁比得过。贞观之后，对我竭尽忠心，进献忠诚正直的意见，安定国家、有利百姓，使我成就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只有魏徵罢了。古代的名臣，怎么能够超过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徵二人。后来被废为庶人的太子承乾在春宫时，不修养品德。而魏王泰受太宗的宠爱一天天加深，宫廷内外众官，都有疑惑的议论。太宗听到后非常讨厌这些话，对侍臣说："现在朝中大臣，忠诚正直没有谁比得上魏徵，我派他辅导皇太子，用来继绝天下人的妄想。"贞观十七年，就任魏徵为太子太师，主管门下省的事依旧不变。魏徵自己上言说有病，太宗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必须有老师教导，所以选用正直无私的人来辅导帮助太子。我知道你患疹病，可以躺着教育他。"魏徵才就太子太师之职，不久又生病。魏徵的住宅内原先没有正堂，太宗当时正在修建小殿，就停工将修小殿的材料给魏徵建正堂，五天就竣工。接着又派遣宫中使者赐布被和白色垫褥给魏徵，以满足他崇尚朴素生活的愿望。此后几天，魏徵就死了。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追赠他为司空，谥号叫"文贞。"太宗亲自撰碑文，又自己亲笔书写在石碑上。特别赐给魏徵家食邑九百户。太宗后来曾对侍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古代作镜子，可

以知天下兴亡和朝代更替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经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徵死去，就丢掉一面镜子了！”他因此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徵常常指出我的过失，自从他死后，我虽然有过失也没有人明白指出来。我难道只在以往有错，而现在全都是对的吗？原因不过是众官苟且顺从，不敢触龙鳞吧了！所以我虚心征求意见，解开自己的疑惑，内心反省。如果大家进言而未被采纳，我也高兴，如果我想采纳而大家却不进言，这又是谁的责任呢？从今以后，各人要尽到自己的忠诚，如我有正确或错误之处，都应直言，不要隐瞒。”

【原文】

王珪，太原祁县人也。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①，甚为建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巂州。建成诛后，太宗即位，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尽节，多所献纳。珪尝上封事切谏②，太宗谓曰：“卿所论朕，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尝谓珪曰：“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顾待益厚。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参预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③，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④，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

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5]，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浊扬清[6]，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7]。

【注释】

①中允：东宫属官。掌侍从太子、引见宾客，驳正书奏、总管经典、膳食等。

②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为防泄漏，用袋封缄，称为封事。

③李靖（公元571～649年）：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通书史，知兵法，为初唐军事家。初仕隋，后归唐。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从李孝恭平肃铣，任岭南道抚慰大使。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省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著有《李卫公兵法》。　温彦博（公元573～637年）：唐初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聪悟有口辩，涉猎书记。隋末从罗艺为司马，后归唐，官任中书侍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以并州道行军长史与突厥战于太谷，兵败被俘，不肯降，被置于阴山苦寒地，太宗即位后始得回朝。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任中书令。性周密慎重。既掌机务，谢宾客不出。每进见，必陈政事利害，深得太宗褒美。　戴胄：字玄胤，相州人。唐初为秦王府士曹参军。贞观初年，升任大理少卿，后又任尚书左丞、谏议大夫。杜如晦临终遗言，请求将选举百官之事委给戴胄，于是任检校吏部尚书。

④品藻：品评。

⑤出：谓受上言宣于下。　纳：谓听下言传于上。

⑥激浊扬清：抨击坏的，赞扬好的。

⑦确论：正确的评论。

【译文】

王珪是太原祁县人。唐高祖武德年间，他在隐太子的东宫中任中允，深受太子建成敬重。后因牵连建成阴谋作乱一事，被流

放到嶲州。建成被诛后，太宗即皇帝位，召任为谏议大夫。他真心实意竭尽臣节，多有良谋进献。王珪曾上密奏，直率地劝谏，太宗对他说："你所评论我的，都切中我的失误，自古以来，作人君的没有不想国家长治久安的，然而不能实现，只是因为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或者听到后不能改正，今天我有过失，你能直言劝谏，我又闻过能改，还忧虑国家不安宁吗？"太宗又曾对王珪说："你如果常当谏官，我一定永远没有过失。"对待王珪更加优厚。贞观元年，改任王珪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大事，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升任侍中。当时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王珪共同主持朝政，常因此而侍宴。太宗对王珪说："你识别审察的能力强，尤其善于谈论，从玄龄等人起，都可以品评一下，又可以自己衡量，比他们哪个贤能？"王珪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处理国事，知道了没有不办的，我赶不上玄龄。常把谏诤之事放在心中，耻于国君赶不上尧、舜，我不如魏徵。文才武略兼备，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我不如李靖。陈奏事情，详细明白，传达圣旨，上禀下情，坚持公允，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纷繁事务，各项事情务必认真兴办，我不如戴胄。至于荡涤污浊，表扬清廉，痛恨邪恶，喜好善良，我比他们几个人要稍稍强点。"太宗很赞同他的话，所有大臣也各自认为王珪谈出了心中所想说的话，认为他的评论确切。

【原文】

李靖，京兆三原人也。大业末[①]，为马邑郡丞。会高祖为太原留守，靖观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②]，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除暴乱[③]，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太宗亦加救请[④]，高祖遂舍之。武德

中，以平萧铣、辅公祏功[5]，历迁扬州大都督长史[6]。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7]。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为代州道行军部管[8]，进攻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诸部落并走碛北[9]，擒隋齐王暕之子杨政道及炀帝萧后[10]，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11]，颉利可汗仅以身遁[12]。太宗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13]，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14]。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15]，实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16]。"以功进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大惧，四年，退保铁山[17]，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降，而内怀犹豫。诏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18]。靖谓副将张公谨曰[19]："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20]。"公谨曰："既许其降，使人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遂督军疾进。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骑[21]，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至也[22]。靖军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23]，颉利始觉，列兵未及成阵，单马轻走，虏众因而溃散。斩万余级，杀其妻隋义成公主，俘男女十余万，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24]，遂灭其国。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余众悉降。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25]，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26]，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

师[27]，无往不捷，单于稽颡[28]，耻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寻拜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29]，赐实封通前五百户。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谷浑[30]，大破其国。改封卫国公。及靖身亡，有诏许其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31]，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32]，以旌殊勋。

【注释】

①大业：隋炀帝年号（公元605～618年）。

②自锁上变：自己封锁守邑，向朝廷报告李渊即将举兵反隋的情况。

③除暴乱：文中指打倒隋炀帝。

④请：［明］成化本作“靖”，可从。

⑤萧铣（公元583～621年）：后梁宣帝曾孙，隋末，起兵巴陵，自称梁王，次年称帝，迁都江陵，割据长江中下游等地，后兵败降唐，被杀于长安。辅公祏：原为唐淮南道行台仆射。武德中，据丹阳反叛，高祖命孝恭王与李靖征讨，辅公祏被擒。

⑥大都督：唐制，总管十州者称为大都督。

⑦刑部尚书：刑部，官署名。唐六部之一，掌管国家法律、刑狱事务，长官称为刑部尚书。

⑧行军总管：官名，高祖武德初年置，用以统军。

⑨碛（qì器）北：沙漠以北。 碛：浅水中的沙石，引申为沙漠。

⑩杨政道：隋炀帝之孙。“政道”一作“道政”、“正道”。

⑪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名什钵苾。因受颉利可汗排挤，贞观二年归附唐。太宗待之甚厚，封为右卫将军。可汗，有的史书亦作“可寒、合罕”，系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⑫颉利可汗：姓阿史那氏，名咄苾。唐高祖时，兵锐马多，连年进扰中原。贞观四年，李靖率师出击，生俘颉利，送京师，任右卫大将军，东突厥遂亡。

⑬李陵（？～公元前74年）：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字少卿，李广之孙，善骑射。汉武帝时，为骑都尉，自请率步骑五千，出击匈奴，以少击众，遇敌力战，矢尽而降，单于立为右校王，后病死于匈奴。

⑭竹帛：史书。造纸术发明前，古代书写均用竹简或绢帛，故亦将竹帛指代史书。

⑮北狄：秦汉以后，中原人对北方各族的泛指。

⑯渭水之役：唐初，突厥族颉利可汗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不时侵扰中原。唐高祖因天下初定，无力对付，采取忍让政策，用财物与突厥交好，订约"誓不相负"。但颉利可汗不守约，"有凭陵中国之志"。武德九年八月，颉利进攻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武功，京师长安戒严。颉利率军逼近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之北，太宗亲出城北玄武门，驰六骑至渭水滨，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之事。太宗又到长安西北的便桥，与颉利订盟约，突厥军方引退。

⑰铁山：古山名。在今内蒙古阴山北。

⑱鸿胪卿：亦称鸿胪寺卿，为九卿之一，为职掌朝祭礼仪之官。　唐俭：字茂约，并州人。隋末，朝政日乱。说秦王建大计，封长策长史。　摄户部尚书：暂时代理户部尚书。　户部：唐六部之一，掌天下土地、人口、钱粮之政，长官称户部尚书。

⑲张公谨：字弘慎，魏州人。贞观初，为代州都督，破颉利有功，封邹国公。

⑳白道：古道路名。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为阴山南北重要通道之一。

㉑斥候：侦察人员。

㉒不虞：意料不到。

㉓牙帐：古代军营。

㉔斥土：谓开拓疆土。

㉕强梁：凶暴。

㉖称臣于颉利：唐王朝创业时，力量不足，因而借助于东突厥统治者，向其称臣，岁送金帛子女。

㉗偏师：全军的一部分，以别于主力。

㉘稽颡：古时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悲痛或感谢。

㉙光禄大夫：官名。汉武帝时掌顾问应答，属光禄勋。魏晋以后无定员，皆为加官及褒赠之官，加金章紫绶者，称金紫光禄大夫；加银章青绶者，称银青光禄大夫。唐为文职阶官称号，从二品。

㉚吐谷（yù 迂）浑：古族名。原为鲜卑族的一支，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

北。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间，再传至孙叶延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唐太宗时，遣李靖等讨之，势力渐衰。

㉛卫、霍：指西汉名将卫青与霍去病。卫青（？～公元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武帝卫皇后之弟。本系平阳公主家奴，后为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他率军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套地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与霍去病共同打败匈奴主力，他前后七伐匈奴，威震绝域，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河东平阳人。官至骠骑将军，封冠军侯。前后六次远涉沙漠，出击匈奴，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与卫青共同击败匈奴主力。汉武帝要为他建造府第，他不同意，并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㉜燕然山：古山名。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追击北匈奴贵族，曾登此山勒石纪功。按：文中燕然山不指此。两《唐书·李靖传》作"铁山"，据此，"燕然山"实指内蒙古阴山北部之"铁山"。　碛石山：《旧唐书·李靖传》作积石山（即阿尼马卿山，在青海省东南部，延伸至甘肃南部边境）。

【译文】

李靖是京兆三原人。隋炀帝大业末年，他任马邑郡丞，适值唐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高祖的所作所为，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大志。因此，自己封锁守邑，向朝廷报告高祖将要起兵的情况，并打算前往江都进见隋炀帝。到长安，因道路阻塞而停了下来。高祖攻克京城长安，捉住李靖，将要杀他。李靖大声呼喊说："您起义是为了清除暴乱，不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反而以个人恩怨杀壮士吗？"太宗也加以援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李靖因平定萧铣、辅公祏有功、多次升官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召任李靖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李靖以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道行军总管，接着率军进击被突厥占领的定襄城，攻克了它。突厥各部落都逃到大沙漠以北去，还捉住了隋齐王杨暕的儿子杨政道和隋

炀帝的萧皇后，将他们解送到长安；突厥族的突利可汗前来投降，颉利可汗独自逃走。太宗对李靖说："过去，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人与匈奴作战，还免不了失败而投降匈奴，尚且能将名字写在史书上。你只带了三千轻骑，深入突厥腹地，收复定襄，威震北方各族，实在是古往今来所没有过的，足以报往年渭水之役忍让的仇了。"因功大而进封为代国公。此后，突厥首领颉利可汗极为恐惧。贞观四年，颉利可汗退兵守住铁山，同时派遣使者入朝请罪，请求将全国归附唐朝。太宗又以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前往突厥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请求投降，而却心怀犹豫观望的想法。太宗下诏派遣鸿胪卿唐俭、代理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去慰问安抚颉利可汗。李靖对副将张公谨说："朝廷诏令派遣的使者到了突厥，颉利可汗一定得到安慰而放松了警惕，你就选出精锐骑兵，带上二十天的粮食，率领他们从白道前往袭击突厥。"张公谨说："既然允许颉利可汗请降，朝廷派出的使臣又还在那里，不适宜讨伐。"李靖说："这是用兵的良机，时机不可错过。"于是督促军队迅速地向颉利可汗的驻地前进。行军至阴山，遇上颉利可汗的侦察部队一千多名骑兵，全部俘虏了他们，押着随军前行。颉利可汗见到太宗派出的使者非常高兴，想不到唐朝的官兵已随使臣之后到了。李靖的部队乘大雾前进，离颉利可汗的军营只有七里路远，颉利可汗才发觉，他仓皇领兵列阵，阵势还未摆好，李靖的人马已到，他便骑着一匹马逃跑了，他的人马因此溃败逃散。唐军杀了颉利可汗一万多人，还杀了他的妻子——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了男女十余万人，开拓的疆土从阴山到大沙漠以北，终于灭掉了突厥。不久，又在别的部落捉住了颉利可汗，他的部下才全部投降。太宗非常高兴，对侍臣说："我听说国君忧虑，臣子就应感到羞辱；国君羞辱，臣子就要尽节。过去国家草创之时，突厥凶暴，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原故，向颉利可汗称臣，我何尝不为此而痛心疾首，立志消灭匈奴，坐立不安，吃东西也不知味道。今天才调动部分军队，所到之处，无不胜利，单于屈膝下拜，终于

洗雪了过去的耻辱啊！”群臣都高呼万岁。不久，加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给他食邑五百户。接着又任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讨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李靖为卫国公。后来李靖死时，太宗颁发诏令，允许李靖的墓前修了座高大的建筑物，象征突厥镜内的燕然和吐谷浑境内的碛石山，用它来表彰李靖的巨大功勋。

【原文】

虞世南[①]，会稽余姚人也。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学馆[②]，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③]，与房玄龄对掌文翰[④]。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⑤]，于时无本，世南暗书之，一无遗失。贞观七年，累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儒懦，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及高祖晏驾[⑥]，太宗执丧过礼[⑦]，衰容毁顇[⑧]，久替万机[⑨]，文武百寮，计无所出。世南每入进谏，太宗甚嘉纳之，益所亲礼。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⑩]。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⑪]，五曰书翰[⑫]。及卒，太宗举哀于别次[⑬]，哭之甚恸。丧事官给，仍赐以东园秘器[⑭]，赠礼部尚书[⑮]，谥曰文懿[⑯]。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⑰]，无日暂忘，实当世

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⑱，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毁琴⑲，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⑳，读讫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㉑。

【注释】

①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字伯施，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能文词，工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法家。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

②文学馆：文学，指经史典籍。贞观初，太宗招聘儒学之士研究经史，并为之建馆。称文学馆。在文学馆任职并从事经史研究者称为学士。

③记室：官名。掌书记章表之事。

④文翰：本泛指文章。文中指公文信札。

⑤《列女传》：书名。一名《古列女传》。西汉刘向撰，七篇七卷。又《续列女传》一卷，著者不详。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七门，共记一百零五名妇女事迹。

⑥晏驾：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辞。

⑦执丧过礼：守丧超过了“礼”的规定。

⑧毁颓：衰弱憔悴。 颓：同悴。

⑨久替万机：谓很久不理朝政。 替：废弃。

⑩怅恨：失意遗憾。

⑪词藻：本指诗文中用作修辞的典故或华丽词语，文中指善于写文章。

⑫书翰：本泛指文墨，文中主要指书法。

⑬别次：另外的停留之处，文中指偏殿。 次：停留之处。

⑭东园，汉朝官署名，主管制作陵内器物。 秘器：指葬具。

⑮礼部尚书：礼部长官。礼部为唐六部之一，掌礼仪、祭享、贡举等职。

⑯文懿：文美。

⑰拾遗补厥：补救缺漏。

⑱石渠、东观：分别为西汉和东汉皇家收藏秘籍图书和著述之所。

⑲“子期”两句：子期，指钟子期。伯牙，指俞伯牙。传说二人为春秋时楚国人。《列子》曰：“钟子期与伯牙为友，伯牙鼓琴、子期善听。子期死，伯牙绝弦，以世无知音者。”

⑳起居：官名。唐制，门下省置起居郎，中书省置起居舍人，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书以授之于国史，国史依据起居郎等的记录修撰的记事史谓之《起居注》。 褚遂良（公元596～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杭州）人，一作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博涉文史，工隶楷，魏徵荐其善书，为太宗所重。曾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高宗时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职，忧愤而死。

㉑凌烟阁：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画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等二十四人的像于凌烟阁。阁在当时长安，太宗自己作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像。

【译文】

虞世南是会稽余姚人。贞观初年，太宗召他入朝，待为贵宾，因此而开设文学馆。当时，文学馆内号称人才众多，但大家都推崇虞世南为文学之宗。太宗任他为记室，与房玄龄一起，共同掌管公文信札。太宗曾命他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列女传》的书本，虞世南就默写出来，没有一点疏漏。贞观七年，他多次提升任秘书监，太宗常常在处理政务之后的闲暇时间，召他来谈论事情或共同观看经史；虞世南虽然容貌文雅、身体瘦弱，好像连衣服的重量都承受不了，但他意志坚定，性格刚烈，每谈论到古代帝王治国的成败时，一定在自己的言论中寄寓规谏，这对太宗治国有许多补益。后来到高祖李渊死的时候，太宗守丧超过了“礼”的规定，过度的悲哀使他显得衰弱憔悴，而且长时间废弃政务，文武百官不知如何是好。虞世南就常常进宫规劝太宗，太宗赞扬他的忠心，采纳了他的劝谏，因而更亲近和礼重他。太

宗曾对侍臣说："我在闲暇时，常与虞世南商讨古往今来的事情。我有一句善言，世南没有不欣喜的；我有一句错话，他没有不怅然遗憾的。他恳切忠诚到如此地步，我因此赞扬他。所有的大臣都像虞世南一样，还担忧天下治理不好吗？"太宗曾称赞虞世南有五种最难得的优点：一是德行端正，二是忠心正直，三是学问渊博，四是文章隽美，五是书法出众。后来世南死的时候，太宗在偏殿为他设祭哀悼，哭得很伤心。虞世南的丧事，费用全由官给，还赐给皇家少府属官"东园"制作的葬具，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叫文懿。太宗还亲自写了一道诏书给魏王泰说："虞世南对于我，就如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为国事补救缺漏，没有一天暂时忘记，实在是当代的名臣，作人的楷模。我有小善，他一定顺势助成；我有小过，他不怕冒犯我直言劝谏。现在他已经死去，石渠、东观里面，不能再见到他的身影了，悲痛惋惜之情，难道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么！"没有多久，太宗写了一首诗，追想古代治和乱的道理，接着感叹万端地说："钟子期死后，俞伯牙就毁掉了琴，我的这篇诗，将给谁人看啊？"因而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这篇诗稿，到虞世南的灵帐前，对着灵位读完后烧掉。太宗对虞世南的悲痛哀悼之情竟如此之深沉。又命令将虞世南、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的像画在凌烟阁的壁上。

【原文】

李勣①，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②，为左武候大将军③。密后为王世充所破④，拥众归国⑤，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⑥。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曰⑦："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耻。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

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8]。”拜黎州总管，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9]。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10]。寻加勣右武候大将军。及李密反叛伏诛，勣发丧行服[11]，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高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12]，三军缟素[13]，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致[14]，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15]，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16]，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为长史[17]，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18]。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19]，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20]，转太子詹事[21]，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孤幼[22]，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23]，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勣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24]，并大破之。太宗尝曰：

"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㉕，卫、霍岂能及也。"

【注释】

①李勣（jī 积）：本姓徐，名世勣（公元594～669年），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隋末从翟让起义，参加瓦岗军，因功封东海郡公。瓦岗起义失败后降唐，屡建大功，赐姓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与李靖出击东突厥，因功封英国公，守并州十六年，边境安定。高宗时官至司空。

②李密（公元532～618年）：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属陕西）人。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参预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被捕，后逃脱。大业十二年投奔瓦岗军，辅助翟让，深受信任。次年取得全军领导权，称魏公。他大量起用隋朝降将，并杀害翟让，对瓦岗军起了严重破坏作用。后与王世充交战失利，入关降唐，不久因反唐被杀。

③左武候大将军：隋唐时，左、右武候大将军均为禁军的高级武官。

④王世充（？～公元621年）：字行满，隋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人。本姓支，祖籍西域。炀帝时任法都郡丞，因镇压朱燮、管崇、孟让等起义军，升江都通守。炀帝死后，他在东都拥立杨侗为帝，次年又废杨侗自立，国号郑，年号开明。武德四年降唐，至长安为仇人所杀。

⑤拥众归国：谓率领士众归降唐朝。

⑥密旧境：指李密降唐前的割据地盘。

⑦郭孝恪：许州人。初依附李密为长史，后进谒秦王，献策擒窦建德，拜上柱国，后升任大总管。攻龟兹国时被流矢射死。

⑧纯臣：忠直纯正之臣。

⑨宗正：官名，多由皇族中人充任，为皇族事务机关的长官，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第及诸宗室亲属远近。

⑩散骑常侍：官名。三国魏置，即汉代散骑（皇帝的骑从）和中常侍的合称，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问答。唐时又分隶门下省和中书省，在门下省者称左散骑常侍，在中书省者称右散骑常侍。虽无实权，仍为尊重之官，多用为将相大臣的兼职。

⑪行服：穿丧服。

⑫威仪：仪仗。

⑬缟素：白色丝织品，这里指穿丧服。

⑭窦建德（公元573～621年）：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河南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农民出身，曾为里长，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义投高士达，任司兵。大业十二年为军司马。高士达牺牲后，他继为领袖。称将军。拥众十余万。大业十三年，他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次年称夏王，建都乐寿，改年号为五凤，国号夏。后因轻敌兵败被俘，被杀于长安。

⑮都督：武德七年，改总管为都督。都督系地方军政长官，总揽本区军民政事。

⑯塞垣：边疆城池。　垣：矮墙，古时用以指代城池或某些官署。

⑰长史：官名。职权因朝代不同而异。两汉时，与少数民族邻接各郡太守的属官有长史，辅佐太守，掌一郡兵马。唐代大都督的长史往往即充任节度使。

⑱兼知政事：兼职管理朝政大事。

⑲须灰：胡须烧成的灰。

⑳高宗：即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在位。他系太宗第九子，始封为晋王。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因罪被废为庶民，治得以立为太子。即位后，是为唐高宗。

㉑詹事：官名。职掌皇后、太子家事，为太子官属之。

㉒属以孤幼：以孤幼相托，意谓托孤。古代帝王将死之前，往往嘱托亲信大臣辅佐尚未成人的太子，谓之“托孤”。

㉓雪涕：擦试涕泪。

㉔薛延陀：北狄国名。本延陀部，与薛部杂居，号薛延陀。

㉕韩、白：韩信与白起。韩信（？～公元前196年），汉初诸侯王。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初属项羽，继归刘邦，受任为大将。楚汉相争时，助刘邦攻占关中，后又破赵取齐，占据黄河下游之地，刘邦封他为齐王。汉朝建立后改封楚王。因被告与陈豨勾结谋反，为吕后所杀。他善于将兵，自称“多多益善”。　白起（？～公元前257年）一称公孙起，战国时秦国名将。郿（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战国初期秦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屡战获胜，夺得韩、魏、越、楚的很多土地。因战功卓著被封为武安君，后为相国范睢所妒忌，被逼自杀。

【译文】

李勣是曹州离狐人。本来姓徐，开始时在李密属下作官，任

左武候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率领部下归附唐朝，李勣还占据着李密过去的属地十个郡。唐高祖武德二年，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已经归顺大唐，现在这里的人口土地都是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将它献给大唐，就是以主人失败为有利可图，当作自己的功劳，用来获得富贵，这是我认为可耻的。现在应该全部登记州县的土地及军队、百姓的户口，汇总告诉魏公，任凭他自己去奉献。这样做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就派使者送了一封信给李密。使者刚到，高祖听说没有上奏的表章，只有一封给李密的信，非常奇怪。使者便把李勣的想法上奏给高祖，高祖才非常高兴地说：“徐勣感激恩德，推让功劳，实在是忠贞正直的臣子。”于是任他为黎州总督，并赐姓李，将他的宗亲属籍交给宗正掌管。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坚决推辞王位封号，才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不久，加封李勣为右武候大将军。后来李密反叛朝廷被杀，李勣亲自为李密发丧，穿丧服，全按君臣的礼仪。同时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收葬李密，高祖就将李密的尸体交给李勣。李勣于是大制丧葬仪仗，他所统率的军队都穿上白色丧服，将李密葬在黎阳山。丧礼结束，就脱掉丧服让大家各自归去。朝廷与民间都认为李勣遵守道义。不久，李勣被窦建德攻打，被捉住，他又只身逃回京城。后来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平定了他们。贞观元年，李勣被任命为并州都督，命令发出，立即执行，禁令一下，立即停止，被认为是称职的都督，突厥非常畏惧他。太宗对侍臣说：“隋炀帝不懂得精心选拔贤才良将来镇守边关，安抚百姓，只靠到遥远的地方去修筑长城，大量驻扎兵将来防备突厥，他思想糊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现在委任李勣在并州当都督，就使得突厥畏惧我军威力而远遁，边塞城池平安宁静，难道不强于那数千里的长城吗？”此后，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用李勣为长史，加封为英国公。李勣在并州镇守了十六年，又调到京城任兵部尚书，还兼管朝政大事。李勣有次突然生病，验方说胡须烧成的灰可以治疗，太宗就亲自剪下他

的胡须给李勣配药。李勣磕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为国家着想罢了，用不着重谢。"贞观十七年，李治住进春宫当了太子，李勣又调任太子詹事，加封特进，仍然参加管理朝政大事。太宗又曾设宴款待大臣，席间看着李勣说："我打算将太子托付于人，再三考虑，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了。你过去不抛弃李密，现在难道会辜负我吗？"李勣擦着眼泪致答辞，而且咬破手指，鲜血直流。一会，李勣吃得大醉，太宗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他深得太宗的信赖到这种地步。李勣每次行军打仗，策划用兵，遇敌时灵活应付，行动都符合事情的机宜。从贞观初年以来，他讨伐突厥的颉利可汗以及薛延陀、高丽等，都大败他们。太宗曾说："李靖、李勣这两个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赶得上么？"

【原文】

马周[①]，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②]。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③]，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答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遣使催，乃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④]，累除中书舍人[⑤]。周有机辩[⑥]，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⑦]，亲附于朕，实籍此人，共康时政。"

【注释】

① 马周（公元 601～648 年）：唐初大臣。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属山东）人。少孤贫，后到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客。贞观五年代常何上书，为太宗所赏识，后升官至中书令。《旧唐书·太宗纪》及《通鉴》卷一九三，马周代常何上书事在贞观三年。

②中郎将：官名。秦置中郎，至西汉分五官、左、右三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隶属光禄勋。建安中，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则为丞相之副。唐代各卫的中郎将则成为低级武职。

③便宜：对国家有好处而应办的事。

④监察御史：官名。隋朝始置。唐御史台分为三院，其中监察御史属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品秩低而权很大。

⑤中书舍人：官名。隋唐时，中书舍人掌制诰（撰拟诏旨），多用文学资望高者充任。

⑥机辩：机智巧辩。

⑦写：尽。《广雅·释诂》：“写，尽也。”

【译文】

马周是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了京城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谈论治国得失，马周给常何陈述国家应办的事二十多条，太宗令将奏章送上，所奏之事符合太宗心意。太宗以常何有这种才能而感到奇怪，就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提出的意见，是我的家客马周。”太宗就在当天召见马周，在马周未进宫的时间内，太宗就先后四次派人去催促，这才进宫拜见，太宗与他交谈，感到很高兴。命令将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加官至中书舍人。马周很有机智巧辩的才能，善于奏事，对一件事情的始末了解深刻，所以他上奏的事，没有不符合实际的。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暂时不见，就想他。”贞观十八年，历次加官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马周既兼任两宫官职，处理事情平和公允，颇受当时人的

赞誉。后来又代理吏部尚书。太宗曾对侍臣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迅速，品性又非常忠诚正直，至于评论衡量别人，也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举荐的人，多数都合我的心意。他既竭尽忠诚，亲近归附于我，实在可以借助他，共同使国家政局康宁。"

论 求 谏 第 四

【原文】

太宗威仪严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①]，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②]，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③]；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④]，致天下于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⑤]，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⑥]。陛下开圣虑[⑦]，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⑧]，实

愿罄其狂瞽[9]。”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10]，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11]，必虚己纳之。

【注释】

①假借颜色：改换脸色，装做和气的样子。

②钳口：像钳子夹往了口，即闭口。

③致理：达到治平，即治国达到天下太平。

④直言鲠议：鲠，通“梗”、“耿”。谓耿直议论，不避忌讳。

⑤争臣：直言谏诤之臣。《孝经》：“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⑥相继以死：谓继之以死来劝谏。

⑦圣虑：圣明的考虑。这是臣子对国君表示尊敬的说法。

⑧不讳之朝：没有忌讳的朝代。

⑨罄其狂瞽：谓自己虽愚昧无知，也愿尽到自己的忠心。　罄：尽。瞽：瞎眼，引伸为愚妄无知。

⑩平章国计：筹商国家大事。

⑪开说：即规谏。

【译文】

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都举止失当。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天接见臣下启奏事情，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想不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君失掉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淫虐，臣下都闭口不说话，终于使自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结果国破身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朝的事情不远，你们今后凡看到我作的事不利于百姓的，

一定要直言规劝。”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太宗称赞王珪的话对。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与，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就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其微子佯狂自全[①]，孔子亦称其仁[②]。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③]，邦有道如矢[④]，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职请退，则与微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⑤]，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⑥]，阿意苟免。赵王伦乃举兵废后[⑦]，使让张华[⑧]，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⑨]，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

身而退?’华无词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10]。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11]。’张华既逊言不足全身[12]，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13]，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争，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臣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注释】

①微子：[明]成化本作“箕子”，可从。　佯狂：假装疯颠。

②孔子亦称其仁：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曾说：“殷有三仁焉”。就是指微子谏王不听而出走，箕子谏而不听被囚，比干谏而不听受诛。故文中说：“孔子亦称其仁。”

③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自以不能进贤退不肖，临死，犹以尸谏。事见《家语》。

④如矢：像箭那样直。比喻敢于直言规谏。

⑤晋惠帝：即司马衷（公元259～306年），晋武帝司马炎之子，以痴呆著称，曾说：“百姓饿死，何不食肉糜?”晋武帝死后，他继位为帝，在位十六年。即位初期，贾后专权，导至皇族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其后诸王相继擅权，他形同傀儡，相传后来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　贾后：晋惠帝皇后，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北）人，名南风，晋初大臣贾充之女。惠帝在位时，她擅权十年，造成“八王之乱”，后为赵王伦所杀。　愍怀太子：惠帝太子，

名遹，为贾后所杀。谥号“愍怀”，故称愍怀太子。

⑥张华（公元232～300年）：字茂先，西晋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博学能文，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封广武县侯，后被赵王伦和孙秀所杀。有《博物志》传世。

⑦赵王伦：字子彝，三国魏司马懿晋宣帝第九子。废贾后后，总揽大权，齐王冏等三王起兵讨伦，伦兵败被诛。

⑧让：遣责。

⑨三公：因朝代而异，所指不同。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

⑩夷其三族：杀掉三族。 夷：灭。 三族：说法不一。一说为父母、兄弟、妻子之族或父族、母族、妻族；一说为父昆弟、己昆弟、子 弟之族；一说为父、子、孙之族。

⑪大节：大的名节，即死节。

⑫逊言：逃避责任的话。

⑬宰辅：丞相。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贤明的君主时时想到自己的短处因而越来越好，昏昧的君主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炀帝爱夸耀自己的长处，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拒绝规谏，臣子实在也难于犯颜忤旨。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者不能算很大的罪过。过去商朝的箕子假装疯狂来保全性命，孔子也说他仁。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理应与他一起死吗？”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刚正直言的臣子，虽然他无道也不会失掉自己的天下。孔子说：‘史鱼这个人，多么耿直啊！国家有道，他也直得像箭；国家无道，他也直得像箭。’虞世基怎能因炀帝无道，不采纳规谏就闭口不说呢？苟且偷安地居于重要官位，又不能自动解除官职请求退位，那与微子装疯而逃去，事情的道理不同。过去晋惠帝、贾后将要废掉愍怀太子时，身为司空的张华竟然不能竭力争谏，曲从惠帝与贾

后的旨意来苟免祸患。赵王伦就起兵废掉贾后，派人责备张华，张华说：'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保持沉默，而是当时说的话没有被采用。'那个使者说：'你身居三公之职，太子没有罪被废掉，争谏既然未被采纳，为何自己不辞官隐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使者杀死他，灭掉他家的三族人。古人说：'国家危急而不扶持，倾颓而不匡救，那怎么用这种人来辅佐呢？'所以'君子面临死难而气节不变。'张华说了逃避责任的话不能保全生命，作为臣子的节操本来已经丧失了。虞世基官居丞相，处在能够说话的地位，竟没有一句话直言规劝炀帝，实在也该杀死。"太宗说："你的话很对。臣子一定要忠良辅佐，才能得到自身安全和国家太平。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下面没有忠臣，自己又听不到过失，罪恶积累，祸害盈满，灭国亡身的灾难才降到他的身上。倘若国君所做的事情不恰当，臣子又不劝谏帮助，一味阿谀顺从，凡事都说好，那么，国君是昏君，臣子是谄谀之臣，国君昏庸，臣子谄谀，国家危亡不要多长时间。我现在的志向在于使君臣上下齐心，各自尽到最公正之心，共同商量来实现天下大治。你们各人都务必要竭尽忠诚，直言规谏，匡救我的缺点和过失，我一定不会把你们直言规谏看成违逆旨意，动辄发怒责备。"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①："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②。"

【注释】

①裴寂（公元570～632年）：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东临猗东南）人。

隋末任晋阳宫副监，以晋阳宫所藏米粮、铠甲、彩帛等支援李渊起兵。攻入长安后，劝渊称帝 。武德年间颇受高祖尊宠，任尚书左仆射，掌握大权，曾参预制定《唐律》五百条。后改任司空。贞观三年被太宗免官，放归故乡。后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太宗思寂有佐命之功，征入朝，但适逢裴寂已死。

②副：符合，相称。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的臣子上书奏事，条款太多，我总是将它们粘在屋壁上，出出进进都观看思考。所以这样勤勉不知疲倦的原因，是想详尽地了解群臣的思想。我每一想到国家的治理，有时三更才睡觉。也希望你们用心思考，不要懈怠，以符合我的心意。"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①，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②。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注释】

①任情：任性，放纵情性。

②恒：常。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之中多有放

纵情性，喜怒无常的，高兴时就任意赏赐无功的人，发怒时就乱杀无罪的人。因此，国家遭受损失，造成混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现在从早到晚，无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常常希望你们尽情地极力规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规谏，怎能因别人的话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立即庇护自己的短处而不采纳呢？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规谏，又怎能规谏别人呢？”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①，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得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②，竟不免孥戮③。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训之，然颔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亦然。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社稷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诏卿等设宴为乐。”仍赐帛有差。

【注释】

①御史大夫：官名，主要职务为监察、执法，兼掌重要文书图籍。秦汉时，职位次于丞相，隋唐以后，为御史台长官，专掌监察、执法。 韦挺：唐雍州万年人，少时与隐太子建成交往甚厚，曾为春宫之臣，玄武门事变后，他被流放嶲州。贞观初年，王珪多次举荐，太宗召回任为御史大夫，后太宗征讨辽东，命韦挺主管军资粮饷，因误期被废为民。 中书侍郎：官名。晋代始置，为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令之副。唐宋时多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因中书令不轻以授人，故中书侍郎每即中书省之长官。 杜正伦：相州人，贞观初年，由于魏徵推荐，太宗召授兵部员外郎，后又任起居郎、中书侍郎，并入春宫为太子右庶子。太子废，坐事流放驩州。唐高宗

庆初年，又升任中书令。卒于横州刺史任上。 秘书少监：官名。秘书监副，掌图书著作等事。 虞世南：虞世基之弟，见《任贤》篇。 著作郎：官名。三国魏始置，属中书省，掌编纂国史。唐代主管著作局，掌撰拟文字。姚思廉：名简，隋代为河间郡司法书佐，后迁为代王侍郎。唐武德初，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为弘文馆学士、著作郎。

②龙逄：见《论政体》篇注。 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官少师。相传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③孥戮：孥，或作奴，妻、子的统称。戮（lù 录），杀。《书·甘誓》："予则孥戮汝。"《传》："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又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二）对"孥戮"的解释是："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密封奏章，所奏的事都符合太宗心意，于是太宗召见他们，并对他们几人说："我一一观察，自古以来的臣子建立忠君报国的事业，如果遇上贤明的君主，就得竭尽忠诚进行劝谏，至于像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刑杀，还祸及妻儿。作一个贤明的国君不容易，当一个忠直的臣子也很难。我又听说龙可驯养而且降服它，不过它的颔下有逆鳞，触及逆鳞就会杀人，国君也同样如此。你们几人终不避触犯逆鳞，各进封事上奏。经常都能这样作，我怎会担心国家倾覆！每想到你们忠恳规谏的心意，我没有一刻忘记，所以召你们来设宴共享欢乐。"宴后，又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帛。

【原文】

太常卿韦挺常上疏陈得失①，太宗赐书曰："得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若齐境之难②，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③，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

以为疑④，重耳待之若旧⑤，岂非各吠非主⑥，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⑦，则保令名⑧；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⑨，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注释】

①太常卿：官名。唐代太常寺长官，掌礼乐、郊庙、社稷等事。

②齐境之难：齐境，指春秋时的齐国。公元前685年，齐襄公被杀，齐国发生内乱，当时公子小白在莒，公子纠在鲁，两人闻讯，分别于莒、鲁起兵往齐争夺王位。小白先至齐，自立为王，是为桓公，故称齐境之难。

③蒲城之役：公元前655年，晋国发生内乱，重耳当时住在蒲城，晋献公派寺人披（《史纪·晋世家》“披”作“勃鞮”）率兵攻打蒲城，蒲人欲抵抗，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抵抗。”翻墙逃走时，寺人披挥剑割断了重耳的袖口。事见《左传·僖公五年》。

④小白不以为疑：小白，即齐桓公。谓齐桓公不因管仲曾射中他的衣钩而怀疑管仲。

⑤重耳待之若旧：谓晋文公不计较勃鞮（即寺人披）当年杀害他未遂，曾用剑割断他的袖口之仇，待他如像故旧。

⑥各吠非主：谓狗不咬自己的主人，只咬别的人。

⑦克全：能够保全。

⑧令名：美名，好的名声。

⑨垂范将来：谓流传下去，后人以为楷模。 垂：流传。 范：楷模。

【译文】

太常卿韦挺经常上书陈述治国的得失，唐太宗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得到你所写的奏章，上面都是极为中肯正直的话，言辞和道理都好，看了它，我感到很欣慰。如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夷吾有射中齐桓公衣钩的罪过；晋国发生的蒲城之役，勃鞮有用

剑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然而，齐桓公不因射钩之罪怀疑管仲，晋文公对待勃？如像故旧，难道这不是考虑到'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事君无二心的志向吗？你的深厚诚意从奏章中可以看出。如能坚持保全这种节操，就能保持美名；如果松懈下去，不是非常可惜吗！由始至终勉励自己，给后代留下楷模，应该让后世的人看现在的人，也像现在的人看古代的人一样，不是很好吗？我近来没有听到别人议论我的过失，没有看到自己的缺陷，全靠你竭尽忠恳之心，多次向我进献善言，用来浇灌我的心田，你的诚恳忠直一时怎能说得完呢！"

【原文】

贞观八年，上谓侍臣曰："朕每间居静坐①，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②，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③。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慴④，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龙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惧，岂敢更言。"

【注释】

①间：[明] 成体本作"闲"，可从。

②天心：上天的旨意。

③怨滞：怀怨于心而固结不通。

④怖慴：恐怖畏慎。

【译文】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次闲居静坐，就自己从内心

反省，常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符天意，下为百姓怨恨。只想得到正直的人来匡扶规谏，希望自己的视听能与外界相通，使百姓不怀怨于心而固结不通。另外，近来看见前来奏事的人，大都心怀恐惧致使语无伦次。普通奏事，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想直言规谏的，一定会畏慎触犯龙鳞。所以每有前来进谏的，纵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是他忤逆犯上。假若当即对他喝斥责怪，我深怕奏事人心怀恐惧，怎敢再说话呢？”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谓之谤己；信而不谏，谓之尸禄①。'但人之材器②，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③，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④。"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进谏，辄惧死亡之祸，夫与赴鼎镬、冒白刃⑤，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⑥，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畏⑦，遂不极言。"

【注释】

①尸禄：犹言尸位素餐，受禄而不尽职。

②材器：才能器度。

③怀禄之人：心中只考虑既得利益的人。 禄：奉禄。此指官位。

④俯仰：随宜应付。

⑤鼎镬：鼎，古代煮东西的器物，三足两耳；镬（huò 获），大锅。此处

指用鼎镬烹人的酷刑。

⑥禹拜昌言：谓大禹只要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语见《虞书·皋陶谟》。

⑦劳：过度。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徵说："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什么原因？"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说的。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谏，就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不规谏，就叫尸位素餐。'但是，人的才能器度各不相同。懦弱的人，虽然怀着忠直之心，但不能说出来；被国君疏远的人，担心不受信任因而不敢说；心中只考虑个人俸禄的人，忧虑的是不利于自身，因而不敢说。所以，大家互相保持沉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太宗说："的确像你说的一样。我经常想这件事，臣下虽想进谏，动辄畏惧死亡的祸患，这与那赴鼎镬被烹杀、冒利剑遭砍杀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忠诚贞节的臣子，不是不想竭尽忠诚，而是非常为难。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难道不是为这个缘故吗？我现在敞开胸怀，采纳直言规劝，你们不要过分恐怖畏惧，就不敢极力进言。"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①]，伎巧之徒[②]，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③]，芜词拙迹[④]，于是乃见。由此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⑤]，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⑥]。

【注释】

①属文之士：写文章的人。 属（zhǔ 烛）：缀辑之意。《汉书·贾谊传》："属善文。"

②伎巧之徒：有技艺的人。

③商略诋诃：比较品评，诋毁斥责。

④芜词：杂乱无章没有条理的言词。

⑤愆过：过失。

⑥勖（xù 叙）：勉励。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能正确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但确实作到很难啊。就像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工匠，都自以为有超人之术，别人赶不上。如著名的工匠和文士，互相品评比较，诋毁斥责，杂乱无章的文词、低劣的技艺于是就显现出来了。从这说来，国君必须得到辅佐、规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一天之中，国事纷繁，由一个人去听政决断，虽再三思虑劳神，又怎能件件事都处理好？我经常想到魏徵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现。"于是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

【原文】

太宗尝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①，禹雕其俎②，当谏舜禹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③，首创奢淫，危亡之渐④。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也，朕所

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注释】

①舜造漆器：漆器，以漆涂饰的木器。相传漆器开始于虞舜时代。

②禹雕其俎：俎，古代祭祀时用来装祭品的器具。此句谓大禹将祭祀用的俎雕镂上花纹。

③“雕琢”两句：谓精雕细刻会危害农业生产，纺织五彩绦带会损害妇女的工作。 纂（zuǎn 钻上）：用丝织成的五彩绦带。 组：用丝织成的阔带子。文中之意为织造纂组。 女工：或作女红。

④渐：事物的开端。

【译文】

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过去，虞舜制造漆器，大禹雕镂俎，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几人。有关装饰盛食物用的器皿这些小事，何必要苦苦规谏？”褚遂良说：“雕刻器物会贻误农业生产，织造五彩丝带，就会耽误妇女的工作，首先倡导奢侈淫逸之风，这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金来作。金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玉来作。所以刚正的臣子一定在事情开始时加以劝阻。等到过失已多得不能再多了，就没有再规谏的必要了。”太宗说：“你说的对啊！我所作的事，如果有不妥当的，有的可能才开始，有的恐怕已快结束，不管哪种情况，都应进言规谏。我近来看前代的史书，有的臣子向国君规谏事情，国君就回答说：‘已经办过了。’或者说：‘已答应过了。’竟然不为此立即停止错误的作法而加以改正。这样下去那国家危亡的灾祸，可以像翻转手掌那样很快到来啊。”

论纳谏第五　直谏附

【原文】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①]，时有美人侍侧[②]，本庐江王瑗之姬也[③]，瑗败，籍没入宫[④]。太宗指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⑤]："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耶？为非也？"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⑥]，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⑦]。'桓公曰：'如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为是之也，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言，遽命美人还其亲族[⑧]。

【注释】

①宴语：在宴席上交谈。

②美人：妃嫔的称号。唐制，后宫有美人九人，为正四品。

③庐江王：封号。　瑗：即李瑗，唐高祖从父兄子，武德末年，任幽州大都督。贞观初，王君廓诱李瑗反，被诛。

④籍没：登记没收财产谓籍没。

⑤避席：离开座位站起来。

⑥之郭国：去郭国。 之：去，到。 郭国，春秋时候的小国，被齐灭。

⑦善善而恶恶也：谓喜欢善良的，讨厌邪恶的。句中前一个善字与前一个恶字用为动词。

⑧遽：立即。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席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太宗身旁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作乱败亡，她就被收入宫内。席间，太宗指着美人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阴谋杀害了她的丈夫而将她占有。李瑗残暴淫虐到了极点，怎么会不灭亡啊！"王珪立即站起来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强行夺取这个美人是对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了人又强行夺取别人的妻子！你竟然问我这种作法对不对，是何道理？"王珪说："我听说《管子》中记载：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那里的百姓说：'郭国是什么原因亡国的？'百姓说：'因国君喜欢善良的人而讨厌邪恶的人。'齐桓公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郭国的国君是一个贤明的国君了，哪里会亡国呢？'百姓说：'不是这样，我们郭国的国君虽喜欢善良的人但不能用他们，厌恶邪恶的人，但又不能远离他们，所以国家灭亡了。'现在这个美人还在陛下的左右，我暗自认为陛下是赞成庐江王的作法的。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是错的，那就是知道邪恶而又不远离了。"太宗非常高兴，称赞王珪的话是很正确的，立即下令把这个美人交还她的亲族。

【原文】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①]。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②]：

陛下智周万物[③]，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

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4]，藉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5]，将贻之万叶[6]。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7]，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8]。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如始，可以永固。

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9]，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10]；诸王今并出藩[11]，又须营构。兴发数多，岂疲人之所望[12]？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构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13]，同心倾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14]？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15]，未即巡幸[16]，此乃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17]，何用两都之好[18]？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19]，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恐未能复。奈何营未幸之都，而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20]，即日西驾[21]。岂不知地惟土中[22]，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23]。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24]，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

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25]，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26]。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27]，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28]；章华就，楚众离[29]；乾元毕工，隋人解体[30]。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

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31]，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32]，则天下幸甚。

【注释】

①巡狩：亦作“巡守”。古代帝王视察诸侯所镇守的地方叫巡狩，一般五年一次。

②给事中：官名，唐代为门下省的要职，位在侍中及门下侍郎之下，掌驳政令的得失。 张玄素：蒲州人，隋代时任景城县户曹，后来归附唐朝。贞观初年曾任太子少詹事、右庶子等职。太子承乾因罪废为庶人后，他受牵连，削职为民，不久即召回，授刺史。

③智周万物：谓智慧高超，遍及万物。《易·系辞上》：“知周乎万物。”知，同智。周，遍及。

④秦始皇：姓嬴名政（公元前259～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又北逐匈奴，南收闽、越，四方畏服，疆土扩大，分全国为三十郡，郡下设县，并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等。他自以为功盖三皇，德过五帝，故兼称皇帝，自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传之无穷。但他实行专制主义，严刑苛法，徭役繁重，剥削残酷，民不堪命。他死后传位秦二世胡亥；不久，就爆发农民大起义，国亡。

⑤六国：指战国时的齐、楚、韩、燕、赵、魏。

⑥万叶：万世。

⑦逞嗜奔欲：放纵嗜欲。指秦始皇盛营宫阙，生活奢侈，迷信方士，求神仙等事。

⑧神祇：神，天神。祇，地神。此处泛指一切神灵。

⑨凋弊之余：遭受战乱之后。

⑩补葺：修补装饰。

⑪出藩：出就藩国。文中指被分封的诸王到受封的领地去就职。

⑫疲人：疲惫不堪的百姓。

⑬翕然：协调统一。

⑭雕丽：雕琢华丽。文中意谓奢华。

⑮音旨：言辞、信息。

⑯巡幸：古代皇帝到各地巡视称巡幸。

⑰兼年：两年。

⑱两都：指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合称两都。

⑲含育：精心养育。

⑳娄敬一言：指娄敬劝汉高祖建都关中一事。娄敬，即刘敬，汉初齐人，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以戍卒求见刘邦。他劝刘邦不要在洛阳建都，献定都关中之策。他指出“秦地”（主要指陕西关中）是天府膏腴之地，特别强调关中之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地形优势。刘邦采纳他的建议，及时入都关中。赐姓刘，后封关内侯。

㉑西驾：起驾西行。

㉒地惟土中：指洛阳地居国土正中。

㉓形胜：地理形势优越。

㉔浇漓之俗：浇薄的风俗。

㉕楹：厅堂前的柱子。 栋：房屋的正梁。

㉖豫章：古郡名，辖地相当于今江西省地。

㉗毂（gǔ谷）：车轮的中心部分，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可以插轴，也用为车轮的代称。

㉘“阿房”两句：谓阿房宫建成，秦朝也随之灭亡。实际上阿房宫终秦之世，并未建成，只筑成前殿。

㉙“章华”两句：谓章华台筑成，楚国人心背离。《史记·楚世家》载，楚灵王即位后，不仅穷兵黩武，而且大兴土木，国人不堪忍受。楚灵王七年（公元前534年），筑成章华台。十二年春（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在乾溪游乐，公子比与公子弃疾乘机作乱，杀死灵王太子禄，公子比自立为王，楚人纷纷叛离灵王而归附公子比，灵王流落深山，饥馑而死。

㉚“乾元”两句：谓乾元殿峻工，隋朝也随之灭亡。

㉛疮痍之人：受创伤的人。比喻战争之后，民生凋敝。

㉜由余所笑：被由余所讥笑。 由余：西戎人。春秋时，西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为了显示国力强盛，让由余参观秦都华丽的宫室和积聚的物资。由余看后惊叹道：“如果是役使鬼神修建的，就劳烦了鬼神；如果是役使人力修建的，就坑害了百姓。”并说，这就是中原国家发生祸乱的原因。张玄素引用此典，是规劝太宗不要效法秦穆公的浮华奢侈。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诏令征调兵役培修洛阳的乾元殿，用来作巡行视察的行宫。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规谏说：

陛下圣明仁智遍及万物，包罗四海。诏令的施行，到哪里不接受？心中所想作的事，哪件事不顺从？小臣我暗地思考，秦始皇当国君是依靠周朝的余业，凭借六国的强盛国力，他打算把帝业流传万世，但到他的儿子，国家就灭亡了，的确是由于他放纵嗜欲，违背天意伤害百姓的缘故吧。由这可知，天下是不能单凭武力去征服的，神灵也是不可以亲近依仗的。只有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减轻税赋，慎终如始，才可以永久保持国基的稳固。

现在陛下承继百代君王之后，处于凋零破败的境地，一定想用礼仪制度来节制天下，陛下应该从自身先作出表率。巡幸东都的日期尚未安排，就诏令征发兵卒去修补装饰；各位藩王现在一齐离京到封地去就职，又要营造宫室。征发的人数多，这难道是疲惫不堪的百姓所期望的？这是不能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一。陛下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那些重叠的楼阁、宽广的宫殿，都命令拆除毁掉，全国协调，百姓共同从心中钦佩敬仰陛下。哪有开始厌恶洛阳宫殿的侈靡，现在又承袭它的雕梁画栋的呢？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二。常常接到陛下的圣旨，都没有立即出去视察，这就是作不急需办的事，成了白白浪费人力、财力的举动。国家没有两年的积蓄，何须乎要具备拥有东西二都的排场？劳役超过了限度，怨恨就会产生，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三。百姓蒙受战乱流离以后，财力损伤殆尽，陛下施恩养育，初步得到生存自立，饥饿寒冷还很迫切，生活出路还不安定，在三到五年之间，恐怕还不能恢复。怎么为了营建不去巡幸的都城，而夺取疲惫不堪的百姓的劳力？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四。过去汉高祖将要在洛阳建都，娄敬一句话，高祖就于当天起驾西行。难道他不知洛阳地居国土之中，贡赋调度的路程较平均，只因它

的地理形势不如关内险要。陛下教化衰弱疲惫的百姓，改革浮浅轻薄的风俗，用的时间还短，民风还不很淳朴平和，斟酌这一情况，岂可东幸？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五。

我曾看见隋朝刚造乾元殿的情景，那殿堂的柱子和大梁都极为粗大，大木不是附近地方所能有的，许多都从豫章采伐运来。两千人拉一根大柱，柱子的下边安置车轮，那轮子都是用生铁铸成的。其中如果使用木轮，移动时就会摩擦出火。粗略计算一根柱子费用，用钱就达数十万，确切计算，其余费用又成倍地超过柱子的费用。我听说，阿房宫修成，秦人离散；章华台筑成，楚国众叛亲离；乾元殿峻工，隋朝的百姓也就解体了。况且拿陛下今天的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承继凋敝残破之后，役使饱受战争创伤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的事工，承袭百代帝王的弊端，从这说来，陛下的过失超过隋炀帝很远了。我很希望陛下思考这些事情，不要被由余嘲笑，就是天下的极大幸运了。

【原文】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亦实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①]？所作所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之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②]。可赐绢五百匹。”魏徵叹曰：“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注释】

①露坐：在露天里坐，文中意为露宿。

②谔谔：直言争谏貌。

【译文】

唐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与夏代的桀、商代的纣相比又如何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乾元殿终于兴修，就可说结果与桀纣是一样的昏乱。"太宗叹息说："我不认真思考权衡，终于失误到这种地步。"回头对房玄龄说："现在张玄素上表，洛阳也实在不应该修造，以后果真有事，按理必须巡行，即使露宿又算得什么苦？所有建造和调派夫役的事应该立即停止。然而以地位低下的人冒犯地位尊贵的人，自古以来就不容易，不是玄素忠诚耿直，怎能这样？况且很多人的唯唯诺诺，赶不上一个忠耿之士的直言争谏。可以赐给他五百匹绢。"魏徵叹息说："张公就有扭转天意的能力，可以说，仁人的话，它所带来的利益是很大的啊！'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帝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①："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②，晏子请数其罪云③：'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耶?"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注释】

①皇后：即长孙皇后，少好读书，重礼节，性尤俭约，能规谏，补救太

宗的失误。贞观十年去世，太宗痛惜不已，说“是内失一良佐”。

②齐景公（？～公元前490年）：春秋时齐国国君，名杵臼。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在位时，加紧剥削，刑罚残酷，许多人被处刖足之刑。不久齐乱，由贵族田氏专政。

③晏子（？～公元前500年）：即晏婴，春秋时齐国正卿，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历仕灵、庄、景三朝，执政五十余年，以节俭力行、谦恭下士称著于时。战国中叶，有人收集他的言行，编成《晏子春秋》一书，分内外篇，共八卷，二百十五章。

【译文】

康太宗有一匹骏马，特别喜爱它，常在宫中喂养，一天，这匹马没有疾病而突然死去。太宗迁怒于养马的宫人，打算杀掉他。长孙皇后规劝太宗说：‘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就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过说：“你养马而马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死的原因而杀人，百姓听到后，一定埋怨我们的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必然轻视我们的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齐景公于是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在读书时看到过这件事，难道忘记了吗？”太宗的怒气才缓和平息下来。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对我进行启发帮助，很有好处呢。”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①，宁济苍生②，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则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③，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

段。

【注释】

①紫极：紫禁宫之极，即帝位。古人以紫微星垣比喻皇帝的居处，因称皇宫为“紫禁宫”。 极：最高处。

②宁济：安定救济。

③气疾：即气病（上气、贲豚气、七气、九气、逆气、短气等证候。参见隋《诸病源候论》）。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将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言规劝说：“陛下高居帝位，安定天下，救济百姓，应该使自己的欲望服从百姓，不可以让百姓来服从自己的欲望。那么，远离皇宫到别的地方去巡游作乐，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作的事，而不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所干的事。”言辞非常恳切周到。太宗告诉他说：“我有气病，天气变热，病势就立即加重，所以，不是内心喜欢游玩。我非常赞赏你的诚意。”因而赏赐五十段帛给姚思廉。

【原文】

李大亮贞观初为凉州都督[①]，尝有台使至州境[②]，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③]，故委藩牧[④]，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⑤]，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⑥]，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

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⑦。’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⑧，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⑨，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⑩，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注释】

①李大亮：唐雍州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人。有文武之才，高祖入关，归唐，授土门令。贞观初，授太府卿，复出任凉州都督，不久又任西北道安抚大使。贞观八年，讨伐吐谷浑有功，进爵为公，后拜左卫大将军。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去世，陪葬昭陵。

②台使：中央官署派出的使臣。

③贞确：坚贞刚强。

④藩牧：藩，即藩镇，唐初在各重要州设署部督府，谓之藩镇，藩镇长官谓之藩牧。

⑤声绩远彰：声，声威。绩，业绩。谓声威业绩远扬边陲。

⑥披露：显示。

⑦“靖共尔位”四句：语见《诗经·小雅·小明》。意为安于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的人，神灵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就赐给你最大的福分。

⑧侔：齐等。

⑨镒（yì意）：古代重量单位，一镒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

⑩荀悦《汉纪》：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史学家。少好学，善于解说《春秋》，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献帝以《汉书》浩繁难读，令其改写。悦依《左传》体裁，用编年体改写，撰成《汉纪》三十篇。

【译文】

李大亮在贞观初年任凉州都督，曾有一位由中央官署派出的使者到达凉州境内，看见当地有极好的猎鹰，就暗示李大亮进献。大亮秘密地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陛下已经很久没有打猎了，而使者前来要猎鹰。如果是陛下的想法，就大大违背昔日的旨意；如果是使者自作主张，就是使者用非其人了。"太宗写了一封信给李大亮说："因你兼有文才武略，胸怀坚贞刚强的志向，所以委任为边陲重镇的长官，担当这样的重任。近来，你在凉州镇守，声威业绩远扬边陲，想到你的忠心、勤政，睡觉也不能忘记。使者叫你献猎鹰，你就没有曲意顺从，援引古事论述今天，从遥远的地方进献忠直之言，展示了你的真心，非常恳切周到。我看了你的奏章，赞许、感叹之情，久久不能抑制。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忧虑！应该坚守这样的忠诚，自始至终没有二样。《诗经》说：'安于你的职位，喜好正直的人，神灵知道你的所为，一定赐给你最大的福分。'古人说，一句中肯良言的价值，等于千镒黄金，你所说的那些话，是非常可贵的。现赐你金壶瓶、金碗各一个，虽然没有千镒黄金那么重，但它们都是我自己使用的器物。你立志于正直，竭尽臣节，完全为公，你担任官职，总很称职，如今以大任相委，表明我的重托。你在办完公事的空余时间，应多看一些古代典籍。现在同时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部书叙事周密，文字简要，议论深刻、广博，全面阐述了治国的根本和君臣大义。现在将它赐给你，应该好好阅读探究。"

【原文】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①，太宗以为讪谤②。侍中魏徵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③，'可为痛哭者，可为长叹息者。'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

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赐德参帛二十段。

【注释】

①皇甫德参：唐初大臣，官至监察御史。　上书忤旨：皇甫德参曾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因而触怒太宗，几遭治罪。

②讪谤：诽谤。

③贾谊（公元前220～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十八岁时以文才出名，二十岁被汉文帝招为博士，一年后升太中大夫。主张改革政治，因遭周勃等反对，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他曾多次上书，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劝农立本。并力主抗击匈奴贵族的侵扰，著有《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吊屈原赋》等。因怀才不遇，郁积而死。　汉文帝：即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汉高祖中子，即位前为代王。吕后死时，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大臣迎立为帝。在位期间，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政策，兴修水利，加速农业发展，海内丰殷；并逐步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又采取措施，增强北方边境防御力量，使汉朝逐渐趋向安定。文帝死后，景帝承袭文帝的治国方针，史称“文景之治”。

【译文】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奏事，触怒了唐太宗，太宗认为皇甫德参是在诽谤朝廷。侍中魏徵进言劝谏说：“过去，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奏事，其中说：‘有可以为君王痛哭的，有可以为君王长声叹息的。’自古以来，上书奏事，通常多激烈而迫切的话，如果不激烈迫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激烈迫切就相似于诽谤，希望陛下仔细详察说的对与不对。”太宗说：“除你而外是没有人能够说出这番道理的。”于是赐给皇甫德参二十段帛。

【原文】

贞观中，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①，未还，又令人多

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徵谏曰："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立，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堪怀恩，不得立，则生深怨。诸蕃闻之②，且不重中国。但使彼国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昔汉文帝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③，凶行日五十④，鸾舆在前⑤，属车在后⑥，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乎？'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又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⑦，以马驾鼓车⑧，剑以赐骑士。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⑨，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⑩，苏则曰⑪：'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耶？"太宗欣然而止。

【注释】

①西域：汉以后对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地区的总称。历史上称西域，有广狭二义之分。狭义的专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则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广大地区。　叶护可汗：西突厥可汗，名薄布特勤。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 年），西突厥发生内乱，咥失利可汗在内乱中出逃而死，弩失毕部落便迎其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勤嗣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简称叶护可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前往西突厥，即其所号立为可汗。

②诸蕃：这里指西域各国。

③吉行：巡幸祭祀。

④凶行：出兵打仗。

⑤鸾舆：皇帝的车驾。

⑥属车：古代帝王出行时的从车，亦称副车。

⑦光武：即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汉高祖九世孙，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王莽末年，爆发农民大起义，他与兄刘缜乘机起兵，于昆阳大捷中大败莽师，建立奇功，力量不断壮大。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式称帝，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在位期间，偃武修文，崇重儒术，励精图治。死后谥为“光武”。

⑧鼓车：载鼓之车。古代皇帝出外使用的仪仗之一。

⑨邈过：远远超过。

⑩魏文帝：即曹丕（公元187～226年）。曹操次子。谯（今安徽亳县）人。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曹操死，嗣为丞相、魏王，不久代汉称帝，国号魏。在位期间，实行九品中正制，确立士族豪强在政治上的特权。性好文学，著有《典论》及诗赋百余篇。

⑪苏则：魏武功人，字文师，少以学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茂才，先后任酒泉、金城太守，政绩显著，被提任侍中，文帝惮其直，又将他贬职为东平相。

【译文】

贞观中期，太宗派遣使臣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汁。使臣还未回来，又派人多带金钱绢帛，到西域各国去买马。魏徵劝谏说：“现在派使臣去西域是以封立可汗为名，可汗还未立定，就派人到西域各国买马，他们一定认为本意在买马，不是专为立可汁。可汗得到封立，也不很感恩；不得立，就产生很深的怨恨。西域各国听到这个消息，将会不尊重中国。只要能够让突厥安宁，那各国的马不去求取也能自己到来。过去汉文帝时，有人献给他千里马，文帝说：‘我巡幸祭祀时，一天走三十里，出兵打仗时，一天行五十里，鸾舆走在前边，副车跟在后面，我单独骑着千里马，将去哪里呢？’于是赏赐路费给献马人，让他回去。另外，汉光武帝时，有人献给他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将千里马用来拉载鼓的车，将宝剑赐给骑士。当今陛下所有的作为，都远远超过禹、汤和周文王，怎么到现在反而想居于汉文帝、光武帝之下呢？另外，魏文帝搜求购买西域的大宝珠，苏则说：‘如果陛下的恩泽遍及四海，

那么，不搜求购买，宝珠也会自己来，搜求购买才得到它，是够不上珍贵的。’陛下纵然不仰慕汉文帝的崇高德行，可以不畏苏则的话吗？”太宗很高兴地停止买马。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①]，特赐钟乳一剂[②]，谓曰：“卿进药石之言[③]，故以药石相报。”

【注释】

①高季辅：唐初大臣。唐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蓨人。贞观初年任监察御史，多所纠弹，不避权要。时太宗多次召集近臣，令指陈时政，辅曾上封事五条。贞观十七年，又上疏切谏时政得失。太宗曾赐金背镜，以表其清鉴。

②钟乳：溶洞中自洞顶下垂的一种碳酸钙淀积物。文中指从钟乳中提炼出的一种通气健胃药物。

③药石之言：针砭时弊的良言。药石，治病的药物和砭石。亦泛指药物。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了一道奏章，陈述治国的得失，唐太宗特地赐给他一剂钟乳药，并对他说：“你陈奏的那些话，都是针砭时弊的良言，所以用药物相报答。”

【原文】

贞观十八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①]。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②]。”长孙无忌、唐俭等咸言：“陛下圣化道

致太平[3]，以臣观之，不见其失。”黄门侍郎刘洎对曰[4]：“陛下拨乱造化，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5]，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上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注释】

①“甘言”句：谓用甜言蜜语取悦于人。 取容：犹言取悦，即取得别人喜欢。

②以次：依次。

③“圣化”句：谓圣明的教化使天下达到太平。 圣化：圣明的教化。道：同导。 致：达到。

④刘洎：字思道，唐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贞观十五年为治书侍御史，后任尚书右丞、侍中等职。太宗认为，自魏徵死后，刘洎与岑文本、马周等继承了魏徵“朝夕进谏”的遗风。太宗征伐辽东，诏令辅助太子监国，后因罪赐死。

⑤穷诘：寻根究底地追问。

【译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于帝王，大多顺从旨意而不忤逆，用甜言蜜语来取得帝王的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大家不要有任何隐讳，应按次序说出我的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明教化，使天下达到太平，根据我们观察，没有发现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回答说：“陛下拨乱创业，实在是功高万古，的确像长孙无忌等人说的那样。但前不久有人上书奏事，言辞道理有不称陛下心意者，有时就当面追根责问，使奏事的人没有不羞愧而退下去的。恐怕这不是鼓励进献忠言的办法。”太宗说：“这话对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而改正。”

【原文】

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①]，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②]，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斯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③]。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④]，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注释】

①苑（yuàn 院）西监：官名。唐代司农寺下设京都苑四面监，监各一人，掌所管苑囿内的宫馆园池及其种植修葺之事。苑，古代养禽兽植林木的地方。西周时，文王"作邑于丰"，开辟"灵囿"，以养禽兽。汉、唐京都的苑囿规模都很庞大，是由宫殿、园林与大自然巧妙结合的皇家享乐的地方。

②高宗：即唐高宗李治。

③岑文本（公元 595～645 年）：字景仁，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人。博通经史，善属文，以才名受知于太宗。贞观初年，曾任中书侍郎，专典机密。他曾上书，建议"过奢从俭"，对元气未复的百姓"常加含养"。太宗伐辽，委任他筹度军务，劳累过度而死。陪葬昭陵。

④说：通悦，喜欢。

【译文】

唐太宗曾对苑监穆裕发怒，下令在朝堂将他杀掉，当时高宗李治是皇太子，立即冒犯太宗的盛怒而进言劝谏，太宗的怒气才消除。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皇太子的劝谏，总是利用空闲时慢慢地说。现在陛下正在发怒，太子却能冒犯圣颜表明意见，

实在是古往今来没有过的。”太宗说：“人长期相处，自然会沾染对方的习性。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虚心容纳正直之言，就有魏徵朝夕进言劝谏。自魏徵去世以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人又继魏徵之后不断劝谏。皇太子自幼在我的膝前，常常看到我心中喜欢进谏的人，于是养成了进谏的习性，所以有今天的劝谏。”

直 谏 附凡十章

【原文】

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①]，容色绝姝[②]，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③]，请备嫔御[④]，太宗乃聘为充华[⑤]。诏书已出，策使未发[⑥]。魏徵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义乎？臣传闻虽或未的[⑦]，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⑧]，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⑨]，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

云："女适陆氏，无显然之状[10]，大礼既行[11]，不可中止。"又陆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与郑家还往，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并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大臣又劝进。太宗于是颇以为疑，问徵曰："群臣或顺旨，陆氏何为过尔分疏[12]？"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识，将以陛下同于太上皇[13]。"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处俭妇，稍蒙遇宠。处俭时为太子舍人[14]，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东宫出为万年县[15]，每怀战惧，常恐不全首领。陆爽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见，或当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敕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时莫不称叹。

【注释】

①通事舍人：三国时魏置中书通事舍人，掌呈奏章表。南朝梁改称中书舍人，历代沿袭。唐改称通事舍人，隶属四方馆，又属中书省，掌通奏引纳辞见、承旨宣劳等，其官多以善于辞令者担任。

②绝姝：绝妙佳人。　姝：美好。

③文德皇后：即长孙皇后。

④嫔御：妃嫔。

⑤充华：皇宫中的女官，也是帝王的九嫔之一。

⑥策使：古代帝王对臣下或后妃授爵，记其语于简册，谓之"册封"，派遣去宣读"册封"的使者谓之策使或册使。　策：通"册"。

⑦未的：不准确。

⑧君举必书：举，举动；行动。《礼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隋唐时设有起居舍人，侍从皇帝，掌记录皇帝言行，故称"君举必书"。

⑨克责：克，通"刻"。谓铭刻在心，责备自己。

⑩显然之状：明显的情状。这里指确切的证据。

⑪大礼：隆重的礼仪。

⑫过尔分疏：尔，这样。疏，分条陈述。谓过分地这样分辩陈述。

⑬太上皇：指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继位为帝，李渊遂为太上皇。

⑭太子舍人：唐制，东宫右春坊置舍人，掌管太子宫中的行令、书表、启奏等事。

⑮东宫出：疑"出东宫"之误倒。　万年县：汉于栎阳置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唐复为万年县，辖都城长安东部。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东临潼县东北。

【译文】

贞观二年，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岁，是个容貌美丽的绝代佳人，当时没有谁比得上她。文德皇后访寻到后，请求留在后宫，作为妃嫔，太宗聘此女，封为充华。诏书已发，但册封的使者尚未出发。魏徵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就急忙进宫见太宗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爱百姓，应当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自古以来，有道德的君主，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所以君主住楼台亭榭，就想到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着美味佳肴，就想到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眷顾妃嫔之时，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国君的处常之道。今郑氏的女儿，很久以前已许配给别人，陛下聘娶她时没有怀疑，也没有询问，此事传播到全国各地，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应有的道义吗？我听说的虽然还不十分准确，但深恐它会损害圣上的美德，事情不敢隐瞒。君王的一举一动，都一定要记录下来，我所希望的是陛下特别留神思考。"太宗听了魏徵的话，非常吃惊，亲自写诏书答复他，深深地自我责备，

于是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说："郑氏女许配陆家，没有确切的证据，隆重的礼仪既然举行，不可中途停止。"此外，陆氏也上表说："我的父亲陆康在时，与郑家过从，有时互相馈赠资财，当初没有婚姻交涉约为亲戚。"并说："外人不知道实际情况，妄自有这样的传说。"大臣们又劝太宗娶郑氏女。太宗于是很狐疑，就问魏徵说："群臣或许是顺从旨意，陆氏为何过于这样分辩？"魏徵说："依我考虑，陆氏的本意可以知道，他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太宗说："为什么呢？"魏徵说："太上皇刚平定京城的时候，得到辛处俭的妻子，稍稍蒙受宠爱。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听到此事很不高兴，就下令将辛处俭调出东宫任万年县令。辛处俭常怀恐惧之心，经常担心不能保全头颅。陆爽认为陛下现在虽然宽容了他，但担心以后暗加谴责贬官，所以再三自我表白，本意就在这里，不值得奇怪。"太宗笑着说："外边人的想法或许是这样。然而我所说的话，没有能够使人一定相信。"于是发出诏书说："现在听说郑家的女儿，过去已接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对此事没有详细审查，这是我的不是，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充华的诏册应停止执行。"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感叹！

【原文】

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①]。寻有敕：已役已纳，并遣输了[②]，明年总为准折[③]。给事中魏徵上书曰："伏见八月九日诏书，率土皆给复一年。老幼相欢，咸歌且舞。又闻有敕，丁已配役[④]，即令役满折造[⑤]，余物亦遣输了，等明年总为准折。道路之人，或失所望。此诚平分百姓，均同己子。但下民难与图始，日用不足，

皆以国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6]。臣窃闻之，天之将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宝[7]，亿兆观德，始发大号[8]，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太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异之。伏愿少览臣言，详择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9]，并欲中男十八已上[10]，简点入军。敕三四出，徵执奏以为不可。德彝重奏：“今见简点使云：‘次男内大有壮者[11]。’”太宗怒，乃敕：“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徵又不从，不肯署敕[12]。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于君何嫌？过作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明年无兽。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13]，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太宗愕然曰[14]：“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诏书曰：‘逋私宿债[15]，欠负官物，并悉原免[16]。’即令所司，列为事

条。秦府国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为天子，国司不为官物，其余物复何所有？又关中免二年租调[17]，关外给复一年，百姓蒙恩，无不欢悦。更有敕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讫[18]，若从此放免，并是虚荷国恩[19]，若已折已输，今总纳取了，所免者皆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更征收，百姓之心，不能无怪。已征得物，便点入军，来年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于刺史、县令[20]，常年貌税[21]，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其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我见君固执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乃停中男，赐金瓮一口，赐珪绢五十匹。

【注释】

①"关东"句：谓关东免除一年丁赋徭役。　关东：潼关以东。根据下文"率土皆给复一年"，此处"关东"用以指代全国。　给复：免除赋役。

②输了：交纳完毕。

③准折：作准折算，即准予折算之意。

④配役：调配服役。

⑤折造：折算租税。　造：农作物收获的次数，文中指租税。

⑥二三其德：谓变幻无常，三番两次地改变自己的主意。《诗经·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⑦大宝：帝位。

⑧大号：诏书。

⑨简点使：官名。无定制，系临时负责选拔士卒的官吏。

⑩中男：未成丁的男子。初唐规定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即十六岁至二十岁的男子称为中男。

⑪次男：长子以下的男子。

⑫署敕：谓签发文书。

⑬百其勇：百倍地勇敢。

⑭愕然：陡然一惊。

⑮私：[明]成化本作“租”，可从。 逋租宿债：拖欠的租税和积累下来的旧债。

⑯原免：赦免。

⑰租调：古代向受田课丁（人丁）征派的田租、调的合称。 租：缴谷物。调：缴纳绫、绢或布匹、棉麻等。

⑱白丁：本无军籍，临时征集起来的壮丁。

⑲虚荷国恩：名义上接受国家恩惠，实际上并没有受益。

⑳刺史：官名。武德初，罢郡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每年巡视属县、观察风俗民情等地方行政事务，系地方行政长官。

㉑貌税：治税，即负责征收赋税。《广雅·释诂》：“貌，治也。”又，隋代有搜括逃避赋役户口的措施，称为“貌阅”。所谓“貌阅”，即“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因古代只是受田的课丁才交租税，年老、年幼者不受田，不交租，隋统治者怕百姓慌报课丁，要亲自查看各户人口组成情况，验证老小之实来确定交租人数的多寡，故称“貌阅”。唐代的“貌阅”亦有查看户口而征税的意思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关东免除一年赋税徭役。不久又有文书说：已抽调服役的壮丁仍遣发服役，已缴纳的租税，仍献纳完毕，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据折算。给事中魏徵上书说：“我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全国都免除赋税徭役一年，老人幼童相互欢庆，全都载歌载舞。现又听到有文书说，成年男子已调配服役的，就令他们服役期满后折算租税，其余物资也交纳完毕，等到明年合计起来作为依据折算。百姓之中，有的感到失望。这种作法实在是把百姓看成一样，都和自己的儿子相同。但愚昧的人很难在开头与他们商量事情，他们每天用度不够，都认为是国家追悔前言、反复无常造成的。我私下听说这样的话，上

天辅佐的是仁慈的人，百姓帮助的是守信义的人。现在陛下刚刚继承帝位，亿万百姓都在观望你的德行。才发出庄重的圣旨，就有改变圣旨的话，这会使全国上下产生疑心，认为陛下像春夏秋冬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纵使国家有亟须解救的危难，也一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凭着泰山一般安稳的局面而随便作出这种事！替陛下想出这种办法的人，在财利上有一些好处，在德义上却大大有损。我的确智慧浅薄、才识短缺，但私自为陛下惋惜。但愿陛下稍为浏览一下我的奏章，仔细选择有益的事去做。冒昧上书的罪，我甘心承受。”

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人，都想在中男当中将十八岁以上的全部抽调入军。文书发出三四次，魏徵都执意上奏，认为不能这样做。封德彝再次上奏说：“现听简点使说：‘次男当中大有身体强健的人。’”太宗非常生气，就发出诏令说：“中男以上，虽然没有满十八岁，身体健壮、体形高大的，也抽调。”魏徵又不服从，不肯签署文书。太宗就召见魏徵与王珪，做脸做色地对待他们，说：“中男当中如果真是矮小的，自然不抽他们入军，如果身形结实壮大，也可以抽取。这对于你有什么妨碍？过分做得这样固执，我不理解你的用意！”魏徵严肃地回答说：“我听说，放干池中的水来捞取鱼，不是得不到鱼，明年就再没有鱼了；焚毁树林来打猎，不是得不到野兽，而明年就再也没有野兽了。如果次男以上全部抽去参军，田租赋税和各种徭役，将从哪里去获取供给？况且，近年国家的卫戍兵士，不能攻击作战，难道是因人数少吗？只是因为对他们失去应有的待遇，就使兵士没有作战的心绪。如果多多抽点人，仍去充当杂使，人数虽多，终究没有用处。如果精心选拔身体健壮的成年男子，以礼相待他们，人人都会百倍勇敢，又何必在于人多？陛下常说，我当国君，以诚恳信义待人，想使官吏、百姓都没有矫诈虚伪之心。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大的事情才处理三几件，就全是不讲信义的，再用什么来取信于百姓呢？”太宗惊愕地说：“你所说的不守信义，是哪些事呢？”魏徵说：“陛下

刚即皇帝位，发的诏书说：'拖欠的田租、积久的债务，以及亏欠的官家物资，全部免除。'当即命令主管部门将它列为治事条款。秦王府是国家官署，也不算官物，陛下从秦王当上天子，国家官署不算作官物，其余东西还有什么可作官物呢？另外，关中免二年田租户调，关外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百姓蒙受皇恩，没有一人不欢欣喜悦。结果又有文书说：'今年临时征集的壮丁许多已服役期满，如果从现在起开始免除徭役赋税，都是空受国恩。假若已经折合或已经缴纳租税的，现在仍全部收取上缴，所应免除的都从明年开始。'壮丁遣散还乡后，才改变征收赋税的办法，百姓的心中不能没有埋怨。已经征收到了物资，又立即抽点壮丁入伍，把第二年作为免除赋役的开始，用什么来取信于民？还有，共同治国所依靠的，在于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平常收取赋税，全委托给他们，到了选拔壮丁时，就怀疑他们有欺诈虚假的行为。希望下属诚恳守信义，不也是很难的吗？”太宗说：“我见你固执不已，怀疑你不了解这些事。现在说国家不守信义，是不了解民间情况，我没有认真思考，过错也是很大的啊。处理事情往往这样错误失策，怎能使国家大治？”于是停止抽点中男入伍，赐给魏徵一口金瓮，赐给王珪五十匹绢。

【原文】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①，俱以告讦谮毁②，数蒙引见，遂任心弹射③，肆其欺罔④，令在上震怒，臣下无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论争。给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聘其奸计，附上罔下，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⑤。诬房玄龄、斥退张亮⑥，无所肃厉⑦，

徒损圣明。道路之人，皆兴谤议。臣伏度圣心，必不以为谋虑深长，可委以栋梁之任，将以其无所避忌，欲以警厉群臣[8]。若信狎回邪[9]，犹不可以小谋大，群臣素无矫伪，空使臣下离心。以言其龄、亮之徒，犹不可得申其枉直，其余疏浅，孰能免其欺罔？伏愿陛下留意再思。自驱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太宗欣然纳之。赐徵绢五百匹。其万纪又奸状渐露，仁发亦解黜，万纪贬连州司马[10]，朝廷咸相应贺焉。

【注释】

①治书侍御史：官名。掌举劾官名。　权万纪：唐万年人，官至治书侍御史，后为吴王长史，不久又任齐王祐长史，因直言遭忌，被祐所杀。　侍御史：官名。掌举劾非法、督察郡县，或奉使出外执行指定任务。

②告讦潜毁：谓密告、诬陷中伤别人。　讦：攻击别人的短处。　谮毁：中伤。

③弹射：指责。

④肆其欺罔：放肆地欺骗蒙蔽。

⑤强直：刚强正直。

⑥张亮：唐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市）人，唐初，由房玄龄举荐为秦府车骑将军。后因犯罪被诛。

⑦肃厉：整肃勉励。

⑧警厉：告戒劝勉。

⑨信狎回邪：信任亲近枉曲不正之人。　回邪：枉曲不正。

⑩司马：官名。唐时为州郡佐官。

【译文】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都因告密攻击陷害别人，多次被太宗引见。于是就任意指斥他人，肆无忌惮地欺骗蒙蔽，使太宗震怒，朝臣不能自安。外边的人明知不对，但没有谁能向太宗争论。给事中魏徵严肃地向太宗启奏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诬陷中伤别人为正确，以告发攻击他人为正直，凡是被他指责的，都没有罪过。陛下掩盖这两人的短处，接受他们的所有坏话，他们就放肆地施行奸计，攀附君主，欺压臣下，行事大多违背礼法，以此来盗取刚强正直的美名。他们诬房玄龄、斥退张亮，完全没有整肃勉励的作用，白白地损害了陛下的圣明。道路上的人，都发出指责的言论。我揣测陛下的心意，一定不是认为这两人是深谋远虑，可以委任重要的任务，只打算用他们无所避忌的行为来警戒劝勉群臣。纵然陛下相信亲近邪曲不正的人，也不可用小臣来图谋大臣，群臣向来没有矫诈虚假的行为，这样做只会徒然使群臣离心。像用房玄龄、张亮这样的大臣来说，尚且不能申辩自己的曲直，其余那些疏远、位低的臣子，谁能够避免他们的欺蒙诬告？希望陛下注意这种情况再三思考，自从陛下任用这两人以来，他们有一件对国家有增益的事，我就甘心情愿被处死，接受不忠的罪名。陛下纵然未能选拔好人来发扬圣德，难道可以重用奸佞来自遭损害吗？"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徵的意见，赐魏徵五百匹绢。那权万纪又渐渐露出奸诈面目，李仁发也被解官黜退，权万纪被贬到连州当司马，朝廷众臣都互相庆贺。

【原文】

贞观六年，有人告尚书右丞魏徵，言其阿党亲戚①。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其事②，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称，徵既为人所道，虽在无私，亦有可责。遂令彦博谓徵曰："尔谏正我数百条，岂以此小事，便损众美。自今已后，不

得不存形迹[3]。”居数日，太宗问徵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徵正色曰：“前日令彦博宣敕语臣云：‘因何不作形迹[4]？’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同契，义皆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国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5]：“前发此言，寻已悔之，实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怀隐避[6]。”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良忠有异乎？”徵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曰：“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乃赐绢二百匹。

【注释】

①阿党：阿私、偏袒一方。

②案验：查明案情，以定其罪。

③不存形迹：形迹，言行举止。存，察。不存形迹，意即不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

④作：疑“存”之误。上文有“不存形迹”可证。

⑤瞿然：惊奇的样子。

⑥隐避：隐匿回避。

【译文】

贞观六年，有人告发尚书右丞魏徵，说他偏袒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明处理这件事，据了解是告魏徵的人不公正。彦博奏明太宗说，魏徵既然被别人指责，虽然没有徇私偏袒的行

为，也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于是太宗就叫温彦博对魏徵说："你规谏匡正我达数百条，何必因为这件小事就损害你以往的许多优点。从今以后，你也不能不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徵说："近来你在外边，听到有什么不对的事吗？"魏徵神态严肃地回答说："前些日子，温彦博奉命宣读陛下对我说的话：'为什么不检点言行举止？'这话就大不对头。我听说，君王与臣子意气相合，道义上都是一个整体。没有听说过不心存公道，只注意言行举止的。如果君臣之间都遵守这样的道理，那么，国家的兴盛衰亡，也许就不能知道了！"太宗心里一惊，改换脸色说："先前说出这样的话，不久已觉后悔，实在是大不应该。你也不能因此就心怀隐匿回避。"魏徵就下拜并说："我把身子交给了国家，按照正道行事，一定不敢有什么欺罔行为。但愿陛下使我成为一个良臣，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忠臣。"太宗说："良臣与忠臣有不同的地方吗？"魏徵说："良臣能使自身获得美名，使君王享有崇高的称号，子孙一代一代的相传，荣华富贵就无止境。忠臣使自身受诛灭，陷君王于极大的恶名。家与国都遭到损失，而他独享有忠臣之名。由此说来，良臣与忠臣之间相差很远啊。"太宗说："但愿你不要违背这些话，我一定不会忘记国家的根本大事。"于是赐给魏徵二百匹绢。

【原文】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①，远夷入贡，符瑞日至②，年谷频登③。岳牧等屡请封禅④，群臣等又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天不可违，今行之，臣等犹谓其晚"。惟魏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不厚耶？"曰："德厚矣。""华夏未理耶？"曰："理矣。""年谷不登耶？"曰："登矣。"

“然则何为不可？”对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⑤]。德厚矣，泽未旁流[⑥]。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⑦]。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⑧]，而罻罗犹密[⑨]。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近喻于人。有人十年长患疼痛，不能任持[⑩]，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⑪]，未甚充实，告成天地[⑫]，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⑬]，万国咸萃[⑭]，要荒之外[⑮]，莫不奔驰。今自伊、洛之东[⑯]，暨乎海、岱[⑰]，灌莽巨泽[⑱]，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以示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⑲]；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注释】

①克平：战胜，平定。

②符瑞日至：吉祥的征兆一天天出现。 符瑞：即符祥，祥瑞。古时以所谓“祥瑞”的征兆（比如嘉禾一茎九穗，麒麟的出现等），附会为君王得到天命的凭据。

③频登：多次丰收。

④岳牧：古代传说中的四岳和十二州牧的合称。后来用以指代州府大吏。

封禅：封建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大典。古代认为五岳之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告天地，显示丰功伟业。登泰山筑坛祭天叫做“封”，在泰山南面的梁父山辟基祭地叫“禅”。

⑤怀惠：内心记着恩惠。

⑥泽未旁流：恩泽没有像水那样向四方流淌，即尚未施及众人之意。

⑦供事：指负担举行封禅典礼的费用。

⑧臻：至，出现。

⑨罻罗犹密：谓大大小小的刑狱还很多。　罻：捕鸟网，小网。　罗：亦是网。文中指刑狱。

⑩任持：忍受坚持。

⑪乂安：通过治理使社会达到安宁。　乂：通艾，治的意思。

⑫告成天地：将事业的成功向天地祝告。

⑬东封：即封禅。因泰山在长安东面，故称东封。

⑭万国咸萃：指各国前来参加封禅典礼的使者都聚集在一起。

⑮要荒：王畿以外极远的地方。

⑯伊、洛之东：即伊水、洛水的东面，泛指今河南东部以及山东广大地区。

⑰海、岱：东海和泰山。

⑱灌莽巨泽：灌木丛生的巨大沼泽地。

⑲厌：满足。

【译文】

贞观六年，匈奴被战胜平定，远处的异族来朝贡，吉祥征兆一天天出现，五谷连年丰收，州府大吏等多次请求太宗封禅，群臣等又称颂太宗的功德，以为“时机不可错过，上天的旨意不可违抗，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我们还认为已经太晚了”。只有魏徵认为不行。太宗说：“我希望你直切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要有所隐讳。我的功绩不高吗？”魏徵说：“功绩高。”太宗说：“德行不厚吗？”魏徵说：“德行厚。”太宗说：“华夏还没有治理好吗？”魏徵说：“治理好了。”太宗说：“每年五谷不丰收吗？”魏徵说：“丰收了。”太宗说：“那么，为何不能封禅？”魏徵回答说：“陛下的功绩虽高，但百姓心中还未记住您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厚，恩泽还没有遍施于人。华夏虽安定，还不足以负担得起举行祭告天地大礼的费用。远处的外族虽仰慕，还没有更多的东西来满足 要

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大小刑网还密布天下。连续几年虽获丰收，但粮仓还空虚。这就是我暗自认为不可以举行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远的事来比喻，暂且就近借用人作比方。有一个人，十年间长期患病，不能忍受支持，经过治疗疾病刚愈，只剩下皮子包着骨头，就想背一石米，日行一百里路，一定办不到。隋朝的祸乱不止十年。陛下作为'治疗'这个频遭丧乱的国家的良医，解除了它的疾苦，虽已治平无事，还不很充实，向天地祭告成功，我暗自有疑惑，况且陛下往东边的泰山去举行封禅，各国前来参加盛典的使者都要向那里聚集，遥远边地的人，无不急速赶来。现在从伊、洛二水向东直到东海、泰山，草木丛生，遍布大泽，茫茫千里，百姓稀少，炊烟断绝，鸡鸣犬吠的声音听不到，道路荒凉，前进后退都很艰难。怎么可以招引那些外族人来，把虚弱显示给他们看呢？竭尽财力来赏赐，不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欲望；增加免除赋役的年份，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如果碰上水旱灾害，天时变化，那庸人的邪恶议论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难道只有我一人诚心恳求，也有舆论者的议论。"太宗称道这些话说得好，于是停止封禅。

【原文】

观七年，蜀王妃父杨誉在省竞婢[①]，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问[②]，未及予夺。其子为千牛[③]，于殿廷陈诉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国亲，故生节目[④]，不肯决断，淹留岁月。"太宗闻之，怒曰："知是我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进曰："城狐社鼠皆微物[⑤]，为其有所凭恃，故除之犹不易。况世家贵戚，旧号难理，汉、晋已来，不能禁御[⑥]，武德之中，以多骄纵，陛下登极，方始萧条。仁方既是职司[⑦]，能为国

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交无所及。自古能禁断此事，惟陛下一人。备预不虞[8]，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臣切思度，未见其可。”太宗曰：“诚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辄禁不言，颇是专擅，虽不合重罪，宜少加惩肃。”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注释】

①蜀王：即太宗第六子李愔，初封梁王，后改封蜀王，因罪被贬为虢州刺史。性暴虐，常无理殴打属官，游猎无度，侵扰百姓。　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　省：皇宫禁地。　竞：追逐。

②都官郎中：刑部的属官，掌发配役徒、拘留俘囚等。　留身：即拘留人。

③千牛：官名。唐时有左右千牛卫将军，管宫殿侍卫和皇帝出行仪仗等。

④节目：枝节。

⑤城狐社鼠：穴居于城墙下的狐狸与神社下的老鼠。古语云：“城狐不灌，社鼠不熏。”是说因它们所栖穴的地方重要而有所依仗。

⑥“汉晋”二句：指东汉末年与西晋后期，外戚与官官专权，导至祸乱，东汉发生“党锢之祸”，西晋发生“八王之乱”，都与外戚、宦官专权有关。

⑦职司：职责范围的事。

⑧备预不虞：防备料想不到的事发生。

【译文】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将他扣留起来查问，没有来得及处置。杨誉的儿子任千牛，在殿廷上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不是反叛之罪就不应当扣留，因我的父亲是皇室亲戚，所以节外生枝，不肯决断，拖延时间。”太宗听了这话，发怒说：“知道是我的亲戚，故意作这样

的刁难。”当即下令要打薛仁方一百棍，解除他所任的官职。魏徵陈述说：“城墙下的狐狸和神社下的老鼠都是微小的动物，因它们有所依仗，所以除掉它们还不容易。何况官宦之家与皇室亲戚，旧时号称难于治理，东汉、西晋以来，发展到不能禁止驾驭的程度。武德年间，已多有骄横放纵的现象，陛下即位后，才开始衰减。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能为国家执法，怎么能乱给以处罚，以此助长外戚的私欲呢！这个先例一开，各种事端就会纷纷起来，以后一定后悔，那将没有办法来改变了。自古以来，能禁绝外戚骄横的，只有陛下一人。作好准备，防止意外，是治国的普通道理。难道可以在水未横流的时候，就想自己毁掉堤防？我深切思考，没有看出这种作法是可行的。”太宗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先前没有想到。但仁方妄自囚禁人而不申奏，很是专权擅势，虽不该治以重罪，辄应稍加惩罚以示警戒。”于是命令打二十棍后赦免了他。

【原文】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监窦德素[①]，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德素以闻。上乃谓玄龄曰：“君但知南衙事[②]，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③]。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不识所守[④]，但知拜谢，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注释】

①高士廉：名俭，渤海（故治在今山东省阳信县）蓨人，齐清河王高岳之孙，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颇受太宗敬重。为雍州治中。世民居东宫，授为右庶子，曾任益 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去世，陪葬昭陵。 少监：即少府监，官名。秦汉时为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的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品的制造，是皇帝的私府。唐代掌管百工缮作等事。

②南衙：唐代长安有宫城和皇城，皇城在宫城南，为朝廷（中央机构）所在地，故称南衙或南司。

③“君使臣”二句：孔子对鲁定公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谓国君以礼待臣，臣子就会赤胆忠心地侍奉国君。

④不识所守：不知道自己该掌管什么。

【译文】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碰到少监窦德素，问宫城近来又在建造什么。窦德素便将房、高二人寻问一事报告上去。太宗就对房玄龄说：“你只管好南衙的事就行了，我这北边建造一点房屋，干你什么事？”房玄龄等人拜谢太宗表示歉意。魏徵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的责备，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何以要道歉。玄龄既然担任大臣，就是陛下的手腿与耳目，建造房屋，为何不许知道？责备他们询问主管部门，我不理解。况且修建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动用多少人工，陛下所作的事如果是好事，应该协助陛下完成它；所作的不对，虽然已开工，当奏请陛下停下来。这就是国君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国君的原则。玄龄等人过问既然没有罪，而陛下责备他们，玄龄等不知道自己掌管的事，只知下拜请罪，我也不能理解。”太宗深感惭愧。

【原文】

贞观八年，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及身殁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当深理之①，不可舍也。"侍中魏徵承间言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贞慎守，终始不渝，屈突通、张道源而已②。通子三人来选，有一匹羸马③；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④，居官殁后，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⑤，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闻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并勿问之。其屈突通、张道源儿子，宜各与一官。"

【注释】

①深理：严加处理。

②屈突通：唐长安人，性刚毅，持身清正，好武略，善骑射，曾任隋右武候车骑将军。后归唐，曾任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去世，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命图其形于凌烟阁。 张道源：并州人，守并州平贼有功，拜大理卿。以清廉闻名，家无资产，死时只有粟二斗。

③羸马：瘦马。

④赏赉：赏赐。

⑤存问：恤问，抚恤慰问之意。

【译文】

贞观八年，原先桂州都督李弘节有清廉慎守的名声，到他死后，他家出卖宝珠。太宗听说此事，就在朝廷宣布说："这个人平素所为，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家中卖珠，推荐的人难道没有罪？一定要严加处理，不能放过。"侍中魏徵找个机会对太宗说："陛下平素说这个人为官不正，没有发现他接受财物的事；今天听说他家卖珠，打算处分推荐的人，我不知有什么理由。从圣朝以来，为国家竭尽忠诚，清廉慎守，始终不渝的人，只有屈突通、张道源罢了。屈突通的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瘦马；张道源的儿不能生存自立，没有听到陛下有一句话说到他们。如今李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受陛下赏赐，任职死后，没有人说他贪残，他的妻儿卖珠，不算有罪。明知是为官清廉的，没有任何慰问的话；怀疑那为官贪污的，连带处罚推荐的人，虽说憎恨坏人无可置疑，其实这也是喜欢好人不深厚。我私下考虑，不见这种作法对，恐怕有见识的人听到此事，一定乱加议论。"太宗拍掌说："匆忙不加思索，就听到你这番话，才知道讲话不容易。都不要追究此事。那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可以各授与一个官职。"

【原文】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①："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②。"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③，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④，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

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注释】

①北蕃：蕃，古代对外族的通称。这里指突厥。

②人情大恶：人心混乱，情势极坏。

③人事：人和事的道理。

④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名斯。公元前445年～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为相，吴起为将，西门豹为邺令，奖励耕战，进行改革，国势日强。李克：子夏弟子。曾任中山相。建议魏文侯“食有劳、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罚必当。”一说李克即李悝。

【译文】

贞观九年，从北蕃回来的人向朝廷报告：“突厥境内下大雪，人民饥饿，羊马一并死亡。那里的唐人，都逃进山林当强盗，人心混乱，形势险恶。”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国君，推行仁义，任用贤良，就天下大治；推行暴政，任用奸邪，就失败。突厥信任的人，我和你们都是看到的，大概没有忠良正直可取的人。颉利又不关心百姓，为所欲为。我从人情事理来看他，又怎么能长久呢。”魏徵陈述说：“过去魏文侯问李克，诸侯中谁先灭亡？李克回答说：‘吴国先亡。’魏文侯说：‘什么原因？’李克说：‘吴国几战几胜。几胜之后，君主必然骄傲，几战之后，百姓必然疲乏困苦，不灭亡还等什么？’颉利适逢隋朝末年中原丧乱，就依仗他人马多，侵入内地，至今尚未停止，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原因。”太宗认为这话很对。

【原文】

贞观十年。越王①，长孙后所生，太子介弟②，聪敏绝

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③。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岂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玄龄等战慄，皆拜谢。徵正色谏曰："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④，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⑤，列于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⑥。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⑦，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徵所道，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徵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容易？"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徵绢一千匹。

【注释】

①越王：即李泰，太宗第四子。贞观二年封越王，十年徙封魏王。少善属文，曾主持《括地志》的修撰工作。

②介弟：称人之弟叫"介弟"，为旧时敬辞。任昉《封临川安兴建安三王

诏》:“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誉。”

③蹶顿：谓捉弄困扰。

④礼：古代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

⑤王人：事奉国君的人。

⑥公、卿：即三公、九卿，古时的高级官品。

⑦理到：理由充足周到。

【译文】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承乾）的弟弟，聪明绝顶、敏慧超群，太宗特别宠爱。有人对太宗说，三品以上的大臣都轻蔑越王，用意在诬陷侍中魏徵等人，以此激怒太宗。太宗驾临齐政殿，召见三品以上的大臣，让他们坐下后，就大发雷霆，怒容满面地说:“我有一句话，向你们说。以前天子就是天子，现在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往年天子的儿子是天子儿，今日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儿吗？我看隋朝的各个侯王，显赫大官以下的人，都不免被他们捉弄困扰。我的儿子，当然不允许他们放纵骄横，你们所以容易过从，怎么能互相在一起鄙薄蔑视他们。我如果放纵他们，难道不能捉弄困扰诸公!”房玄龄等人被吓得发抖，全部跪下请罪。魏徵神色严厉地劝谏说:“当今的各位大臣，一定没有鄙薄蔑视越王的。不过，在礼仪上，臣下、儿子是同等的。经传上说，帝王身边的人虽然低微，排列在诸侯之上。诸侯，任用他们为公，就是公；任用他们为卿，就是卿。如果不是公卿，就在下侍奉诸侯了。现在三品以上的，地位与公卿同列，都是天子的大臣，陛下所礼敬优待的。纵然他们稍有不对，越王怎能随便加以屈辱？如果国家的法制伦常已废弃败坏，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在当今圣明的时代，越王岂能这样做。况且隋文帝不知道礼义，宠爱骄纵诸王，使他的儿子们得以干出无礼的事，不久，就因犯罪而遭到罢黜。不能作为榜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太宗听了魏徵的话后，喜形于色，对群臣说:“但凡人们说话，道

理充足周到，就不能不服。我所说的话，在于自身的私爱。魏徵所说的，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刚才大发雷霆，自认为理由充足而且深信不疑，及至听了魏徵所说的话，才感到我的话实在没有道理。当国君的说话，真不容易！”于是召见房玄龄等人而狠加责备，赐给魏徵一千匹绢。

【原文】

贞观十年①，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②，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政理太平，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③。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④，惟柴绍、窦诞⑤，为人既非三益⑥。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⑦。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与为善⑧，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经云：'放郑声，远佞人⑨。'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注释】

①贞观十年：此篇［明］"洪武本"原置于"贞观二年"后，"贞观三年"前，今按年代顺序，移至此。

②保傅：即太保、太傅，辅导太子的官。

③旋踵：转动脚跟，喻时间很快。

④弱冠：古代男子到二十岁要行冠礼，以表示成年，故常以弱冠指代二十岁左右的男子。

⑤柴绍：字嗣昌，唐晋州临汾人。隋时曾为元德太子千牛备身。唐高祖微时，妻之以女，即平阳公主。唐王朝创业时，累次征战有功，封霍国公，转右骁卫大将军。贞观中曾任华州刺史，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去世。窦诞：唐初大臣，娶高祖女襄阳公主，曾从太宗征薛举，为元帅府司马，后曾任太常卿、梁州者督等职，封莘国公。

⑥三益：三种长处。《论语》：“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直，正直。谅，诚信。多闻，博学也。

⑦孙皓：三国吴亡国之主，淫虐不理国政。晋兵南下，攻陷建业，皓出降，晋废为归命侯，吴国遂亡。 高纬：北齐后主，性骄纵，乱政害人，后被北周所虏。

⑧中人：中等智能的人，即平常人。

⑨“放郑声”二句：谓抛弃淫靡的音乐，远离奸邪小人。郑声，指春秋时期郑国的乐歌，古代认为郑声淫，故亦将“郑声”指代淫靡音乐。

【译文】

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辅导老师，自古以来就难于选取。周成王幼年继位，用周公旦、召公奭为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足够用来增长仁义，政治达到太平，被称为圣明君主。到秦朝的胡亥，始皇宠爱他，赵高作他的老师。赵高教以刑法。到胡亥篡位为帝后，就诛功臣、杀亲戚，残酷暴烈不止，很快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的确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我二十来岁时交游的人，只有柴绍、窦诞等，他们不是有三种长处的人。到后来我居此帝位，治理天下，虽然赶不上尧、舜的圣明，大约也避免了孙皓、高纬的残暴。从这说来，又不是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什么原因呢？”魏徵说：“中等智能的人，可以同他作善事，可以同他作恶事，然而上等智能的人，自然不会受其影响。陛下从上天那儿接受使命，平定盗贼制造的大乱，拯救万民的性命，治国达到太平，难道柴绍、窦诞这些人能够亏损陛下的德行？但经典上说：‘抛弃淫靡的声音，疏远奸邪的人。’亲信的人之间，尤其应特别谨慎。”太宗说：“好。”

【原文】

贞观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贫之状[①]。太宗责侍中魏徵等滥进人。徵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争，是其所长。爱生活、好经营[②]，是其所短。今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因兹附托，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不同。陛下未用其长，惟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敢心服。"太宗纳之。

【注释】

①凌敬：初仕窦建德为祭酒。贞观中，因魏徵等举荐，得以任职。

②生活：谓境遇、生计。《南史·梁临川王宏传》："武帝检视宏库，有钱三亿余万，谓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译文】

贞观十一年，有关官署向太宗报告凌敬贫穷乞讨的情状。太宗责备侍中魏徵等人胡乱推荐人，魏徵说："我们每次蒙陛下询问，都说明了凌敬的优点和缺点。有学识，敢于谏争是他的优点；过分留心生计，喜好经营，是他的短处。现在凌敬替人写碑文，教人读《汉书》，以此作为借口，交换求利，这与我们所说的不同。陛下没有用他的长处，只看见他的短处，便认为我们在蒙蔽您，实在不敢心服啊。"太宗采纳了这个意见。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①]，有上封

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2]，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3]，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徵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4]，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高庙[5]，出便门[6]，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7]：'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张猛进曰[8]：'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注释】

①怀州：古州名。后魏置，治野王，即今河南省沁阳县。唐于济源西南柏崖城置怀州，不久即移治野王城。

②残人：战乱后余生的人。

③蒐田：打猎。

④折中：犹言取正。用为判断事物的准则。

⑤"汉元帝"句：谓汉元帝用多次复酿的醇酒祭祀祖庙。 汉元帝：即刘奭，公元前 49 年～前 33 年在位。 酎（zhòu 胄）：重复（或说三次）酿造的醇酒。 高庙：应即汉长安的高帝庙，即原庙，在渭河北岸（《三辅黄图》卷五，陈直校证本）。

⑥便门：汉长安城门之一。按汉元帝所出的便门，应即西城南头第一门

章城门（亦称便门），门外有泬水枝津，元帝祭高帝庙（原庙），可乘船至渭北（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 1982 年 12 月第一版）。

⑦薛广德：字长卿，汉元帝时为御史大夫。

⑧光禄：官名，有光禄大夫与光禄卿之分。此指光禄大夫。 张猛：元帝时大臣，时任光禄大夫。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到怀州，有个上密封奏章的人说：'为什么经常差派山东地区的许多成年男子在苑内建造？今天的徭役，似乎不少于隋代。怀州、洛河以东地区，战乱后余生的百姓不能忍受这种苛政，而田猎还是频繁，这是骄奢淫逸的君主啊！现在又来怀州打猎，忠心的规谏不再到达洛阳了。'四季打猎，既是帝王经常的礼仪，今天在怀州田猎，对百姓秋毫无犯。凡是上书规谏匡正，自有通常标准，臣子可贵在于有劝谏的言词，君主可贵在于能改正过失。像这种毁谤，有点相似于咒骂了。"侍中魏徵上奏说："国家广开正直的言路，所以上密奏的人特别多，陛下亲自翻阅，或许希望臣下的话有可取之处，所以那些想偶然取得成功的人得以放纵他们的恶言。臣子劝谏国君，特别要适当，要慢慢地用委婉的语言进谏。汉元帝曾用醇酒祭祀高祖庙，从长安便门出来，打算乘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车驾摘下帽子说："应该从桥上走，陛下不听我的话，我就自杀，用颈上的血污染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祖庙了。'元帝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陈述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坐危险的车船，广德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晓喻别人，不应当就像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过去。从这说来，张猛可算是正直的臣子劝谏君王了。"太宗很高兴。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魏徵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①]，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为异？"徵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僶勉听受[②]，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③]。"太宗曰："于何事如此？"对曰："即位之初，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谏曰[④]：'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遂赐以兰陵公主园，直钱百万。人或曰：'所言乃常而所赏太厚。'答曰：'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⑤]，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与罪。遂固言是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⑥]，将处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⑦]。陛下曰：'我已与其断当讫，但当与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⑧]。罪不合死，不可酷滥。'陛下作色遣杀，胄执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后赦之。乃谓法司曰：'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此则悦以从谏也。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有忤圣旨，陛下以为讪谤。臣奏称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以讪谤。于是虽从臣言，赏物二十段[⑨]，意甚不平，难于受谏也。"太宗曰："诚如公

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注释】

①以德义为心：把德义铭记心中。

②僶勉：勤勉，努力。

③谅有难色：固执成见的面容。 谅：诚，确实。

④孙伏伽：唐贝州（治所即今河北省清河县）武城人，武德年间多次上书指陈时政得失，无所回避，颇得高祖重视，采纳他的意见，任为治书侍御史。太宗即位，赐爵乐安县男。太宗尝马射，他上书劝谏，太宗览之大喜。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去世。

⑤司户：州郡所属户曹，管地方土地、户籍钱粮等。 阶级：古时官位俸禄的等级。

⑥大理：文中指大理寺，官署名，系古代中央审判机关，初设于北齐，到清代亦沿袭设置。大理寺长官称卿，下设少卿、丞及其他人员。

⑦徒：古代的刑罚之一，即徒刑，系判服劳役的刑罚。

⑧法司：即司法部门。

⑨段：布帛长度单位，又指物品的种类。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所作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徵回答说：“如果就恩泽声威所能达到，远处的外族前来朝贡的情况来说，与贞观初年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从德义与百姓暗中相通，民心高兴诚服来说，比贞观初年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外族来归服，应当是由于施与德义，过去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徵说：“过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义铭记在心，不久，因国内平安无事，逐渐增加骄奢自满的情绪。所以，功业虽然盛大，德义始终赶不上贞观初年。”太宗又

说："所作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徵说："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言，引导大家规谏。三年以后，见有人进谏，能高兴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劝谏，虽然努力听取和接受，而内心始终不高兴，确实有为难的样子。"太宗说："在哪些事情上是这样？"魏徵回答说："即位的初期，判处元律师死刑，孙伏伽劝谏说：'按照法律，不至于判死罪，不能容许无节制地处以严酷的刑罚。'陛下就把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价值万元钱。有人说：'孙伏伽所说的是一般的道理，而所赏赐的太优厚。'陛下当时说：'自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就是引导大家进谏。徐州司户柳雄对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给予俸禄等级，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始终坚持说是照实办理，竟然不肯坦白。大理寺查究得知柳雄的欺诈，将对柳雄处以死罪，少卿戴胄禀奏说，按照法律，只应处以徒刑。陛下说：'我已对柳雄裁断完毕，只应处以死罪。'戴胄说：'陛下既然不认为我的话对，请立即把我交到司法部门去。罪不该死，不能乱用酷刑。'陛下很生气地派人去杀柳雄，戴胄拉住不放，反复达四五次，然后赦免了柳雄。于是对司法部门的人说：'只要能为我这样坚守法制，难道还怕有滥用刑罚杀人夷族的事。'这就是以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劝谏。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圣上旨意，陛下认为是诽谤。我上奏说，上书不激烈迫切，不能激励国君的意志，激烈迫切就相似于诽谤。当时虽然听从我的话，赏赐了物品二十种，思想上却很不舒服，这是难于接受劝谏。"太宗说："的确如你说的，除了你是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的。人都苦于不能自己察觉毛病，你刚才来讲时，自认为所作的事没有变化，等到听你论说后，我的过失已很惊人。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忠心，我终究不违背你的话。"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

苑官司多被责罚[①]。侍中魏徵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②]，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③]，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慄慄，每事省约，参踪前列[④]，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⑤]。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注释】

①官司：指官吏。
②旧征行处：旧时征战进行的地方。
③隋主：指隋炀帝。
④参踪前列：加入前人的行列。　踪：通"从"，从事，加入。
⑤不啻（chì 翅）：不止，不只。

【译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在东部巡视，快要进入洛阳时，临时住在显仁宫，管理宫苑的官吏，大多被斥责处罚。侍中魏徵进谏说："陛下现在驾临洛州，是因为这儿是旧时战争进行的地方，希望它安定，所以想多施些恩惠给当地的父老故旧。城郭里的百姓没有受到德泽恩惠，官员与苑囿管理人员已多数受到罪罚。或者认为供奉的物品不精美，或认为不给陛下贡献食物，这就是不考虑知

足，一心放在奢侈浪费上。既然违背了巡视的本来心愿，那用什么来满足百姓的心愿呢？隋代的君主先命令下边多献食物，贡献的食物不多，就有严厉的惩罚。上面的人有所喜好，下面的人一定喜好得更厉害，争着这样做而没有限度，终于导至灭亡。这不是从史书的记载上看到的，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因为隋代的国君无道，所以上天命令陛下取代他。应该小心谨慎，每件事都要节省简约，加入到前人的行列，明白地训示子孙，怎么今天反而想在前人之下呢？陛下如果认为满足，今日已无异于丰足。如果认为不满足，那比这多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太宗大吃一惊说：“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些话，从今以后，希望不会再有这种事。”

贞观政要卷第三

君臣鉴戒第六

【原文】

贞观三年，上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①，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②。"

【注释】

①君臣合契：君臣之间同心合力，意气相投。 契：投合。

②嗤：讥笑。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是一起治理乱世，共享安危的，如果君主采纳忠诚的规劝，臣子又能进正直的意见，这固然是君臣相投合，自古以来所推重的。如果国君自以为贤明，臣子又不匡正国君的过失，要想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国君丧失了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至于像隋

炀帝残暴淫虐，臣子都闭口不言，终于使他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于是走到了灭国亡身的境地，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前朝的事情相去不远，我与你们能不谨慎行事？不要被后人讥笑。”

【原文】

贞观四年，上论隋日。魏徵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①。但有疑似，苦加拷掠②，枉承贼者二千余人③，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④，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⑤，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留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能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⑥，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注释】

①於士澄：原为隋将，后降唐。

②拷掠：拷打。

③枉承：含着冤屈，被迫承认。

④大理丞：大理寺属官，隋为狱官之贰职。

⑤推勘：推究勘问。

⑥囹圄（líng yǔ 龄宇）空虚：牢狱中监禁的人少，谓无冤案。囹圄：牢狱。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时候的情况。魏徵回答说："我以往在隋朝时，曾听说发生了一桩盗窃案，隋炀帝下令叫於士澄去追捕罪犯。於士澄只要怀疑谁像贼，就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隋炀帝便下令将这两千多人在同一天斩首。大理丞张元济认为这个案件奇怪，就试探询问作案人的情况，就有六七个人在发生盗窃案的当天，已先被监禁在另外的狱中，才被释放出狱，也遭到推究勘问，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自己屈认参加了盗窃。张元济因此更加认真地追究询问，结果，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行踪不清。官吏中有熟悉的，知道九人中有四人根本不是贼。负责行刑的官署因隋炀帝已下令处决，就不再以实情上奏，将两千人全部杀掉。"太宗说："不仅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谄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的欢心与称赞。君臣全这样，哪能不失败？我仰仗你们共同辅佐，从而使牢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唯善是务[①]，积功累德，所以能保七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②]，为恶者降年不永[③]？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④]，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徵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⑤]：'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

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免后人笑！”

【注释】

①惟善是务：即惟务善事，只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

②福祚（zuò 座）：福分与君主的地位。文中指帝业。

③降年不永：谓秦朝建立不久就灭亡了。 降年：谓天授之年，即天年。

④颜、闵：颜回与闵损。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颜回（公元前 521 年～前 490 年）：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自得其乐。孔子称赞他的德行为“不迁怒，不二过”，他死后，孔子极为悲痛。 闵损（公元前 536 年～?）：字子骞，春秋末期鲁国人。他不求高官俸禄，孝顺父母，和睦兄弟，以德行称著。

⑤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定公之子，姓姬名蒋。公元前 494 年至公元前 468 年在位。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秦两朝，最初取得天下没有两样。然而周朝建国后就专门兴办好事，积累功业和仁德，所以能够保持七百年的基业。秦朝就放纵自己的奢侈淫逸，喜好用刑罚，没有超过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不是作善事的帝业绵延长久，干恶事的天年不长？我又听说，桀与纣是帝王，把一个普通人与他们相比，普通人还感到是耻辱；颜渊与闵损，是普通百姓，把帝王与他们相比，也还认为是荣耀的。这是帝王深感羞耻的事。我常把这些事引以为戒，常常怕比不上颜、闵这些贤人，被人讥笑。”魏徵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讲：‘有一个健忘的人，搬家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健忘超过这个人的。我看夏桀、商纣这样的国君，竟忘记了自己的身躯。’但愿陛下常常把这些事想想，免受后人笑话！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①，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徵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议。张子房②，汉王计画之臣③，及高祖为天子④，将废嫡立庶⑤，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⑥，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⑦，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甯戚四人饮⑧，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⑨？'叔牙奉觞而起曰⑩：'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⑪，使甯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⑫：'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注释】

①高昌：古城国名，国都高昌城（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约二十余公里哈拉和卓堡西南）。前凉时，张骏在此置郡，历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皆有此郡。公元442年，沮渠无讳率北凉余众，逐高昌太守，据有其地，次年自立为凉王，为高昌地区建国之始。公元460年，柔然灭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遂以高昌为国号。公元491年，高车灭阚氏，改立张孟明为王；

公元496年，为国人所杀，改立马儒为王；公元499年，又为国人所杀，改立麴嘉为王。麴氏传九世十王一百四十一年，至公元640年，为唐所灭，以其地为西州。

②张子房（？～公元前186年）：即张良，字子房。汉初大臣。相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为韩昭侯、宣惠王等五世之相。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中。传说他逃到下邳（今江苏睢宁北）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他辅佐汉高祖灭项羽，定天下，封为留侯。

③计画：出谋画策。

④高祖：即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曾任泗水亭长。秦末群雄并起，沛人立为沛公，起兵反秦，与项羽同伐秦，于前206年，攻占咸阳，推翻秦王朝。不久，与项羽展开长达五年的“楚汉相争”。由于谋士萧何、张良，大将韩信等人的辅佐而击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称帝，建立汉朝，在位十二年去世，庙号高祖。

⑤废嫡立庶：刘邦先立吕后所生之子刘盈为太子。后得定陶戚姬，极为宠爱，戚姬生子如意。刘邦常说，“如意类我”，以刘盈为人仁弱为由，想废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吕后向张良求计，张良使刘盈以卑词安车，迎取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的四位有德行的老人）。刘邦见刘盈有“四皓”相辅，羽翼已丰，遂打消废嫡立庶的念头。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惠帝。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⑥圣德光被：谓皇帝的美德像灿烂的光辉照耀。　被：盖。文中意为照盖或照耀。

⑦系意：记挂在心。

⑧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曾向齐桓公举荐管仲，齐国大治。　甯戚：春秋时卫国人。家贫无资，为人挽车，至齐，于车下喂牛，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尺半。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才至骭，从昏饭牛至夜半。”桓公闻而异之，命管仲迎他，拜为上卿，后任相国。

⑨“盍起”句：谓为何不向我表示祝福呢？　盍（hé河）：疑问副词，用与“何”同，实为“为何”。“何故”之意（杨树达《词诠》）。　寡人：寡德之人，古代国君或诸侯自谦之词。　寿：祝福。

⑩奉觞：举起酒杯。　觞：古时盛酒的酒器。

⑪“管仲”句：谓管仲不要忘记当年在鲁国被捆绑时的情景。事见《史

记·齐太公世家》。

⑫避席：古人席地而坐，在向别人表示敬意时，由离坐而起，谓之“避席”。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平定了高昌国，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设宴招待，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如果不失掉臣下的礼仪，怎么会走到灭亡的地步？我平定了这样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惧，只有力戒骄奢淫逸来自己提防，采纳忠直之言来匡正自己。罢黜奸佞，选用贤良，不拿小人的话来议论君子，用这种办法来谨慎守业，也许可以让国家获得安宁吧。”魏徵进言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己，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安定，他们就恣意放纵欲望，喜欢听谄谗阿谀的奉承话，厌恶刚正的规谏。张子房是汉王刘邦的出谋画策的大臣，到刘邦当了皇帝时，打算废掉嫡子刘盈而立 庶子刘如意为太子，子房说：‘今天的事，不是凭口舌可以争辩的。’始终不敢再有话去开导汉高祖。何况陛下功业、德义的盛大，用汉高祖来相比，他是比不上的。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五年，圣明的德泽像灿烂的光芒照耀四海，如今又 消灭了高昌，还多次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心里，刚才又说想进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天下的最大幸运。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甯戚在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莒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甯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齐桓公听完叔牙的话，离开坐席感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太宗对魏徵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当老百姓时候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叔牙的为人啊！”

【原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礼》云："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①]。"《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堕哉，万事堕哉[②]！"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③]，具体成理[④]，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⑤]。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⑥]，内尽心膂[⑦]，外竭股肱，和若盐梅[⑧]，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⑨]，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⑩]，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⑪]，圣明之代独无君子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⑫]，有莘之媵臣[⑬]，韩信，项氏之亡命[⑭]。殷汤至礼，定王业于南巢[⑮]；汉祖登坛[⑯]，成帝功于垓下[⑰]。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⑱]，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⑲]；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⑳]，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㉑]："鲁穆公问于子思曰[㉒]：'为旧君反服[㉓]，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

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泉[24]，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25]？'”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26]。”公曰：“裂地以封之[27]，疏爵以待之[28]，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29]；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30]：“崔杼弑齐庄公[31]，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32]，兴，三踊而出[33]。”孟子曰[34]：“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35]。”虽臣之事君无有二志，至于去就之节[36]，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注释】

①“心庄”二句：谓内心端重，身体就舒畅；内心严肃，面容就敬慎。庄：端重。　舒：舒畅。　敬：敬慎。

②“元首”句：语出《尚书·益稷》。　丛脞：细碎无大略。　股肱堕哉：［明］成化本作“股肱惰哉”，可从。　全句的意思是：国君如此，则臣下懈惰，万事堕废，其功不成。

③胸臆：心胸。

④具体成理：使整个国家达到治理。　具体：谓四肢皆全，此谓整个国

家。

⑤“以石投水”四句：意思是让石头来顺从水的流动，千年才出现一次，让水的流动顺从石头，则随时可见。文中用石头顺从水来比喻君臣意气相投。投：迎合，顺从。

⑥申天下之用：表明天下的人才都可任用。

⑦内尽心膂：谓内部尽到心和脊骨的力量。　膂：脊骨。

⑧和若盐梅：《尚书·商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味咸，梅味酸，为古时调羹的必需品。此处用以比喻君臣相配合，各自发挥作用，就像放在羹汤里的盐和梅一样，缺一不可。

⑨厚秩：优厚的俸禄。

⑩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姓姬名昌。商纣王时为西伯，亦称伯昌。曾被纣王囚禁于羑（yǒu 有）里（今河南汤阴北），在位五十年，统治期间，国势强盛。

⑪俊乂（yì 亿）：有才德的人。

⑫伊尹：商初贤相，一说名挚。相传为奴隶出身，原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商汤以币聘之，委以国政。他全力助汤伐桀灭夏，建立商朝。汤去世后，其孙太甲无道，伊尹放逐太甲于桐。三年，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死于沃丁时，享年百岁。

⑬有莘之媵臣：有莘国随嫁之人。　有莘：古国名。《括地志》：“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

⑭韩信，项氏之亡命：韩信原属项羽，因项羽不重用，后逃离项羽，投奔刘邦，故称项氏之亡命。

⑮南巢：古地名。在今安徽巢县西南，以位于古代华夏族活动地区的南方，故名。商汤曾放逐夏桀于此。

⑯汉祖登坛：指汉高祖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大将。

⑰成帝功于垓（gāi 该）下：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劲敌项羽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沱河北岸）被汉军击败，突围逃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杀，刘邦遂统一中国，建立汉朝，故称成帝功于垓下。

⑱项羽（公元前 232 年～前 202 年）：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国贵族出身，少有奇才，力能扛鼎。秦末，从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苏州）起兵，在钜鹿之战中大破秦军，率诸侯师入关，焚咸阳，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与刘邦争天下，困于垓下，被击败，逃到乌江自刎而死。

⑲茅土：古代皇帝社祭筑坛用的五色土。分封诸侯时，用茅草包土授给

受封的人，作为分得土地的象征。

⑳《洪范》：《尚书》的篇名，相传为商末箕子所著。周灭商，箕子陈之于周武王。近人疑为战国时期的作品。主要写古代帝王治国的原则，但其中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自然现象，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㉑《礼记》：亦称《小戴礼》或《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共四十九篇，大约是孔子的弟子等所记。

㉒鲁穆公：战国初期鲁国国君，姓姬名显，鲁元公之子。　子思：即孔伋（公元前483年～前402年），孔子之孙，战国初期哲学家。相传他曾受业于曾子，他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原，以“中庸”为其学说的核心。

㉓旧君：已脱离君臣关系的君主。　反服：为服属关系已断的死者服丧，后来亦指尊长为卑幼亲属服丧。

㉔队：［明］成化本作“坠”，可从。　坠诸泉：坠之于深渊。

㉕“无为戎首”三句：语见《礼记·檀弓》。意谓被放逐的臣子不作攻打本国的谋主就算是好的，不用回来为旧主服丧。按：古代臣子三谏不从而离去和未及三谏而 避罪逃离者均谓放逐之臣。　退：在这里为斥退。

㉖“有难不死”二句：谓国君有灾难，不为他而死；国君出逃，不为他送行。

㉗裂地：分割土地。

㉘疏爵：分予官爵。

㉙妄死：枉死。

㉚《春秋左氏传》：亦称《左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该书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为我国古代史学和文学名著。

㉛崔杼弑齐庄公：崔杼，即崔武子，春秋时齐国大臣。齐庄公六年（前548年），崔杼杀死齐庄公，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景公，任景公右相。故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　齐庄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光，齐灵公之子，公元前553年至公元前548年在位。因与崔杼妻私通，被崔杼所杀。

㉜枕尸股而哭：将死者的头枕放在腿上而痛哭。

㉝三踊而出：往上跳了三次而离开。　踊：跳，以示悲痛。

㉞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主张“法先王”、“行仁政”，提出“君轻民贵”的见解，创性善之说，谓人都具有天赋美德。又提出所谓“不虑而知”的

“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他特别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宋儒影响很大，有“亚圣”之称。著作有《孟子》。

㉟寇仇：仇敌。

㊱去就之节：离开或留下的原则。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我听说，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便是人的四肢，首脑与四肢协调同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倘若有的器官不具备，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首脑虽处于至尊重要的地位，必须借助四肢才能成为整体，国君虽然明察通晓，一定要借助臣子的辅佐才能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礼记》说：“百姓把国君作为自己的心胸，国君把百姓视为自己的躯体，内心端庄躯体就舒坦，内心严肃面容就恭敬。”《尚书》说：“国君英明啊，臣子贤良啊，万事康宁啊！”“国君行事细碎无大略啊，臣子就松懈懒惰啊，万事就毁坏搞不成功啊！”那么，丢弃四肢，单单使用心胸，使整个国家达到治理，不是我听说过的。

国君与臣子之间意气相投，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让石头去顺从水，千年之间出现一次，让水去顺从石头，没有哪个时候没有。那些能倡导最公正的道义，表明天下人才均可任用，内部尽到心胸脊骨的力量，外部竭尽四肢的能力，协调得像汤里的盐与梅，团结得像金石一样坚固的朝代，不是靠赐给臣子的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罢了。过去周文王巡游于凤凰之墟，袜带散了，他看左右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人，就自己将袜带结上。难道周文王时的人全是有才德的人，而现在处于圣明的朝代唯独缺乏贤良的人吗？只是了解与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家奴，韩信是项羽的逃亡臣子。商汤尽礼相待伊尹，在南巢实现了帝王之业，汉高祖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大将，在垓下击败项羽

而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项羽加恩于韩信，难道一定会毁掉已建成的国家而变成灭国亡身的人吗？另外，微子是商纣的庶兄，在宋接受了周武王的封土；箕子是商纣的贤臣，却向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称他们是仁人，没有谁说他们不对。《礼记》上说："鲁穆公向子思问道：'放逐之臣返回来为原来的国君服丧，古来就有的吗？'子思说：'古代的有德行的君主，任用人能按照礼节，斥退人也能按照礼节，所以有被斥退的臣子回来为旧时的国君服丧的礼仪。现在的君主，任用人时，如像把他抱在膝上，斥退人又如像把人坠入深渊。那些被斥退的人不作攻打本国的谋主已经很好了，哪里还有返回本国为旧君服丧的？'"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是怎样侍奉国君的？"晏子回答说："国君有灾难不为他去死，国君出国逃亡不为他送行。"齐景公说："分割土地来封赐他，分出官爵来授给他，国君有难不为国君死，国君出逃不送行，是何道理？"晏子说："臣子进言而被采用，终身没有灾难，臣子怎么去死呢？臣子规谏而被国君采纳，终身不会逃亡，臣子又怎么会给他送行呢？如果臣子进言不被采用，国君有难而去为他死，这是枉死；臣子规谏不被国君采纳，国君出逃又去相送，这是假忠。"《春秋左氏传》说："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站立在崔杼的家门外，崔杼的门人问晏子：'你是来为国君殉死吗？'晏子说：'只是我一人的国君吗！我去死？'门人说：'逃走吗？'晏子说：'国君死是我的罪吗！我逃走？死去的国君如果是为国家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国君是为国家而逃亡，我就跟着他逃亡。如果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最亲近的人，谁敢担当这些事。'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子就走进去，把齐庄公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抱着尸体大哭，然后站起来，往上跳了三下就走了。"孟子说："国君把臣子看作是自己的手足，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国君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普通的人；国君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把国君看作仇敌。"虽然臣子侍奉国君没有二心，至于离开还是留下的原则，应当依据受恩的多少而定。

那么，作为百姓之主的国君，怎么可以对自己的臣民无礼呢！

【原文】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①]，或地邻秦、晋[②]，或业预经纶[③]，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④]，处之衡轴[⑤]，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⑥]。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⑦]。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⑧]。"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尧、舜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⑨]。"孙卿子曰[⑩]："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尧、舜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注释】

①主枢机之寄者：掌管朝廷重要部门的人。

②地邻秦晋：秦晋，今陕西、山西一带地区。地邻秦晋，指奉命在边关驻防。

③业预经纶：参与处理国家大事。

④一时之选：一时选拔出来的贤能之士。

⑤衡轴：衡为衡星（北斗之中星），轴为车轴，谓枢要之官职。《北史·高肇传》："肇既当衡轴，每事己任。"《文选·李萧远〈运命论〉》："玑旋轮转，而衡 轴犹执其中。"《注》云："向曰，衡星在七星之中，不迁其处也，有如车轴不转而轮动焉。"

⑥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⑦一无所间：一点没有差别。 间：差别。

⑧"君子"二句：语出《诗·小雅·巧言》。意思是君子看见谗佞的人，如果怒责他们，则谗佞之人造成的祸乱大概可以迅速终止。 遄沮：疾止。

⑨"抚我"二句：语出《尚书·周书·泰誓下》。谓能安抚百姓的就是百姓的国君，虐待百姓的就是百姓的仇敌。

⑩孙卿子：即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0年），名况，战国时期赵国人，思想家、散文家。他先后游学于齐、秦、赵、楚等国，任过稷下祭酒、兰陵令等。曾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进步主张，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他还认为人生来"性恶"，故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经济上他主张"强本节用"，"开源节流"，著有《荀子》一书传世。

【译文】

我观察在朝的所有大臣，担负着主管国家重要部门任务的人，有的奉命在边关驻防，有的在朝参与处理国家大事，大家为国建功立业。这都是一时选拔出来的贤能之士，处在至关重要的地位，担负的任务重大。委给他们的职任虽然重，对他们的信赖却不深，信赖他们不深，就使人有时产生疑虑。人生疑虑，就会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内心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就不会树立臣子的节操义行。节操义行不树立，那么名教也不会兴起。名教不能兴起，而能够与他们一起巩固太平基业，保持七百年的王位，是没有这种事的。又听说，国家器重爱惜有功的臣子，不追究旧时的罪过，比

之于前朝的圣君，没有一点差别。然而只宽恕大事，对小罪就严厉，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谴责发怒，不去掉偏爱与憎恨的心，是不可能用来治国的。国君严厉地推行法令，臣子中还有人触犯它，何况上边开了违法的头，下边一定更加放肆。河床壅塞而河堤崩溃，它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将要使天下百姓到哪里安身！这就是国君开了一个头，下边就生出百种不测的变化，国家没有不乱的。《礼记》说："自己喜爱的人，要知道他们的短处，自己憎恨的人，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如果自己憎恨的人，不能看到他的长处，那做好事的人一定感到恐惧。自己喜爱的人，不知他们的短处，那作恶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君子如果对谗佞的小人责怒，作乱的事大概会很快停止。"那么，古代人的震怒，是用来惩罚恶人，现在的严厉惩罚，却是用来助长奸邪的，这不是唐尧、虞舜的本意，也不是夏禹、商汤所作的事了。《尚书》说："安抚我的就是我的国君，虐杀我的就是我的仇敌。"荀子说："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浮载船，也可以翻船。"所以孔子说："鱼失掉水就会死，水失掉鱼仍然是水。"所以唐尧、虞舜总是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这些道理呢？怎么可以不反复考虑这些事情呢？

【原文】

夫委大臣以大体①，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乘非其据②，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

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咎，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理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③]！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④]。"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理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⑤]，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者哉？盖信之则无不可信，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且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⑥]，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⑦]。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注释】

①大体：儒家称心为“大体”。《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赵岐注：“大体，心思礼义。”朱熹注：“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按：大体为心，心主神明，乃一身重要器官，故大体亦可引申为大任、重任。

②乘其非据：坐在不应该占有的位置上。 据：占有。

③忠恕：儒家的伦理思想，儒家认为“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忠”，要求积极为人，“恕”，要求推己及人，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④“上人疑”四句：语出《礼记·缁衣》。意谓君王多疑，百姓就迷惑；对下情不了解，君王就忧愁了。 劳：有“忧愁”，“痛苦”的意思。

⑤流言三至句：《史记·甘茂列传》：“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意思是说流言可怕，流言可以动摇人们的自信心。

⑥稷、契（xiè 屑）：均为传说中的历史人物。 稷：后稷，名弃，古代周族的始祖。他善于种植，尧、舜时均担任农官，教民耕种。周族认为他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 契：传说中商朝的始祖，帝喾之子，曾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

⑦三皇，五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三皇，说法不一。或指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或指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篇》）。五帝，说法不一。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史记·五帝本纪》）。此句意为，只要君臣上下同心，那末唐太宗将赶上三皇、五帝，成为后起的英明君主。

【译文】

将重任委托给大臣，将小事交给小臣，这是处理国事的常情，治理国家的办法。现在委任他们官职，则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有事发生，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自己所轻视的，怀疑自己所重视的，想用这种办法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怎么可能呢？另外，治国贵在稳定，不要求多变。现在，或者对小臣委以重任，或者对大臣任以小事，小臣占据不应有的高位，大臣又失去他们应

担任的职位，大臣或者因小小的过失而获罪，小臣或者因大事而受惩罚。官职与地位不相称，受罚不是他们的罪过，想要他们没有私心杂念，希求他们各尽其力，不是很难的吗？小臣不可把大事交给他，大臣不可因小罪受罚。委任大臣以大官又去追查他的小过，那执书刀削竹简，拿着笔杆子的文官便顺从旨意，窥测风向，挥舞文笔，玩弄法律，歪曲事实来构成大臣的罪名。大臣辨白吧，又怕国君认为内心不服罪；不说吧，皇上又会认为所犯的罪都是事实。说与不说都构成罪过，不能辨明自己的冤屈就采取侥幸免祸的态度。大臣侥幸免祸，就会使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就会使诈伪形成风气；诈伪形成风气，国家就达不到治理了！

另外，委任大臣，想使他们尽力为国，每当任官时有所避忌不说，就叫不尽心。如果举荐的人适当，何必对故人旧友避嫌；如果举荐的人不称职，何必以疏远的人为贵。对待大臣不真心实意，用什么来要求他们做到忠恕！臣子虽然有时有失误的地方，国君也不是都对。国君不信赖臣下，必然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以信赖的。如果一定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信赖的，那国君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吧！《礼记》上说："国君多疑，百姓就迷惑。对臣下不了解，国君就忧愁了。"国君与臣子互相猜疑，就谈不上使国家得到大治了。现在群臣之中，有的远在一方，流言蜚语三次传来，不像曾参母亲那样丢掉织布机的梭子而逃走的人，我暗自思量，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天下这么辽阔，士人百姓这样众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信赖的人吗？能信赖臣下，就没有不可信赖的，猜疑臣下，就没有可以信赖的，怎么只是臣子的过失呢？况且一个平庸的普通的人与别人结为好友，也会以生命相许诺，至死尚且不变，何况君臣之间意气相投，互相依傍，如同鱼水。如果国君能当尧、舜，臣子能作稷、契，怎么会遇到小事就移志，见到小利就变心呢！这虽是臣下树立忠心还未明显，也是由于国君心中不信赖臣下，对待他们过于刻薄造成的。难道这是国君以礼使臣，臣子以忠事君

吗？依靠陛下的圣明，凭借当今的功业，如果能广泛地寻求当世的俊杰，上下同心，那么三皇可以增为四皇，五帝可以添为六帝了。夏、殷、周、汉，怎么足以相提并论。

太宗很赞赏地采纳了魏徵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①]。至如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②]，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③]，必可致也。"

【注释】

①仰企前烈：仰慕盼望赶上前代雄才大略的君主。 企：盼望。句中有"企及"（盼望达到，希望赶上）的意思。

②称首：称为第一的，首要的。

③自强不息：自觉地努力向上，永不懈怠。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特进魏徵说："我约束自己，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仰慕前代雄才大略的君主，盼望赶上他们。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这四件事，我常认为是首要的事，我都希望用来勉励自己。人苦于不能察觉自己的过失，不知我的所作所为，优劣如何？"魏徵回答说："积累美德、增加仁

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陛下都兼顾施行了。那么，国内平定祸乱，国外征服戎狄，是陛下的功业；安抚所有百姓，使他们各自都有谋生的职业，是陛下所谋的利。从这说来，立功、谋利的事做得多，只是德行、仁义这两件事，愿陛下奋发不止，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①，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②，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③，擢化及于高位④，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⑤，使无愆犯，即国家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⑥，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注释】

①情伪：真情与虚伪，即人情世故。

②资荫：因祖、父的功勋而授官封爵的叫资荫。

③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今属内蒙古）人。本姓破野头，投属鲜卑，后从其主姓宇文氏。北周武帝时，因父有军功，起家拜开府。隋文帝开

皇初，因平陈功，升任安州总管。他帮助杨广设计陷害太子杨勇，致使隋文帝废太子而立杨广。杨广即位后，任左卫大将军，封许国公，势倾朝廷。《隋书》上说他善于“柔颜取悦”，“偷安高位”，对是非不置可否。

④化及：即宇文化及（？～公元619年），宇文述之子，述临终前曾请求隋炀帝照顾他的儿子。述死后炀帝起用化及任右屯卫将军。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在江都（今江苏扬州）与司马德戡发动兵变，缢杀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自为大丞相。后又杀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次年被窦建德擒杀。

⑤戒勖（xù 蓄）：警戒勉励。

⑥杨玄感：隋相杨素之子，隋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袭封为楚国公，官至礼部典书。大业九年，乘隋末农民起义之机起兵反隋，被隋军追杀。

【译文】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传位到子孙时，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幼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不了解人世间人情真伪，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执政后多发生祸乱。”太宗说：“你的意见是把过错推给国君，我的意见是要归过于臣子。功臣的子弟多数没有才能德行，他们靠祖父、父亲功勋的荫庇当上大官，不培养道德礼义，奢侈放纵，是其所好。国君既已幼弱，臣子又缺乏才能，国家倾危而不扶助，怎么能不发生祸乱呢？隋炀帝记下宇文述在他未任储君时辅佐他的功劳，提拔宇文化及任将军，宇文化及不思量报效，相反去作叛逆弑君的事，这不是臣子的罪过吧？我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警戒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违背教导而犯罪，就是国家的庆幸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与杨玄感是受国恩最深的大臣的子孙，后来都反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这便是古人尊重君子而鄙视小人的缘故。”太宗说：“对。”

论择官第七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理之本，惟在于审[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②]。'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③]。'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④]？'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⑤]'。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⑥]。当须更并省官员，各当所任，则无为而理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愈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遗诸衣冠以为耻累。"

【注释】

①审：明悉，审细。文中意为精简。

②"官不"两句：语见《尚书·周官》。意思是官不一定齐备，惟在得到有德的人。

③"谋夫"两句：谓参加谋划事情的人虽多，但不是贤能之士，所以事情办不成功。语出《诗经·小雅·小旻》。

④"官事"两句：《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

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家里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谈得上节俭呢？ 摄：兼任。

⑤“千羊”两句：《史记·商君列传》：“商君问赵良曰：‘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谓一千张羊皮的价值，赶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的毛皮。文中用以比喻选官贵在得人。

⑥具道：都说。 具：通俱。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说：“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根本，只在于精简。衡量人的才能高下，授与适当的官职，务必减少职官的定员。所以《尚书》说：‘任用职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要紧的是在于任用有德的人。’假若得到贤能之士，人数虽少，也足够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纵然多又有什么用？古人也把选官得不到适当的人，比作在地上画饼子，是不能吃的。《诗经》上说：‘谋划事情的庸人虽然很多，但总是办不好事情的。’孔子又说：‘管仲的家人一人一职不兼任别的事，怎么谈得上节俭？’况且，‘一千张羊皮的价值，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贵。’这些话都记载在经典上，不能都讲出来。应当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使各自担负起所任之职，这样就能作到无为而治了。你应认真思考这其中的道理，衡量决定众官人数的多少。”房玄龄等因此设置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这一方案，便对房玄龄说：“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其他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多给钱帛，以奖赏他的技能，一定不能超员授给他们官爵，使他们与朝廷中的贤良君子并肩而立，同坐吃饭，给朝廷贤良君子留下羞耻的牵连。”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

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词讼①，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②，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③，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④，关于仆射。

【注释】

①听受词讼：听取和授受诉讼的状子。

②符牒：泛指公文凭证。 符：古代朝廷传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凭证。牒：公文。

③左右丞：官名。唐制，尚书省设左右丞各一人，协助尚书省长官处理省内事务，对御史举弹不当之事，予以驳回。左丞一般分管吏、户、礼三部之事，右丞分管兵、刑、工三部之事。

④冤滞：冤屈疑难。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寻求察访贤明有智慧的人。近来听说你们听取和接受诉讼的状子，一天之内竟达数百件。这就是阅读公文已经没有空闲，哪里还能帮助我寻求贤士呢?”于是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尚书省，凡是细碎的事务都交付左右丞处理，只有冤屈疑难的重大案件应该上奏的，才交付仆射。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有善事①，亦具列于名下。朕

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②]，尤须得人。”

【注释】

①在官：居官也。　官：谓朝廷治事处。

②治乱所系：谓关系着国家的治理与混乱。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夜里常想百姓当中的事情，有时到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和躺都经常看着，居官如果做了好事，也全写在他的名字下边。我居住在深宫之中，视线与听力都不能达到远处，所委托的只有都督与刺史，这些人实在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尤其需要得到称职的人。”

【原文】

贞观二年，上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所见未有奇才异能。”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①]，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岂得待梦傅说[②]，逢吕尚[③]，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④]。

【注释】

①使人如器：使用人才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所长。

②傅说（yuè 阅）：商王武丁的大臣，相传他原是傅岩地方从事版筑的奴隶，后来武丁任他为大臣，治理国政。

③吕尚：即姜子牙。曾垂钓于渭水，周文王访贤得之，立为太师。后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系周代齐国的始祖，有太公之称。

④惭赧（nǎn 蝻）：羞愧脸红。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国家达到安定的根本，只在得到人才。近来命你举荐贤才，未曾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事情极为繁重，你应分担我的忧虑与辛劳，你不举荐人，我将托付给谁呢？"封德彝回答说："我虽愚昧，怎么敢不尽心去办理。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太宗说："前代的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用其所长，不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都是在当代选拔人才。难道能等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再治理国家？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的人，只是担忧我们遗漏而不了解罢了。"封德彝很羞愧地退下。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①。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 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②，皆行著乡闾，③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④，向数千人，厚貌饰词⑤，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⑥。铨简之理⑦，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上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郡辟召⑧，会功臣等将行世封。其事遂止。

【注释】

①景行(xìng 性)：崇高的德行。《诗·小雅·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②两汉：即西汉与东汉。

③行著：德行受到称著。汉时选拔官吏有"贤良方正"、"孝廉"等科。汉文帝时，为了询访政治得失，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中选者授予官职。武帝时复诏举"贤良"或"贤良文学"，名称时有不同，性质无异。"孝廉"科始于汉武帝之时，由董仲舒奏请，与"贤良"同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凡举为"孝廉"者，往往被任给一定的官职。"贤良"、"孝廉"名义上由各郡国按照封建伦理等标准从民间举荐，实际上多由世家大族互相吹捧，弄虚作假。故当时便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诗歌，对此予以辛辣讽刺。

④选集：候选的人员会集。《新唐书·选举志下》："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后三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即叙述了候选人员会集待选的概况。

⑤厚貌饰词：谓以言词伪装，显出忠厚老实的样子。

⑥阶品：古代的官阶品级。唐时分为九品三十阶。

⑦铨简：量才授官，选拔人才。

⑧辟召：征召。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看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是选那些能说会写的人，不了解他们是否有高尚德行。几年之后，邪恶的行迹开始显露出来，虽加以惩罚斩杀，然而百姓已深受其害。怎样才能得到品行端正的人？"杜如晦回答说："两汉时候选拔的人才，都是德行称著于乡间和闾里的人，先由州郡推荐上来，然后才选入任用，所以当时号称贤良人才多。现在每年选人，候选的会集一处，将近数千人，这些人表面忠厚，又以言词伪装，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选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负责配给他们一定的官品罢了。量才择官、选拔人才的道理，实在没有精

通，所以不能得到人才。”太宗就打算依照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命令各州、郡征召举荐，适遇功臣等将进行世袭封爵，这事就停下来了。

【原文】

贞观六年，上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①。”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②，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③。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注释】

①弥须：更加需要。

②考绩黜陟：谓通过考核官吏的工作成绩来决定升降。

③审访：仔细访问。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任官这个问题上选择人才，不能草率就用。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出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官吏能够得

到正直的人，做好事的都得到勉励；错误地使用了坏人，不好的人就争相钻营。奖赏要与他的功劳相当，没有功劳的人就会自动退下；惩罚要符合他的罪恶，干坏事的就会警戒畏惧。所以，我知道奖赏与惩罚都不能随便施行，用人就更加需要谨慎地选择。”魏徵回答说：“全面地了解人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要考核官吏的成绩来决定贬斥与升迁，考察他们是好是坏来决定取弃。现在想寻找人，一定要仔细查访他们的品行。如果知道他好，然后任用他，假令这个人不能把事办好，只是能力达不到，不会造成大的祸害。错误地任用坏人，假使这个人的能力强，很能干，所造成的灾难一定非常多。但是，天下混乱的时候，只有选择他们的才能，不考虑他们的品行。国家处于太平的时候，就一定要才能与德行都具备，才可以任用。”

【原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①。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②，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者，必抚试以临民③，或以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④。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注释】

①苏息：困顿后得到休息。

②端拱岩廊：谓拱手端坐于高峻的朝廷之上。岩，高。廊，或作郎。《汉书·董仲舒传》："游于岩郎之上。"后世以岩郎（廊）用作朝廷的代称。

③临民：谓作地方官。

④二千石：汉代对郡守的通称。汉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因有此称。 太尉：官名。秦汉时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历代多沿置，但逐渐变为加官，无实权。元以后废除。

【译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向太宗上奏疏说："治理天下的人要把百姓看作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县令人数多，不可能全是贤良的人，如果每一个州能配备一个贤良的刺史，那整个州境之内都得到复苏休息。天下所有的州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那陛下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廷之上，百姓也不会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来担任，打算提拔来担任大将、丞相的人，一定要先让他们试作地方官，或者就直接从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中挑选入朝担任丞相、司徒及太尉的人选。朝廷一定不能只重用朝内的臣子，另眼看待刺史、县令，轻视刺史、县令的人选。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定，大概原因在这里。"太宗因此对侍臣说："刺史的人选，我应亲自选拔，县令的人选，责令在京任职的五品以上官员各自推举一人。"

【原文】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

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①，二丞方于管辖②，爰至曹郎③，上应列

宿[④]，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⑤]，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⑥]，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⑦]，质性平直，应弹举[⑧]，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⑨]。百司匪懈[⑩]，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⑪]。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⑫]。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⑬]。所以郎中予夺[⑭]，惟事谘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按虽理穷[⑮]，仍更盘下[⑯]。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⑰]，或避嫌抑理[⑱]。有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⑲]，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⑳]。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㉑]，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㉒]，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㉓]，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㉔]，岂惟息其稽滞哉！

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注释】

①八座比于文昌：八座，尚书省左右仆射及六部长官合称为八座。文昌，星官名，属紫微垣，包含六颗星。《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又名"文曲星"，"文星"，古时认为是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文中即把尚书省

比作天上的文昌宫，把尚书省左右仆射及六部长官比作天上的星官。

②管辖：管，钥匙。辖，古代车上的零件，多作青铜制成，用来插在轴端的孔内，锁紧车轮。文中用来比喻掌管的事情极为关键重要。孙绰《为功曹参军驳事笺》："纲纪居管辖之任，以纠司外内。"即此。

③曹郎：尚书省所属职官。

④上应列宿：谓在上应和二十八宿。

⑤稽停：延迟停留。

⑥令、仆：尚书令与左右仆射。

⑦晓达吏方：通晓官吏中的事情。

⑧［明］成化本"应"前有"事"字，可从。

⑨肃物：使人庄重。

⑩百司匪懈：朝廷所有官署都不懈怠。　匪：同非，不。

⑪厉下：劝勉下级。　厉：通励。

⑫功势相倾：依仗功劳权势互相倾轧。

⑬嚣谤：谗毁诽谤。　嚣：通敖，众口谗毁貌。

⑭郎中：官名，系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部员，分管各曹事务。

⑮按：［明］成化本作"案"，可从。

⑯盘下：盘问下级，即向下级询问。

⑰希旨失情：谓迎合上司或皇帝的心意，不按实际情况处理。

⑱抑理：压制正理。

⑲便僻：善于逢迎谄媚。

⑳弥缝：补救掩盖行事的阙失。

㉑天工人代：谓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㉒懿（yì 意）戚：至亲。亦指皇室的宗亲或外戚。

㉓耄（mào 帽）：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

㉔趋竞：趋相竞争。

【译文】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二丞的人选，

应特别注意精心选拔，上疏说：

我听说，尚书省日理万机，实在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寻求尚书省的人选，授予官职，实在不容易。所以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把左、右二丞比作锁上的管，车上的辖。尚书省的重要长官乃至各曹郎中，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应和，如果不称职的人占据了职位，就会产生讥议。近来，我看见尚书省的诏敕等总是拖延停留，不能及时处理，公文壅积留滞在案桌上。我的确是个平庸低劣的人，但请求陛允许我谈谈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贞观初年，国家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职官，那时候，尚书省的事务极为繁杂，比现在多一倍以上。当时任左丞的戴胄、任右丞的魏徵，都是通晓官吏事务的人，他们心怀坦然，品性刚正，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的事，没有一件回避，陛下又施予恩惠与慈爱，所以自然促使百官庄重严肃。各个官署都不懈怠，这是任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很能勉励下属。近来国家的重要法纪已经不能正常施行，都因功臣国戚居摄高位，才能不胜任其职，彼此又依仗功勋权势互相倾轧。凡在职的众官，也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有的虽想奋发努力，先就害怕谗毁讥謗。所以事情都由郎中来定夺，只有遇事请示上级；尚书又模棱两可，不能果断决定。有的纠察弹劾上奏，故意拖延，案件的事理已经全部知道，仍然再向下级询问，下去没有路程期限，回来又不责备他们的迟延，公文一经出手，就历时一年半载。有的事为了迎合上面的心意，就不按实际情况处理；有的事为了回避嫌疑，就压制正当理由。办案官员只要把案子办完就当作事情了结，不去追究对与不对。尚书把迎逢献媚当作守法奉公，不过问是否恰当。互相无原则地宽容，唯一办的是掩盖行事的阙失。况且从众人中选拔人才，是为了授官给那些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就不能举任，天上的职官由人来代理，怎么可以随便授给没有才能的人呢？至于皇室至亲和开国功臣，只适宜在礼仪俸禄上优厚。有的年纪高达八十岁，有的长期患病，神智不清，既然对

现时的事没有好处，就应让他们休息，安闲舒适地度过晚年。长期妨碍进贤的道路，很不应该。要消除这些弊病，就应精心选拔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都得到适当的人来担任，国家的重要法纪就会全部得以施行，也当然矫正小人趋相竞争的风气，难道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的现象吗！

奏章上奏后，不久就任刘洎尚书左丞。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承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①。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能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徵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②，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注释】

①运：命运，气数。

②伐善：夸耀自己的长处。《论语·公冶长》："愿无伐善，无施劳。"

【译文】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国家太平过后一定会出现大乱，大乱之后一定出现太平。继大乱后就是太平的气数了。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在于得到贤才来使用。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在哪里，我又不可能遍识天下的人，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没有得到贤才的办法。我现在打算让人自己举荐，这件事你们看

怎样?”魏徵回答说:“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能够知道自己的人,是聪明的人。了解别人既然是困难的,自知之明确也不容易。何况愚昧昏庸的人,总是自以为贤能,夸耀自己的长处,让人自己举荐,恐怕会滋长浮薄竞争的风气,不能让人自己举荐。”

【原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①,必藉惟良作弼②。俊乂在官③,则庶绩其凝④,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⑤,周、召光焕乎之美⑥。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⑦,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⑧,西旅之獒⑨,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⑩,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⑪,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⑫;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⑬;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⑭;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⑮。

【注释】

①一人有庆：《礼记·缁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孔颖达疏："庆，善也。"

②惟：[明]成化本作"忠"，可从。

③俊乂（yì 义）在官：贤能的人担任官职。俊乂，亦，作"俊艾"。《尚书·皋陶谟》："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

④庶绩其凝：各种事功都得到成功。 庶绩：各种事功。 凝：成也。

⑤元、凯：指八元、八凯。凯、同恺。八元，古代传说中的八个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八恺，传说中高阳氏时的八个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民谓之八恺"，孔颖达疏：元，善也。恺，和也。又，《史记·五帝本纪》曰："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舜所举之八元，八恺，姓氏不详，文中所指的"元、凯"，系舜时的贤臣。

⑥周、召（shào 哨）：周公与召公。周武王时的贤臣，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又佐成王，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了西周政权。

⑦四岳：传说为尧舜时的四方部落首领，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尧的继承人，舜继位后，四岳又推举禹助舜。 九官：传说舜置九官，即：伯禹作司空，弃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为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 。 五臣：五个贤臣。所指随文而异。《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指禹、稷、契、皋陶、伯益。即本文中所指的五臣。 十乱：十个治国能臣。《周书》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乱，治也。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shì 式）、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

⑧大宛（yuān 冤）之马：大宛，古西域国名，盛产汗血马。汉武帝时，李广利破大宛，获汗血马以献。

⑨西旅：西夷国。 獒：猛犬。《尔雅·释畜》："狗四尺为獒。"一说犬高八尺为獒。

⑩重（chóng 虫）译入贡：重译，辗转翻译。贡，献。谓来朝贡的使者，要经过长途跋涉，而所经之地，习俗不齐，语言不通，要辗转翻译才能将贡品送到中国。

⑪率之以义：谓用大义统率。

⑫龙逢、比干：见《论求谏》篇注。

⑬曾参（shēn 身）（公元前505年～前436年）：字子舆，春秋末鲁国人，孔子学生，以孝行见称。他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等主张，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子骞：即闵损。见《君臣鉴戒》篇注。

⑭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展禽：即柳下惠，又名展获。春秋时鲁国大夫。食邑柳下，亦称柳下季。为官任劳任怨，不以职低而卑，以贤能著称。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国攻鲁，他遣使于齐，劝齐退兵，使鲁免于战乱。

⑮伯夷、叔齐：伯夷，商朝孤竹君长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其弟叔齐。父死，叔齐让位伯夷，他不受，二人投奔到周。周武王伐商，夷、齐认为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叩马而谏。及灭商，兄弟二人耻于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饿死。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国君，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父亲不能了解他的儿子，就无法使一家人和睦；国君不能了解他的臣子，就无法使天下协调一致。天下安宁，国君有善，必定靠忠诚贤良的人辅佐。贤能的人在朝作官，那各种功业都会取得成功，国君不用更多操劳就使民风淳化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称颂，都是因为了解臣子，成为英明的君主，众多贤士充满朝廷。八元、八恺辅佐舜功业显赫，周公、召公的业绩焕发绚丽光彩。那么“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难道只生长在过去的朝代，而唯独今天没有吗？在于国君寻求与不寻求，喜好不喜好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那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角、象牙，大宛的汗血马和西夷国的猛犬，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感情，它们都出产在八方荒远之地，路途遥远在万里之外，异国的人在路途上要经过辗转翻译才能到中国进贡，那遥遥万里的路途上，献宝人络绎不绝，这是为什么呢？这由于中国喜

好这些东西啊。何况为官的人，心里想到国君给予的荣华，吃着国君给予的俸禄，用大义来统率他们，他们哪里不能到达呢？我认为，施以“忠”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施以“孝”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曾参、子骞那样的孝子，施以“言”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尾生、展禽那样恪守信约的人；施以“廉”的教育，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人。

【原文】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①]，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②]。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③]：“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④]，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荣显之处[⑤]，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⑦]，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⑧]，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

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9]，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10]。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11]，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12]，外貌小谨，巧言令色[13]，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14]，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15]，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记》曰：“权衡诚悬[16]，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17]，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圆方；君子审礼[18]，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为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注释】

①贞白卓异：廉洁而才能卓越。

②励之未精：还未经过精心磨炼。　励：通砺，磨炼。

③《说苑》：书名。西汉刘向撰，原为二十卷，后散失仅存五卷。北宋曾巩加以搜辑，又复为二十卷。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二十门，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

④形兆未见：事情的先兆还未出现。

⑤超然：高举远离貌。

⑥长策：良策，长治久安的策略。

⑦塞其间：堵塞漏洞。　间：空隙，文中意为漏洞。

⑧守文奉法：遵守和奉行国家的典章制度及法律条文。

⑨与代浮沉：随波逐流，任其升降、

⑩具臣：谓备位充数之臣。　具：聊备其数。

⑪偷合苟容：苟且迎合，以求容身。

⑫险诐：奸险邪僻。

⑬巧言：花言巧语。　令色：讨好的表情。

⑭专权擅势：依仗手中权势，不请命而擅自行事。

⑮朋党：原指同类的人为自私目的而互相勾结，后专指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　比：与坏人勾结。　周：与人团结。　比周连用，义同比，指植党营私。《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⑯权衡：指秤。权，秤锤。衡，秤杆。

⑰绳墨诚陈：谓画直线的工具已陈列着。　绳墨：木工用以画直线的工具。

⑱君子审礼：谓君子明悉礼法。《礼记·经解篇》孔颖达疏："言君子之人若审详于礼，则奸诈自露不可诬罔也。"

【译文】

然而，现在的臣子，很少有品德廉洁、才能卓越的人，大概是对他们要求不严，磨炼他们不精细的原故吧。如果用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来勉励他们，用远大理想来要求他们，使他们各有职责，就能施行自己的主张。显贵要观察所举荐的人，富有要观察所积蓄的物，平居要观察所喜好的事，学习要观察所说的话，贫困要

观察所接受的东西，卑贱要观察所不愿干的事。然后按他们的长处择取，审查他们的才能来任用，用他们的长处，避开他们的短处。再以“六正”来勉励他们，以“六邪”来告戒他们，就会不严厉督察也能自己振奋，不加劝勉也能每日自勉。所以《说苑》说：“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和‘六邪’的区别。按照‘六正’去做，就光荣，犯了‘六邪’就耻辱。什么是‘六正’？一是事情的苗头还未萌生，形体的先兆还未出现，就独自清楚地看到存亡的迹象，得失的机要，预先把祸害消灭在未形成之前，使国君高立于显荣的地位，这样的臣子，就是圣臣。二是竭尽心力操劳国事，每天进献好的意见，用礼义来劝勉国君，将良策告诉国君，国君有好的想法就顺势助成，国君有过失就及时匡正，这样的臣子，就是良臣。三是早起晚眠，举荐贤才不懈怠，经常称赞古代前贤的行为处事，用它来激励国君的意志，这样的臣子，就是忠臣。四是能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成败，提早防备并设法补救，堵塞漏洞，切断祸源，转祸为福，使国君始终没有忧愁，这样的臣子，就是智臣。五是奉守典章法度，居官处事，不接受馈赠，不追求俸禄，主动辞让赏赐，饮食节约简朴，这样的臣子，就是廉洁的臣子。六是国君昏庸，国家发生了混乱，没有阿谀奉承的行为，敢于忤犯国君严厉的脸色，当面议论国君的过失，这样的臣子，就是刚正不阿的臣子。以上六种，总的叫作‘六正’。什么是‘六邪’呢？一是安于作官，贪图俸禄，不办公事，随波逐流，遇事左右观望，毫无主见，这样的臣子，就是聊备充数的臣子。二是国君说什么话他都说好，国君干什么事他都说对，暗中注意寻求国君所喜好的东西献给国君，用它来使国君耳目欢快，用苟且迎合国君的手法，来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国君一起作乐，根本不管这样做的后害，这样的臣子，就是阿谀奉承的臣子。三是内心充满奸险邪恶的念头，表面上却小心谨慎，满口花言巧语装做讨好别人的脸色，暗地里妒嫉贤良。他想举荐谁，就大肆赞扬那人的优点，掩盖那人的短处，他想排挤谁，就大肆张扬谁的过失，隐瞒谁的优点，使

国君赏罚都不当，号令不能执行，这样的臣子，就是奸臣。四是狡黠足以用来掩盖过错，诡辩足以用来游说，在内离间骨肉之亲的关系，在外于朝廷上制造乱事，这样的臣子，是谗佞的臣子。五是手握大权，专横跋扈，颠倒是非，私门结党，使自己家富，擅自伪造圣旨，用来使自己显达尊贵，这样的臣子，是叛逆的臣子。六是用花言巧语哄骗国君，使国君陷为不义，私结党羽，狼狈为奸，蒙蔽国君的眼睛，使国君不能分辨黑白，是非没有界限，使得国君的恶名流传国内，四邻之间也能听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的臣子。以上六种，总的叫做‘六邪。贤良的臣子立足于‘六正’，不搞‘六邪’那套奸术，所以朝廷安定而天下大治。这种人当他在世时，被百姓喜爱，去世以后，被百姓怀念，这就是臣子应具备的治国才能。”《礼记》说：“秤悬挂在那里，不可以用轻重去欺骗它；木匠画直线的工具已陈设在那里，不可以用曲直去欺骗它；规与矩已设置在那里，不可用圆方去欺骗它；君子明悉礼义，不可用奸诈欺哄他。”既然这样，那么臣下的情况，知道它就不困难了。再加上按照礼的规范对待他们，用法律的准则约束他们，做善事的受到赏赐，干坏事的给予惩罚，怎敢不希望上进呢？怎敢不尽力为国呢？

【原文】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①]。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及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

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②]，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③]，而不为人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太宗甚嘉纳之。

【注释】

①涉乎邪径：走上歪门邪道。　乎：于。

②考事：考察官员的工作业绩与功过善恶。古代考察官员有“考绩”与“考课”之分。考绩，主要考核官员的工作成绩。《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考课，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考察官员的功过善恶，分别等差，升降赏罚。唐代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见《新唐书·百官志一》。

③美锦：本指绚丽多彩的丝织品，这里指空有其表，实无内才的人。

【译文】

国家想要提拔忠耿贤良的人，罢免没有才能的人，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但仅仅听到这样的话，看不到这样的人，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说的话对了，但做的事错了。说的对，就是出于公允的道理；做的错，就是走上了邪路。对与错相互混杂，好与坏互相指责。国君所喜爱的人虽然有罪，也不会受处治；厌恶的人虽然没有过失，也免不了受惩罚。这就是所说的喜受的人希望他活着，憎恨的人盼他死去。对有的人因有小小的过失就抛开他的大善，因小小的过失而忘了他的大功。这就是所说的国君的赏赐不可以无功求取，国君的惩罚不可以有罪而减免的话了。赏赐不

是用来鼓励人们为善，处罚不是用来惩治恶人，而希望坏人与好人不混淆，这可能吗？如果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处罚不偏坦宗亲贵臣，把公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将仁义作为区别善恶的准绳，通过考察官吏的是非功过来确定他们任职的名分，按照所担任的职务去了解官吏的工作优劣，这样，奸邪和正直都不会被隐瞒，好与坏自然分清。然后选取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不重用作风浮华的，安排那些忠厚的，不留那些浅薄的，那么，不说话就能天下淳化，一年之内就可知道结果了！如果只爱徒有外表并无内才的人，而不为百姓选择好官吏，有很公允的话，没有很公允的行动，对所爱的人不知道他的恶行，对所憎恨的人就忘记他的优点，只从个人恩怨出发去亲近邪佞的人，违背公正的原则而疏远忠正贤良的人，那么，即使从清晨忙到深夜，耗费精神，苦苦思虑，想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富强，是得不到的。

奏章呈上后，太宗非常称赞，采纳了这些意见。

【原文】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①]，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②]。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大好髭须'，现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注释】

①翠微宫：唐离宫名，在今西安市终南山中，高祖武德八年建，贞观十年废。初名太和宫。

②司农卿：司农寺长官。司农寺系掌粮食积储、仓廪及京中朝官禄米供应等事。 户部尚书：户部长官。 户部：官署名。为唐六部之一，掌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

【译文】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遇到有从京城来的人，太宗就问："房玄龄听到我任命李纬当户部尚书的消息后，有什么意见？"来人回答说："玄龄只说：'李纬的一把大胡子生得好。'另外没有其他话说。"太宗因此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论封建第八

【原文】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为第一等，食实封三千三百户①。皇从父淮安王神通上言②："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若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③，画定社稷之功④。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⑤。叔父于国至亲，诚无爱惜，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初，高祖举宗正籍⑥，第侄、再从、三从童孩已上封王者数十人⑦。至是，太宗谓群臣曰："自两汉已降，

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⑧，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于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县公⑨。

【注释】

①［明］成化本“食”下有“邑”字，可从。　实封三千三百户：谓实际封赐食邑三千三百户。按：《论任贤》篇为实封一千三百户，成化本亦作实封一千三百户，疑洪武本有误。

②神通：即李神通，高祖李渊的从兄弟。高祖于太原起兵时，神通自长安潜入鄠县（今户县）山南，举兵响应，跟从李渊平定长安。武德元年，任右翊卫大将军，封淮安王。太宗即位，授与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五百户。

③筹谋帷幄：即运筹帷幄，在军营帐幕中筹画计谋。　筹：古代记数和计算的用具。《汉书·五行志》：“筹所以纪数。”

④画定社稷：用计谋安定国家。

⑤“汉之萧何”四句：汉高祖即位称帝之后，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大，先封酂侯，食邑八千户。功臣不服，都说：“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高祖说：“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后皆莫敢言。事见《汉书·萧何传》。

⑥宗正籍：宗室名籍。

⑦再从、三从：即二传、三传的后代子孙。

⑧贾、泽：指刘贾，刘泽。　刘贾，汉高祖从父兄。高祖东征项藉，使将二万人入楚地，烧其积聚。高祖平定天下，封刘贾为荆王，后黥布反，刘贾被黥布所杀。　刘泽，汉高祖从祖昆弟，封为营陵侯，吕后当政时封为琅琊王，吕后死后，刘泽与齐王合谋，欲诛诸吕，至长安，共立代王为帝（即孝文帝），封燕王。

⑨县公：唐时封爵分为九等，县分为五等封爵，食邑一千五百户。

【译文】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列为第一等功臣，实际封给食邑三千三百户。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的人，功勋列在第一等，我心里暗自不服。”太宗说：“国家的大事，只在于赏赐与惩罚。赏赐和功劳大小相当，无功的人就会自然退下；惩罚与罪恶相符，干坏事的都会畏惧。那就知道赏赐与惩罚不可轻易施行了。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用计谋安定国家的大功。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在疆场厮杀的功劳。但有指示踪迹、推动战车的作用，因此能够功居第一。叔父是朝廷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封赏，只因为不能徇私情就随便与勋功卓著的臣子同样封赏啊！”于是各个功臣都相互说：“陛下以最公正的态度对待臣下，赏赐不偏袒自己的亲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妄自申说的。”当初，高祖建置宗室名籍，兄弟、子侄以至再传、三传的子孙，孩童以上封为王的达几十人。至此，太宗对群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是封儿子及兄弟为王，其他疏远的亲属，不是有大功，如汉朝的刘贾、刘泽那样的，都不能受封。如果所有的亲属都封为王，多给他们从事苦力的人数，这就是加重百姓的辛劳困苦，用来养活自己的亲属。”于是，宗室当中过去已封为郡王而其中又没有功劳的，都降为县公。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①，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恪等二十一人②，又以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

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一十四人，并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奏论以驳世封事曰③：

臣闻经国庇民④，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⑤。思闻理定之规⑥，以弘长世之业，万古不易，百虑同归⑦。然命历有赊促之殊⑧，邦家有治乱之异。遐观载籍⑨，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⑩，秦不及期⑪，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鉴夏、殷之长久，遵皇王之并建⑫，维城磐石⑬，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而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⑭，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翦华恃险⑮，罢侯置守⑯，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忧，故一夫号呼而七庙隳圮⑱。

【注释】

①“吕后”句：吕后，名雉，刘邦之妻。楚汉相争初期，曾被项羽所俘，后放还。刘邦称帝后，为皇后。曾助高祖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高祖死后，其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由她掌握实际大权。她杀死高祖爱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刘如意。惠帝死后，遂临朝称制，分封诸吕为王，控制南北军；又以审食其（音异基）为左丞相，掌握实权。她掌握政权十六年，死后，诸吕拟发动叛乱，被太尉周勃等平定。

②荆王元景：高祖李渊之子，封荆王。永徽初年，官司徒，房遗爱反叛，元景子与房往还，因此受连累下狱，并赐死。　吴王属：唐太宗第三子。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因年幼未赴任。后又封为吴王，任安州都督。唐高宗即位，任司空、梁州都督等职。

③礼部侍郎：官名，为礼部长官之副。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在今河北省）人。贞观初年，任中书舍人，后转任礼部侍郎、太子右庶子等职。贞观二年，曾上《封建论》（即文中所云）。

④经国庇民：治理国家，庇护百姓。

⑤大方：大道理，大原则。《诗·雅·皇矣》："万邦之方。"毛传："方，则也。"

⑥闻：[明] 成化本作"阐"，可从。 理定之规：治国安邦的打算。规：规划，打算。

⑦百虑同归：大家的想法都相同。

⑧命历：运数。 赊促：长短。谓国家的运数有长短的差别。

⑨遐观：远观。

⑩周过其数：谓周朝的国运超过了预计数。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后历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故称周过其数。

⑪秦不及期：谓秦朝没有到预定的期限而亡。《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结果传至二世而灭。

⑫遵皇王之并建：谓遵循古代圣君治国的建策。 建：建策，即治国方针。

⑬维城磐石：连结邦国城邑，坚如磐石。 维：连接。《逸周书·职方》："凡邦国大小相维。"

⑭逆节：倒节。文中指背叛作乱等。

⑮翦华恃险：断华山为城，仗恃它的险要。《旧唐书·李百药传》及成化本作"践华恃险"。

⑯罢侯置守：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置郡守以治民。《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⑰一夫号呼而七庙隳（huī 灰）圮：一个普通百姓出来号召，秦国的祖庙就毁坏倒塌。 一夫号呼：指陈胜在大泽乡起义。 七庙：《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按：以太祖庙居中，左右三昭三穆，共为"七庙"。祖庙毁，即国灭。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认为周朝分封宗室子弟，王位传袭八百多年，秦朝废除分封制，到秦二世就灭国，吕后想危害刘氏天下，最后靠宗室子弟的力量获得安定，分封皇亲贤臣，应当是使子孙

绵延长久的办法。于是就规定制度，将皇帝子弟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等二十一人，又加上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十四人，一并封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了一道奏折议论，用来驳世袭封爵这件事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保护百姓，是国君通常要做的事；遵重国君使上位之人安定，是百姓应懂得的大道理。想阐述治国安邦的规划，用来发展永久的事业，使它千秋万代不变更，大家的想法是共同的。然而，各个朝代享国的年数有长与短的差别，国家也有安定和混乱的不同。远看古代典籍的记载，论述此事很详细。都说周朝超过了应该享国年数，秦朝没有达到预定期限，两个朝代生存与灭亡的原因，就在建不建立郡国。周朝因借鉴夏朝、殷朝享国长久的经验，遵循古代圣君的治国方针，连结邦国城邑，使它坚如磐石，根基深而国本固，虽然国家的重要法纪松弛废弃，而那些诸侯国与周王却像树木的枝和干，互相扶持。所以使背叛离乱的事情不会发生，宗庙祭祀没有断绝。秦朝违背向古人学习的教诲，抛弃了古代圣君的治国办法，斩断华山来筑城，依仗它的险要，罢却诸侯建置郡守，宗室子弟没有一尺封土作食邑，广大百姓少有共同治国的忧患，所以，一个普通人振臂高呼，秦朝的祖庙便随之毁坏而倒塌。

【原文】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①]，册名帝箓[②]，缔构遇兴王之运[③]，殷忧属启圣之期[④]，虽魏武携养之资[⑤]，汉高徒役之贱[⑥]，非止意有觊觎[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⑧]，菁华已竭[⑨]，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⑩]，非止情存揖让[⑪]，守之亦不可焉！以放

勋、重华之德[12]，尚不能克昌厥后[13]。是知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政或兴衰，有关于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14]，而文、武之器尚存[15]，斯则龟鼎之祚[16]，已悬定于杳冥也[17]。至使南征不返[18]，东迁避逼[19]，禋祀阙如[20]，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渐[21]，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距闰余[22]，数终百六[23]。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24]，借使李斯、王绾之辈咸开四履[25]，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26]，岂能逆帝子之勃兴[27]，抗龙颜之基命者也[28]！

【注释】

①上玄：即上天。扬雄《甘泉赋》："郊上玄，定泰畤。"李善注："上玄，天也。"《隋书·高帝纪》："受命上玄，廓清区宇。"

②帝箓：天子将兴的符应。

③兴王之运：王业兴盛的时机。

④启圣之期：启，开。开拓神圣事业的时期。

⑤"魏武"句：谓曹操是靠别人抚养长大的。魏武，即曹操（公元155～220年），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字孟德，小名阿瞒。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后扩充了军事力量，建安元年迎汉献帝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进位丞相，后又被封为魏王，他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他为武帝。因曹操之父曹嵩，本姓夏侯，后为汉中常侍曹腾养子，故文中说他"携养之资"。

⑥"汉高"句：谓汉高祖刘邦系低贱的役徒出身。据《史记》载：刘邦初为泗上亭长，为县送役徒到骊山，役徒多在途中逃跑，自想到骊山必死，于是放了所送役徒，其中十余人愿随刘邦，于是起兵。后来击败项羽，建立西汉。

⑦觊觎：非分的希望与企图。

⑧狱讼不归：诉讼案件的人不归向。即天下百姓不归附。《史记·五帝本

纪》："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受舜……狱充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说明民心归舜而离丹朱。

⑨菁华已竭：精华已经枯竭。菁华即精华。

⑩齐七政：与七政比齐。七政，日月与五星。《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⑪揖让：即禅让。

⑫放勋：帝尧的名。　重华：帝舜的名。

⑬克昌厥后：能够使他的后代昌盛。

⑭沦胥：《诗・小雅・雨无正》："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毛传："沦，率也。"郑玄笺："胥，相，铺，遍也。"陈奂传疏以"铺"为"痡"的假借字，谓无罪的人被牵连而受苦难。朱熹集传释"沦"为"陷"。后习用为相率沦丧或陷弱之义。

⑮文、武之器：周文王、周武王时的名物制度。　器：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

⑯龟鼎：龟形之鼎，古代用来装祭品的三足器物。因龟长寿，依形铸鼎，用以象征国运长久。

⑰杳（yǎo 咬）冥：深暗幽远，指极遥远之处。文中指上天。

⑱南征不返：指周昭王南巡不返之事。周昭王德衰，百姓厌恶他，他南巡渡汉水，百姓就以胶粘合的船给他乘，船至中流，江水浸溶粘胶，船身解体，周昭王便被水淹死。

⑲东迁避逼：公元前 771 年，西周的末代国君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幽王之子宜臼继位，是为平王。为了避开犬戎的威胁，周平王于公元前 770 年将国都从镐京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称"平王东迁"，东周从此始。

⑳禋祀阙如：祭祀上天的礼仪已欠缺。　禋祀：古代祭天神的一种礼仪。先烧柴升烟，再加牲体及玉帛于柴上焚烧，后亦泛指祭祀。　阙如：欠缺。

㉑陵夷之渐：衰微的开始。　陵夷：同陵迟。迤逦渐平。引申为衰微。渐：开端。

㉒运：国运。　距：鸡脚跖后突出像脚趾的部分。《汉书・五行志中之上》："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颜师古注："将，谓率领其群也。距，鸡附足骨，斗时所用刺之。"　闰余：本指余数。历法纪年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有一定差数，故每隔数年必设闰日或闰月加以调整。文中之意为闰位。古代称非正统的帝位为闰余或闰位。《汉书・王莽传赞》："紫色蛙（wā 注）声，余分闰位。"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

之命，如岁月之余分为闰也。” 运距闰余：是说秦朝的国运像鸡足上附生的距，象历法纪年中多出来的日月。

㉓数：运数。 百六：古代讲灾变运数的人，以阴阳代表两种对立的势力。阴为六，阳为一，此长彼消，到了极点，就反过来彼消此长。百一为阳数的极点，百六为阴数的极点。 数终百六：是说国家的运数已到了阴数极点，必将改朝换代。

㉔才非启、诵：才能比不上启、诵。 启：夏禹之子。相传禹曾选定伯益做继承人，禹死后，启即位为王，与伯益发生争夺，杀伯益，确立传子制度。一说禹死后，伯益推让，启被拥立继位。 诵：指周成王。

㉕李斯（？～公元前208年）：秦代政治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尝从荀卿学，始为吕不韦舍人，后被秦王政（始皇）任为客卿，官至丞相。他建议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后，他反对分封制，定郡县之制，主张焚烧《诗》、《书》，禁止私人办学。又以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伪造遗诏，逼令公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帝。后为赵高所杀。 王绾：秦始皇时为秦国丞相。曾建议秦始皇分封诸侯，遭李斯反对。 四履：四境所至。履，谓所践履之界。文中指分封诸侯，建立邦国。《左传·僖公四年》载，齐国伐楚，管仲对楚使说：“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㉖将闾：秦公子。秦二世即位后，听信赵高之言，虐杀大臣及秦诸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均被杀害。 子婴（？～公元前206年）：秦始皇孙，秦二世子。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赵高杀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王，子婴设计杀死赵高，并灭三族。刘邦兵入咸阳，子婴投降，在位仅四十六天。后被项羽所杀。 千乘：千辆兵车。古代以兵车多少来说明国家的强弱。 乘：一车四马。

㉗勃兴：猝然兴起或奋发的样子。句子“帝子”指刘邦，据《汉书·高帝纪》，刘邦起兵时，曾附会为“赤帝子”。

㉘基命：开创基业的使命。

【译文】

我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居君位而统治全国，没有不受命于上天，载名于帝箓的。缔造国家的时候都遇上好运，深切的忧

虑只属于刚开创帝业的时候，即使像魏武帝那样靠别人抚养长大，汉高祖押送徒役那样低下的人，不只存心夺取帝位，要推辞它也不能推掉。如果诉讼的百姓不归附，精华已经枯竭，虽然帝尧的政绩光照四海，大舜的美政比齐于日月星辰，不只心中有揖让的想法，就是让他们的子孙守住先辈的基业也是不能的！凭着唐尧、虞舜的美德，尚且不能使他们的后代昌盛。从这知道，帝业享年的长短，一定决定于上天的旨意，国家的兴旺与衰微，与人的治理有关。帝业兴隆的周朝，卜卦得到的结果是传位三十世，享国七百年，虽然衰弱到了极点，然而文王、武王留下的名物制度依然存在，那龟鼎所象征的帝业，早已悬挂决定于上天。至于周昭王巡视南方一去不归，周平王东迁洛邑，避开威逼，祭祀的礼仪已经欠缺，京郊的土地不能保存，这就是衰微的开端，它已受到了分封邦国的连累了。暴虐的秦国，虽然国运像附生的鸡距，犹如闰年多余的时日，但周的运数已在阴数的极点。秦朝受命的国君，德行不同于夏禹与商汤，继位的君主，才能不如夏启与成王。即使李斯、王绾这般人都建诸侯国，将闾、子婴这些人都发千乘兵车，难道能扭转赤帝子的兴起，抗拒刘邦开创基业的使命！

【原文】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①，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②，欲以百王之季③，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④，以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具为采地⑤。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⑥，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⑦，纪纲驰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⑧，弥多所惑。徒知问鼎请隧⑨，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⑩，无复藩维之援⑪。不悟望夷之衅⑫，未堪羿、浞之灾⑬；高贵之殃⑭，宁异申、缯之酷⑮。此乃钦明错乱，自

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陵弱，众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骀之役，女子尽髽⑯；崤陵之师，只轮不反⑰。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⑱："嗣王要其九鼎⑲，凶族据其天邑，天下晏然⑳，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良之才㉑，膺共治之寄，刺举分竹㉒，何世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㉓，民称父母㉔，政比神明。曹元首区区然称㉕："与人共其乐者人必急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以为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注释】

①常辙：常规。　辙：车轮辗过的痕迹。

②理蔽浇淳：道理上分不清浇薄与淳朴。

③百王之季：百王的末端。

④五服：甸、侯、绥、要、荒，谓之五服。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叫甸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叫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叫绥服，绥服外又各五百里叫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叫荒服。

⑤采地：卿大夫的食邑之地。周制，天子畿内之地方千里称为采地。

⑥"是则"二句：谓结绳记事时代的法，不可用在虞、夏之时施行。

⑦"用象刑"二句：谓汉魏之时，不可用尧舜时代的法来治国。象刑之典，《尚书·舜典》："象以典刑。"孔传："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是说舜时刑罚宽缓，只以常刑治罪，而且不超越法的规定。

⑧胶柱成文：谓粘住琴瑟的弦柱来调弦，并欲演奏出美好的乐章。比喻作事愚蠢，违背常规。

⑨问鼎请隧：春秋之时，周室衰弱，诸侯势力日强，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问鼎请隧两件事，就是例子。问鼎，指楚庄王问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攻打陆浑之戎（当时属于今河南嵩山一带的部族），顺道在东周的疆域内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周定王派大夫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就问周朝宗庙里九鼎的大小轻重，有取代周室的野心。王孙满回答说："王朝的兴亡在于德政，而不在于鼎的大小。"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楚庄王问鼎，有觊觎周室之意。后遂以"问鼎"比喻篡夺。请隧，指晋文公请求周襄王允许他以王者之礼来安葬自己。《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杜氏注："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晋文公是诸侯，按照"礼"的规定，只能用悬棺而下的方式安葬，用隧葬就是越礼，这说明晋文公也想代周室而为王。

⑩白马素车：用白色的马拉白幔装饰的车，以示丧亡。公元前206年，刘邦攻陷秦都咸阳，秦王子婴以白马素车出降。

⑪维：[明]成化本作"王"，可从。

⑫望夷之衅：望夷，秦宫名（《三辅黄图校证》卷一："望夷宫在泾阳县界长平观道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以为宫名。"）公元前207年，秦相赵高杀秦二世于望夷宫。故称"望夷之衅"。　衅：事端；征兆。

⑬羿、浞（zhuō捉）之灾：指羿代夏政，寒浞又杀羿自立。据《史记》记载，夏朝的国君太康荒淫，不务政事，羿便取代太康自立。羿依仗自己善射，不修民事，疏远贤臣，沉于打猎，羿的臣子寒浞杀羿于桃梧，代羿自立。

⑭高贵之殃：指曹髦被司马昭杀害。　曹髦（公元241～260年）：三国时魏国皇帝，公元254年～260年在位。曹丕的孙子，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被封为高贵乡公。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公卿迎立为帝，因不甘为司马氏作傀儡，率领宿卫将士攻司马昭，被司马昭所杀。

⑮申、缯之酷：指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而废申后，并立褒姒之子伯服而废太子宜臼。申侯因此大怒，与缯及犬戎联合攻周，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

⑯"狐骀"二句：谓狐骀之战，鲁国出征的男子伤亡送回，女人都披麻戴孝。髽（zhuā抓），古代妇人丧服的露髻，用麻束发。《左传·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髽。"狐骀，山名。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⑰"崤陵"二句：指春秋时秦晋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重耳死亡，秦穆公乘晋丧，派兵攻打晋的盟国郑。秦朝老臣蹇叔痛哭，劝秦穆公不要劳师远征，否则出师不利。秦穆公不听，派孟明、西乞、白乙率

军侵郑。晋国知道后，在崤陵设下伏兵，大破秦军。

⑱“陆士衡”句：谓陆士衡惊奇而若有所失地说。 陆士衡：即陆机（公元261～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士衡。祖、父皆仕吴，吴亡，机闭门勤学。太康末，与其弟陆云同游洛阳，文才倾动一时，时称“二陆”。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后被晋成都王司马颖所杀。 规规然：惊视自失貌。

⑲“嗣王”句：谓继位为王的国君截夺了国宝九鼎。

⑳“凶族”句：谓凶残之人据国僭位。 凶族：指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三人都是东周的臣子。全句出自陆机《五等论》，李百药引用时有省略。全句为：“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阃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 宴：［明］成化本作“晏”，可从。

㉑循良之才：旧时称官吏守法而有政绩者。

㉒刺举分竹：刺举，探察不法行为而举发于朝廷。分竹，即剖符之意，比喻掌握军权。文中指代贤臣良将。

㉓“至使”二句：谓贤良出现，地上呈现吉祥征兆，上天也赐给宝物。

㉔民称父母：言为官清正贤良，百姓拥戴，视之如父母。

㉕“曹元首”句：谓曹元首欣喜若狂地说。 曹元首：魏人，曾上《六代论》感悟曹爽。 区区然：喜悦自得的样子。

【译文】

那么，事情的得失成败，各有它的原因。而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墨守成规，没有一个不是忘记了今天与古代的区别，分不清轻薄与淳朴，想在百代末季的今天，推行夏、商、周时候的法令制度，把天下五服之内的土地，全部用来分封诸侯，帝王居住的千里王畿，全作卿大夫的食邑。这就是把结绳计数时代的上古之法，在虞舜、夏禹时代推行，用帝舜时代之法，在汉、魏时代实施，法令制度松弛混乱，是断然可知的。刻船求剑，没有看见它可行；粘柱调弦，演奏乐章，更使人增疑。只知楚庄王问鼎，晋文公请隧，有畏惧霸主兴兵的心理；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王，不再有诸侯相援。不懂得秦二世为何被赵高杀于望夷宫，不了解后羿为何被寒

涅杀于桃梧之野；高贵乡公曹髦的灾难，难道与申侯连结缯人、犬戎杀死周幽王不同？这就是清明与昏乱的人，各自改变自己的安危，一定不是郡宰与公侯，来造成国家的兴废。况且几代之后，王室衰微，从藩国的宗亲开始，变成了仇敌。一家之内习俗不同，一国之内各自为政，强大的侵犯弱小的，势众的损害人少的，疆界边彼此攻打，武力相侵。狐骀地方的战争，使鲁国妇女全用麻束发举哀；崤陵的战役，秦国一只车轮也没回来。这些只是约略举例，其余多得数不胜数。陆士衡就惊奇若失地说："继位为王的截夺了九鼎，凶暴残忍之人占据了京城，天下却太平无事，以安待危。"这话何等荒谬！而设置职官，分工理事，任用贤能，作政绩优良的人承担共同治国的重任，贤臣良将，哪个朝代没有。至于使大地呈现吉祥征兆，上天赐给珍贵宝物，百姓称赞贤君慈如父母，国家的治理就像有神明相助。曹元首喜不自禁地说："与别人共享快乐的人，别人一定急切分担他的忧虑；与别人共济安危的人，别人一定拯救他的危急。"难道能容许当了侯伯就共享安危，任他为州郡长官就忧乐不同？这话何等荒谬！

【原文】

封君列国，藉其门资[①]，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重，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②]，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徵舒[③]；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④]。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⑤]，年劳优其阶品[⑥]，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⑦]，妻子不之官舍[⑧]；班条之贵，食不举火[⑨]；剖符之重，衣惟补葛[⑩]。南阳太守，敝布裹身[⑪]；

莱芜县长，凝尘生甑[12]。专知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13]。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14]，春秋二百年间[15]，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16]；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17]。纵使西汉哀、平之际[18]，东洛桓、灵之时[19]，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

【注释】

①门资：门第和资望。

②“刑人力”句：谓使用人力将尽。　刑：通型，亦通形。《左传·昭公十二年》：“刑民之力。”孔疏，用民当随其力。

③“陈灵”二句：指陈灵公君臣淫乱，自食其果。据《左传》载，鲁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同与夏姬私通。鲁宣公十年，三人又在夏姬处饮酒，陈灵公指着夏姬的儿子徵舒对仪行父说：“徵舒像你。”仪行父回答说：“也像君。”徵舒受辱，非常愤怒，杀死了陈灵公，孔宁与仪行父逃奔楚国。

④“卫宣”二句：谓卫宣公伦常悖乱，荒淫无道，纳子之妻为妻。　麀：牝。　鹿聚麀，指卫宣公父子同妻一女。据《左传》载，卫宣公纳子伋之妻，是为宣姜，宣姜生寿与朔。朔与宣姜在卫宣公面前说伋的坏话，卫宣公就派伋去出使齐国，并暗中派人扮为贼到半路上杀死伋，结果被寿知道，寿就通知伋逃走，伋说：“君王的命令，不能逃。”于是寿就偷走出使的符节，扮成伋的模样先走，欲代伋死，路上果然被杀。伋发现符节不在，知是寿取走，赶忙追赶，等他赶到，寿已被杀，伋说：“君王是命令你们杀我，寿有什么罪？”于是贼人又杀死伋。按：寿、朔，当作伋、寿。

⑤澄水镜：像水一样明净的镜子。

⑥年劳：年节慰劳。

⑦俸禄不入私门：谓廉洁奉公。后汉杨秉为豫章太守，清俭，计日受禄，余俸不入私门。

⑧妻子不之官舍：之，去到。妻与子都不到官署居住，亦说明公私分明。后汉魏霸为巨鹿太守，何并为颍川太守，每到官任职，妻与子都不入官舍居住。

⑨“班条”二句：班条，官位的等级排列。不举火，不生火。谓官位虽然显贵，吃饭却不举烟火。后汉左雄为冀州刺史，在任不举烟火，常吃干粮。

⑩“剖符”二句：谓身负重任，穿的却是打补丁的粗布衣服。 剖符：剖开符节。古代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把符节剖分为二，双方各执其半，作为信守的约证，叫做剖符。

⑪“南阳”二句：谓身为太守，只以破衣遮身。后汉羊续为南阳大守，常粗衣素食度日，他的妻子收藏家资，也仅有粗布衣被，别无余物。

⑫“莱芜”二句：谓当了县官，家中的甑子却生了灰尘。后汉范丹为莱芜县令，家贫，乡间有一首民歌说：“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⑬“民无定主”二句：谓百姓没有固定的主人（指诸侯），就不会倾心依附。

⑭乱常干纪：扰乱伦常，干犯法令制度。

⑮春秋二百年间：现在一般认为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终于公元前476年，共295年。亦有认为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文中以后者为春秋年限，说二百年间，举其概数。

⑯“次睢”二句：谓到睢水祭祀，用小国之君作祭品。据《左传》载，鲁僖公十九年，宋襄公派邾文公到睢水祭祀，将鄫国的国君杀来作祭品。

⑰“鲁道”二句：谓鲁国的道路平坦，好用来幽会。《诗·齐风·载驱》：“鲁道有荡，齐子岂弟。”用来讽刺鲁庄公的夫人文姜与她的哥哥齐襄公私通。

⑱哀、平之际：汉哀帝、平帝之时。 汉哀帝：名欣。汉元帝庶孙，定陶恭王之子。公元前7年即位，在位六年。 汉平帝：名衎（kàn看去），宣帝曾孙。于公元前1年即位，时年九岁，太皇太后王氏临朝，以大司马王莽执掌朝政，娶王莽之女为皇后。因王莽隔绝其生母卫太后，平帝不悦，于是王莽乘腊日上椒酒，置毒于酒中，毒死平帝。在位五年。

⑲桓、灵之时：谓东汉桓帝、灵帝之时。 桓帝：名志。章帝曾孙，蠡吾侯刘翼之子。公元146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在位期间，任用宦官单超等执政，朝政日益腐败。 灵帝：名宏。章

帝玄孙。于公元167年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在位期间重用宦官曹节等，并杀死敢于上书规谏的陈蕃、窦武、李膺等。中平初年，黄巾起义，东汉更加衰弱。

【译文】

受分封，建邦国，凭借先辈的门第与资望，忘记了先辈们创业的艰辛，轻视世袭得来的显贵，无不世代增加残忍荒淫，一代比一代奢侈骄横。供临时住宿的离宫别馆，高耸云霄，有的使用人力将尽枯竭，有的邀约诸侯一起寻欢作乐。陈灵公君臣淫乱背礼义，一起侮辱徵舒；卫宣公父子同娶一妻，最终杀死了寿与伋。还说因为自己想治理好国家，难道应该像这样吗？现在内外的众官，都由朝廷选拔、提拔士人百姓来任用，以明净如水的镜子来鉴察，年节慰劳优厚，提高他们的官阶品秩，通过考绩来明确对他们的罢免或提升。这些人进取心强，办事认真，互相切磋，感情深厚。有的人廉洁奉公，俸禄不拿回家中；有的人居官赴任，妻室儿女不进官舍居住；有的人官阶高贵，宁吃干粮也不生火；有的人身负重任，穿的只是补丁粗衣。有的人像南阳太守，仅以破衣遮身；有的人如莱阳县长，家中饭甑满是灰尘。他们知道为国兴利增加财物，多么使人爽心！总而言之，官爵不是世代相袭，任贤之路广阔平坦；百姓没有固定主子，依附官吏的感情就不深。这些事是愚昧与聪明人都能分辨的，怎么可以怀疑呢？至于灭国篡位，杀害国君，扰乱伦常，干扰纲纪，春秋二百年间，大概没有安宁的年份。到睢水祭祀，就杀小国之君当祭品；鲁道路平坦，就常常等待着乱伦的幽会。纵然在西汉的哀帝、平帝之时，东汉的桓帝、灵帝之际，下边官吏的荒淫残暴，必定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去概括它。

【原文】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①，应期启圣②，救亿兆之焚溺，扫氛祲于环区③。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④；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⑤。独照宸衷⑥，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⑦，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已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御，寓县崩离⑧；后魏乘时，华夷杂处⑨。重以关河分阴，吴，楚悬隔⑩，习文者学长短从横之术⑪，居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⑫，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⑬。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⑭；坐移明运⑮，非克定之功⑯。年逾二纪⑰，人不见德。及大业嗣立⑱，世道交丧，一人一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心未康⑲。

【注释】

①握纪御天：掌握纲纪，驾驭天下。

②应期启圣：顺应时机，开创帝业。

③氛祲：凶云妖气。

④二仪：天地。

⑤“妙万物”句：谓遥知万物而发言。 妙：遥也。

⑥独照宸衷：内心独自明亮。 宸衷：天子之心也。

⑦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种禄爵。

⑧“晋氏”二句：指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

⑨“后魏”二句：谓西晋后期，国势倾颓，北魏兴起，乘机入占中原，晋朝被迫南迁，北方由后魏统治，汉族与别的少数民族杂居相处。

⑩“重以”二句：谓晋朝南迁，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

⑪长短从横之术：指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之术。因反映战国游说及社会情况的《战国策》也称《长短书》，故纵横家游说之术也称为长短之术。 从横：即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简称。战国时，弱国联合进攻强国称合纵。随从

强国去进攻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一说南北为纵，东西为横。

⑫狙诈：狡猾奸诈。文中指阴险野心。

⑬“开皇”二句：开皇是隋文帝（杨坚）年号。北周时，杨坚的女儿是北周宣帝的皇后，系北周外戚，故称外家。北周宣帝死后，静帝年幼即位，杨坚任丞相，总揽朝政。公元581年，杨坚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故称“开皇在运，因藉外家”。

⑭“驱御”二句：统治天下，有雄心壮志而又多猜忌疑惑。

⑮明：［明］成化本作“时”，可从。

⑯克定之功：战胜敌人奠基立国的功绩。

⑰年逾二纪：统治的时间超过二纪。 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隋文帝在位时间前后共24年，故称年逾二纪。

⑱大业嗣立：隋炀帝嗣立。大业是隋炀帝年号，故用以指代炀帝。

⑲“劳心”句：谓劳尽心力也不能使国家振兴。

【译文】

陛下掌握纲纪，驾御天下，顺应天运开创大业，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百姓，在宇宙间扫清邪气妖云。开创基业，流传后代，以美德比配于天地；发出号召，施行命令，遥知万物才发言。光明的圣心，永远缅怀前贤古圣。将恢复五等爵位而兴旧时制度，建立邦国来使诸侯相亲。我暗自认为，汉魏以来，分封诸侯的弊病至今余风未尽，尧、舜盛世已成往古，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已经改变。何况晋朝分封诸侯后，又失去驾驭的能力，最终导至诸侯相侵，国土分崩离析，拓跋氏乘机建立后魏，汉人与胡夷杂居相处。国家重新出现关山分割、大河相阻，吴、楚隔绝的分裂局面。习文的，就学纵横家游说之术；习武的，全怀武力争战之心，都是用来作实现阴险野心的阶梯，滋长了浇薄轻浮的风气。隋文帝有幸建国，是借助外戚身分。他驱使和任用天下英豪，却又多猜忌疑惑；他坐享其成，转移北周国运，不是战胜强敌建立的功业。在位时间超过二纪，百姓看不到他的恩德。到了炀帝即位，社会道德风气纷乱，人力物力像扫地出门那样接近枯竭。即使上天赋

予神功武力，铲平贼乱，军队的威势不减，劳尽心力也不能振兴。

【原文】

自陛下倾顺圣慈[①]，嗣膺宝历[②]，情深致理，综覈前王[③]。虽至道无名[④]，言象所绝[⑤]，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爱敬烝烝，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⑥]。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⑦]。每宪司谳罪[⑧]，尚书奏狱[⑨]，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以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⑩]，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⑪]。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⑫]，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⑬]，将升硕儒于卿相[⑭]，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移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⑮]，竟抑子来之愿[⑯]，不吝阴阳之感[⑰]，以安卑陋之居。顷岁霜俭[⑱]，普天饥馑，丧乱甫尔[⑲]，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赈恤[⑳]，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惟藜藿[㉑]，乐彻簨簴[㉒]，言必凄动，貌成癯瘦[㉓]。公旦喜于重译[㉔]，文命矜其即叙[㉕]。陛下每见四夷款附[㉖]，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求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志绝游幸[㉗]，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各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词。才日昃，必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㉘]，乙夜忘疲[㉙]，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

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30]。而淳粹尚阻[31]，浮诡未移[32]，此由习之永久，难以卒变。请待雕琢成器[33]，以质代文[34]，刑措之教一行[35]，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36]，议山河之赏[37]，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38]？"

美哉斯言也。

【注释】

①倾顺圣慈：谓完全顺从太上皇的旨意。　圣慈：父亲，此指高祖李渊。

②嗣膺宝历：嗣立为帝。　宝历：帝位。

③综覈前王：综合核实前王治国的经验教训。

④至道无名：谓至善之道在天地未形成之时，无法名指。《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意思是天地间有形有名之物，均始于无，所以无形无名之时，就是天地的开始，天地未成形，道理、规律亦没有名，这种无名之道，方为至善至美之道。

⑤绝：[明]成化本作"纪"，可从。　言象所纪：说话如同找出散丝的头绪。　纪：找出散丝的头绪。

⑥"爱敬"三句：烝烝，谓孝德之美。三句大意是爱敬尊长，品德厚美，勤劳而不知疲倦，这是大舜的孝的表现。

⑦"访安"三句：内竖，古代宫中传达王命的小吏，后作宦官的通称。尝御膳，为国君尝膳。古代帝王吃的饭，都要大臣先尝，目的是检查饮食中是否有毒，以防不测，谓之尝膳。三句之意是赞文王的美德。

⑧宪司：掌握法令的官署。　谳罪：审判定罪。

⑨奏狱：向国君汇报案件诉讼情况。

⑩"以断"二句：谓用砍断脚趾的方法来代替死刑。　大辟：死罪。

⑪"大禹"句：谓大禹看见罪人被罚而痛哭自己没有把臣民教育好。《说苑》曰："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⑫弘奖名教：大力倡导封建礼教。　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⑬擢明经于青紫：通过明经科考选拔人才来任高官。　明经：唐代科举制度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经义。　青紫：本指古代公卿的服饰，此处借指高官显爵。《东观汉纪》："印绶，汉制公侯紫绶，九卿青绶。"

⑭硕儒：大儒，即学问渊博的人。

⑮家人之产：人家的资产。

⑯子来之愿：众臣的心愿。　子来：谓民心归附，如子女趋事父母，不召自来。文中借指群臣。《诗·大雅·灵台》："终始勿亟，庶民子来。"

⑰阴阳之感：对气候寒暖的感觉。　阴阳：指日光的背向，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历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

⑱顷岁霜俭：近年因霜灾粮食不丰足。　俭：贫乏，不丰足。　霜俭：即因"殒霜杀谷"造成歉收。

⑲丧乱甫尔：丧乱开始出现。　甫：开始。《老子》："以阅众甫。"王弼注："众甫，物之始也。"

⑳赈恤：救济抚恤。

㉑藜藿：藜，似藿而表赤的一种植物；藿，豆叶。文中指粗劣饭菜。

㉒簨簴（sǔnjù 损句）：古代悬挂钟磬的架子，横杆叫簨，直柱叫簴。

㉓癯瘦：癯，同臞，瘦。同义词连用。

㉔"公旦"句：旦，即周公旦。《史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㉕文命：夏禹名。　即叙：就序，皆依次序。《资治通鉴·晋纪》："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

㉖款附：诚心归附。

㉗志：［明］成化本作"迹"，可从。

㉘玄言：亦称"清谈"、"清言"。魏晋时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开始于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上承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谈玄为主。多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义，摈弃世务，专谈玄理，士人争相慕效。到晋王衍辈，玄谈之风更盛，延至齐梁不衰。

㉙乙夜：午后十时，五夜之一。汉以来，以夜纪之甲（午后八时）、乙（午后十时）、丙（午后十二时）、丁（午前二时）、戊（午前四时）谓之五夜。文中指天子于夜间十时观书。

㉚弥纶天壤：流摄天地。 弥纶：缠裹。《易经·系辞》：“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㉛淳粹尚阻：质朴纯厚的风气还不能树立起来。 淳粹：淳朴。

㉜浮诡：浮薄诡诈。

㉝雕琢成器：本指将木、石等雕刻为器物，文中用来比喻培养高尚品德。

㉞以质代文：质，本质。文，纹饰。文中指以质朴敦厚来取代奢华浮薄。

㉟刑措：谓没有人犯法，刑罚搁置不用。

㊱疆理之制：封疆治理的制度。

㊲山河之赏：即分封诸侯，把土地赏赐给皇亲贵臣。

㊳“易称”四句：《易》即《易经》，儒家经典之一。书中引文见《易·丰·彖》，意为天地间万事万物，犹如日月，日中至盛，中过则昃，月满则盈，过盈则食。天地间的寒暑往来，陵谷变迁，都有盈缩消存的现象，日月山川尚不免于此，何况人世的兴衰呢？

【译文】

自从陛下尽心顺从太上皇的旨意，继立而登上了皇帝宝位后，一心治国，用深厚的感情致力于政事，综合审察国君治国得失。虽然至善至美的理论不能明白地说出来，我说的话就像理丝抽出头绪一样，能大略陈述一个梗概，实在是我的心愿。敬爱尊长，品德淳厚，勤劳而不知疲倦，这是大舜的孝 。向宫中小吏询问国君的健康状况，亲自为国君尝食，这是周文王的美德。每见司法官署审理罪人，尚书奏明案件诉讼情况，大大小小的案情都明白考察，使违法的受到惩处，冤枉的得到伸理，用砍断脚趾的办法代替杀头的罪刑，仁慈的心感到怜悯，不管内心还是外表都一样，这就是大禹见罪人而哭的原因。表情严肃，说话正直，虚心听取并采纳别人的规谏，不简慢卑贱或说话迟钝的人，不抛弃山野之人的意见，这就是帝尧寻求规谏的情况。大大地提倡礼教，勉励求学的人，既通过明经科选，提升贤能之人任高官，又将把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任为卿相，这就是圣人循循善诱的方法。臣子们认为宫中炎热潮湿，陛下休息与用膳的地方或者不合适，请求陛下移

居到地势高敞明亮的地方，在那里修建一座小小的楼阁。就因爱惜人家的资产，陛下竟制止了臣子们的建议，不吝惜身受寒暑，安心地居住在低下简陋的地方。近年因霜灾歉收，普天之下，饥荒严重，丧乱就开始出现，仓库里也十分空虚。陛下内心怜悯百姓，不断地救济抚恤，竟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而陛下还只吃粗劣饭菜，停止赏乐，撤除了悬挂钟磬的架子，说话必然凄惋动容，面庞已大大消瘦。过去，周公旦对外族辗转翻译送来宝物感到欣喜，大禹夸耀他治水取得成功。陛下每看到四方诸侯诚心归附，万里之外，民心趋向于仁厚，还进退思考，聚精会神地考虑问题，恐怕随意劳烦中原百姓，以此来经营远方，不凭借万古的英明声誉，换取一时的众多宝物。心中深切思劳忧虑，行动断绝游玩巡幸，每天清早就设朝理事，听取和接受群臣的意见毫不懈怠，智慧遍察万物，道义普救天下。散朝之后，还召进有名的大臣，共同探讨议论治国的得失，倾尽全部心力，惟一涉及的只是治国大事，再没有别的话。到太阳西斜，一定叫才学渊博的人进宫，赐给清静安闲，畅谈古代典籍，中间有时也写文咏诗，有时也清谈玄理，到深夜还忘记疲劳，夜半还不安寝。这四个方面，独有陛下一人超过以往任何朝代的贤君，这实在是有人类以来，一人做到这样罢了。发扬光大这种美德，用它去淳化民风，明白地告诉天下，相信在一年之内，可以遍布天地之间。但是淳朴敦厚的美德受到阻碍，浮薄诡诈的风气还未改变，这是因为长期形成的，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请等到把雕工精美的玉打磨成朴素的器皿，用淳朴敦厚的美德取代浮华轻薄的风气，刑罚搁置的教育一施行，登泰山、祭天地的典礼举行完毕，然后再定分疆治理的办法，讨论赏赐土地、分封诸侯的事也不算晚。《易经》说：“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会盈虚更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长停息，何况对于人呢？”

这话多好啊！

【原文】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

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①]，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②]，诚爱之重，欲其胤裔承守[③]，与国无疆，可使世官也。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④]，况下此以还，而欲以父取子[⑤]，恐失之远矣。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欲绝之也，则子文之理犹在[⑥]；政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⑦]。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⑧]，畴其户邑[⑨]，必有材行，随器方授[⑩]，则翰翮非强[⑪]，亦可以获免尤累[⑫]。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福禄也。

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注释】

①作镇藩部：即镇守藩部。指分封宗亲及勋臣，让他们分别建立和镇守邦国，作为京城藩篱。

②封植：壅土培植。引申为扶植栽培。

③胤裔承守：后代承袭职守。 胤裔：亦称胤嗣，指后代。

④朱、均：指丹朱与商均。 丹朱：帝尧之子，因傲慢荒淫，帝尧传位舜而不传丹朱。 商均：帝舜之子，相传为女英所生，因不肖，舜在位时预荐禹于天下，不传位给商均。舜死，禹继帝位。

⑤以父取子：根据父亲的才能、德行去推断儿子。

⑥子文之理：子文，楚国令尹，姓斗，名穀於菟。他的孙子出使齐国回国复命，因有过失，自向司寇请求拘留。楚王想到子文治理国家的功绩，就

说："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于是恢复子文孙子的官职。

⑦栾黡（yǎn 掩）之恶：栾黡，春秋时晋国大夫武子之子，骄纵横虐。黡死后，晋士鞅说："武子所施没矣，黡之怨实章。"意思是儿子的过恶湮没了父亲的功绩。

⑧赋以茅土：即分封之意。古时皇帝社祭的坛用五色土筑成：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分封诸 侯时侯时某一方面的泥土用茅草包好授给受封的人，作为分得土地的象征。

⑨畴其户邑：畴，相等。谓使他们的食邑相等。《后汉书・祭遵传》："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李贤注："畴，等也。言功臣死后，子孙袭封，世世与先人等。"

⑩随器方授：根据才能高低授职。

⑪翰翮：羽毛，文中指能力。

⑫尤累：过失的牵累。 尤：过失。

【译文】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

我看见陛下诏书，命宗室亲属和功臣镇守分封的邦国，并传给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都继守着那里的政权，不是有重大原故，不能罢免。我暗自认为陛下封赐栽 培的人，确实爱他们很深，想让他们的后代继承职守，立国永久，可以使世代作官了。为什么这样作呢？凭着尧、舜这样的君父，还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何况差于这样以下的人，而想根据父亲 的才能品德去推断儿子，恐怕相差得很远罢。倘若有的还在孩童之时就承袭父职，万一骄奢淫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他们的祸害，而国家也会受他们的败坏。想断绝他们的封地与官爵吧，那楚令尹子文死后，让他的孙子复官这样的事例还在；想保留他们的封地与官爵吧，而又有栾黡的过恶已经显露那样事情。与其让这样的人去毒害现在活着的百姓，就宁可对已死去的臣子割恩，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过去所谓被爱重的人，就正好是伤害了他们。我以为适宜分封，食邑世代相等的，一定要有才能品行。根据才能品

行才能授职，这就使能力不强的，也可因此而获得免受过失的连累。过去汉光武帝不任命有功之臣去当地方官，所以最终保全了这些功臣一辈子，确是由于他懂得治国的方法。希望陛下认真想想这件事怎样处理才恰当。使大家能得到陛下的大恩，子子孙孙最终也能终享福禄。

太宗同时称赞采纳李百药、马周的意见，于是终于取消了宗室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诏令。

贞观政要卷第四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原文】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①]。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邪！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②]。且令其早有定分[③]，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④]，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

【注释】

①齐州：州名。唐代辖境相当今山东济南市、历城、章丘、济阳、禹城、齐河、临邑等县地。治所在历城（今济南市）。

②出作藩屏：此谓到州郡任职，屏蔽京城。

③定分：一定的名分。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各有一定的名分。

④百年：此为死的讳称。

【译文】

贞观七年，太宗任命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太宗对侍臣说："从父子的感情来说，岂有不希望时常互相见面的么！但是家事和国事，事体轻重不同，他必须出任地方官屏蔽京城。而且让他早点有一定的名分，断绝非分的念头，我死以后，使他们兄弟没有危亡的灾难。"

【原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①]，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②]。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③]。昔魏武帝宠树陈思[④]，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⑤]。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⑥]，封户不少[⑦]，好衣美食，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⑧]。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⑨]。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⑩]。

【注释】

①树置：指封授爵位和职务。

②“前车既覆”句：即“重蹈覆辙”，喻不吸取教训。 覆：翻。 辙：车碾过的印子。

③恃恩骄矜：仗恃皇帝的宠爱而傲骄自大。 矜：自傲，自夸。

④魏武帝：曹操。 陈思：即曹植，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他多才多艺，很受曹操宠爱。魏文帝曹丕继位后，他被贬斥。

⑤嗣王：嗣位的君王。此指魏文帝。

⑥身食大国：享受大都邑的供奉。 大国：大都邑，大城。此指封国。

⑦封户：封赏的食户，供奉租税徭役。

⑧纪极：规定的限制。

⑨自然：自己会形成那种情况。 然：那样。

⑩物：财物。 段：品类。

【译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奏章说："从汉代、晋代以来，历代分封的诸侯王都因为封授不当，没有预先确立一定的名分，所以导致灭亡。当国君的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是他们沉溺在偏爱之中，因而前面的车已经翻覆，后面的车却不改道，重蹈覆辙，不吸取教训。如今诸王受到宠爱，有过于厚重的情况，臣的忧虑，不仅是忧虑他们仗恃皇上的宠爱而骄傲自大。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到魏文帝即位，陈思王被禁闭防守，如同狱中的囚犯一样，是因为先皇帝给他的宠爱太多，所以继位的君王也就畏惧他了。这就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害他受苦的原因。况且帝王的子弟何用担心不富贵，他们享受封国的供奉，封赐的食户不少，好衣服好食物，还再需要什么？但是每年特别给予优厚的赏赐，竟然没有规定的限制。俗话说：'贫穷不学而俭节，富贵不学而奢侈'，是说自然地那样。现在陛下用极端的圣智创立事业，岂只是安置现有的子弟就算完事，还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让世世代代遵照执行。"奏章呈上以后，太宗很赞许，赏赐他许多财物。

【原文】

贞观十三年①，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②，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③，道亚霄极④，甚尚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⑤，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⑥，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⑦。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

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至乱国[8]。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号施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争[9]，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10]，朝野见闻，不以为是。臣闻《传》曰：'爱子教以义方[11]。'忠、孝、恭、俭，义方之谓[12]。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13]，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14]，积财镪巨万计[15]，入警出跸[16]。小不得意，发病而死[17]。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18]。且魏王既新出阁[19]，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20]，乃为良器。引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21]。"太宗深纳其言。

【注释】

①贞观十三年：此事《资治通鉴》系于贞观十六年。

②料物：此指供给的各种生活物资。

③储君：谓太子。《公羊传·僖公五年》何休注："储君，副主。"储，副贰。太子为君之副，故称为储君。

④道亚霄极：亚，接近。《广雅》："亚，就也。"霄极，云霄的最高处，喻至尊的君王。这句是说太子的德行接近君王。

⑤泉：古代钱币的名称。

⑥塞嫌疑之渐：阻止嫌疑的增加。　渐：发展，增加。

⑦正体：古代认为嫡长子是家族的正宗，太子是国家的正宗，称为正体。

⑧至：《旧唐书》、《新唐书》中《濮王泰传》作"志"，可从。

⑨争（zhèng正）：通"诤"。诤谏。

⑩翻：通"反"。反而。

⑪爱子教以义方：语出《左传·隐公三年》："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

以义方，弗纳于邪。'" 义方，指做事应该遵守的规矩法度。

⑫"忠孝恭俭"二句：忠诚、孝友、恭谦、俭节，称为义方。 之：代词，复指前置的宾语"义方"。

⑬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生景帝和梁孝王。 梁孝王：即刘武，文帝第二子。封于梁，谥孝。按本传，梁孝王平定七国谋反有功，得太后及景帝宠爱，于是骄矜放纵，胡作非为。

⑭复道弥望：复道，亦称辇道或阁道，是我国古代宫室建筑中的一种类似长廊的木构建筑物，上下皆有行路。 弥望：满目都是。

⑮财镪：钱财。 镪（qiǎng 抢）：钱串。引申为成串的钱。左思《蜀都赋》："藏镪巨万。"

⑯入警出跸：警，警戒；跸，清道。警跸，谓皇帝出入所经之地，严加戒备，断绝行人。这里是说梁孝王僭用皇帝的礼仪。

⑰"小不得意"二句：据史传，景帝时，栗太子被废，梁孝王入朝，欲代废太子为嗣，未获许可，回封地发病而死。

⑱淮阳王：汉宣帝庶子，名钦，谥宪。退让之臣：有谦逊风度的大臣。按史传，汉宣帝骄宠淮阳王，后淮阳王谋反作乱，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后来依靠大臣辅佐，率兵镇压，才免于祸难。

⑲出阁：皇子出就藩封称出阁。

⑳道德齐礼：用德行礼义来引导、要求。 道：通"导"。 齐：使整齐。《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㉑不肃而成：《孝经》引孔子语："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邢昺疏："是以其为教也，不待肃戒而成也；其为政也，不假威严而自理也。"

【译文】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格外供给魏王李泰府中的各种物资，超过了皇太子，上疏劝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节，尊重嫡子，轻视庶子。称嫡子是储君，他德行接近君王，非常推崇尊重，使用物资不加限制，钱货财物和君王共同享受。庶子出身卑微，不能拿嫡子来比照，用这样来阻止嫌疑的增加，清除祸乱的根源。先王必定是根据人的常情，然后制定法令。懂得有国有家，必然有嫡子庶子。但是即使宠爱庶子，也不能超过名分，嫡

子是正体，必须特别尊崇。如果不能明确一定的名分，就会使该亲近的人却被疏远，该尊重的人却被轻视，那么阿谀奉承的人乘机活动，用私爱损害公道，迷惑心志，扰乱国家。陛下功业超越万古，德行盖过历代君王；发号施令，为天下制定法规。每天处理纷繁的政务，有的未能十分妥善。臣担任规谏的职责，不允许对此保持沉默。见到供应太子的物资，反而比魏王的少，朝廷大臣和民间人士知道的，都认为不恰当。臣听到《左传》说：'宠爱子女要用行事的规矩去教育他。'忠诚、孝友、恭谦、俭节，便是行事的规矩。过去汉朝窦太后和汉景帝都不懂得以行事规矩教育子弟的道理，于是放纵梁孝王，封赐给他四十多座城邑，苑囿方圆三百里，大规模营建宫室，复道相通，举目可见，大量聚积数以万计的钱财，进出僭用皇帝的警跸仪式。但是后来稍不如意，就发病死了。汉宣帝也放任庶子淮阳王，后来淮阳王谋反作乱，几乎造成国家败亡，全靠有谦逊风度的大臣辅佐，才仅得免于灾难。而魏王泰既是新近出就藩封，希望时常用礼义教导他，妥善选择老师，用国家成败的道理启示他；既用节俭的美德敦督他，又用文章学问勉励他。使他尽忠尽孝，用德行礼义引导、要求自己，从而才能成为贤材。这就叫做圣人施行教化，不用态度严厉就使人成器。"太宗完全接受他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①]："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②]。"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义为急[③]。"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

"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④，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何尝不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⑤，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⑥，多由此作。其府官寮，勿令过四考⑦。"

【注释】

①高士廉（？～公元647年）：名俭。唐高祖时任雍州治中（郡的佐官）。李世民为皇太子时，授职太子右庶子。李世民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封许国公；后迁仆射，代理太傅，掌国家机要。

②四夷：称四境的少数民族。

③《旧唐书·褚遂良传》"义"前有"由斯而言礼"五字，可从。

④守器东宫：谓立为太子。　守器：看守宗庙祭器。

⑤储宫：储君（太子）所居之宫，转指太子。

⑥窥窬（kuī　yú 亏于）：窥伺可趁之隙。犹言觊觎。

⑦四考：每年一定时间考核官吏政绩，以决定升黜，称为"考"。四考，谓任职四年。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当前国家什么事情最要紧？你们各自给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养息老百姓最要紧。"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四境少数民族要紧。"中书侍郎岑文本说："《左传》说：'拿德行引导他，拿礼义要求他。'由此说来，施行礼义要紧。"谏议大夫褚遂良说："目前四方瞻仰圣德，不敢为非作歹，只是太子和诸王必须有一定的名分。陛下最好制定万代可行的法规留给子孙，这是当今最要紧的事。"太宗说："这话正确。我年近五十，已经觉得衰弱倦怠。既然立了长子为东宫太子，诸位兄弟以及庶子约有四十人，我心里常常忧虑这件事。不过自古

以来嫡子庶子如果不成材，何尝不使国家倾败！你们为我寻求贤德的人，用来辅佐太子以及诸王，都要找正直的人士。而且官吏侍候诸王，不宜时间太久。时间久了情义深厚，常常由此产生非分的企图。那些王府的官吏，不要让他们任职超过四年。”

论尊敬师傅第十

【原文】

贞观三年①，太子少师李纲有脚疾②，不堪践履③，太宗赐步舆入东宫④，诏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⑤，大见崇重⑥。纲为太子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⑦，理顺辞直，听者忘倦。太子尝商略古来君臣必教、竭忠尽节之事⑧，纲懔然曰⑨：“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⑩，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⑪，有不可夺之志⑫。太子未尝不耸然礼敬⑬。

【注释】

①贞观三年：《旧唐书》卷六十二、《新唐书》卷九十九《李纲传》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皆系此事于贞观四年。

②李纲：字文纪，观州蓨（治所在今河北景县）人。贞观初任太子少师，五年卒。

③践履：穿鞋走路。

④步舆：一种有皮垫的木制便轿。

⑤引：牵引，此为搀扶的意思。

⑥大见崇重：显得非常尊重。　见（xiàn 现）：同“现”，显示。

⑦问寝视膳：参见《论封建》注。

⑧商略：商量讨论。君臣必教，国君和臣下应该遵循的原则。

⑨懔然：态度严肃的样子。

⑩“托六尺之孤”二句：是《论语·泰伯》中曾子的话。谓臣下受嘱托辅佐幼君。 六尺之孤：指年龄十五以下的孤儿。 百里之命：指方圆百里的公侯国的政令。

⑪辞色慷慨：言辞和态度慷慨激昂。

⑫不可夺之志：不能迫使改变的志向。《论语·子罕》：“匹夫不可夺志也。”

⑬耸然：很尊敬的样子。 耸：通“竦”。

【译文】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脚有病，不能穿鞋走路。太宗赐他乘坐步舆进东宫，诏令皇太子搀扶他上殿亲自拜见，显得十分尊重。李纲给太子讲述君臣父子的伦理，以及问寝视膳的礼节，道理中肯，言辞恳切，使听讲的人忘记了疲倦。太子曾经讨论自古以来君臣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尽忠尽节的事，李纲严正地说：“接受托孤，辅佐幼君，代理国政，古人认为困难，我认为容易。”他每逢发表言论，言辞态度都慷慨激昂，有不可迫使他改变的意志。太子没有不肃然起敬的。

【原文】

贞观六年，诏曰：“朕比寻讨经史[①]，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②]？前所进令遂不睹三师之位[③]，意将未可。何以然？黄帝学太颠，颛顼学录图，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禹学西王国[④]，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⑤]。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

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⑥]。'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⑦]，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

【注释】

①比：近来，指时间。　寻讨：探讨，研究。

②曷尝：何尝；未尝。　师傅：谓太师、太傅。

③"前所进令"句：据史志，隋废三师之位，至唐贞观十一年复置，与三公皆不设官属。

④国：［明］成化本作"母"，可从。

⑤"黄帝学太颠"几句：《四部丛刊》本刘向《新序》卷五"太颠"作"大真"、"录图"作"绿图"、"务成昭"作"务成跗"、"子期"作"铰时子期"、"虢叔"作"郭叔"。

⑥"《诗》不云乎"二句：见《诗·大雅·假乐》。意思是要按照前代规矩办事，不要失误，不要忘记。　愆：失误。

⑦政致太平：达到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诏令说："我近来研究经典史籍，见圣明的帝王，何尝没有师傅呢？先前所进奏的法令始终未见设立三师的职位，心里觉得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黄帝向太颠学习，颛顼向录图学习，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昭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威子伯学习，文王向子期学习，武王向虢叔学习。前代圣王如果没有遇到这些老师，那么功业就不会在天下显扬，名誉就不会记载在历史典籍上。何况我承接在历代君王的后面，智慧不如圣王，如果没有师傅，怎么能够管理亿万百姓呢？《诗经》不是说过么：'不要失误，不要忘记，完全按照老规矩。'不学习，就不懂得古代治国的道理，要能够使国家达得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那是不可能的！应当立即拟定法令，设立三师的职位。"

【原文】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上智之人，自无所染①，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②。况太子师保③，古难其选。成王幼小，周、召为保傅④，左右皆贤，日闻雅训，足以长仁益德⑤，便为圣君。秦之胡亥，用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诛功臣，杀宗族，酷暴不已⑥，旋踵而亡。故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今为太子、诸王精选师傅，令其式瞻礼度⑦，有所裨益。公等可访正直忠信者，各三两人。"

【注释】

①"上智之人"二句：谓圣人不会沾染恶习。上智之人，指生而知之者，即圣人。

②"中智之人"二句：谓一般人的品德不稳定，随着教育而变化。

③太子师保：谓太子之佐辅。《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者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④"成王年幼"二句：按史传，周成王尚在襁褓中时，就以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

⑤长仁益德：使仁义道德增加。

⑥酷暴不已：残酷暴虐到极点。

⑦式瞻：瞻仰效法的意思。

【译文】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上等智慧的圣人，自然不会沾染什么恶习，但是中等智慧的一般人品德不稳定，随着教育而变化。况且太子的佐 辅，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成王年幼，就以周公、召

公为太傅太保，左右都是贤人，每天听到良好的教诲，能够增长仁义道德，于是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用赵高作太师，赵高教他刑法决狱，等到他嗣位为帝，诛戮功臣，杀害宗族，残暴到极点，紧接着就亡国了。所以人的善恶，确实受到左右亲信的影响。我如今为太子、诸王精心挑选师傅，让他们瞻仰效法礼节制度，得到补益。你们可以寻访正直忠诚信义的人，各推荐三两个人。”

【原文】

贞观十一年，以礼部尚书王珪兼为魏王师傅①。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②，少能自济③。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每对王珪，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师道自处④，时议善之也。

【注释】

①兼为魏王师：唐袭隋制，皇叔、昆弟、皇子封亲王的，设置师傅，掌训导礼义，匡正过失。　魏王：即太宗第四子李泰。

②倾覆相踵：一个接一个灭亡。　相踵：脚跟相接，喻一个接一个。

③自济：自己救助自己。

④以师道自处：拿做师傅的准则要求自己。　师道：为师之道。

【译文】

贞观十一年，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的师傅。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的儿子，在深宫里生长，到他长大成人，没有不骄奢淫逸的，所以一个接一个地灭亡，少有能

够自己救助自己的。我如今严格教育子弟，希望他们都得到安全。王珪，我长期任用，很了解他刚毅正直，有忠孝之心，选他为儿子的师傅。你应该告诉李泰，每次面对王珪，像见到我一样，应当表示尊敬，不可懈怠。”王珪也按照做师傅的准则要求自己，当时的议论都称赞他。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曰：“三师以德道人者也①。若师体卑②，太子无所取则。”于是诏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③：太子出殿门迎，先拜三师，答拜④，每门让⑤；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⑥，后名惶恐再拜。

【注释】

①以德道人：拿德行教导人。　道：通“导”。
②师体卑：谓师傅的身分低下。　卑：卑微。
③仪注：礼仪制度，即礼节。
④答拜：指三师行礼时，太子要作答礼。
⑤每门让：每逢进门出门，太子要让三师先走。
⑥惶恐：恐惧不安。书信前后的谦辞。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说：“三师是用德行教导太子的人。如果三师身份低下，太子就没有学习的榜样。”于是诏令制定太子接待三师的礼节：太子出殿门迎接，先行礼拜见三师，三师行礼时太子答礼，每逢进门出门让三师先走；三师坐下，太子才坐；太子给三师写信，前面称“惶恐”，后面称

"惶恐再拜"。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大帝初立为皇太子[1]，尚未尊贤重道，太宗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2]，绝不往东宫。散骑常侍刘洎上书曰：

臣闻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3]；齿学三让[4]，元良由是作贞[5]。斯皆屈主礼之尊，申下交之义[6]，故得刍言咸荐[7]，睿问旁通[8]，不出轩庭，坐知天壤[9]，率由兹道，永固鸿基者焉。至若生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10]。虽复神机不测[11]，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12]，终由外奖[13]。匪夫崇彼于篇[14]，听兹谣颂[15]，何以辨章庶类[16]，甄覈彝伦[17]？历考圣贤，咸资琢玉[18]。是故周储上哲，师望、奭而加裕[19]；汉裔两人，引园、绮而昭德[20]。原夫太子，宗祧是系；善恶之济，兴亡斯在[21]。不勤于始，将悔于终。是以晁错上书，令通政术[22]；贾谊献策，务识礼教[23]。窃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24]，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25]，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26]。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27]。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28]。虽春秋鼎盛，饬躬有渐[29]，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適晏安，言从此始[30]。臣以愚短，幸参侍从，思广储明[31]，轻愿闻彻[32]。不敢曲陈故事[33]，请以圣德言之。

【注释】

①大帝：指唐太宗第九子李治，即位后为唐高宗。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贞观十七年废皇太子李承乾，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②寝殿：皇帝居寝的正殿。

③“臣闻郊迎”二句：郊迎，到郊外迎接，以示敬重。邑外为郊。 孟侯：指太子。孟，排行最长（zhǎng 涨）的。

④齿学三让：齿让，以年龄大小相礼让。《礼记·文王世子》：“故世子齿于学，国人观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则礼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矣！三曰：‘长长者。’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

⑤元良由是作贞：太子由此成为正宗。 元良：代称太子。 贞：正，正宗。《礼记·文王世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

⑥“斯皆屈”二句：谓委屈君主的尊严，显示他联系百姓的仁义。 主礼：君主之礼。 下交：与臣民的交往。

⑦刍言咸荐：百姓的议论都能奏闻。 刍言：刍荛之言，即百姓的话。荐，献，进奏。

⑧睿问：犹圣问，即圣听。 旁通：博通，四通八达。

⑨“不出轩庭”二句：谓坐在宫中可以知道天下的事。 轩庭：居室。

⑩风雅：谓诗文词章事。

⑪神机：神妙的机谋。引指君王的谋略。

⑫开物成务：通晓万物之理，按理办事，得到成功。《易·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孔颖达疏：“言《易》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

⑬外奖：外力的辅助。 奖：辅助。

⑭籥（yuè 岳）：乐器，近似排箫，舞时伴奏。 于籥：谓礼乐教化。

⑮谣颂：歌谣诗颂。指诗歌教化。

⑯辨章庶类：分清万物。 章：通“彰”。

⑰甄覈彝伦：鉴定伦常。 彝伦：即伦常，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⑱琢玉：雕琢玉器。引谓教导太子。《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⑲“周储上哲”二句：周储，周太子，指成王。 上：尚，推崇。 望：太公之号；奭，召公之名。二公为成王太师、太保。 裕：德行。《方言》：

“裕、猷，道也。东齐曰裕，或曰猷。”

⑳“汉裔深仁”二句：汉裔，汉太子，指惠帝刘盈。　深仁：深纳仁义。　园：东园公。　绮：绮里季。　史志载：刘盈为太子时，汉高祖刘邦欲废他改立赵王，张良教他礼迎园、绮及夏黄公、甪里先生四皓，作为辅佐，遂使高祖消除了废立之意。

㉑“原夫太子”四句：意思是，太子身分重要；他行善行恶，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原：推求，察究。　宗祧（tiāo 挑）：宗庙，国家。　系：关涉。

㉒“晁错上书”二句：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西汉大臣、政论家。通晓文献典故，文帝时曾任太常掌故。后为太子（景帝）家令，深得宠幸。他曾上书要求太子精通治国的方略。

㉓“贾谊献策”二句：贾谊，西汉大臣，政论家。二十岁召为博士。后被谗贬为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他曾上书要求太子懂得礼教。

㉔玉裕：如玉的姿容。　挺生：谓人材杰出。　金声：美好的名声。　夙振：早已传播。

㉕明允：明智公允。　笃诚：笃厚诚信。　孝友：孝敬父母，友爱兄弟。　按，明允笃诚、孝友仁义都是儒家推崇的高尚品德。

㉖天姿：同“天资”；天生的资质。　审谕：详细教谕。

㉗翔泳希风：翔，指飞鸟。　泳：指游鱼。　希风：向往羡慕其风节。

㉘“艺宫论道”二句：艺宫，太子学习研究学问的地方。　道：学术。　弘：博通。　四术：谓诗、书、礼、乐四门学问。

㉙“春秋鼎盛”二句：春秋鼎盛，谓年华正茂。　饬躬：正身，修身。　饬：整顿。　渐：进展。

㉚適：通“谪”，责备。　晏安：安逸。

㉛广：扩展。　储：储君，即太子。

㉜轻：微，作谦辞。　闻彻：听到。

㉝曲陈：拐弯抹角地说话。　故事：旧事。

【译文】

贞观十八年，高宗刚立为皇太子，还没有尊敬贤人，重视德行，太宗又曾经命令太子居住在他寝殿的侧室，禁止他去东宫。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说：

臣听说到城郊四方迎接客人，太子以此而培养德行；按年龄大小学习礼让，太子由此成为正宗。这都是委屈君主礼节上的尊严，显示与臣民交往的仁义。所以能够使民间百姓的议论都奏闻，圣听四通八达；不出居室，坐在宫中知道天下的事。完全遵循这个方针，永远巩固帝王的大业。如果在深宫中出生，在妇人手中长大，不曾知道忧虑畏惧，无从懂得诗文词章之事。即使再是圣思不可揣度，天生智慧，但是通晓万物的规律，按照它去成就天下的事业，终究要依靠臣下的辅助。如果不重视礼乐教化，学习歌谣诗颂，怎么分清万物，鉴定伦常？普遍考察圣贤的作为，完全可以用来教导太子。所以周太子崇尚圣哲，拜太公望、召公奭为太师、太保，提高德行；汉太子深纳仁义，礼迎东园公、绮里季等贤人，显示品德。考察太子的身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兴亡，在于太子行善行恶。太子如果开始时不努力，最终将会后悔。因此晁错上书，要求太子通晓治国的方略；贾谊献计，要求太子务必懂得礼教。如今皇太子才能杰出，美名早传，明智公允、笃厚诚实的美德，孝敬、友爱、仁义的品质，都出自天生的资质，用不着详细教谕。普天下的百姓本来就瞻仰他的德行，连飞鸟游鱼都向往他的风节了。然而问寝视膳的礼节，已经表现在每天三次朝见；在艺宫学习研究学术，还应该博通诗、书、礼、乐四门学问。虽然年华正茂，修身有所进展，但是实在担心岁月易逝，事业堕毁，讥讽产生。贪图安逸受到责备，正是从这里开始。臣愚昧浅陋，有幸参与侍从，希望扩展太子的明智，意见能够被听取。不敢拐弯抹角的陈述旧事，恳求用圣上的德行来说明。

【原文】

伏惟陛下诞睿膺图[①]，登庸历试[②]。多才多艺，道著于匡时；允文允武[③]，功成于纂祀[④]。万方即叙，九围清晏[⑤]。尚曰虽休勿休，日慎一日。求异闻于振古[⑥]，劳睿思于当

年。乙夜观书，事高汉帝[7]；马上披卷，勤过魏王[8]。陛下自励如此，而令太子优游弃日，不习图书，臣所未谕一也。加以暂屏机务，即寓雕虫[9]。纡宝思于天文[10]，则长河韬映[11]；摛玉华于仙札[12]，则流霞成彩。固以锱铢万代[13]，冠冕百王[14]，屈、宋不足以升堂，钟、张何偕于入室[15]。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16]，臣所未谕二也。陛下备该众妙[17]，独秀寰中，犹晦天聪，俯询凡识[18]。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19]，访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闾里好恶；凡有巨细，必关闻听。陛下自行如此，今太子久入趋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谕三也。陛下若谓无益，则何事劳神；若谓有成，则宜申贻厥[20]。蔑而不急，未见其可。伏愿俯推睿范，训及储君，推以良书，娱之嘉客[21]。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间以书札，继以篇章，则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副德逾光[22]，群生之福也。

【注释】

①诞睿膺图：天生圣智，承受天命。 睿（ruì锐）：智慧，明智。 膺：受。

②登庸：登帝位。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登庸以德，明试以功。"

③允文允武：文德和武德都很盛大。《诗·鲁颂·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④纂：继，继承。 纂祀：此谓继承祖先的事业。

⑤"万方即叙"二句：谓天下归顺安定。 即叙：依附、归顺的意思。叙：同"序"，次第。 九围：九州，指天下。 清晏：清平安定。

⑥异闻：指杰出的治国策略。

⑦“乙夜观书”二句：谓太宗深夜读书，比汉光武帝还要勤奋。《汉纪》载，光武帝讲论经理，半夜才睡觉。

⑧“马上披卷”二句：谓太宗在戎马倥偬中读书，其勤奋超过曹操（封魏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⑨雕虫：前人称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

⑩纡：萦环回旋。　宝思：圣思，皇上的思想。　天文：圣文。

⑪长河：银河，俗称天河。　韬映：掩藏光彩。　韬：藏。　映：阳光，光辉。

⑫摛（chī 痴）：舒展，散布。引谓铺陈辞句。　玉华：此谓精美的辞藻。　仙札：提圣旨，皇帝的文书。

⑬锱（zī 资）铢万代：意思是使万代君王显得渺小。锱和铢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常用来比喻细微的事物。

⑭冠冕百王：居于历代君王的首位。　冠冕：比喻首位、第一。

⑮“屈、宋不足”二句：屈、宋：屈原、宋玉，古代第一流的词赋家。升堂：喻学问已经入门。　钟、张：钟繇、张芝，古代第一流的书法家。入室：比喻书法已经精通。

⑯不寻篇翰：不用功于文章书法。　篇：篇章，谓文章。　翰：翰墨，谓书法。

⑰备该众妙：完全具备万物的精华。　该：通“赅”，尽备。

⑱“犹晦天聪”二句：谓不炫耀才智，虚心向普通人请教。　晦：藏而不露。　天聪：圣智。　凡识：指普通见识的人。

⑲降以温颜：态度放得很和蔼。　降：和缓。　温颜：面色温和。

⑳贻厥：给子孙留下规范。《尚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

㉑嘉客：即嘉宾，指贤能之士。

㉒副德逾光：太子的品德更加光辉。

【译文】

陛下天生圣智，承受天命；登上帝位，历经考验。多才多艺，德行显著于匡救时弊；文昌武盛，功业成就在继承前辈遗志。万

方归顺，天下清平安定。尚且说，即使功高德著也不能骄奢淫逸，要一天更比一天谨慎。探求古代杰出的治国策略，为当代政务费尽心思。深夜读书，事功高过汉光武帝；在战马上阅读，勤奋超过魏武帝。陛下如此自强不息，却让太子悠闲游乐，荒废岁月，不学习图书典籍，这是臣所不理解的第一点。此外，陛下暂时放下政务，就把心思寄托在词章书法上。圣思在圣文上萦环回旋，就使得银河失去了光辉；精美的词句在圣旨上铺陈，就像是移动的霞光织成了彩云。实在是居于历代君王的首位，使他们显得像锱铢一样轻微；屈原、宋玉的词赋够不上说是入门，钟繇、张芝的书法哪能算是精通。陛下这样自尊自爱，而太子却悠然闲居，不用功于文章书法，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陛下完全具备万物的精华，独自天下第一，仍然隐藏圣智，不耻下问见识普通的人。听朝的空闲，接见百官，态度温和，向他们询问古今治国的道理。所以能够知道朝廷政令正确与否，百姓心中的喜好和厌恶；凡事无论大小，都一定关心过问。陛下自己办事如此谦逊谨慎，如今太子却长久进宫侍奉，不去接触贤德的人，这是臣不理解的第三点。陛下如果认为没有益处，那么自己何必劳神这些事；如果认为有好处，那么就应该申明留给子孙作榜样。轻视此事，不急于去做，看不出是正确的。希望推广圣上的榜样，用来教导太子，交给好的书籍，让他和贤德的人来往。早上阅读经史典籍，察看前代的成败；晚上接待宾客，询问当代政事的得失。空闲进写书信，接着写文章，那么每天听到从未听到的事，每天看到从未看到的东西。太子的德行会更加光大，这是天下百姓的福气。

【原文】

窃从良娣之选[①]，遍于中国。仰惟圣旨，本求典内[②]，冀防微，慎远虑，臣下所知。暨乎征简人物[③]，则与躬纳相违[④]；监抚二周，未近一士[⑤]。愚谓内既如彼，外亦宜然

者[6]，恐招物议[7]，谓陛下重内而轻外也。古之太子，问安而退，所以广敬于君父[8]；异宫而处，所以分别于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闱[9]，动移旬朔[10]，师傅以下，无由接见。假令供奉有隙，暂还东朝[11]，拜谒既疏，且事俯仰[12]，规谏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亲教，宫寀无因以进言[13]，虽有具寮[14]，竟将何补？

【注释】

①良娣之选：指为太子选择嫔妃。　良娣：太子之妾的称号。

②“仰惟圣旨”二句：惟：思索，考虑。　本：目的。　典内：管理宫廷内务。

③征简人物：选拔人材。　征：征求。　简：选用，选拔。

④躬：《文苑英华》作“聘，可从。　聘纳：即聘娶。此指聘娶嫔妃事。

⑤“监抚二周”二句：谓太子监国抚军两年，没有接近一个贤人。　监抚，监国抚军。　监国：国君外出，太子留守代管国事。　抚军：太子随国君于军，助国君抚慰士兵。　二周：两年。

⑥“愚谓”二句：意思是，为皇太子选择嫔妃既然那样重视，选拔人材也应当如此。

⑦物议：世人的讥议。

⑧广敬于君父：谓太子对父王非常尊敬。　广敬：大敬。　君父：太子如此称国君，亦称父王。

⑨天闱：圣闱，皇帝的寝宫。

⑩旬朔：十日或一月。　旬：十日。　朔：一个月。

⑪东朝：即太子所居之东宫。

⑫俯仰：一俯首一仰首之间，喻迅速。

⑬宫寀：宫内官名。

⑭具寮：备具职官。　寮：通“僚”，职官。

【译文】

我私下认为太子嫔妃的选择，遍及全国。考虑圣上的旨意，目的是选取管理太子宫内事务的人。希望防微杜渐，重视长远打算，这是臣下所知道的。对于选拔人材，就与聘嫔妃不同了；太子监国抚军两年，没有接近一个贤人。觉得选择嫔妃既然那样重视，选拔人材也应当如此。否则恐怕招致世人讥议，说陛下重视宫内事务却轻视国家政事。古时候的太子，上朝问安以后就退下去了，以此表示非常尊敬父王；居住在国君寝宫之外的宫殿，以此能够避免嫌疑。如今太子一进陛下的寝宫侍奉，动不动就是十天或一个月，太师、太傅以下的人，无法得到接见。即使太子侍奉有空闲的时候，暂时回到东宫，臣下去拜见的机会已经稀少，而事情发展变化迅速，规谏的途径自然无暇顾及。陛下不能亲自教诲，宫廷僚属没有机会进言，既使各级职官齐备，究竟会有什么好处？

【原文】

伏愿俯循前躅①，稍抑下流②，弘远大之规，展师友之义③。则储徽克茂，帝图斯广④，凡在黎元，孰不庆赖。太子温良恭俭，聪明睿哲，含灵所悉⑤，臣岂不知。而浅识勤勤⑥，思效愚忠者，愿沧溟益润，日月增华也。

太宗乃令洎与岑文本、马周递日往东宫⑦，与皇太子谈论。

【注释】

①前躅：前迹，先前的行为。　躅：迹。

②下流：原指品位居下者。此谓次要事务。

③师友之义：和师傅（太师、太傅）、朋友之间的情谊。　义：通“谊”。

④“储徽克茂”二句：意思是说，太子的美德能够盛大，帝业就扩展。

⑤含灵：指天下之人。　悉：知道，清楚。

⑥勤勤：勤勤恳恳的样子。

⑦递日：按日轮番。

【译文】

希望遵循先前的行迹，稍微抑制那些次要的事情，扩大长远的规划，发展和老师、朋友之间的情谊。那么，太子的美德能够盛大，帝业就能够扩展。所有的百姓，谁不庆幸 依靠。太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聪明圣哲，普天下的人都了解，臣岂会不知道。臣见识浅薄，但是仍然勤勤恳恳进言，愿意献出忠心，是希望为沧海增加一点湿润，为日月增加一点光辉。

太宗于是命令刘洎与岑文本、马周按日轮流去东宫，和皇太子讨论学习。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原文】

贞观七年，上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曰[①]："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②]。朕年十八，犹在人间[③]，百姓艰难，无不谙练[④]。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时有乖疏，得人谏争，方始帝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且人主安危所系，不可辄为骄纵[⑤]。但出敕云'有谏者即斩'，必知天下庶士无敢更发直言。故克己励精，容纳谏诤，卿等常须以此意共其谈说。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

谏，令有所补益也。”

【注释】

①于志宁：唐京兆高陵（今属陕西）人。字仲谧。贞观三年任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曾上《谏苑》二十卷劝谏太子。　杜正伦：唐洹水（今河南安阳河）人。时任右庶子。

②利害事：指生活困苦的情况。

③人间：即民间。　“民”作“人”，避唐太宗讳。

④谙练：熟悉。

⑤辄为骄纵：仗势骄淫放纵。　辄：专擅，倚恃妄为。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应该经常给他讲百姓中生活困苦的事情。我十八岁还在民间，百姓的艰难困苦，没有不熟悉的。到了登上帝位，每逢考虑处理事情，有时还有错误疏漏的地方，得到别人直言劝谏，才能够领悟。如果没有忠心规谏的人劝说，怎么能做出好事？何况太子在深宫中生长，百姓的艰难，都不能听到见到呢？而且国君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人，不能仗势骄淫放纵。只要下诏令说‘规谏的人就杀头’，就必然知道天下的百姓和读书人不敢再说真话了。所以要克制自己的私欲，振奋精神，容许采纳直言规劝，你们应该经常拿这个道理和太子谈论。每当见到有不对的事情，应该极力规劝，使他得到帮助。”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①]，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

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2]，皆出人力。不夺其时[3]，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4]，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依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5]，可以自鉴。’”

【注释】

①胎教世子：相传周文王的母亲怀着文王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使文王生下来就很圣明。此称为胎教。意即要及早进行教育。

②稼穑：谓农事。　稼：耕种。　穑：收获。

③不夺其时：指征集劳役不占用农事季节。

④消：[明] 成化本作“休”，可从。

⑤傅说所言：《尚书·商书》载，商王武丁的辅佐大臣傅说对他说：“惟木从绳则正，后（帝）从谏则圣。”

【译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代有胎教世子的传说，我却没有时间顾及。但是近来自从立了太子，遇事必定教诲他懂得道理。见他将要吃饭，问他说：‘你知道饭是从何来的吗？’他回答：‘不知道。’我说：‘凡是耕种、收获这些辛苦困难的农事，要付出劳力。不占用农事季节，就常有这饭吃。’看见他骑马，又问他说：‘你知道骑马的道理吗？’他回答：‘不知道。’我说：‘马是能够代

替人劳苦的。按时让它休息，不要耗尽它的体力，就可以常有马骑。’看见他乘船，又问他说：‘你知道乘船的道理吗？’他回答：‘不知道。’我说：‘船好比是国君，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起船，也能掀翻船。你刚做太子，能不畏惧吗？’看见他靠在弯树下，又问他说：‘你知道这弯树的道理吗？’他回答：‘不知道。’我说：‘这树虽然弯曲，经过墨线就可以加工成直材；做国君的即使没有德行，能接受规劝就可以成为圣君。这是傅说所说的话，你可以作为自己的鉴戒。’”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因命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其序曰：

观其膺期受命①，握图御宇，咸建懿亲②，藩屏王室，布在方策③，可得而言。自轩分二十五子，舜举十六族④，爰历周、汉，以逮陈、隋，分裂山河，大启磐石者众矣⑤。保乂王家，与时升降⑥；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诸⑦。然考其盛衰，察其兴灭，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⑧。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时逢草昧，见王业之艰阻，知父兄之忧勤。是以在上不骄，夙夜匪懈。或设醴以求贤⑨，或吐餐而接士⑩。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欢心。树至德于生前，流遗爱于身后。暨乎子孙继体，多属隆平⑪，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

忧惧[12]，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绸缪哲妇[13]，傲很明德[14]。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典宪[15]，僭差越等[16]。恃一顾之权宠[17]，便怀匹嫡之心[18]；矜一事之微劳，遂有无厌之望。弃忠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19]。愎谏违卜[20]，往而不返。虽梁孝、齐冏之勋庸[21]，淮南、东河之才俊[22]，摧摩霄之逸翮[23]，成穷辙之涸鳞[24]；弃桓、文之大功[25]，就梁、董之显戮[26]。垂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圣哲之姿，拯倾危之运。耀七德以清六合[27]，总万国而朝百灵[28]。怀柔四荒[29]，亲睦九族。念华萼于《棠棣》[30]，寄维城于宗子[31]。心乎爱矣，靡日不思[32]，爰命下臣，考览载籍，博求鉴镜，贻厥孙谋。臣辄竭愚浅，稽诸前训。凡为藩为翰[33]，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然哉！今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恶，各为一篇，名曰《诸王善恶录》，欲使见善思齐[34]，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是不勉与？

太宗览而称善，谓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

【注释】

①膺期受命：身当其期，承受天命。

②懿亲：至亲。

③方策：指记载历史的典籍。　方：木板。　策：竹简。古代书木、竹

记事。

④“自轩”二句：轩，即黄帝。轩辕氏部落首领。黄帝分封二十五子，事见《国语》。舜帝举用十六族，即八元八凯，参见《择官》篇注。

⑤磐石：厚重的大石，比喻国家的根基。

⑥“保乂王家”二句：保乂（yì），安定。 与时升降：随着时代沉浮。

⑦“或失其土宇”二句：谓封国被灭。 土宇：指封国、领土。 不祀忽诸：谓封国忽然灭亡，不得祭祀。

⑧继体之后：指后继袭封的子孙。

⑨设醴而求贤：汉楚元王设醴招待不嗜酒的贤士穆生。 醴：甜酒。

⑩吐餐而接士：周公一餐饭三吐哺，急于接见贤士。 餐：饭食。

⑪隆平：太平之世。

⑫高危：引谓在高位的危险。

⑬绸缪：缠绵，亲密的样子。 哲妇：美妇。《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谓智士多谋而治国，美妇多谋而乱国。

⑭傲很明德：轻视美德。 傲很：倨傲狠戾。 很：通“狠”。

⑮典宪：典章法令。

⑯僭差越等：超越本分、等级。 僭：超越。 差（cī 词阴）：既定本分。

⑰一顾之权宠：指君王暂时的宠爱。

⑱匹嫡（dì 敌）之心：与嫡子相匹敌的念头。嫡庶有别，匹嫡之心是不允许的。

⑲奸宄（guǐ 轨）之迷途：犯法作乱的邪路。

⑳愎谏违卜：任性而不听规谏，违背天意。 卜：古代灼龟甲以预测行事的吉凶，代指天意。

㉑“梁孝”句：梁孝，梁孝王，平七国有功。 齐冏：司马冏，晋齐王攸之子，任大司马，封齐王，以功迁游击将军。 勋庸：勋功，功绩。

㉒“淮南”句：淮南王刘安，汉高祖之孙。喜文辞，好书，有才思，时武帝方好艺文，甚重之。招宾客数千人编成《淮南子》。 河东：[明] 成化本作“东阿”，可从。 东阿：指曹植。魏文帝时先贬安乡侯，后进王东阿。

㉓摩霄：高及于云霄。 逸翮：疾飞鸟的羽翅。 翮：羽茎。

㉔穷辙之涸鳞：即涸辙之鱼，喻陷于困境。

㉕桓、文之大功：齐桓公、晋文公，皆为春秋诸侯的霸主，有尊王室匡天下的大功。

㉖“梁、董”句：指梁冀、董卓。 梁冀：东汉桓帝时大将军，谋反失

败而与其妻皆自杀。 董卓：汉献帝时太尉、相国，作乱被诛三族。 显戮：指罪大而杀戮于市，陈尸示众。

㉗耀七德以清六合：七德，谓武王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 六合：东、南、西、北四方和上、下。

㉘总万国而朝百灵：谓天下一统，百姓归顺。 总：统一。 朝百灵：使百姓来朝拜。百灵，百姓。

㉙四荒：指四方边远的国家。

㉚“华萼”句：花与萼（位于花的外轮，在花芽期有保护作用），喻兄与弟。 《棠棣》：《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兄弟宴饮的乐歌。

㉛“维城”句：维城，连城。 宗子：嫡长子。《诗经·大雅》：“宗子维城。”意思是以连城封宗子，以助王室。

㉜靡日不思：没有一天不思念。 靡：无。

㉝“为藩”句：藩，指藩镇，藩封以守护王室的诸侯。 翰：屏翰，卫国的重臣。

㉞见善思齐：同“见贤思齐”。 齐：相等。

【译文】

贞观七年，太宗对侍中魏徵说：“自古以来，侯 王能够自己保全自己的很少，都是因为他们生长在富贵之中，喜欢骄奢淫逸，多不懂得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的道理，所以如此。我想使所有的子弟知道前人的言行，希望他们用来作为规范。”于是命令魏徵采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的事迹，取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诸王。书的序言说：

观察那些身当其期，承受天命，掌握版图治理天下的帝王，都建置至亲诸侯，来保障王室，事情记在典籍上，可以拿来讨论。从黄帝分封二十五个儿子，舜任命十六个部族首领，从此经过周代、汉代，到陈代、隋代，分裂国家，大动国家根基的人多啦，诸侯王有的安定王族，随着时代沉浮；有的失去封国，忽然灭亡，不能祭祀祖先。然而考察他们盛衰兴亡的情况，功名成就的，都依靠最初分封的君王；丧国亡身的，多属后继袭封的子孙。这原因

是什么呢？始封的君王，遇上国家草创时期，看到帝王 事业的艰难险阻，知道父兄的忧劳勤苦，因此处于上位不骄奢，早晚不懈怠。有的设甜酒招待贤人，有的一饭三吐哺接见贤士。所以喜欢听逆耳的忠言，得到百姓的欢心。生前建立最高尚的德行，将恩泽遗留到身死之后。到了承袭封爵的子孙一代，多遇太平盛世，在深宫之中出生，在妇人手里长大，不因在高位的危险而忧惧，哪里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宠爱美妇，轻视美德。违背礼义，贪恋酒色而没有节制，不遵守法令制度，超越本分等级。仗恃国君一时宠爱，就怀有和嫡子匹敌的野心；自夸某一件事情的小功劳，就产生不可满足的愿望。抛弃忠贞的正道，踏上犯法作乱的邪路。任性不听规谏而违背天意，坚持错误而不知道改正。即使有梁孝王、齐王冏的功绩，有淮南王、陈思王的才能，也摧折了疾飞于云霄的翅膀，成为涸辙之鱼；丢掉了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功，落得梁冀、董卓那样被杀头示众的下场。留作后世的明鉴，能不可惜吗？太宗皇帝以圣贤的姿态，拯救倾危的国运。显耀七德，扫清六方；统一天下，使百姓来朝拜。安抚四方边远之国，对九族亲善和睦。咏《棠棣》乐章，顾念兄弟之情，以连城封赐宗子，辅佐王室。心中充满恩爱，无日不在思念。于是命令下臣，考察辑录典籍所载，广泛寻求借鉴，为子孙后代打算。臣特此竭尽浅薄能力，考查前代的训诫。凡是藩镇诸侯、屏翰重臣，有封国有家族的人，他的兴盛必然由于积累善行，他的灭亡都是因为恶行积聚。由此可知，不积累善行，不能够成就功名；不积聚恶行，不会毁灭自身。那么福祸不定，吉凶在于自己，由人招致，这岂是空话！如今录取古代诸王行事得失，分别其善行、恶行各为一篇，称为《诸王善恶录》。希望能使诸王见贤思齐，能够扬名不朽；知恶能改，能够避免大的过失。跟着好的学习就会得到赞誉，能改过就没有灾祸。这关系到国家兴亡，能不自勉吗？

太宗阅读后称好，对诸王说："这应当放在你们座右，用作立

身的原则。”

【原文】

贞观十年，谓荆王元景、吴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汉以来，帝弟帝子，受茅土、居荣贵者甚众，惟东平及河间王最有令名[①]，得保其禄位。如楚王之徒[②]，覆亡非一[③]，并为生长富贵，好自骄逸所致。汝鉴诫[④]，宜熟思之。简择贤才，为汝师友，须受其谏争，勿得自专[⑤]。我闻以德服物[⑥]，信非虚说。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桀、纣，必应斫之[⑦]。桀、纣虽是天子，今若相唤作桀、纣，人必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⑧]，虽是布衣，今若相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论荣贵。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实封[⑨]，更能克修德行，岂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无常[⑩]，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注释】

①东平及河间王：东平王刘苍，东汉光武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西汉景帝的儿子。两人都是博学有德行的诸侯王。

②楚王：晋武帝第五子，名玮。刚狠好杀，因矫诏杀大臣被处斩。

③覆亡非一：封国灭亡的不止一例。

④［明］成化本“汝”下有“等”字，可从。

⑤自专：谓自行专擅，不听取规劝。

⑥以德服物：拿德行教化，使百姓归服。

⑦必应斫之：必定要砍杀他们。

⑧郭林宗、黄叔度：都是汉朝品德高尚的人。 郭林宗：即郭太，东汉界休人。博通经典，有弟子数千人，名震京师，深得人心。 黄叔度：即黄宪，东汉汝南慎阳人，有才德，士君子见之者，无不敬佩。

⑨实封：实有的封户食邑。

⑩常：恒，固定不变。

【译文】

贞观十年，太宗对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魏王李泰等说："从汉代以来，皇帝的兄弟和儿子，受封为诸侯王，享有劳华富贵的人很多，只有东平王和河间王名声最好，能保持自己的禄位。像晋朝楚王玮这类人，封国覆亡的不止一例，都是因为在富贵中生长，喜欢骄奢淫逸所造成的。你们以此作为鉴诫，应该反复考虑它。选择贤才，作为你们的师友，必须接受他们直言规劝，不能独断专横。我听说用德行使百姓归服，确实不是虚假的说法。近来曾经梦见一个人说是虞舜，我不禁肃然敬佩，岂不是因为瞻仰他的德行！如果梦见桀、纣，一定要砍杀他。桀、纣虽然是天子，现在如果称别人是桀、纣，人家一定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然是普通百姓，现在如果称赞别人说是像这四位贤人，人家一定大喜。由此可知人的树立自身，可贵的只在德行，何必要讲荣华富贵。你们爵位列在藩王，家里享受封赐的食邑，再能够修养德行，岂不完美吗？况且君子和小人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做好事就成为君子，做坏事就成为小人。应当自己克制欲望，振奋精神，天天做好事，不要放纵欲望和感情，使自己遭到惩罚。"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

之主，生长人间，皆识达情伪[1]，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成之君[2]，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3]。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4]，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5]，庶其习 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6]。”

【注释】

①情伪：真情与假情，即泛指民情。

②守成：保守成功，不使失坠。明成化本作“守文”，为遵守成法之意。

③动至：造成，导致。　夷灭：诛锄，消灭。

④识不及远：见识浅短的意思。

⑤藩弼：藩王的辅佐。　弼（bì 币）：矫正弓弩的器具，引申为辅佐之人。

⑥愆（qiān 牵）过：罪咎，过失。

【译文】

贞观十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我一一观察前代平定乱世创立帝业的国君，生长在民间，都了解民情，很少遭到败亡，到了继位保守前人业绩的国君，生来富贵，不了解民间疾苦，常常遭到诛灭。我从小以来经历各种艰难，完全了解天下的事情，尚且担心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至于荆王等各位兄弟，生长在深宫，见识浅短，怎么能考虑到这些事啊？我每一次吃饭，就想到耕种收获之类农事的艰难；每一次穿衣，就想到纺线织布的辛苦。各位兄弟怎么能做到像我这样？选择好的辅佐作为藩王的助手，希望他们经常接近品德好的人，能够免除过失罢了。”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子，将如之何？昔汉武既崩，昭帝嗣位[1]，燕王旦素骄纵[2]，诪张不服[3]，霍光遣一折简诛之[4]，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注释】

①昭帝：汉昭帝，武帝少子，即刘弗陵。武帝崩，嗣立，时尚年幼，大将军霍光等受遗诏辅政。

②燕王旦：武帝第三子，即刘旦。昭帝立，刘旦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事败自杀。

③诪（zhōu 州）张：欺诳。

④霍光：西汉大臣，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受诏辅佐幼主昭帝，任大司马大将军，曾平定燕王刘旦及上官桀之乱。折简：书信。此指玺书。即天子诏勅。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吴王李恪说："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常情，不用等待教导就懂得的。儿子能够做到忠孝就好了，如果不遵守教诲诱导，忘掉礼法，必然使自己遭受刑法的惩处。父亲即使爱他，将怎么办呢？从前汉武帝死后，昭帝继承帝位，燕王刘旦向来骄横放纵，欺诳不服朝廷法令，霍光送一封诏令去诛讨他，结果自身死亡，封国被废除。做臣子的不能不谨慎！"

【原文】

贞观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昔两汉以郡国治人，除以外[1]，分立诸

子，割土分疆，杂用周制。皇唐郡县，粗依秦法[2]。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镇捍四方[3]？圣人造制，道高前烈[4]，如臣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师帅[5]，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苏息[6]；遇一不善人，合州劳弊。是以人君爱恤百姓，常为择贤。或称‘河润九里，京师蒙福[7]’；或以人兴咏[8]，生为立祠[9]。汉宣帝云[10]：‘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11]！’如臣愚见，陛下子内年齿尚幼。未堪临人者[12]，请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13]。因此积习，自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后遣出。臣谨按汉明、章、和三帝[14]，能友爱子弟，自兹以降，以为准的[15]。封立诸王，虽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师，训以礼法，垂以恩惠。讫三帝世，诸王数十百人，惟二王稍恶[16]，自余冲和深粹[17]。惟陛下详察。”太宗嘉纳其言。

【注释】

①［明］成化本“除”下有“郡”字，可从。

②粗依秦法：大致依照厂代的法规。　粗：粗略，大致。

③镇捍：镇守，捍卫。

④“圣人造制”二句：意思是圣人制定法令，策略比前代贤人高明。道：治国的策略方针。

⑤师帅：表率。《旧唐书·褚遂良传》作“郡帅”。

⑥部：州、郡、县等的通称。这里指州。　苏息：困顿后得到休息，即休养生息。

⑦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意思是施恩及远，犹如河流之浸润各地，连京城也受益。《后汉书·郭伋传》载，汉光武时颍川盗起，征拜郭伋为颍川太守

去平定，光武帝召见他，慰劳说："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

⑧以人兴咏：使人民兴起歌咏。喻太平安乐。

⑨生为立祠：谓功德昭著，未死就为他立祠纪念。《后汉书·王堂传》载，汉明帝时西羌侵扰巴郡，拜王堂为巴郡太守，讨平寇贼，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祠。

⑩汉宣帝：名询，武帝曾孙，卫太子之孙。

⑪二千石：指太守。汉代太守食禄二千石，故以二千石借指太守。

⑫临人：即"临民"治理百姓。

⑬自然成立：谓自然懂得各种礼节和治理百姓的方法。

⑭汉明、章、和三帝：指汉明帝庄、章帝炟、和帝肇。

⑮准的：标准。 的：原指射箭的靶子，引申为标准。

⑯二王：指楚王英、广陵思王荆。皆因谋反失败自杀。

⑰冲和深粹：谓品德谦和优良。 冲：谦和。 粹：精良，纯正。

【译文】

贞观年间，皇子年幼的多数授给都督、刺史的官职。谏议大夫褚遂良上奏章规劝说："过去两汉设州郡管理百姓，除了州郡之外，分封各位皇子，划分地域疆界，参用周代的制度。大唐的郡县制度，大致依照秦代的法规。皇子年幼，有的授给刺史官职。陛下岂不是拿帝王的骨肉去镇守捍卫四方？圣人建立法令制度，策略要高过前代的贤人，依我的看法，皇子年幼授任刺史稍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为什么呢？刺史是一州的表率，百姓仰仗他得到安居乐业。如果得到一个贤人做刺史，州郡之内休养生息；遇到一个不贤的人，全州劳累疲敝。因此国君爱怜百姓，常常给他们选择贤能的刺史。有的刺史被称赞施惠及远，犹如河流之浸润各地，连京城也受益；有的刺史使人民太平安乐，兴起歌咏，活着时人民就为他立祠纪念。汉宣帝说：'与我共同治理国家的人，只是贤良的太守吧！'依我的愚见，陛下的儿子当中年龄尚小，还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请暂时留住京城，以经典学问进行教育。一则可

以使他们畏惧圣上的天威，不敢违犯禁令；二则可以使他们观察朝廷的礼仪，自然懂得各种礼节规矩，知道如何治理百姓。靠这样长期学习，自己懂得为人处世。审查他们确实能胜任治理州郡，然后派遣出去任职。我是根据汉代明帝、章帝、和帝三代，能够对子弟友爱，从那时以来的情况，作为行事的标准。当时封立诸王，虽然各有领地，但是年龄还小的，让他们留住京城，以礼法训导，赐予恩惠。直到东汉这三个皇帝朝代结束为止，诸王几十上百人，只有楚王、广陵思王二人稍为恶劣，其余都品德谦和优良。愿陛下详细审察。”太宗称赞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论规谏太子第十二

【原文】

贞观五年，李百药为太子右庶子，时太子承乾颇留意《典》、《坟》[1]，然闲燕之后[2]，嬉游无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3]，其词曰：

下臣则闻先圣之格言，尝览载籍之遗则[4]。伊天地之玄造[5]，洎皇王之建国。曰人纪与人纲[6]，资立言与立德[7]。履之则率性成道[8]，违之则罔念作忒[9]。望兴废如从钧[10]，视吉凶如纠缠[11]。至乃受图膺箓[12]，握镜君临[13]。因万物之思化[14]，以百姓而为心[15]。伤大仪之潜运[16]，阅往古以来今[17]。尽为善于乙夜，异勤劳于寸阴。故能释层冰于瀚海，变寒谷于踹林[18]。总人灵以胥悦[19]，极穹壤而怀音[20]。

【注释】

①《典》、《坟》：指《五典》、《三坟》，传说是上古书籍。孔安国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②闲燕：闲暇宴居，指公事之余。 燕：通"宴"，安闲，休息。

③讽焉：劝谕他。 焉："于之"的合音词。

④载籍之遗则：载于史籍而留下来的准则。

⑤伊：自从。 天地之玄造：天地的造化，即开天辟地。

⑥人纪与人纲：人伦的纲纪，即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根本原则。

⑦立言与立德：立言，谓著书立说，树立不朽的言论。立德，谓树立德业，遗惠于无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⑧率性：遵循天命而行，不使违越。 成道：成就德行。

⑨罔念：邪念。 忒：恶。《文苑英华》卷六十"忒"作"则"。

⑩从钧：顺从天意。 钧：上天。

⑪纠纆（mò默）：绳索。纠，绳三股相合。此谓如绳索相绞缠。《史记·贾谊传》："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应劭注："祸福相为表里，如纠纆绳索相附会也。"

⑫受图膺箓：谓天子将兴，承受天命。 图、箓都是天子将兴的符应。膺，受。《文选·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商武姬文，所以膺图受箓。"

⑬握镜君临：持明道治天下。镜：明镜，指清平之道，亦即美德。

⑭因万物之恩化：随顺万物，以恩德教化。

⑮心：中心。指目的、出发点。

⑯伤：[明] 成化本作"体"，可从。 体大仪之潜运：思索太极的内部运动规律。 大仪：谓太极，即派生万物的本原，《文选·张华〈励志诗〉》："大仪斡运，天回地游。" 潜运：内部运动。

⑰阅往古以来今：考察往古，行于当今。句意本《汉书·张敞传》："唯观览于往古，全行乎来今。"

⑱"释层冰"二句：赞扬太宗以德治天下，政教达于遥远偏僻的瀚海、蹛（dài代）林。 层冰：言其冰之厚。 瀚海：即翰海，唐时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及其迤西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广大地区。 蹛林：原为匈奴古地名，唐为州名。曾置羁縻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东北故陇城。按此二句指贞观四年击

败东突厥，太宗被“西北诸蕃”尊为“天可汗”之事。

⑲总人灵以胥悦：全体人民都高高兴兴。 人灵：人民。 胥：咸，都。

⑳极穹壤而怀音：整个国家都传来好消息。 穹壤：天地，指天下。怀音：谓怀之好音。《诗·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译文】

贞观五年，李百药任太子右庶子。当时太子承乾略微留心《五典》、《三坟》等古籍，但是办理公事以后的闲暇时间，嬉戏游玩过度。李百药作《赞道赋》劝谕他。赋的内容说：

下臣曾经听到前代圣贤的格言，阅览载于史籍而留下来的准则。自从开天辟地，到帝王建立国家，这些格言和遗训，可以称为人伦的根本原则，可以用来树立不朽的言论和德业。履行它就能遵循天命，成就美德；违背它就会让邪念作恶。它认为国家的兴废是顺从天意，把人事的吉凶看作像绳索一样相互绞缠。到了太宗皇帝兴起，承受天命，以美德治理天下，随顺各种事物以恩德教化，把百姓作为治国的根本。思索太极的内部运动规律，考察往古的史实运用于当今。尽力做善事直到深夜，勤奋劳作，爱惜每一寸光阴。所以能消融厚冰，改变寒谷，使政教达于遥远偏僻的瀚海和蹛林。全体人民都高高兴兴，整个国家传来好消息。

【原文】

赫矣圣唐，大哉灵命①；时维太始②，运钟上圣③。天纵皇储④，固本居正⑤；机晤宏远，神姿凝映⑥。顾三善而必弘⑦，祗四德而为行⑧。每趋庭而闻礼⑨，常问寝而资敬。奉圣训以周旋⑩，诞天文之明令⑪。迈观乔而望梓⑫，即元龟与明镜⑬。自大道云革⑭，礼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⑮。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尽情义以兼极⑯，谅弘道而在

人[17]。岂夏启而周诵，亦丹朱以商均[18]？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与敬，曰孝与仁。则可以下光四海，上烛三辰[19]。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时以齿学；将交发于中外[20]，乃先之以礼乐。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21]。非有悦于钟鼓，将宣志以和神[22]。宁有怀于玉帛，将克己而庇身。生于深宫之中，处于群后之上[23]；未深思于王业，不自珍于匕鬯[24]。谓富贵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骄很，动骞礼让[25]。轻师傅而慢礼仪，狎奸盗而纵淫放。前星之耀遽隐[26]，少阳之道斯谅[27]。虽天下之为家，蹈夷险之非一[28]。或以才而见升，或见谗而受黜。足可以省厥休咎[29]，观其得失。请粗略而陈之，觊披文以相质[30]。

【注释】

①灵命：即天命，天的命令。

②时维太始：谓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之时。　太始：形之始也。

③运：天运。　钟：聚集。　上圣：前代的圣人。

④天纵皇储：谓太子是天之年置。　纵：置。

⑤固本：巩固帝业的根基。　居正：遵循正道，即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

⑥“机晤宏远”二句：谓瓜敏捷，神采光辉。　机晤：同“机悟”；触机领悟，言一接触几微的迹象，就能领悟其含义。　神姿：丰采仪容。　凝映：凝聚映耀。

⑦三善：谓三件善事，即事君、事父、事长者。

⑧祇四德而为行：敬佩四种美德并且实行它。　祇：敬。　四德：即元、亨、利、贞，所谓乾之四德。《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⑨趋庭而闻礼：用孔子教育他儿子孔鲤的典故。《论语·季氏》：“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后

以“趋庭”为承受父亲教导的代称。

⑩周旋：谓进退揖让讲礼节。

⑪诞天文之明令：光大圣旨的天命。 诞：大；发扬光大。 明令：明命；圣令。

⑫迈观乔而望梓：谓奉行父子之道。《尚书大传·周传·梓材》载，商子曰：“乔仰，父道也；梓俯，子道也。”后以乔梓指父子。

⑬元龟与明镜：意谓作为借鉴。 元龟：古代用来占卜凶吉的大龟。明镜：明亮的镜子，用来鉴人。

⑭大道云革：大道，天地的理法。亦指最高的政治理想。 革：改易。

⑮正君臣：使君臣之礼正常。 笃父子：使父子之情纯厚。语出《礼记》。

⑯尽：充满。 极：极点。

⑰谅：相信，诚信。 弘道：弘扬大道。《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⑱“岂夏启”二句：岂能说夏启和周诵跟丹朱和商均一样？夏启和周诵，夏朝和周朝的贤太子。 丹朱，尧之子；商均，舜之子，皆不肖。

⑲烛：照耀。 三辰：谓日、月、星。

⑳交发：交相征发役使。 中外：中原和四夷。

㉑安上化人：安定上位，教化人民。

㉒宣志以和神：表明志向而和悦心神。

㉓群后：众诸侯王。 后：即“王”。

㉔匕鬯（chàng唱）：《易·震》：“震惊百里，不丧匕鬯。”王弼注：“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二者都为古代宗庙祭祀用物，后因以指宗庙的祭祀。此处代指宗庙，转指国家政权。

㉕褰（qiān牵）：［明］成化本作“愆”，可从。 愆：失误。此谓违越。

㉖前星：皇太子的别称。《汉书·五行志》：“星传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后星庶子也。”

㉗少阳之道斯谅：少阳，指东宫，即太子。 谅：通“㾾（liáng良）”，薄的意思。此处有败坏、缺欠之意。

㉘蹈夷险之非一：谓经历不同。 夷险：平安和险阻。

㉙省厥休咎：考察其吉凶。 休咎：吉凶祸福。

㉚觊披文以相质：谓希望透过文辞察看内容。 觊：通“冀”，希望。披文：分析文辞。 相质：观察实质。

【译文】

显赫啊圣唐，崇高啊天命；天地化成万物之始，天运聚集于前代圣人。上天设置太子，巩固帝业的根基，遵循事物的常规；触机领悟宏大深远，神采凝聚仪容光耀。瞻仰事君、事父、事长者三件善事，必定推广它；敬佩元、享、利、贞四种美德，并且实行它。每次经过中庭，听到父王关于学礼的教诲；时常问候起居，表示尊敬父王的礼节。敬奉圣上的训诫，揖让讲礼；发扬圣上的旨意，显示天命。实行父子之道，作为借鉴。自从天地的理法改易，礼教就产生，用它使君臣的礼义正常，使父子的亲情纯厚。君臣的礼义，父子的亲情，充满情义而达到极点，相信弘扬大道而取决于人。岂能说夏启和周诵跟丹朱和商均一样？精雕又细琢，温故而知新。思索忠诚与尊敬，谈论孝顺和仁爱。那么美德就可以下照四海，上耀日、月、星三辰。从前三王教子，按照四季时令，根据年龄学习；将在中原和四境役使百姓，先施行礼乐教化。乐教用来移风易俗，礼教用来安上化民。并不是喜欢钟鼓的声音，而是表明志向，和悦心神。哪里是吝啬玉帛，而是克制欲望，保护自身。生在深宫之中，处在诸王之上，没有深刻思考帝业，不能自己珍惜国家。认为富贵是自然到来，仗恃高贵而骄傲炫耀。总是放纵骄狠，行事违背礼让。轻视师傅而简慢礼节，亲近邪佞而放纵淫欲。太子的光辉会突然消失，太子的德行会受到败坏。即使天下是私家所有，但各人经历平安险阻不同。有的凭才能而被提拔，有的被诬谄而受废黜。完全可以省察他们的吉凶，观察他们的得失。请允许粗略陈述他们的情况，希望分析文辞而了解内容。

【原文】

在宗周之积德[①]，乃执契而膺期[②]；赖昌、发而作贰[③]，

启七百之鸿基。逮扶苏之副秦，非有亏于闻望；以长嫡之隆重，监偏师于亭障[4]。始祸则金以寒离[5]，厥妖则火不炎上[6]；既树置之违道，见宗祀之遄丧[7]。伊汉氏之长世，固明两之递作[8]。高惑戚而宠赵，以天下而为谑[9]；惠结皓而因良，致羽翼于寥廓[10]。景有惭于邓子[11]，成从理之淫虐[12]；终生患于强吴，由发怒于争博[13]。彻居储两，时犹幼冲，防衰年之绝议，识亚夫之矜功[14]。故能恢弘祖业，绍三代之遗风[15]。据开博望，其名未融；哀时命之奇舛，遇谗贼于江充；虽备兵以诛乱，竟背义而凶终[16]。宣嗣好儒[17]，大猷行阐[18]；嗟被尤于德教，美发言于忠誉[19]。始闻道于匡、远[20]，终获戾于恭、显[21]。太孙杂艺，虽异定陶，驰道不绝，抑惟小善[22]。犹见重于通人[23]，当传芳于前典[24]。中兴上嗣[25]，明、章济济[26]，俱达时政，咸通经礼。极至情于爱敬，惇友于于兄弟[27]。是以固东海之遗堂[28]，因西周之继体。五官在魏，无闻德音[29]。或受讥于妲己[30]，且自悦于从禽[31]；虽才高而学富，竟取累于荒淫。暨贻厥于明皇[32]，构崇基于三世[33]。得秦帝之奢侈，亚汉武之才艺。遂驱役于群臣，亦无救于凋弊[34]。中抚宽爱[35]，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36]，纳巨鹿之明规[37]。竟能扫江表之氛秽，举要荒而见羁[38]。惠处东朝，察其遗迹，在圣德其如初，实御床之可惜[39]。悼愍怀之云废，遇烈风之吹沙。尽性灵之狎艺，亦自败于凶邪[40]。安能奉其粢盛[41]，承此邦家？

【注释】

①宗周：周代的宗社。实指周代。

②执契：此谓执政。 契：书契。古代簿书的要目，狱讼的要辞，都写在书契上。

③昌：周文王名。 发：周武王名。 贰：副也。太子为君之副，所以称之为“贰”。此指周成王。

④偏师：全军的一部分，非主力。 亭障：边塞要地。

⑤金以寒离：谓欲废太子。古人迷信，谓金之德寒，表示疏远。《左传》载，晋侯派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使穿异色衣，佩金玦，大臣狐突因此知晋侯欲废太子。

⑥厥妖则火不炎上：言火失其性而为灾。《五行传》：“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此谓太子被杀。

⑦“既树置”二句：指秦二世诈立，违背道义，使国家迅速丧亡。 遄：急剧。

⑧明两：贤明的太子。 递作：相继而起。

⑨“高惑戚”二句：谓汉高祖宠爱戚夫人及其子赵王，欲废太子而立赵王。 谑：戏谑，儿戏。

⑩“惠结皓”二句：汉惠帝为太子时，用张良之策，迎立四皓而终未被废。参见《尊敬师傅》篇注。 寥廓：天地，天下。

⑪景有惭于邓子：汉景帝为文帝太子。文帝生痈疽，叫太子吮吸，太子吮而面有难色。后听说文帝宠臣邓通经常为文帝吮痈，感到很惭愧，由此怨恨邓通，即位后罢免了他。

⑫成从理之淫虐：指西汉周亚夫被饿死事。 周亚夫（？～公元前143年）：西汉名将，沛县（今属江苏）人。文帝时，以驻防细柳，军令严整著称于时。景帝时，因不同意废栗太子，被疏远。后其子犯罪，被连坐入狱，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从理”，鼻下口旁的文理。亚夫先为河内太守时，许负为他相面，说他“从理”入于口，九年后将饿死。

⑬“终生患于”二句：汉景帝为太子时，与吴太子饮酒玩局戏。吴太子向来骄横，玩时争执不恭。太子以博局掷杀吴太子。吴王刘濞（bì闭）由此怨恨，后作乱成为景帝大患。 强吴：指吴王刘濞，汉高祖兄刘仲的儿子。博：即古之局戏，用六箸十二棋。

⑭“彻居储两”四句：汉武帝为太子时，尚年幼，就说到防备皇帝年老

而大臣专权的意见，看出周亚夫恃功自傲。　彻：汉武帝名。　储两：太子。　幼冲：幼稚。　绝议：绝妙议论。　矜：自夸。

⑮绍：继承。　三代：此指汉高祖、文帝、景帝三世。　遗风：传统。

⑯“据开博望”几句：汉武帝为戾太子刘据立博望苑交接宾客，名声尚未显赫，被权臣江充谗谮。太子捕杀江充，造成长安军乱。众言太子反。武帝怒，太子畏罪自杀。　融：大明，即显著。　奇舛：特别不顺。　凶终：不得善终。

⑰宣嗣：汉宣帝的太子，指元帝。

⑱大猷行阐：大道得到阐述。孔安国《尚书序》：“旁求儒雅，以阐大猷。”

⑲“嗟被尤于”二句：嗟叹他在德教方面特别杰出，赞美他说话忠诚正直。　尤：殊绝，出类拔萃。　謇：［明］成化本作“謇”，可从。

⑳远：［明］成化本作“违”，可从。　匡、韦：指匡衡、韦玄成，都是汉代大儒，相继为汉元帝的丞相。

㉑恭、显：指弘恭、石显，都是元帝的宦官，相继专权用事，迫杀大臣萧望之、京房等。

㉒太孙：汉成帝字，元帝的太子。　杂艺：各种技艺。　定陶：定陶共王，元帝的庶子，有材艺。　驰道：古代天子专用的大道，亦称“御路”，首创于秦。　绝：横穿道路。《汉书·成帝纪》：成帝刘骜为太子时，“初居桂宫，上（元帝）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

㉓见重，被看重。　通人：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

㉔传芳，流传美名。

㉕中兴：史称汉光武帝为中兴之君。　上嗣：上承帝业。

㉖　明、章：谓明帝、章帝。　明帝：名庄，光武帝的太子。　章帝：名炟，明帝的太子。　济济：严肃恭敬的样子。

㉗“极至情于”二句：对所敬爱的人能尽到至爱的感情，对兄弟非常亲切友善。　淳：厚爱。　友于：对兄弟亲切友善。《论语·为政》引《书》曰：“友于兄弟。”

㉘东海：指东海王，汉明帝之兄，与明帝极相友爱。

㉙“五官在魏”二句：谓魏文帝曹丕没有受到过德行教育。　五官：指曹丕，初为五官中郎将。

㉚或受讥于妲己：谓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杜撰周公取妲己故事来讥讽他。

㉛从禽：魏文帝喜欢出猎射雉，群臣随从，感到很苦恼。

㉜暨贻厥于明皇：谓魏文帝传给明帝荒淫的品行。　明皇：魏明帝曹叡，文帝太子。

㉝崇基：高台。此谓土山。　三世：三岁，即三年。

㉞"遂驱役"二句：魏明帝在芳林园筑土山，令公卿群臣都去负土栽树，并捕禽驱兽到山上。弄得群臣面目垢黑，百姓凋弊。

㉟中抚：指晋武帝司马炎，晋王昭之子，仕魏为中抚军。

㊱桃符，武帝之弟齐王攸的小名。

㊲巨鹿：指裴秀，晋武帝时封巨鹿郡公。按史传，晋王司马昭宠爱桃符，欲立为世子，大臣裴秀、何曾规谏说："中抚军聪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晋王于是立司马炎嗣位。

㊳"竟能扫"二句：司马炎嗣封晋王，后受魏禅，灭吴、蜀，统一天下。江表，长江以南的地方，当时为东吴孙皓占据。　要荒：远方的国家，指吴、蜀等国。　见羁：被控制。

㊴"惠处东朝"四句：惠：晋惠帝，名衷，晋武帝第三子。　处东朝：谓为太子。惠帝为太子时昏愚，尚书令卫瓘不敢明谏，侍宴时佯醉，跪在武帝前抚御床说："此座可惜！"

㊵"悼愍怀"四句：愍怀太子很有天资，并努力学习六艺，但被贾后忌妒。派阉官去教唆他为非作歹。终遭贾后谗谮，废为庶人。　愍怀：晋惠帝太子，名遹（yù 预）。　性灵：天赋。　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㊶奉其粢盛（zīchéng 资成）：奉行祭祀。指嗣位为皇帝。　粢盛：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

【译文】

周朝积德，于是执掌政权，承受天命；依靠文王、武王的功勋，成王做了太子，开启了七百年的帝业。到扶苏为秦皇太子，并非名望不够，以嫡长子的重要身份，到边塞去监督偏师。最初的祸患，是太子被废弃到远地；最后的灾难，是太子被杀亡身。秦二世诈立，违背道义，使国家政权急剧丧失。汉代世袭长久，固然是因为贤明的太子相继而起。汉高祖宠爱戚夫人和赵王，拿国

家作儿戏；惠帝当时为太子，用张良之计结交“商山四皓”，在天下树立羽翼。汉景帝为太子时因邓通讨好文帝使他很难为情，即位后却罢免了邓通，又逞淫威虐杀了功臣周亚夫；他终生对吴王刘濞感到忧虑，是由于他曾在玩局戏时发生争执而怒杀吴太子。武帝刘彻为太子时，虽还幼稚，却能提出皇帝年老时要防备大臣专权的绝妙建议，认识到周亚夫恃功骄傲。所以他能够发扬光大祖宗的功业，继承高祖、文帝、景帝三代的传统。戾太子刘据设立博望苑，交接宾客，名望还没有显著。哀叹他运气特别不好，遇到谗谮的贼人江充，结果虽然带兵诛杀了乱臣江充，但是落下背义谋反的罪名，未得善终。汉宣帝的后嗣元帝喜欢儒术，大道得到阐述；感叹他在德教方面出类拔萃，赞美他说话忠诚正直。起初从匡衡、韦玄成那里懂得道义，最后由于任用弘恭、石显造成过错。汉成帝的各种技艺虽然不及定陶共王，但是他奉父王急召不敢横穿专供皇帝行驶马车的大道，还是注意到细小方面的美德。这特别受到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称赞，应当在前代典籍上留下美名。汉光武帝中兴，继承帝业，明帝、章帝态度严肃恭敬，都明达时事政务，都通晓经学礼学。对所敬爱的人能尽到至爱的感情，对兄弟非常亲切友善。因此能够巩固东海王留下的事业，遵循西周时代的传统。魏文帝曹丕初为五官中郎将，他没有受到德行的教育，私纳袁熙的妻子甄氏，被孔融杜撰周公取妲己的故事讥讽。他又喜欢纵情射猎，虽然才能高强而且学识渊博，终究由于荒淫而有损名誉。后来还把荒淫的品行传给明帝，致使明帝在芳林园筑土山达三年之久。奢侈浪费继承秦始皇，才能本领不及汉武帝。结果驱使群臣服役，也不能拯救百姓的凋弊。司马炎宽厚仁爱，相貌十分奇异。晋王司马昭宠爱桃符而受到迷惑，但后来采纳了裴秀等人立司马炎为世子的正确规谏。司马炎终于能够平定江南，控制远方而统一天下。想到晋惠帝当太子，审察他的所作所为，在圣德方面还是昏愚蒙昧。确实如卫瓘叹息的“御床可惜”。哀叹愍怀太子被废为庶人，就像狂风吹掉泥沙。他很有天

资，又努力学习六艺，也还是因为被教唆作恶而败坏了自己。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祭祀社稷，继承国家？

【原文】

惟圣上之慈爱，训义方于至道[①]。同论政于汉幄[②]，修政戒于京部[③]。鄙《韩子》之所赐[④]，重经术以为宝。咨政理之美恶，亦文身之斧藻[⑤]。庶有择于愚夫，惭乞言于遗老[⑥]。致庶绩于咸宁，先得人而为盛。帝尧以则哲垂谟，文王以多士兴咏[⑦]。取之于正人，鉴之于灵镜[⑧]。量其器能，审其检行[⑨]。必宜度机而分职，不可违方以从政[⑩]。若其惑于听受，暗于知人，则有道者咸屈，无用者必伸[⑪]。谄谀竞进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谏，以忠信而获罪；卖官鬻狱[⑫]，以货贿而见亲。于是亏我王度，斁我彝伦[⑬]。九鼎遇奸回而远逝，万姓望抚我而归仁。盖造化之至育[⑭]，惟人灵之为贵。狱讼不理，有生死之异涂；冤结不申，感阴阳之和气[⑮]。士之通塞，属之以深文[⑯]；命之修短，悬之于酷吏。是故帝尧画像，陈恤隐之言[⑰]；夏禹泣辜，尽哀矜之志。因取象于《大壮》[⑱]，乃峻宇而雕墙。将瑶台以琼室[⑲]，岂画栋以虹梁[⑳]。或凌云以遐观，或通天而纳凉[㉑]。极醉饱而刑人力，命痿蹷而受身殃[㉒]。是以言惜十家之产，汉帝昭俭而垂裕[㉓]；虽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来而克商[㉔]。彼嘉会而礼通，重旨酒之为德[㉕]。至忘归而受祉，在齐圣而温克[㉖]。若其酗蒏以致昏，耽湎而成忒[㉗]；痛殷受与灌夫，

亦亡家而丧国[28]。是以伊尹以酣室而作戒[29]，周公以乱邦而贻则[30]。咨幽闲之令淑，实好逑于君子[31]。辞玉辇而割爱，固班姬之所耻[32]；脱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为美[33]。乃有祸晋之骊姬[34]，丧周之褒姒[35]。尽娥妍于图画，极凶悖于人理[36]。倾城倾国[37]，思昭示于后王；丽质冶容，宜永鉴于前史[38]。复有蒐狩之礼，驰射之场，不节之以礼义，必自致于禽荒[39]。匪外形之疲极，亦中心而发狂[40]。夫高深不惧，胥靡之徒[41]；韝绁为娱，小竖之事[42]。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与鹰犬之并驱，凌艰险而逸辔[43]。马有衔橛之理，兽骇不存之地[44]；犹有靦于获多[45]，独无情而内愧？

【注释】

①训义方于至道：以最高的德行进行家教。《左传·隐公元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后多以义方指家教。

②同论政于汉幄：汉武帝召试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教授子弟。　汉幄：汉家帷幄，代指汉朝。

③修政戒于京鄗（hào 号）：周时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各种典章制度，辅佐年幼的成王治理国家。　修：修纂；制定。　政戒：各种法典和礼教。　鄗：同"镐"，西周王朝首都，此代指周朝。

④《韩子》之所赐：晋元帝好用刑法，以《韩非子》赐太子学习。《韩子》，即《韩非子》，是战国末期哲学家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大成的代表作，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观点。共二十一卷，五十五篇。

⑤"咨政理"二句：既了解治国方策的利弊，也拿文章学问来修身。文身，原意是在皮肤上用针刺出图形（刺后有染色不染色之分），转指修身。　斧：《文苑英华》作"黼"，可从。　黼藻：原指黑白斧形花纹的水草，此谓文章学问。

⑥惭乞言于遗老：谓虚心向经历世变的老人请教。　惭：心愧，此谓虚心。　遗老：指经历世变的老者。

⑦“帝尧以”二句：尧帝以知人善任留下榜样，文王以人材济济兴起歌咏。 则哲：《尚书·虞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孔颖达疏：“知人善恶则为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此以“则哲”代指知人善任。 垂谟：垂示法则。 多士兴咏：《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济济：多而整齐的样子。

⑧灵镜：指明镜。

⑨检行：节操品行。

⑩“必宜度机”二句：度机，衡量具体情况。 分职：分派职务。 方：方策，指制度。

⑪“若其惑于”四句：谓不能知人善任，则贤人受压抑，庸人得重用。听受，听到传言。 伸：伸展。谓得志，受重用。

⑫卖官鬻狱：执政者受贿而出卖官职和减轻罪刑。

⑬“亏我王度”二句：谓损害国家的法令制度，扰乱人们的伦常。 斁(dù 妒)：败坏。《诗·大雅·云汉》：“耗斁下土，宁丁我躬。”

⑭造化之至育：谓天地能最大限度地育生万物。 造化：天地。

⑮“冤结不申”二句：谓冤枉不昭雪，会动摇正气。 申：通“伸”。感：通“撼”，动摇。《诗·召南·野有死麕》：“无感我帨兮。”

⑯“士之通塞”二句：士人的仕途通达或堵塞，决定于用法苛刻。 深文：刑法苛刻。

⑰“帝尧画像”二句：尧帝画五刑的不同衣冠履服，表示怜恤的意思。《尚书·虞书》：“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汉书·武帝纪》：“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注：“师古曰：‘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

⑱“取象于《大壮》”二句：按照《大壮》篇所描绘的形状修建高楼大厦。《易·大传》：“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大壮》：《易》中的篇名。

⑲瑶台以琼室：桀作瑶台，纣作琼室，都是雕饰华丽、结构精巧的楼台。

⑳画栋以虹梁：言房屋的富丽豪华。 画栋：彩绘的房栋。 虹梁：像虹一样美丽的屋梁。

㉑“凌云以遐观”二句：凌云台，魏文帝所修建的高台，在洛阳东面，高二十五丈，极精巧，随风摇动而不会倒坍。 通天台：汉武帝所筑的高台，在甘泉宫中。高三十丈，上有承露盘，以承接天上的露水。又名候神台，以候神明，望神仙。

㉒“极醉饱”二句：刑人力，即“形民之力”，役使百姓的意思。

“刑”：“形”，皆通“型”，谓铸冶者将铸器而先制其模。引申为使用。　痿蹷：通作“痿厥”，痿缩虚弱而气逆昏厥。

㉓“言惜十家”二句：惜十家之产，汉文帝事，见《论封建》篇注。裕：德行。《广韵》：“裕，道也。”　垂裕：留下美德。

㉔囿：帝王养畜鸟兽的园林。　子来：即急来。《诗·大雅·灵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台，麀鹿攸伏。”　商：《文苑英华》作“昌”，可从。

㉕“重旨酒之”二句：禹饮美酒，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于是禁绝美酒。事见《战国策》。

㉖齐圣：正肃圣明。　温克：温恭自持。

㉗酗蒏（xù　yǒng 序永）：沉迷于酒。　耽湎（dān　miǎn 耽免）：谓嗜酒。忒：恶；罪。

㉘“痛殷受”二句：殷纣王名受。他以酒为池，终亡其国。　灌夫：西汉大臣，景帝时吴楚反，随父击之，以勇敢闻名天下。武帝时，因在丞相田蚡处使酒骂坐，为蚡所劾，后被诛。

㉙伊尹以酣室而作戒：《尚书·商书》载，伊尹见酣酒歌舞之风盛行于世。引成汤的话作训诫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㉚周公以乱邦而贻则：《尚书·周书》载，周公作酒诰警戒说：“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谓大小国家皆因酗酒丧亡，须引以为诫。

㉛“咨幽闭”二句：咨，同“兹”，此。　令淑：美女。　逑：匹配。《诗·国风·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㉜“辞玉辇”二句：汉成帝欲与班姬同辇游后庭，班姬谢绝说：“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成帝赞可。

㉝“脱簪珥”二句：周宣王起床晚，王后宣姜脱掉缨珥，让傅母转告宣王说：“王乐色而忘德，失礼而晏起，乱之兴自婢子始，敢请罪。”宣王从此勤于政事。

㉞祸晋之骊姬：晋献公伐骊戎，获骊姬，很宠爱她。骊姬欲立其子奚齐，谮太子及诸公子，使晋国大乱。

㉟丧周之褒姒：周幽王宠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太子。后幽王与褒姒取乐，燃烽火戏诸侯，终于被西夷犬戎杀于骊山。

㊱“尽娥妍”二句：娥妍，指女子美貌艳丽。　凶悖：凶虐悖逆。

人理：人伦。

㊲倾城倾国：形容女子容貌极美；也指绝色的女子。《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㊳以上几句，见《越绝书·九·外传计倪》："祸晋之骊姬，亡国之褒姒，尽妖妍于图画，极凶悖于人理；倾城倾国，思昭示于后王；丽质冶容，宜求监于前史。"

㊴"复有蒐狩"四句：春猎称"蒐"，冬猎称"狩"。 蒐狩：泛称打猎。 禽荒：溺于打猎而精神迷乱。

㊵中心而发狂：谓情性放荡骄纵。《老子》："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㊶胥靡之徒：指囚徒。 胥靡：一作"缗縻"，古代的一种奴隶，以绳索牵连强迫劳动。汉代又用作一种刑徒的名称。

㊷"韝绁为娱"二句：谓打猎娱乐是小僮仆做的事。 韝（gōu 沟）：臂套，用来束衣袖以便动作，如射箭等；亦可用来载鹰出猎。 绁（xiè 谢）：系兽的绳子。 韝绁：转指出猎。 小竖：小僮仆。

㊸逸辔：松开缰绳，纵马前奔。 辔（pèi 沛）：马的缰绳。

㊹"马有衔橛"二句：衔橛，谓马车奔驰有倾履的危险。 骇：担心害怕。不存之地，不能生存的地方。

㊺靦：惭愧。

【译文】

圣上慈爱子弟，拿至高的德行来进行家教。就像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教授子弟，周公旦修纂各种典章制度辅佐年幼的成王。鄙视晋元帝好用刑法，赐《韩非子》给太子学习；重视儒家经术，把它当作治理国家的法宝。即咨询治国方策的利弊，也拿文章学问来修身养性。希望在普通人那里听到好主意，虚心向历经世变的老人请教。要达到各种政务成功而天下安定，首要的大事是得到人材任用。尧帝以知人善任留下典范，文王因人材济济兴起歌咏。从正直的人当中选拔人材，拿高尚的德行作为对照。衡量他们的才能作用，审察他们的节操品行。必须根据情况分派职务，不能违反制度参与政事。如果被传闻迷惑，不能知人善任，那么有德

的人都被压抑，无能的人必受重用。谄媚小人钻营讨好，玩好之物不召自来。直言正谏的人，因为忠实诚信获得罪过；卖官鬻狱的人，用财物贿赂得到亲近。于是损害国家的法令制度，扰乱人们的道德伦常。国家的宝器遇到奸邪而远远消逝，百姓希望得到安抚而归向仁义。天地育生万物，只有人最宝贵。刑事诉讼不审理，会有生死不同的结果；冤屈不昭雪，会动摇阴阳相和的正气。有才学的人在仕途上通达或堵塞，决定于作法苛严；生命的延长或缩短，操纵在酷吏手中。所以尧帝画五刑的服像，表示怜悯的意思；夏禹为罪人哭泣，尽到哀惜的感情。于是从《易·大壮》篇取得式样，建造高楼，雕饰墙壁。至于建筑华丽精巧的楼台和宫室，岂只是制作画栋和虹梁。或者像魏文帝造凌云台极目远望，或者像汉武帝筑通天台承接甘露。尽醉尽饱而役使百姓，生命痿弱气逆而身体遭殃。因此汉文帝爱惜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而停筑露台，提倡俭节而留下美德；虽然周文王苑囿方圆不足百里，但是施行德政而百姓急忙前来归服，于是能够昌盛。在那欢乐的宴会上以礼节相交往，大禹注意到饮美酒损害德行。他能够过门不入，享受帝禄，在于做到正肃圣明，温恭自持。如果他们酗酒而造成昏庸，嗜饮而犯下恶行，就会像殷纣以酒为池，终于丧失国家，像灌夫醉酒骂坐，结果自身被诛杀。所以伊尹为酣酒歌舞之风盛行，作禁酒的训诫；周公因大小国家丧亡于酒，留下戒酒的规定。那些深闺的窈窕美女，确实是君子的好配偶。班姬舍割宠爱，谢绝汉成帝同车游园的邀请，因为她本来就耻于作嬖女误国；宣姜的美德，是脱下簪珥请罪，使周宣王不沉湎于女色而勤理政事。但是也有祸乱晋国的骊姬，丧亡周朝的褒姒。她们十分妖冶艳丽，如同图画描绘，却又十分凶恶，违背人的伦常。所以见到倾城倾国的美人，就要想到留下好榜样给后代帝王；遇到丽质艳容的女子，应该永远用前代史实作为鉴戒。还有打猎的规矩，驰马射箭的场合，如果不拿礼义节制，必然导致自己沉溺游猎而精神迷乱。不仅是身体非常疲倦，而且会使情性放荡骄纵。对高山深谷不知惧

怕，那是囚徒一类人物；把纵鹰驱犬作为娱乐，那是小僮仆的行为。居于宗庙社稷的崇高地位，掌握先王的传国宝器，却与鹰犬一起驱驰，临近危险还要松缰纵马。马也担心奔驰太快有使车倾覆的危险，兽也害怕那不能让自己生存的地方，所以还是应该为猎获太多感到惭愧，难道没有觉得自己无情而内心负疚？

【原文】

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赀之恩荣①。擢无庸于草泽，齿陋质于簪缨②。遇大道行而两仪泰，喜元良盛而万国贞③。以监抚之多暇，每讲论而肃成④。仰惟神之敏速，叹将圣之聪明⑤。自礼贤于秋实，足归道于春卿⑥。芳年淑景，时和气清。华殿邃兮帘帏静⑦。灌木森兮风云轻；花飘香兮动笑口，娇莺啭兮相哀鸣。以物华之繁靡，尚绝思于将迎⑧。犹蹈道而不倦，极耽玩以研精⑨。命庸才以载笔，谢摛藻于天庭⑩。异洞箫之娱侍⑪，殊飞盖之缘情⑫。阙雅言以赞德，异报恩以轻生⑬。敢下拜而稽首，愿永树于风声。奉皇灵之遐寿，冠振古于鸿名⑭。

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试太子，甚是典要⑮。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厩马一匹，彩物三百段。

【注释】

①忝：幸受；自谦之辞。　不赀：不限，无限。

②无庸：无用；此亦自谦为平庸无用的人。　齿：并列。　簪缨：古代

贵人的冠饰，借指达官贵人。

③两仪泰：谓天下安定。　两仪：天和地。　泰：平安。　元良：指太子。　贞：通“正”。参见《论尊敬师傅》篇注。

④“以监抚”二句：谓太子政务之余，研究学术，修行礼义，有所成就。　肃成：修身有成绩。　肃：肃正自身。

⑤将圣：将为圣上。指太子。

⑥“自礼贤”二句：谓太子礼遇贤人的德行合乎礼仪的要求。　秋实：喻德行。　春卿：礼部之官称春卿，此代指礼仪。

⑦邃：深邃，又深又广的样子。　帏（wéi 韦）：幕帐。

⑧物华：万物的精华。　繁靡：纷繁而美好。　靡：美好。

⑨“犹蹈道”二句：谓太子专心研究和实行仁义道德。　蹈道：行道；讲求德行。　耽玩：沉溺，此谓非常爱好。　研精：精心研究。

⑩“命庸才”二句：庸才，自谦。　载笔：执笔为文。　摛（chī 痴）藻：铺陈词藻。

⑪洞箫之娱侍：汉元帝为太子时，喜欢洞箫吹奏，诏使王褒上《洞箫赋》为乐。

⑫飞盖之缘情：魏文帝为世子时，曹植赋《公宴诗》云：“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飞盖：谓车急行。　盖：车盖，多用丝织品作成。　缘情：谓作诗。《文选·陆机〈文赋〉》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

⑬异：［明］成化本作“冀”，可从。

⑭“奉皇灵”二句：谓帝祚传至万代，大名盖过古代。　皇灵：帝王的神灵。《文苑英华》作“皇龄”。　遐寿：长寿。　鸿名：宏远的名声。

⑮典要：扼要而有法度。

【译文】

小臣我愚昧浅薄，有幸得到无限的恩宠荣华。从民间提拔我这个平庸浅陋的人，和达官贵人并列。得遇圣道施行，天下太平；幸喜太子风华正茂，万方作为正宗。在监国抚军的闲暇时间，常常研究礼义德行，修身养性，取得成绩。瞻仰太子神思敏捷，赞叹太子聪明智慧。有礼遇贤人的德行，能够符合礼仪的要求。良

辰美景，时和气清。华美的宫殿又深又广啊，帘幕帏帐安安静静；树木茂盛啊，风云轻盈。花儿飘香啊，含苞欲放；娇莺婉转啊，相对鸣唱。太子具备万物的精华，纷繁而美好，尚且极力思索送往迎来。依然讲求德行，孜孜不倦；非常爱好礼节，精心钻研。授命我这个庸才执笔为文，在殿庭铺陈词藻。这不同于王褒写《洞箫赋》，侍候汉元帝娱乐；也不同于曹植赋“飞盖相追随”的诗篇，跟从魏世子曹丕。我缺少优美的言辞赞颂太子的德行，希望以自己的生命报答圣上的恩情。请允许小臣下拜叩首，祝愿太子永远树立好的风气和名声。继承帝祚传至万代，宏远的大名盖过自古以来的贤人。

太宗见了《赞道赋》，派使者对李百药说：“我在皇太子那里见到你所作的赋，陈述自古以来各朝太子的事迹，用来劝诫太子，很是扼要而有法度。我选拔你来辅助太子，正是为了这些事，你非常胜任所委派的职务，但是必须善始善终啊。”于是赏赐李百药御马一匹，锦绸三百段。

【原文】

贞观中，太子承乾数亏礼度[①]，侈纵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是时太子右庶子孔颖达每犯颜进谏[②]。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颖达曰：“太子长成，何宜屡得面折[③]？”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争愈切。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又因文见意[④]，愈广规谏之道[⑤]。太宗并嘉纳之，二人各赐帛五百匹，黄金一斤，以励承乾之意。

【注释】

①数亏礼度：屡次违反礼节制度。 数（shuò 朔）：频繁，屡次。

②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唐代经学家。历官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职。贞观初为太子右庶子，数进忠言。曾与魏徵等人撰《隋史》。又奉命与颜师古等撰《五经正义》。贞观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二十二年去世，陪葬昭陵。

③面折：当面指摘别人的过失。

④因文见意：根据文意表达自己的意见。 见：同“现”，表达。

⑤广：此作动词，“扩大”的意思。

【译文】

贞观年间，太子承乾屡次违犯礼节制度，奢侈纵欲越来越厉害。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写《谏苑》二十卷劝谕他。这时，太子右庶子孔颖达常常冒犯太子的威严规谏。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对孔颖达说：“太子已经长大成人，何必要屡次当面指摘他的过失？”孔颖达回答说：“承蒙国家待遇优厚，恩情深重，我为劝谏而死，也并不觉得遗憾！”规谏更加急迫。承乾命令他撰写《孝经义疏》，他又根据文章表达自己的意见，更加扩大规谏的途径。太宗一并赞许他们，赏赐二人丝绸各五百匹，黄金各一斤，以勉励他们规谏承乾。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张玄素以承乾颇以游畋废学[①]，上书谏曰：

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②]，苟违天道，人神同弃。然三驱之礼，非欲教杀，将为百姓除害。故汤罗一面，天下归仁[③]。今苑内娱猎，虽名异游畋，若行之无恒[④]，终亏雅度[⑤]。且傅说曰：“学不师古，匪说攸闻[⑥]。”然则弘道在于

学古，学古必资师训。既奉恩诏，令孔颖达侍讲[⑦]，望数存顾问[⑧]，以补万一。仍博选有名行学士[⑨]，兼朝夕读奉[⑩]。览圣人之遗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无忘其所不能[⑪]。此则尽善尽美，夏启、周诵焉足言哉！夫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胜情[⑫]，耽惑成乱[⑬]。耽惑既甚，忠言尽塞，所以臣下苟顺，君道渐亏。古人有言："勿以小恶而不去，小善而不为[⑭]。"故知祸福之来，皆起于渐[⑮]。殿下地居储贰，当须广树嘉猷[⑯]。既有好畋之淫[⑰]，何以主斯匕鬯[⑱]？慎终如始，犹恐渐衰，如尚不慎，终将安保！

【注释】

①张玄素：参见《论纳谏》篇注。 颇以游畋废学：常常因为游猎荒废学业。

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语见《尚书·蔡仲之命》。意思是，苍天对人不分亲疏，只保佑有德行的人。

③"汤罗"二句：按《史记·殷本纪》载，商汤见野外四面张网，恐禽兽猎尽，就去掉三面之网，祷告说："想往左，就往左；想往右，就往右。不顺天命，才入我网中。"诸侯听说此事，认为汤的德行高到了极点，已经施及禽兽，于是归服。

④行之无恒：谓游猎没有节制。 恒：《旧唐书·张玄素传》作"常"。指常规，制度。

⑤雅度：同"雅量"，宽宏的度量。

⑥"学不师古"二句：是《尚书·商书》中傅说（yuè 月）告诉商代国王武丁的话。意思是，学礼不效法古代，我没有听说过。 匪：通"非"。 攸：所。

⑦侍讲：给太子讲授经学。

⑧数存顾问：数，频繁。这里是"经常"的意思。 顾问：以事谘询。

⑨选：《旧唐书》作“遣”。 学士：学识渊博的人。

⑩读奉：[明]成化本作“侍读”，可从。

⑪月无忘其所不能：《旧唐书》等无“不”字。揆上下文意，有“不”字为胜。

⑫性不胜情：理性不能克制感情。 性：此指理性。

⑬耽惑成乱：谓沉溺迷惑导致违背常理。 耽惑：耽溺迷惑。 乱：悖乱；违背常理。

⑭“古人有言”三句：意思是，不要因为是小小的坏事就不改正，是小小的好事就不做。《孟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⑮“祸福之来”二句：谓祸或福的产生，都是逐渐积累形成的。 渐：长久积累。《易·坤》：“文言曰：‘其所由来渐矣’。”《疏》：“所以来者，积渐久远矣。”

⑯嘉猷：善道，即好的德行。

⑰好畋之淫：嗜好打猎的恶习。 淫：邪恶。

⑱主斯匕鬯：主持那些国家的事务。 匕鬯：这里转指国家的事务。陈子昂《大同受命颂》：“皇帝嗣武，以主匕鬯。”

【译文】

贞观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张玄素因为承乾常常打猎荒废学业，上书谏劝说：

臣听说苍天对人不分亲疏，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如果违背天道，人和神都要抛弃他。然而古代每年打猎三次的礼制，并非想教人杀戮，是以此为百姓除害。所以商汤网张一面，开放三面，天下都归于仁义。如今在御苑内打猎娱乐，虽然名义上不同于在野外游猎，但是如果打猎娱乐没有节制，终究有损于宽宏的度量。况且傅说曾经说过：“学礼不师法古代，我没有听说过。”既然如此，那么扩大德行就在于学习古礼，学习古礼必须依靠师傅的训导。既然已经奉圣上恩诏，令孔颖达授太子经术，希望能常常以事咨询，以补益于万分之一。再广选有名望有德行的学士，早晚侍读。阅览圣人的遗教，审察做过的往事，每天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每

月不忘记自己还有没学会的东西。这样就会尽善尽美，夏启、周诵这些贤太子又何足称道呢！做君王的人，没有不追求好德行的，只是因为理性不能抑制感情，耽溺迷惑造成昏乱。耽溺迷惑已经严重，忠言就会完全被堵塞，所以臣下随便迎合，国君的德行渐被损害。古人有言说："不要因为是小小的坏事就不改正，是小小的好事就不做。"因此知道祸福的发生，都是逐渐积累形成的。殿下居于太子的地位，应当广泛地树立好的德行。养成喜好打猎的恶习，如何主持国家事务？谨慎从事，自始至终，犹然担心会逐渐衰退；开始尚且不谨慎，最终怎样保持！

【原文】

承乾不纳。玄素又上书谏曰：

臣闻称皇子入学而齿胄者①，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序，长幼之节，用之方寸之内②，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远闻，假言以光被③。伏惟殿下睿质已隆，尚须学文以饰其表④。窃见孔颖达、赵弘智等，非惟宿德鸿儒⑤，亦兼达政要。望令数得侍讲，问释物理⑥，览古论今，增辉睿德。至如骑射畋游，酣歌妓玩，苟悦耳目，终秽心神⑦。渐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即乱。"恐殿下败德之源，在于此矣。

承乾览书愈怒，谓玄素曰："庶子患风狂耶？"

【注释】

①齿胄：即齿学。谓皇子入学，以年龄大小为次序。

②方寸：用以指心。《文选·陆机〈文赋〉》："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

③假言以光被：凭借言辞而广传天下。 假言：凭借言辞。 光被：广覆，广泛传布。

④隆：此谓旺盛。 饰其表：修饰自己的外在表现，即检点自己的言语行动。

⑤宿德鸿儒：谓德行高尚、知识渊博的学者。

⑥物理：事物的道理。

⑦“苟悦耳目”二句：谓一时能娱悦耳目，但终将污染精神。

【译文】

承乾不接受劝谏。张玄素又上书规谏说：

臣听说皇子入学以年龄大小为次序，是希望使太子知道君臣、父子、尊卑之间的次序，长幼的礼节，在心里掌握运用，在普天之下弘扬光大，都能够依此实行而传播遥远，凭借言语而广覆天下。殿下精力已经旺盛，还必须学习经术文章来检点自己的言语行动。臣私下见孔颖达、赵弘智等人，不仅是德行高尚、知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也精通治理国家的要领。希望使他们常常能够在你身边讲授经术，问释事物的道理，研究讨论古今，增加圣德的光辉。至于像骑马射箭游猎，酣酒醉歌玩妓，一时娱悦耳目，最终将会污染精神。逐渐习染久了，必定会改变性情。古人说：“心是万事的主宰，行事没有节制就会违背常理。”恐怕殿下德行败坏的根源，就在这里。

承乾看了劝谏的的奏书，更加恼怒，对张玄素说：“右庶子患了疯狂病么？”

【原文】

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东宫频有进谏，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①。时承乾尝于宫中击鼓，声闻于外，

玄素叩阁请见[2]，极言切谏。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遣户奴伺玄素早朝[3]，阴以马柎击之[4]，殆至于死[5]。是时承乾好营造亭观，穷奢极侈，费用日广。玄素上书谏曰：

臣以愚蔽，窃位两宫[6]。在臣有江海之润，于国无秋毫之益[7]。是用必竭愚诚[8]，思尽臣节者也。伏惟储君之寄[9]，荷戴殊重，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10]，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11]？龙楼之下[12]，惟聚工匠；望苑之内[13]，不睹贤良。今言孝敬，则阙侍膳问竖之礼[14]；语恭顺，则违君父慈训之方[15]；求风声，则无学古好道之实[16]；观举措，则有因缘诛戮之罪[17]。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日近深宫。爱好者，皆游伎杂色[18]；施与者，并图画雕镂。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哉！宣猷禁门，不异阛阓[19]，朝入暮出，恶声渐远[20]。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修[21]，当今善士，臣每请望数召进[22]，与之谈论，庶广徽猷[23]。令旨反有嫌猜[24]，谓臣妄相推引。从善如流，尚恐不逮；饰非拒谏，必是招损。古人云：“苦药利病，苦口利行。”伏愿安居思危，日慎一日。

书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将加屠害。俄属宫废[25]。

【注释】

①“擢授银青”二句：唐代光禄大夫为加官，加银章青绶者为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　行：以较大的官衔兼摄较小的职务。

②叩阁：敲门。 阁：宫中侧门。

③户奴：封户的奴才。

④马树（zhuā 抓）：马策。即马鞭。

⑤殆：几乎。

⑥窃位两官：谓兼任朝廷和太子东宫的职务。 窃：自谦之辞。

⑦“在臣有江海”二句：意思是，国家对我恩情深重，而我对国家没有丝毫贡献。 江海之润：谓恩泽如江海深厚。 秋毫：鸟兽在秋天长的细毛，喻极纤小的事物。

⑧是用：因此。 用：同“由”。

⑨储君之寄：谓太子的职责。 寄：寄托，此指负担的使命。

⑩事兼家国：国君和太子行事都关系到皇族和国家。 家：家族，皇族。

⑪“恩旨”四句：贞观十三年，太宗诏令皇太子使用库物，有关部门不加限制，于是太子承乾大肆挥霍浪费，取用无度。

⑫龙楼：太子的宫门。《汉书·成帝纪》：“太子出龙楼门”。按，龙楼门系成帝为太子时所居桂宫的南宫门。

⑬望苑：谓太子东宫的内苑。汉武帝为卫太子开博望苑以通宾客。

⑭竖：［明］成化本作“安”，可从。 侍膳问安之礼：即太子视膳问安的礼节。 侍膳：《旧唐书·张玄素传》作“视膳”。

⑮慈训之方：训导的原则。

⑯“求风声”二句：风声，谓名声。 学古：学习古代圣贤。 好道：喜欢美德。

⑰因缘诛戮：凭籍权势杀人。

⑱游伎杂色：指玩耍技艺的奴隶。 伎：同“技”。 杂色：指奴隶。

⑲“宣猷禁门”二句：发布政令的宫廷，与市井没有什么区别。 猷：道；此指政令。 禁门：宫门；此指宫廷。 阛阓（huán huì 环会）：谓市井的店铺。

⑳“朝入暮出”二句：意思是各种人早晚出入宫廷，使太子的恶名逐渐传远。

㉑经明行修：经学深湛，品行端正。

㉒［明］成化本“每”下有“奏”字，可从。

㉓庶广徽猷：希望增加太子的美德。 徽猷：即美德。

㉔令旨：谓太子的旨意。 令：敬辞。

㉕俄属宫废：不久太子被废。 属宫：太子所属之宫，即东宫。转指太

子。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知道张玄素在东宫多次进谏，加授他银青光禄大夫，兼任太子左庶子。当时承乾太子曾经在宫中击鼓作乐，鼓声传到宫外，玄素敲宫中侧门请见，极力恳切劝谏。承乾才拿出宫里的鼓来，当着玄素的面毁掉。承乾派封户的奴才趁玄素清早上朝的机会，暗地用马鞭打他，几乎打死。当时承乾喜欢建造亭榭楼观，穷奢极侈，费用一天天增加。玄素上书规劝说：

臣愚昧无知，兼任宫廷和太子东宫的职务。国家对臣有如江海一样的深厚恩情，臣对国家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因此臣一定要竭尽忠诚，尽到臣子的责任。太子担负的使命特别重大，如果积德不宏大，怎么继续保存先王创立的功业？圣上因为与殿下论亲缘是父子，行事关系到皇族和国家，所使用的财物，不加限制。这个恩旨发布还没有超过六十天，太子所用的财物价值已超过七万，挥霍浪费到了极点，还有谁超过这种程度？太子宫门之下，只聚集有工匠；东宫内苑里面，不见有贤良的大臣。如今要说孝敬，却缺少视膳问安的礼节；要讲恭顺，却违背君父训导的原则；寻求名声，却没有学习古代圣贤喜欢美德的事实；观察举动行为，却有凭借权势杀人的罪行。东宫里正直的大臣，不曾在身边；淫巧邪恶的小人，一天天在深宫里受到亲近。喜欢的人，都是玩耍技艺的奴隶；赏给人的东西，都是图画雕刻之类玩物。从表面上看，就已经有这些过失；内中隐藏的不可告人之事，岂能数得清！发表政令的宫廷，与市场没有什么区别，各种人物早晚出入，邪恶的名声逐渐远传。右庶子赵弘智经学深湛，品行端正，是当今的优秀人物，臣多次请示殿下，希望经常召他进宫，和他谈论，愿能增长殿下美德。殿下的旨意反而有所猜疑，说臣是妄自推荐引进，接受好意见要像水往低处流，尚且担心赶不及；掩饰过失拒绝规劝，必然招来损害。古人说："苦药有利于治病，苦

口规劝有利于行事。”希望殿下处于安全的环境，想到危险可能出现，一天比一天谨慎。

谏书送进去，承乾看了大怒，派遣刺客要杀害张玄素。很快承乾被废黜。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宁①，以太子承乾广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上书曰谏：

臣闻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②，乃败德之本。是以凌云概日，戎人于是致讥③，峻宇雕墙，《夏书》以之作诫④。昔赵盾匡晋，吕望师周，或劝之以节财，或谏之以厚敛⑤。莫不尽忠以佐国，竭诚以奉君，欲使茂实播于无穷⑥，英声被乎物听⑦。咸著简策⑧，用为美谈。且今所居东宫，隋日营建，睹之者尚讥甚侈，见之者犹叹甚华。何庸于此中更有修造，财帛日费，土木不停役，斤斧之工⑨，极磨砻之妙⑩？且丁匠官奴入内⑪，比者无复监。此等或兄犯国章，或弟罹王法，往来御苑，出入禁闱，钳凿缘其身，槌杵在其手。千牛既自不见⑫，直长无由得知⑬。所司何以自安，臣下岂容无惧？

【注释】

①太子詹事：官名。为太子官属之长。唐制，东宫设詹事府，掌统三寺十率府的事务。

②崇侈恣情：崇尚奢侈，放纵情欲。

③“凌云概日”二句：秦穆公夸示宫室的高大雄伟，被西戎使者由余讥

笑。详见《论纳谏》篇注。 凌云概日：指宫殿高耸入云，遮天蔽日。

④“峻宇雕墙”二句：意思是《夏书》把房屋高大、用雕刻装饰的墙壁作为国家危亡的警诫。见《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⑤“赵盾匡晋”四句：春秋时，晋灵公厚敛资财，雕饰墙壁，大夫赵盾急骤规谏。事见《左传·宣公二年》。周太师吕望，勉励周文王节省财用，以富国强兵。

⑥茂实：谓崇高的德行。

⑦英声被乎物听：美好的名声充满人们的听闻。 物听：人们的听闻。

⑧简策：编连成册的竹策，即以指史籍。简是竹片；策是编缀在一起的竹简。

⑨［明］成化本“斤”前有“穷”字，可从。

⑩磨砻之妙：磨砻，石磨。 砻（lóng 龙）：磨。

⑪丁匠：官府工匠。 官奴：官府的奴隶。

⑫千牛：官名。为禁卫之一，掌宿卫侍从等。详见《论纳谏》篇注。

⑬直长：官名，唐置。是尚药局（掌合和御药及诊候事）的附属官。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宁，因为太子承乾大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上书规谏说：

臣听说能够节俭省用，确实是弘扬德行的基础；崇尚奢侈，放纵情欲，就是败坏德行的根源。因此，秦穆公夸示宫殿高耸入云，遮天蔽日，西戎人由余对此予以讥笑；高大的房屋，雕饰的墙壁，《夏书》把它作为国家危亡的训诫。过去赵盾匡救晋国，吕望作周太师，或者勉励节省财物，或者劝谏不要暴敛财物。没有不竭尽忠心辅佐国家，竭尽诚意侍奉君王，希望使崇高的德行传播到无穷无尽的地方，美好的名声充满人们的听闻。这些都载入史册，成为美谈。再说现在所住的东宫，是隋代营建的，见到的人尚且指责它太奢侈，感叹它太豪华。哪用在这里面再加修建，天天耗费

财物，土木工程不停，用尽砍削的功夫，费尽琢磨的妙用？而且工匠奴仆进入宫内，近来无人再监视。这帮人或是其兄违犯国家制度，或是其弟受王法制裁，他们在御苑里往来，在禁宫内出入，铁钳铁凿带在身上，铁槌铁杵拿在手中。千牛既已看不见，直长无从得知情况。禁卫负责部门怎么能够安心，臣下怎么能够不忧惧？

【原文】

又郑、卫之乐，古谓淫声。昔朝歌之乡，回车者墨翟①；夹谷之会，挥剑者孔丘②。先圣既以为非，通贤将以为失。顷闻宫内，往往取太乐伎儿③，入便不出，闻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战。往年口敕④，伏请重寻；圣旨殷勤⑤，明诫恳切。在于殿下，不可不思；至于微臣，不得无惧。

【注释】

①“昔朝歌”二句：传说墨子驾车到朝歌城邑门口，听说邑名“朝歌”，认为不符合自己提倡的简朴精神，就回车离开了。

②“夹谷”二句：夹谷，鲁国地名。按《孔子家语》，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齐国奏乐，使俳优侏儒在面前游戏。孔子说：“匹夫荧惑侮诸侯者，罪应诛。”于是挥剑斩杀侏儒。齐侯畏惧，且面有惭色。

③太乐伎儿：太乐府的歌伎。　太乐：音乐制度之名。转指乐府。

④口敕：天子口授诏令。

⑤殷勤：亲切的意思。

【译文】

另外，郑国、卫国的音乐，古代称为淫乱的乐曲。从前墨子去到叫做朝歌的地方，因邑名不符合简朴精神，就驾车回头走了；

孔子参加夹谷会盟，挥剑斩杀在鲁定公面前游戏的侏儒。先前的圣人已经认为是错误，通达的贤士也把这些当成是过失。近来听见宫内常常领取太乐府歌伎，入宫就不再放出来。听见此事的人两腿发抖，说起此事的人心惊胆战。往年圣上口授的诏令，请殿下重新温习；圣上的旨意亲切，明白告诫十分恳切。对于殿下，不可不考虑；对于微臣，不能不担心。

【原文】

臣自驱驰宫阙①，已积岁时，犬马识恩，木石知感；臣所有管见，敢不尽言。但悦意取容，臧孙方以疾疢；犯颜逆耳，《春秋》比之药石②。伏愿停工巧之作，罢久役之人，绝郑、卫之音，斥群小之辈。则三善允备③，万国作贞矣。

承乾览书不悦。

【注释】

①驱驰宫阙：在宫廷奔走，即供职宫廷。

②“但悦意”四句：悦意取容，取悦别人的意愿而求容于人。 臧孙：鲁大夫，名纥，即臧武仲。《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疾疢（chèn 趁）：恶疾。 药石：治病的药物和砭石。

③三善：谓三件善事，即事君、事父、事长者。 允备：诚然具备。

【译文】

臣自从在宫廷任职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犬马能记取受到的恩惠，木石也知道感戴情义；臣心里所有的狭小见识，岂敢不完全报告。只是取悦求容于人，臧孙认为是恶疾；当面冒犯，言语不顺耳，《春秋》上把它比作药石。希望殿下停止工匠的营建，

释放久做劳役的人，禁绝郑、卫的淫靡音乐，斥退那些邪佞的小人。那么，事君、事父、事长者这三件善事确实具备，天下就归于一统了。

承乾读了奏书，心里不高兴。

【原文】

十五年，承乾以务农之时，召驾士等役[①]，不许分番[②]，人怀怨苦。又私引突厥群竖入宫。志宁上书谏曰：

臣闻上天盖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圣，辅佐赞其功。是以周诵升储，见匡毛、毕[③]；汉盈居震[④]，取资黄、绮。姬旦抗法于伯禽[⑤]，贾生谏争于文帝，咸殷勤于端士[⑥]，皆恳切于正人。历代贤君，莫不丁宁于太子者[⑦]，良以地膺上嗣[⑧]，位处储君。善则率土沾其恩，恶则海内罹其祸。近闻仆寺、司驭、驾士、兽医，始自春初，迄兹夏晚，恒居内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亲，阙于温清[⑨]；或室有幼弱，绝于抚养。春既废其耕垦，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傥闻天听[⑩]，后悔何及？又突厥哥支等，咸是人面兽心，近之有损于英声，昵之无益于盛德。引之入阁[⑪]，人皆惊骇，岂臣愚识，独用不安？殿下必须上副至尊圣情，下允黎元本望[⑫]，不可轻微恶而不避，无容略小善而不为。理敦杜渐之方，须有防萌之术。屏退不肖，狎近贤良。如此，则善道日隆，德音自远。

承乾大怒，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就舍杀之。志宁是时丁母忧[⑬]，报复为詹事[⑭]。二人潜入其第，正见寝处苫

庐⑭，竟不忍而止。

及承乾败，太宗知其事，深勉劳之。

【注释】

①驾士：宫廷御车的驾驶者。

②分番：分组轮番值勤。

③见匡：得辅助。 毛、毕：指毛叔、郑毕公，都是周代的辅佐大臣。

④居震：此谓居太子之位。《国语·晋语》："震，长男也。"

⑤"姬旦"句：姬旦，即周公旦。 伯禽：周公之子。成王年幼，周公辅佐，拿世子应守的法规要求伯禽。成王有了过错，则挞伯禽，这样向成王表明世子的规矩。事见《礼记》。

⑥端士：品德端正之士。

⑦丁宁：再三告示。

⑧地膺上嗣：谓地位居于太子。 膺：受。 上嗣：谓皇帝的继承人。

⑨温凊（qìng 庆）：凊，凉。《礼记·典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自凊。"后以温凊指侍父母之礼。

⑩傥闻天听：如果传闻于圣上。 傥：倘或。 天听：天子的听闻。

⑪冏：[明] 成化本作"阁"，可从。

⑫允：副，即相称的意思。 本望：根本愿望。

⑬丁母忧：遭母丧。旧称遭父母之丧为"丁忧"。此时官吏要离任守丧。

⑭报复为詹事：谓守丧期满再复职为詹事。

⑮寝处苫庐：在草庐中寝苫枕块。 苫（shān 山，又读 shàn 扇）：草织的覆盖物。 庐：守丧的草庐。

【译文】

贞观十五年，承乾在农忙时候召用驾士等杂役，不许分组轮番值勤，使这些人心怀怨恨。又私自召引许多突厥童仆进宫。于志宁上书规谏说：

臣听说上天最高，日月照耀它的德行；明君最圣贤，辅佐之臣赞助他的功业。所以，周太子姬诵升为太子，得到毛叔、郑毕

公的辅助；汉太子刘盈当太子，得到夏黄公、绮里季等四位贤人的支持。周公旦拿世子应守的法规要求伯禽，贾谊直言规劝汉文帝，都是对品德端正的人亲近，对正直的人恳切。历代贤明的君主，没有哪一个不再三告诫太子，确实因为他是天子的继承人，居于太子的重要地位。太子善良，天下就沾他的恩惠；太子邪恶，百姓就遭受他的祸害。近来听说仆寺、司驭、驾士、兽医等类人，从春初起，到现在夏末，长期在内宫服役，不让他们轮番值勤。有的人家里有父母，得不到儿子的侍奉；有的人家里有弱小的子女，断绝了父亲的抚养。春天已经荒废他们耕田垦地，夏天又妨碍他们播种繁殖。事情违背养育，恐怕会引起怨恨。如果消息传给天子听到，殿下后悔如何来得及？再说突厥哥支等人，都是人面兽心。接近他们有损于殿下美好的名声，亲近他们无益于增加殿下的盛德。召引他们入宫，众人都感到惊骇，岂只是臣见识平庸，独自感到不安？殿下必须上与天子圣情相称，下与百姓根本愿望相符，不可轻视小的邪恶而不避免，不能忽略小的善行而不去做。应当制定杜渐的方法，采取防萌的措施。摒退不贤的小人，亲近贤良的君子。这样，好的德行将日益隆盛，美的名声将传于远方。

承乾大怒，派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到于志宁家里去杀他。于志宁当时遭母丧，守丧期满再复职为詹事。张师政二人潜入于志宁住房，正见他睡草苫、枕土块守丧礼，终于不忍心下手。

等到承乾事情败露，太宗知道了于志宁这件事，十分勉励他。

贞观政要卷第五

论 仁 义 第 十 三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①]，虽救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②]。"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天下凋丧日久[③]，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④]！"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所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治乎？"太宗深纳其言。

【注释】

①任法御人：谓用法令治理百姓。 任：用。 御：制，治理。

②浇薄：指人情轻薄，风气虚浮。

③凋丧：谓德行仁义损伤丧亡。

④岂舍梦寐：即"梦寐岂舍"，在梦中也不忘记之意。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拿仁义治理国家的，国运长久；用刑法治理百姓的，即使能够暂时纠正弊病，国家败亡也迅速。既已见到前代帝王的往事，足可以作为借鉴。如今打算专拿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除近时人情轻薄虚浮的风气。"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德行仁义损伤丧亡很久了，陛下承接它留下来的弊病，发扬道德仁义，改变风气，这是万代的福分。但是没有贤人不能治理国家，关键在于得到贤人。"太宗说："我思念贤人的心情，在梦中也没有忘记！"给事中杜正伦进言说："世上必有人才，随时可供任用，岂有等待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才来治理国家的呢？"太宗很同意他的意见。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①]，官人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③]，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注释】

①廉耻：廉洁和羞耻。
②威信：威严诚信。
③异端：指不符合正道的歪门邪说。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以为国家乱离之后，世风民俗难得改变，近来看见百姓逐渐懂得廉洁，知道羞耻，官吏百姓奉

公守法，盗贼日渐稀少，从而知道人没有不变的习惯，只是看国家政治是治理还是混乱罢了。因此治理国家的办法，必须是用仁义安抚，用威严诚信示范。依顺民心，废除苛繁的政令，不搞歪门邪道，那么自然会安定平静。你们应该共同进行这件事。”

【原文】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①，胜隋日远矣。”太宗曰：“饬兵②备寇虽是要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当以德义相辅。”

【注释】

①甲仗：兵器。

②饬兵：修整兵器。　饬：整顿。

【译文】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说：“最近检查武库，看见所藏兵器远比隋代充足。”太宗说：“修整兵器防备寇贼虽然是要紧事，但是我只希望你们留心治理国家的策略，务必竭尽忠诚，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便是我的兵器。隋炀帝难道没有兵器？恰恰足以导致他灭亡的，正是由于他不修仁义，百姓怨恨背叛的缘故啊。要理解我的这个心意，应当以德行仁义来辅助我。”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

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①]。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②]，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顿首曰：[③]：“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注释】

①物自归之：谓百姓心甘情愿地来归顺。 物：即“人”，指百姓。

②斯须：片刻。表示时间短暂。

③顿首：叩头。头叩地而拜。

【译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侍臣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阔鱼就游动，仁义积聚百姓自然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不知道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的准则，应当记在心里，经常使它继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懈怠，离仁义就已经远了。犹如饮食供养身体，常使肚子吃饱，才能够保存生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话，天下百姓太幸运了！”

论忠义第十四

【原文】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①]，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

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②]。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③]：“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我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以效命[④]，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欷悲不自胜[⑤]。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⑥]。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⑦]，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⑧]。太宗闻而嘉叹之。

时有齐王元吉府左府车骑谢叔方[⑨]，率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⑩]，王师不振，秦府官属乃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啼哭，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授右翊卫郎将[⑪]。

【注释】

①东宫率：唐制，东宫置左右率府，掌兵仪宿卫的政令，总管各部事务。

②屯营将军敬君弘：屯营将军，武官名，掌屯营驻防宿卫职务。 敬君弘：绎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绎）人。后赠左屯卫大将军。

③数（shǔ）：数落，列举过错而责备。

④效命：以死报效。

⑤歔欷：悲哀抽泣的样子。 悲不自胜：极度悲伤，到了自已不能承受的程度。庾信《哀江南赋序》：“《燕歌》远别，悲不自胜。”

⑥左屯卫中郎将：低级武职，统领侍卫，掌宿卫之类职务。

⑦骑：一人一马称为一骑（旧读 jì 计）。

⑧所向皆披靡：率兵进攻，所遇敌人都被打垮。 披靡：喻军队溃散。

⑨左府车骑谢叔方：左车骑，武官名，掌骑从侍卫职务。 谢叔方：万年（治所在今西安市西北）人。

⑩中郎将吕衡：中郎将，中级武职，统管皇帝的侍卫。 吕衡：史作吕

世衡，此避太宗讳，除“世”字。吕衡后赠右骁卫将军。

⑪右翊卫郎将：低级武官名。掌供奉侍卫的职务。

【译文】

冯立，武德年中任东宫率，很受隐太子李建成宠遇。隐太子死的时候，左右部下多数逃散。冯立叹息说：“岂能在太子生前受其恩宠，而太子死时却逃避灾难！”于是率领兵士攻打玄武门，竭力奋战，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冯立对他的部下说：“稍微可以用来报答太子了。”于是解散军队，自己逃避到野外。不久回来请罪，太宗数落他说：“你先前领兵来攻打，杀伤我许多兵将，怎么能免得一死？”冯立哭泣着回答：“我献身侍奉主人，愿意以死报效，在作战的时候，没有什么顾虑害怕。”于是非常悲哀，几乎承受不住。太宗安慰他，任命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他的来人说：“得到皇上赐予的莫大恩惠，幸而被赫免罪过，一定要以死报答。”不久，突厥兵进犯到便桥，冯立率几百名骑兵，与敌军在咸阳作战，他杀死和俘虏了很多敌人，挥军所向，敌人都被打得溃散逃窜。太宗听到后，十分赞赏他。

当时还有齐王李元吉府左府车骑谢叔方，率领府兵和冯立会合攻打玄武门。到后来杀死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皇家（李世民）的军队士气不振，秦王府部属就传递出李元吉的头颅来给他看。谢叔方下马啼哭，下拜告辞，然后逃遁。过一天来自首，太宗说：“是个义士。”命令释放他，任命他为右翊卫郎将。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①，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②，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时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③，并遗其书曰：“想卿忠义

之风，故有斯赠。”初，大业末，思廉为隋代王侑侍读[4]，及义旗克京城，时代王府僚多骇散，唯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士将升殿[5]，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6]，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稍却，布列阶下。须臾，高祖至，闻而义之，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思廉泣拜而去。见者咸叹曰：“仁者有勇，此之谓乎[7]！”

【注释】

①从容：此谓闲暇时候随便谈论。

②姚思廉：原为隋代王杨侑的侍读学士。唐高祖时，任秦王文学。贞观初，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曾与魏徵撰梁、陈二史。

③物，此指布帛之类。 段：布帛长度单位。《正字通》：“帛二曰緉，分而未丽曰匹，既丽曰段。”

④代王侑（yòu 有）：隋元德太子的儿子。炀帝十三年南巡，命杨侑留守长安。李渊攻克长安后，立杨侑为皇帝。 侍读：即侍读学士，负责侍从君王读书的文官。

⑤升殿：登上宫殿。 升：登。

⑥唐公：指李渊，仕隋初封唐公。

⑦“仁者有勇”二句：意思是，古人说仁人有勇气，说的是这种人吧！《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 之：代词，复指前置的宾语“此”。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曾在闲暇时候谈到隋朝灭亡的故事，感慨地叹息说：“姚思廉不惧怕杀戮，因而表现了崇高的节操。考察古人，也没有什么人超过他的！”姚思廉这时在洛阳。太宗于是寄送布帛三百段，并写信给他说：“怀念你的忠义的风格，所以赠送这些东西。”起先，隋大业末年，姚思廉任代王杨侑的侍读学士，到了起义的军队攻克京城，当时代王府下属官吏多数害怕逃散，只有姚

思廉侍候代王，不离开他的身边。义军的兵士准备登上宫殿，姚思廉声音严厉地说："唐公举兵起义，本来是为了匡救王室。你们不能对代王无礼！"兵士们信服他的话，于是稍微退却，分布在台阶下面。一会儿，唐高祖来到，听说此事认为姚思廉忠义，允许他扶代王杨侑到顺阳阁下面。姚思廉哭泣下拜，然后离去。看见的人都感叹说："好一个忠心刚强的人！仁义的人有勇气，说的就是这种人吧！"

【原文】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上表曰："臣昔受命太上①，委质东宫②，出入龙楼③，垂将一纪④。前宫结衅宗社⑤，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寘录周行⑥。徒竭生涯，将何上报⑦？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⑧；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⑨。丧君有君⑩，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⑪。瞻望九原⑫，义深凡百⑬。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太宗义而许之，于是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

【注释】

①太上：指李渊。唐太宗登位，唐高祖李渊称太上皇。

②委质东宫：谓在东宫任职。　委质：献身。此指魏徵曾为隐太子洗马，王珪为隐太子中允。

③龙楼：原是汉成帝为太子时所居桂宫的宫门名，后以泛指太子所居之地。

④垂：将近。 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尚书·毕命》：“既历三纪。”孔传：“十二年曰纪。”

⑤前宫结衅宗社：谓前东宫太子李建成对国家犯下罪过。 结衅：造成罪过。 衅：罪过。

⑥寘录周行（háng 杭）：置身录名于前人的行列。 寘：同“置”。 录：录名。 周行，原是周代朝廷的列位，后用以代指贤人或仕宦的行列。

⑦“徒竭生涯”二句：只是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拿什么报答太上皇的重用？（指李渊曾委任魏徵与王珪为隐太子东宫官属）。

⑧“陟冈有感”二句：陟（zhì 志），登，升。《诗·周南·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以喻怀念。此喻缅怀死者。 棠棣：亦作“常棣”。《诗·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咏兄弟和乐之情。后遂以谓兄弟。

⑨“永惟畴昔”二句：永惟，长久思念。 畴昔：往昔。 忝：谦辞。

⑩丧君有君：前“君”谓隐太子，后“君”谓唐太宗。

⑪“宿草将列”二句：去年的草快要长出来了，但是还没有送葬致哀。宿草，隔年的草。《礼记·檀弓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孔颖达疏：“宿草，陈根也，草经一年则根陈也。朋友相为哭一期，草根陈乃不哭也。”后用为悼亡之辞。

⑫九原：原是战国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后用以泛指墓地。

⑬义深凡百：种种情义非常深厚。

【译文】

贞观二年，准备安葬死去的息隐王李建成、海陵王李元吉。尚书右丞魏徵和黄门侍郎王珪请求参加送葬，上表说：“臣先前受太上皇任命，在东宫供职，出入太子宫殿，将近十二年。前东宫太子对国家犯下罪过，得罪于人和神。臣等人不能殉死，甘心接受杀戮，承担他的罪过，置身录名到贤人的行列。只是庸庸碌碌度过一生，拿什么报答太上皇的重用？陛下道义照耀天下，德行胜过前代君王。登上山冈缅怀死者，追念兄弟手足之情；显明国家的最高仁义，表示骨肉的深厚感情。卜定吉日安葬二王，盼望的日期就要到了。臣等长久思念往昔，有幸称为旧臣。虽然失去前

宫太子之后，又有了国君，仍能执行侍奉君王的礼节，但是一年过去，宿草快要长出来了，却还没有表示送葬的悲哀。瞻望墓地，忆及往昔种种深厚情义。希望在安葬的那一天，能送灵柩到墓地。”太宗认为他们有情义，就同意了，于是宫中府中原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下官吏，都允许去送葬。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无之？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侍臣王珪曰："臣闻太常丞元善达在京留守①，见群贼纵横，遂转骑远诣江都谏炀帝②。令还京师，既不受其言③。后更涕泣极谏。炀帝怒，乃远使追兵，身死瘴疠之地④。有虎贲郎中独孤盛⑤，在江都宿卫，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为隋将⑥，共国家战于潼关，闻京师陷，乃引兵东走。义兵追及于桃林⑦，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杀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驱使，已事两帝。今者吾死节之秋⑧。汝旧于我家为父子，今则于我家为仇雠。'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领士卒多溃散，通惟一身，向东南恸哭尽哀，曰：'臣荷国恩，任当将帅，智力俱尽⑨。致此败亡，非臣不竭诚于国。'言尽，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托疾固辞。此之忠节，足可嘉尚。"因敕所司，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

【注释】

①太常丞：官名。太常寺卿的辅佐，助太常掌宗庙礼乐等礼义之事。唐时太常寺有卿一员，少卿二人，丞二人。

②转：辗转。 骑：此谓单人独马。 江都：郡名。治所在江阳（今江苏杨州市）。隋炀帝在此筑宫苑，定为行都。后即在此被宇文化及杀死。

③既：尽，完全。

④瘴疠之地：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瘟疫流行的地方。《南史·任昉传》："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

⑤虎贲（bēn 奔）郎中：武官名，掌侍从职务。 独孤盛：复姓独孤，名盛。

⑥屈突通：复姓屈突，名通。原仕隋为虎贲郎将，后仕唐，授兵部尚书。

⑦桃林：即桃林塞。《通鉴地理通释》："自潼关至函谷，俱谓之桃林塞。"约当今陕西潼关以东、河南灵宝以西地区。

⑧死节之秋：为节操而死的时候。

⑨智力：谓智谋和勇力。

【译文】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忠臣义士，哪一个朝代没有？你们知道隋朝谁算得上忠贞？"侍臣王珪说："臣听说太常丞元善达在京城留守，见那些逆贼横行霸道，就单人独马辗转往江都规谏炀帝。炀帝命令他回到京城去，完全不接受他的规谏。后来他又哭泣着极力规谏。炀帝大怒，竟然派兵追了他很远，把他杀死在南方湿热肆虐的山林间。有一位虎贲郎中叫独孤盛，他在江都担任宿卫，宇文化及发动叛乱，独孤盛仅自己一人，抵抗敌人被杀死。"太宗说："屈突通当时是隋将，与我军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就率领军队向东奔走援救。我义军在桃林塞追上他，我派他的家奴前去招降，他当场杀死那个家奴。我又派他儿子前去，他竟然说：'我承蒙隋朝任用，已经供职两代皇帝。现在是我为节操而死的时候了。你原来在我家里我们是父子，现在你对我家来说是仇人。'于是用箭射儿子，他儿子避开逃走。他所率领的士兵也都溃散了。屈突通只剩下自己一人，向东南方痛哭，非常悲伤，

说：‘我受国家恩遇，担任将帅，智谋和勇力都用尽了。造成这样的失败灭亡，不是我对国家不竭尽忠诚。’才说完话，追兵就捕获了他。太上皇授给 他官职，他总是推托有病坚决拒绝。这样的忠诚节操，实在值得嘉奖推崇。”因而命令主管官署，查访隋炀帝大业年间敢于直言劝谏而被诛死者的子孙，向朝廷报告。

【原文】

贞观六年，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礼部尚书①，因谓曰：“武德中，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明朕有克定之功②，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今赏公忠謇，有此迁授。”叔达对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③？臣所以竭诚进谏。”太宗曰：“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实为社稷之计。”

【注释】

①光禄大夫：唐时为文职官名，从二品，掌议论及顾问应对诏命。 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第十六子，少以才学知名。唐高祖时，封江国公。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贞观九年（635 年）去世。

②克定之功：安定国家的功劳。

③覆车不改前辙：是说前车已覆，后车却不改道。意思是前人失败，后人却不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译文】

贞观六年，任命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太宗就此事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经向太上皇如实报告，说明我有安定国

家的功劳，不能贬斥降职等等。我生性刚烈，如果受到压抑挫折，恐怕经受不住忧郁愤懑，以致于造成生病死亡的危险。现在奖赏你忠诚正直，给予这次提拔任命。”陈叔达回答说：“臣因为隋朝父子自相残杀，导致死亡，哪能容许自己眼看前人失败，后人却不吸取教训？臣因此竭尽忠诚进谏。”太宗说：“我知道你不光是为我一个人，实在是为国家打算。”

【原文】

萧瑀，贞观中为尚书左仆射。尝因宴集①，太宗谓房玄龄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②。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③。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乃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④。”瑀拜谢曰：“臣特蒙诫训，许臣以忠谅⑤，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⑥。”寻进拜太子太保。

【注释】

①因：于；在……时侯。

②废立之心：谓高祖李渊因为李世民功业日盛，曾私许立他为太子，后被李建成、李元吉及内宫妃嫔谗谮，又废弃了这个许诺。

③功高不赏之惧：功劳太大，无法赏赐，反而担心被忌妒受迫害。

④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比喻在危难时才显出人的意志坚强，忠诚正直。 疾风：狂风。 劲草：强劲有力的草。 板荡：乱世的代称。《诗经·大雅》有《板》、《荡》篇，都是说厉王无道的乱世。

⑤忠谅：忠贞诚言。

⑥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意思是实现了自已的最大愿望，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后世常省作“虽死犹生”，用于为正义而献身。

【译文】

萧瑀贞观年间任尚书左仆射。太宗曾在设宴招待群臣时，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弃原来许诺立我为太子的打算。我在那个时候，得不到兄弟的容纳，实在是担心功劳大无法赏赐，反而遭到忌妒迫害。萧瑀不受厚利诱惑，不怕刑戮威胁，真是国家的栋梁。"于是赐诗给萧瑀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萧瑀拜谢说："臣这样特殊受到陛下的训诫，称许我忠实诚信，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不久，晋升萧瑀为太子太保。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①]，伤其以忠非命[②]，亲为文以祭之。房玄龄进曰："杨震虽当天枉，数百年后方遇圣君，停舆驻跸[③]，亲降神作此文，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④]。伏读天文[⑤]，且戚且慰。凡百君子，焉可不勖励名节[⑥]，知为善之有效！"

【注释】

①太尉：为全国军事首脑，位等丞相。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博览群经，有"关西夫子"之誉。汉安帝时为太尉，居官清正。后为中常侍樊丰谗谮，遣归，含冤自杀。

②伤其以忠非命：哀伤他因为忠诚而死于非命。

③停舆驻跸：谓天子在行幸途中停车休息或住宿。

④"不觉助伯起"句：意思是，杨震在九泉之下，当因幸遇圣恩而欢欣雀跃，（我）不禁亦为之高兴。

⑤天文：天子的文章，指太宗的祭文。

⑥勖（xù 序）励名节：在名誉节操方面自勉。　勖励：勉励，此谓自勉。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幸到汉朝太尉杨震的墓地，哀伤他因为忠诚而死于非命，亲自写祭文祭祀他。房玄龄进言说："杨震虽当年含冤而死，几百年后，却遇到圣明的君王停车留止，亲自动神思撰写这篇祭文，可以说是虽死犹生，死而不朽。臣不禁为杨震能在九泉之下有幸蒙受天恩而欢欣雀跃。拜读圣上的祭文，既觉哀伤又觉慰籍。天下所有的君子，怎么能不在名誉节操方面勉励自己，认识到做好事有好报应！"

【原文】

贞观十一年，上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①，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②。今觅此人而不可得。"特进魏徵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③，欲刺赵襄子④。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⑤？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⑥，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亦何为无人焉？"

【注释】

①狄人：谓北方少数民族。 卫懿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名赤。狄人杀卫懿公，事见《左传·闵公二年》。

②内：同"纳"，置入。

③豫让：智伯的家臣。 智伯：名瑶，号襄子。智氏是春秋时期晋国六卿（智氏、韩氏、魏氏、赵氏、范氏、中行氏）之一，后为韩、魏、赵三氏

所灭。

④赵襄子：名无恤，晋卿赵简子（即赵鞅）的后代。赵简子，在晋国内讧中打败范氏、中行氏。

⑤范、中行氏：范氏、中行氏于周贞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为智氏、魏氏、赵氏、韩氏共伐而灭，封地被瓜分。

⑥国士：全国推崇的有德有才的人。按，豫让事见《史记·赵世家》。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说："狄人杀死卫懿公，吃光他的肉，只剩下他的肝。卫懿公的大臣弘演呼天大哭，他挖出自己的肝，而把卫懿公的肝放进自己腹中。如今找这样的人，却不能得到了。"特进魏徵回答说："从前豫让替智伯报仇，要刺杀赵襄子。襄子抓获他，对他说：'你先前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吧？智伯把他们都灭掉了，你却投靠智伯，不替他们报仇；现在又要为智伯报仇，是什么原因呢？'豫让回答说：'我先前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拿我当普通人看待，我就像普通人一样报答他们。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我就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这决定于国君如何对待臣下罢了，怎么能说没有忠诚的人呢？"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姚君素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②，而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③。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④，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注释】

①鹰击郎将：隋大业三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称鹰扬副郎将为鹰击郎将，隶于各卫，统领府兵。 姚：［明］成化本作“尧”，可从。 尧君素：魏郡人，炀帝时，任鹰击郎将。隋亡，效忠隋室，至死不降唐。

②“虽桀犬吠尧”二句：《汉书》：“桀犬吠尧，尧非不仁，特吠非其主也。”后以桀犬吠尧喻各为其主。 倒戈之志：反戈一击的原则。

③岁寒之心：谓在严峻的考验下，意志坚强不屈。 岁寒：逆境乱世。《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④锡：同“赐”；赏给。

【译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巡幸蒲州，在此诏令说：“已故隋朝鹰击郎将尧君素，以往在大业年间，受任于河东，坚守忠义，能尽到臣子的大节。虽然是桀犬吠尧，违背反戈一击的原则，但是疾风知劲草，他确实表现了在乱世不改变意志的高尚节操。如今来到这个地方，追念往事，应该赐给宠遇，用以表示勉励。可以追赠他为蒲州刺史，再查访他的子孙来向我报告。”

【原文】

贞观中，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①，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②？”文本奏言：“隋师入陈，百司分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③。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④，宪子国子司业承家⑤，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兼令侍读⑥。寻授弘文馆学士⑦。

【注释】

①梁、陈：指南朝的梁代（公元502～557）和陈代（公元557～589）。

②招引：招见，引用。即举荐任用。

③傍：通“旁”；身边。

④王世充受隋禅：谓王世充废隋恭帝（越王杨侗），自称皇帝。　劝进：上表劝即帝位。古时篡位者假托禅让，使朝臣上歌功颂德的表，请他登帝位，亦美其名为劝进。

⑤国子司业：国子监置司业，为副长官，协助主管长官国子祭酒综管监务。

⑥晋王友：唐制，诸王友掌陪侍游居及规讽道义。　侍读：掌讲道经学。

⑦弘文馆：唐高祖武德四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太宗即位，改名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置学士、校书郎、掌详正图籍、校理典籍、教授生徒等职。

【译文】

贞观年间，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南朝梁代、陈代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值得称道？他们还有子弟值得推荐任用的没有？”岑文本奏言说：“隋军攻入陈，陈朝廷百官奔走逃散，没有一个人留下，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国君身边。王世充将要取代隋朝，群臣上表劝他登帝位，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托病独不签名。这样的父子，可以称得上是忠诚刚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任建昌县令，为官清廉，节操雅正，确实继承了先人的传统。”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兼令他侍读。不久授与他弘文馆学士的职务。

【原文】

太宗攻辽东安市城[①]，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高延寿、惠真等降众[②]。止其城下招之，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③]。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而攻其

城[④]，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励事君者也。

【注释】

①安市城：汉置，后汉及晋沿袭，后归辽。故城在今辽宁安平县东北。据《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辽东。

②高延寿、惠真：皆高丽耨萨（部落酋长，相当于都督）。先是二人率部来救安市，被太宗击破投降。

③鼓谍：击鼓諠谍，作战时以助阵。

④道宗：字承范，高祖堂侄。年十七即从太宗征战，封江夏郡王。

【译文】

太宗攻打辽东安市城，高丽军民都拼死抵抗。太宗命令高延寿、高惠真等去招降，他们走到城下劝告安市守军归顺，城里坚守不动。每当看见太宗的旗帜，守军必定登上城头擂鼓呐喊。太宗大怒，诏令江夏王李道宗筑土山攻城，始终不能攻下。太宗准备退兵，赞赏安市城守将坚持为臣的节操，赐给他们三百匹绢，用以勉励为国君效劳的人。

论孝友第十五

【原文】

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①]，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振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②]。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③]，遗寝床、粥食、盐醋。

【注释】

①能以色养：谓事父母能承顺他们的脸色。

②柴毁：居丧悲伤过度，损害了健康，骨瘦如柴。

③宽譬：宽慰劝解。

【译文】

司空房玄龄侍奉继母，能承顺她的脸色，恭恭敬敬超过一般人。他母亲病，请医生到家诊视，他必定拜迎流泪。等到居丧，更加十分哀伤，消瘦如柴，太宗令散骑常侍刘洎前往给予宽慰劝解，赠送他寝床、粥食和盐醋。

【原文】

虞世南，初仕隋，历起居舍人①。宇文化及弑逆之际，其兄世基时为内史侍郎②，将被诛。世南抱持号泣，请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纳。世南自此哀毁骨立者数载③，时人称重焉。

【注释】

①起居舍人：官名。隋代于内史省（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二名，掌记录皇帝言行。

②内史侍郎：隋朝内史省下设侍郎、舍人，都是要职，协同掌管全国政务。

③哀毁骨立：居丧哀伤过度，损害健康，只剩皮包骨头。

【译文】

虞世南，起初在隋朝任职，历任起居舍人。宇文化及弑君叛逆的时候，他哥哥虞世基当时任内史侍郎，将被诛杀。虞世南抱着哥哥大声哭泣，请求以自身代替哥哥去死。宇文化及竟然不同意。虞世南从此哀伤过度骨瘦如柴好几年，当时的人都称赞推重他。

【原文】

韩王元嘉①，贞观初为潞州刺史。时年十五，闻太妃有疾②，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师发丧，哀毁过礼。太宗嗟其至性③，屡慰勉之。元嘉阖门修整④，有类寒素士大夫⑤。与其弟鲁哀王灵夔甚相友爱⑥，兄弟集见，如布衣之礼。其修身洁己，当代诸王莫能及者。

【注释】

①韩王元嘉：唐高祖第十一子。少好学，藏书达万卷，并用古文校定同异，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

②太妃：指韩王之母，隋大将军宇文述之女，为唐高祖昭仪，很受宠爱。

③至性：天性。谓其诚挚。

④阖（hé 盒）门：全家。　修整：指修身持家而有教养。

⑤寒素士大夫：谓家境贫寒的读书人。

⑥鲁哀王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韩王同母弟。好学，工草隶，善音律。

【译文】

韩王李元嘉，贞观初年任潞州刺史。当时年纪十五岁。听说太妃生病，就哭泣不吃饭食。等到来京师送丧，哀伤毁瘠超过礼节的要求。太宗赞叹他天性诚挚，屡次安慰勉励他。元嘉全家修

身持家有教养，跟贫寒家境的读书人家相类似。他和同母弟鲁哀王李灵夔互相非常友爱，兄弟聚会，按照百姓的礼节。他修养自身保持纯洁，当时各位王子没有谁赶得上他。

【原文】

霍王元轨①，武德中，初封为吴王，贞观七年，为寿州刺史。属高祖崩②，去职，毁瘠过礼。自后常衣布服，示有终身之戚。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侍中魏徵对曰："臣愚暗，不尽知其能。惟吴王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③。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徵曰："经学文雅，亦汉之河间、平④；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闵也⑤。"由是宠遇弥厚，因令徵女聘焉⑥。

【注释】

①霍王元轨：唐高祖第十四子。少多才艺，武艺过人，深得太宗宠遇。曾任绛州刺史、定州刺史等职，以礼贤爱善著称于时。

②属：及，至

③自失：自已觉得失意，即自愧不如。

④汉之间、平：指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和东汉光武帝之子东平献王刘苍。二人皆有学行。

⑤曾、闵：指曾参、闵损。二人以孝行著称。

⑥聘：此谓女子出嫁。

【译文】

霍王李元轨，武德年中，先封为吴王，贞观七年，任寿州刺史。到高祖死时，弃职，哀伤过度，超过礼节的要求。自那以后

常穿布衣服，表示有终身的悲哀。太宗曾经问侍臣说：“我的子弟中谁贤慧？”侍中魏徵回答说：“臣愚昧，不能完全知道他们的才能。只是吴王好几次和臣交谈，臣始终自愧不如。”太宗说：“你认为可以和前代谁相比？”魏徵说：“学问风度，像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和东平献王刘苍；至于孝道德行，就像古代的曾参、闵损。”从此太宗更加宠爱霍王元轨，于是命令魏徵的女儿嫁给他。

【原文】

贞观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门[①]，食而舍肉。人问其故，曰：“归以奉母。”太宗闻而叹曰：“仁孝之性，岂隔华夷[②]？”赠尚乘马一匹[③]，诏令给其母肉料。

【注释】

①突厥史行昌：突厥阿史那氏人，唐时多以“史”为姓。行昌，其名。直：通“值”。

②华夷：谓中原汉族与四境少数民族。

③尚乘：即尚乘局，唐代管理皇家马匹的官署，属殿中省。

【译文】

贞观年间，突厥人史行昌在玄武门当值，吃饭时留下菜里的肉。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回家拿给母亲吃。”太宗听说后感叹道：“仁孝的天性，哪里分汉人、夷人？”赐给他尚乘局御马一匹，命令供给他母亲肉食。

论公平第十六

【原文】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共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①。”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②。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③。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④。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心，无私于物⑤。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⑥，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⑦’，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百姓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⑧，岂以新故异情⑨？凡一面尚自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问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岂是至公之道耶？”

【注释】

①处分之先己：比自己先安排职务。 处分：分派职务。

②平恕无私：公正而没有私心。

③“丹朱”二句：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能授给天下，废弃了他，而授天下给舜。舜的儿子商均也不肖，舜废弃了他而把天下授给禹。

④“管叔”二句：管叔、蔡叔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后来挟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

⑤君人：统治百姓。 君：动词，君临，统治。 天下为公：本意是君

位不为一家所私有，此谓对百姓大公无私。 物：犹“人”，指百姓。

⑥“昔诸葛孔明”二句：诸葛亮为三国时蜀丞相，故称为“小国之相”。

⑦“吾心”二句：意思是，我的心像秤一样，要公平，不能对人分亲疏。称，同“秤”。作轻重，或作轻，或作重，谓不公平。

⑧堪否：能不能胜任职务。 堪：能，胜任。

⑨新故：新人、故人。即新认识的人、老熟人。

【译文】

太宗刚登帝位，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老部下未得封官的人，都埋怨前太子东宫及齐王府部下比自己先得到安排职务。”太宗说：“古时认为最公平的，是公正而没有私心。丹朱、商均，都是尧、舜的亲生儿子，但是尧、舜废弃他们，不授与天下。管叔、蔡叔，都是武王的亲兄弟，但是周公旦承受王命诛讨他们。因此知道统治国家的人，要以天下为公，对人不能有私心。以前诸葛孔明，是一个小国的丞相，还说是‘我的心像秤一样，要公平，不能对人分亲疏’，何况我如今是在治理一个大国啊？我和你们，衣食来自百姓，百姓的人力已经奉献给上面，但是上面的恩惠还没有广施给下面的百姓。现在之所以选拔贤德有才的人，正是为了求得安定百姓。用人只看他能不能胜任职务，怎么能因为是新认识的人或是老熟人就态度不一样？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自己觉得互相亲近，何况是老熟人，能一下子忘记吗？但是才能如果不能胜任职务，又怎么能因为是老熟人就优先任用？现在不管这些人行不行，却只是说他们埋怨，这难道是最公平的原则么？”

【原文】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共授以武职，追入宿卫[①]。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②]，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

戢将自焚[3]。’汝之此意，非益政理[4]”

【注释】

①追入宿卫：初进宫禁中值宿警卫。

②惟有才行是任：即“惟任有才行者”的意思。 是：代词，指代前置的宾语。

③“兵犹火也”二句：意思是，兵器（泛指武力）像火一样，使用而不控制，将会烧到自己。《左传·隐公四年》：“兵犹火也，不戢（jí 辑）将自焚也。” 戢：止而不用，意思是要加以控制。

④非益政理：无益于政事的治理。

【译文】

贞观元年，有人上书奏事，请求秦王府原来的兵士一律授与武官职务，补入宫禁值宿警卫。太宗对他说：“我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一样，不能对一些人有私心，只能任用有才能德行的人，怎能因为新人旧人而在对待上有所差别？况且古人说过：‘兵器如同火一样，使用而不能控制将会烧到自己。’你这个意见，对治理国家无益。”

【原文】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后，临门，校尉始觉[1]。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2]，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3]：“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4]，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

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⑤]；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中[⑥]。”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更欲挠法耶[⑦]？”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注释】

①临门，《旧唐书》、《新唐书》作“监门”。　校尉：官名。隋初有左右监门府之设，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唐因之。监门校尉即其属官。

②议：拟议。此谓论罪。

③大理少卿：大理寺卿的副官。参见《论纳谏》篇注。

④尊极：皇帝至高无上，称为“尊极”。

⑤宪司：司法机关。宪，法令。此指大理寺。

⑥得中：谓合乎法律。　中：中肯；适合。

⑦挠法：曲解法律。　挠：弯曲，屈解。

【译文】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在受召见的时候，不解佩刀进入东上阁门。出了阁以后，走到宫门口，监门校尉才发觉此事。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拟议论罪，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觉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宫，罪该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阁，判处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这个意见。大理寺少卿戴胄驳议说：“校尉没有发觉，长孙无忌带刀入宫，同样是过失。臣子对于皇帝，不能称过失。按照刑律说：‘供奉御用汤药、饮食、舟船，发生差错不合乎制度的，都处死。’陛下如果考虑他的功劳，那就不是司法机关所能议定的；如果应该依据法律，那么罚铜不恰当。”太宗说：

“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国家的法律。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曲解法律呢？”复令拟定处理意见。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太宗准备听从他的意见。戴胄又上奏反驳说：“校尉由于长孙无忌而造成犯罪，按照法律罪行应该较轻。如果论他们的过失，那么犯罪情节相同。但是一生一死，量刑的差别太大，我斗胆坚执请求皇上考虑我的建议。”太宗才免去校尉的死刑。

【原文】

是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①。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②。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③，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④。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⑤。”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注释】

①诈伪阶资：谎报官阶和资历。

②据法断流：根据法律判处流刑。 断：断案，判决。 流：五刑之一，流放，即遣送犯人到边远地方服劳役。

③从法：同“据法’，根据法律。

④所及：所干预的事。 及：涉及，干预。

⑤亏法：有损于法律。即违犯法律。

【译文】

当时，朝廷大力开展选拔推荐人材，有人谎报官阶和资历。太宗命令谎报的人自首，不自首的，治罪将处以死刑。不久有一个谎报的人事情泄露，戴胄根据法律判处流刑并将此案向太宗报告。太宗说："我当初下诏令，说不自首的处死，现在根据法律判决流刑，这是向天下表示我言而无信了。"戴胄说："陛下当时就杀掉他，就是臣下所能干预的事。既然现在交给大理寺处理，臣不能违背法律。"太宗说："你自顾遵守法律，却让我说话失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说出的话，只是当时凭喜怒发出来的罢了！陛下一时发怒，想要杀死他。已经知道不能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忿怒而保持大的信用。臣私下替陛下珍惜这一点。"太宗说："我执法有失误的地方，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忧的呢？"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①，咸称高颎善为相者②，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③，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④。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歔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亮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⑤。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⑥！'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⑦：'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⑧？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房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实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

党无偏，王道平平[9]’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10]。’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11]，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12]，化成天下[13]。”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14]，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注释】

①遗老：称前朝的旧臣。

②高颎（jiǒng 窘）：隋朝的贤相，善于处理政事。炀帝荒淫无道，他忠诚直谏。炀帝以“谤讪朝政”的罪名杀死他。

③尤识治体：特别懂得治理国家的策略。　治体：即政体，治理国家的体制。

④枉见诛夷：被冤枉诛杀。　见：被动助动词，相当于“被”。

⑤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廖立，李严都是三国时蜀国大臣。廖立因调职不满，怨望怠慢，被诸葛亮上表奏请削职为民。李严督粮失职，反诬告诸葛亮祁山退军，被诸葛亮具其前后亲笔书信，表请削职为民。南中，泛指巴、蜀之南，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大渡河以南一带。

⑥“吾其左衽”句：意思是说，我们恐怕要亡国了。　其：语气助词。左衽：前襟向左掩，这是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说中原的人“左衽”，是说他们变成少数民族，即表示被异族统治的意思。后借指亡国。

⑦陈寿：晋人，撰《三国志》。诸葛亮事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⑧企慕及之：羡慕企及，即向往达到的意思。

⑨“无偏无党”四句”：语出《尚书·周书·洪范》。

⑩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用正直之人，废置邪枉之人，那么百姓就服从上面的统治。错，置，废弃。按，语出《论语·为政》。

⑪极政教之源：穷尽政教的本源。

⑫囊括区宇：谓包罗天下。　区宇：区域，天下。

⑬化成天下：使天下顺从教化而成为风俗习惯。

⑭直：就，正是。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近来见到隋朝遗老，他们都称赞高颎是贤相，我于是读他的传记，他可以说得上是公平正直的人，特别精通治理国家的策略。隋王朝的安危，决定于他的生死。隋炀帝无道，他无罪而被诛杀，我怎能不怀念他这个人。于是放下书歔欷叹息！另外汉魏以来，诸葛亮做丞相，也很公平正直。他曾经上表请求把廖立、李严削职为民到蜀地南方。廖立听说诸葛亮死，哭泣说：'我们恐怕要亡国了！'李严听说诸葛亮死，哀伤得发病死去。所以陈寿称赞：'诸葛亮执政，推诚相见，开诚布公。竭尽忠心有益国家的，即使是他的仇人也必定奖赏；违犯法令怠慢职守的，即使是他的亲人也必定处罚。'你们难道能不羡慕企及他？我现在常常羡慕前代贤德的帝王，你们也可羡慕贤德的宰相。如果能够像这样，那么荣誉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就可以长久保持。"房玄龄回答说："我听说治 理国家的关键，确实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营私结党，王道浩浩荡荡；不结党营私，王道顺顺当当。'另外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废弃邪佞的人，那么百姓就会服从上面的管理。'现在圣上心里所向往的，确实能够拿来穷尽政治教化的本源，推究大公无私的要领，包罗天下，使百姓顺从教化。"太宗说："这正是我所想的，哪里有跟你们说了又不实行的呢？"

【原文】

长乐公主[①]，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中将出降[②]，敕所司资送[③]，倍于长公主[④]。魏徵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⑤]。'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

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退而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臣矣⑥！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⑦，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⑧，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⑨，东方朔称其不易⑩，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⑪；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⑫，诣徵宅以赐之。

【注释】

①长乐公主：太宗第五女，封长乐郡，下嫁长孙冲。

②出降：公主下嫁称出降。

③资送：备办妆奁陪嫁。

④长（zhǎng）公主：天子的姊妹称为长公主。据《资治通鉴》，此指永嘉长公主，高祖之女。

⑤楚、淮阳王，指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淮阳王昞。

⑥正直社稷臣：正直的国家栋梁。 社稷臣：于国家举足轻重的大臣。

⑦结发：犹“束发”，指年轻的时候。

⑧俟（sì 肆）：等待；颜色，脸色。此指等心绪好的时候。

⑨韩非：战国时法家，其著作称《韩非子》。他提倡“法治”，反对儒家“礼治”。《说难》是《韩非子》中的篇名，讲游说的困难。

⑩“东方朔”句：东方朔，西汉文学家。武帝时任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长于文辞。常以滑稽之谈，寓讽谏之意，武帝常为所感悟。后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计，不被采用，因著《答客难》以表明心意。

⑪深所要急：谓极为紧要。

⑫赍（jī 激）：以物送人。

【译文】

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所生的。贞观年中她将出嫁，太宗诏令有关部门备办妆奁陪嫁，相当于长公主的两倍。魏徵上奏说："从前汉明帝准备封赐他的儿子，他说：'我的儿子哪能跟先帝的儿子同等待遇呢？可以相当于楚王英、淮阳王昞的半数。'前代史籍把这件事作为美谈。天子的姊妹是长公主。天子的女儿是公主；既然加上"长"字，实在要比公主的地位高贵。感情虽然有不同，礼义却没有差别。如果让公主的礼物超过长公主，礼义上恐怕不应该。希望陛下考虑这件事。"太宗称他说得对。于是退朝后把魏徵的话告诉了皇后。皇后感叹说："曾经听说陛下尊重魏徵，只是不知道 什么原因，现在听了他的劝谏，竟能用礼义克制国君的感情，可以称得上是正直的国家栋梁之臣啊！我和陛下结发为夫妻，承蒙陛下以礼相敬，情义深重。但我每当要进言，必定要等陛下心情好的时候，尚且不敢轻易冒犯威严，何况作为臣下，情礼疏远间隔？所以韩非称游说是难事，东方朔说它不容易，确实如此。忠言逆耳却利于行事，对治理国家的人极为紧要；采纳它国家就太平，拒绝它政局就会混乱。真心希望陛下明白这一点，那么天下太幸运了！"于是请求派遣宫廷使者送五百匹帛，到魏徵家里去赐给他。

【原文】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①，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②，奏亮反形未具③，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④，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注释】

①“刑部尚书”句：刑部尚书张亮为相州刺史时，迷信谶词，想搞阴谋活动。后被人告发，并扩大其罪过。太宗大怒，杀张亮，籍没全家。

②殿中少监：唐制，殿中监掌天子服御事务，少监是其副职。

③反形未具：谋反的形迹尚未具备。指犯罪的证据不充分。

④有阙：谓职位有空缺。 阙：同“缺”。

【译文】

刑部尚书张亮被告发谋反罪下狱，太宗诏令百官议论处罚，百官多数说张亮该杀。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进奏说张亮谋反的形迹还没有具备，认为他没有罪。太宗已经大怒，终于杀了他。不久刑部侍郎职位空缺，太宗命令宰相妥善选择适当的人选，但累次奏上都不批准。太宗说：“我已经找到适当的人了。先前李道裕议论张亮说‘谋反的形迹尚未具备’，可以说是公正合理的。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我至今追悔不已。”于是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①，欲专心政道②，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③。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④’。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⑤。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⑥。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注释】

①孜孜求士：勤勉不懈地求取有德有才的人。 孜孜：勤勉而不懈怠。
②政道：为政之道，即治理的策略。
③抽擢：选拔，提升。 驱使：任用。
④宰臣亲故：宰臣，此谓朝廷大臣。 亲故：亲戚故旧。
⑤便为形迹：谓不受拘束地办事。 便：便宜，不受拘束。 形迹：原意是仪容行动显于外者，此指行动办事。
⑥“古人内举”三句：谓自荐亲属，外荐仇人，皆荐贤人，则无所避讳。《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勤勉不懈地求取有德有才的人，想专心致力于治理国家的策略，听说有好人，就提拔任用。但是议论的人总是说‘这些人都是朝廷大臣的亲戚故旧’。只要你们极其公正地办事，不必顾虑这些话，可以不受拘束地去做事。古人‘推荐自己的人不回避是亲戚、推荐外人不回避是仇人’，是因为推荐那些真正的贤人的缘故。只要能够提拔任用贤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以及有仇怨的人，也不能不推荐。”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恶恶①，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②；恶恶著，则小人退矣③。近君子，则朝无秕政④；远小人，则听不私邪⑤。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⑥；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⑦。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⑧，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⑨，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

则蒿兰同嗅[10]，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11]，卞和所以泣血者[12]。既识玉石之分，又辨蒿兰之臭，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为墟[13]，史鱼所以为恨也[14]。

【注释】

①善善：喜爱好人好事。前一个“善”用如动词，称赞、喜欢的意思。恶恶：厌恶坏人坏事。前一个“恶”，动词，憎恨、厌恶的意思。

②“善善明”二句：明，明显，指态度明朗。　进：进用，谓得到提拔重用。

③“恶恶著”二句：著，昭著，清清楚楚的意思。　退：斥退，摒退。

④秕（bǐ比）政：不良的政令。　秕：坏，不良。

⑤听不私邪：听取意见不偏私邪曲。

⑥白玉之微瑕：白玉上的小斑点。　瑕：玉的疵点。

⑦铅刀之一割：钝刀割一下，比喻没有多少成绩。　铅刀：不锋利的刀，钝刀。

⑧良工：技术高超的工匠。

⑨善贾：善于做生意的商人。

⑩蒿：野草，味臭。　兰：香草。　嗅（xiù秀）：气味。蒿兰同臭，喻良莠不分。

⑪屈原：战国时楚怀王的大夫。因怀王信谗言而被放逐，自沉汨罗江而死。

⑫卞和：楚人，得玉璞献厉王，厉王认为是假的，刖其足。卞和抱璞哭泣，连血都呕出来了。

⑬“郭氏”句：春秋时郭国的国君喜爱好人好事，却不能提拔重用好人，厌恶坏人坏事，却不能疏远坏人，因而亡国。参见《论纳谏》篇注。

⑭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病将卒，因为自己不能进荐贤人蘧（qú渠）伯玉，摒退邪佞小人弥子瑕，从而匡正国君，感到犹有遗恨，故以尸规谏，事见《韩诗外传・七》。参见《论纳谏》篇注。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说：

臣听说做国君的人，要重视喜爱好人好事，厌恶坏人坏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明显地喜爱好人好事，君子就会进用；公开地厌恶坏人坏事，小人就会退避。亲近君子，朝廷就不会出现不良的政令；疏远小人，听取意见就不会偏私邪曲。小人并不是没有一点小优点，君子并不是没有一点小过错。君子的小过错，大约是像白玉上的小斑点；小人的小优点，就像是钝刀割一下的效果。铅刀割一下，技术高超的工匠并不重视它，因为小优点不能够掩饰众多的邪恶；白玉有小斑点，精明的商人不会扔掉它，因为小斑点不会影响白玉的整个美质。如果喜爱小人的优点，说成是喜爱好人好事；厌恶君子的小缺点，说成是厌恶坏人坏事，那就会认为臭蒿、香兰气味一样，白玉和石头没有差别，这就是屈原之所以沉江而死，卞和之所以抱着玉哭出血来的原因啊。已经知道白玉和石头的区别，又能分辨臭蒿和香兰的气味，但是喜爱好人好事却不能提拔重用好人，厌恶坏人坏事却不能疏远坏人，这就是春秋时郭国之所以灭亡，卫国大夫史鱼所以有遗恨的原因。

【原文】

陛下聪明神武，天资英睿①。志存泛爱，引纳多涂②。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③。又出言无隐，疾恶大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④。虽有独见之明，犹恐理或未尽⑤。何则？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讦人之恶⑥。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⑦。为国者急于进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则君臣失序，上下相隔⑧，乱亡不恤，将何以求治⑨？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⑩；以恶相济，谓之朋

党[11]。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心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12]，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13]，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14]。非国家之福，非为治之道。适足以长奸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15]，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本行之而未败者，由乎君有远虑，虽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终故。若时逢少堕[16]，往而不返[17]，虽欲悔之，必无所及。既事失以传诸后嗣，复何以垂法将来。鉴貌在乎止水[18]；鉴己在乎哲人[19]。能以古之哲王[20]，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媸宛然在目[21]，事之善恶自得于心。无劳司过之史[22]，不假刍荛之议，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弘远。为人君可不务乎？

【注释】

①英睿：英明睿智。

②“志存泛爱”二句：泛爱，广泛的爱，即博爱。 引纳：引进纳用，即提拔任用。 涂：通“途”，路径；此引申为方法。

③“好善”二句：不甚择人，不重视择人。 甚：谓程度深，此指十分重视。 疾：也作“嫉”，憎恨。

④必然：必定如此。

⑤理或未尽：在处置上或者未能尽善尽美。

⑥扬人之善：赞扬别人的优点。 讦人之恶：攻击别人的短处。

⑦“闻恶必信”四句：小人之道，指小人“讦人之恶”的手段。 长：增加。 君子之道：指君子“扬人之善”的德行。 消：减少，受损害：

⑧君臣：指国君和臣子之间的伦理关系，即君行君道，臣守臣道。 上下相隔：谓国君和臣下之间互相闭塞不通。

⑨“乱亡不恤”二句：谓国家的乱亡尚且来不及忧虑，怎么去考虑国家的治理呢？ 恤：忧虑。

⑩“以善相成’句：善行互相成全叫做同心同德。 同德：谓同心同德，即同一心愿，同一行动。

⑪“以恶相济”句：以邪恶互相帮助叫做结党营私。 济：助。 朋党：谓互相勾结干坏事。

⑫不结于下：不能施与百姓。 结：施与。

⑬辩正：分辩纠正。

⑭“远近承风”二句：谓到处承袭这种不良风气，浑浑噩噩形成了习惯。混然，纷乱的样子。此指浑沌无知。

⑮不知所信：不知道什么是可信任的。

⑯时逢少堕：谓世道稍乱。 少堕：稍有毁坏。 堕：通“隳”；毁坏。

⑰往而不返：此谓行事有过失而没有改正。

⑱鉴貌在乎止水：意思是，照相貌要对着静止不动的清水。 鉴：照。止水：静止不动的水。

⑲鉴己在乎哲人：意思是，省察自已要拿贤德的人做榜样。 鉴：审察。哲人：贤德之人。

⑳哲王：贤王，圣君。

㉑貌之妍媸：谓形象的美好和丑恶。 妍：美好。 媸：相貌丑陋。

㉒司过：古官名。主持匡正过错缺失的事情。 史：这里指记载。

【译文】

陛下聪明威武，天姿英明睿智。有志于博爱，提拔任用人材的途径很多。但是喜爱好人好事却不太重视选择人材，憎恨坏人坏事却未能疏远小人。而且说出话来没有保留，憎恨邪恶太厉害，听到说别人的优点，有时未必完全相信；听到说别人的缺点，认为必定会如此。即使明智有独特见解，恐怕在处置上还没尽善尽美。为什么是这样呢？君子赞扬别人的优点，小人攻击别的的缺点。听说别人的缺点一定相信，那么小人攻讦的手段就会增加；听说别人的优点有所怀疑，那么君子扬善的途径就会减少。治理国家的人急于进用君子黜退小人，却使君子扬善的途径减少，小人

攻讦的手段增加，那么君臣之间的伦理失去常规，上下相互隔绝不通，国家的乱亡都来不及忧虑，将怎么去考虑治理国家呢？用善行互相成全，叫做同心同德；拿邪恶互相帮助，叫做结党营私。如今清正和混浊合流，善和恶没有区别，把告讦攻击当作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当作结党营私。把同心同德当作结党营私，就以为没有什么事可以相信；把结党营私当作诚实正直，就以为什么话都可以听取。这是君王的恩泽不能施予臣下，臣下的忠诚不能表达给君王的原因。大臣不能分辩纠正，小吏没有谁敢于议论。到处都承袭这种不良风气，浑浑噩噩形成了习惯。这不是国家的幸福，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只能够助长奸邪，混淆视听，使国君不知道什么是可信的，臣下不能互相安定。如果不作长远打算，狠狠杜绝它的根源，那么后患是不能制止的。现在实行了没有使国家败坏，是由于君王有长远的打算，虽然起初有过失，但是最后一定有成就的缘故。如果世道稍有混乱，行事有了过失而不改正，即使想后悔它，一定来不及了。既然行事失误不能拿来传示后代子孙，又拿什么法则留给将来？况且进用贤良黜退邪恶，是施予别人；拿古代史实作为鉴戒，是用于自己。照相貌要对着静止不动的清水，省察自己要拿贤德的人做榜样。能够用古代的贤王来省察自己做的事，那么相貌的美丑仿佛在眼前，事情的好坏自己心里明白。无须劳神司过官吏的记载，不用依靠普通百姓的议论，巍巍大功一天天显著，赫赫大名越来越远传。当国君能不致力于此吗？

论诚信第十七

【原文】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①，不的知佞者②。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③，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④，则是佞人。"帝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⑤，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⑥。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此岂可堪为教令⑦？"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⑧，不欲以诈道训俗⑨。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注释】

①草泽：荒野之地。此指民间。

②的知：确切知道。 的（dí 敌）：确实。

③雷霆：喻盛怒，此谓皇帝发怒。

④顺情阿旨：顺从喜怒，迎合心意。

⑤政源：国家政令的发出者。《韩诗外传》："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⑥理不可得：按常理不可能得到。

⑦教令：施行教化的办法。

⑧使大信行于天下：在全国实行最广泛的信义。

⑨不欲以诈道训俗：不想拿欺诈的方法教导社会风俗。

【译文】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佞的人，太宗对他说："我所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佞的人是谁呢？"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佞的人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

从陛下的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佞的人。”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的清和浊，是决定于它的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的发出者，好比源头，百姓像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诈骗，想要臣下办事正直，就像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按常理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他对上书的人说：“我想让最广泛的信义在全国实行，不想拿欺诈的方法教导社会风俗。你说的办法虽然好，但我是不能采纳的。”

【原文】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①；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③；德礼形，则远人斯格④。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⑤，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⑥。”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⑦”文子曰：“同言而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诚在令后⑧。”然则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⑨，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⑩，为下则危身⑪，虽在颠沛之中⑫，君子之所不为也。

【注释】

①德：德行。　礼：礼义。

②诚：诚实。　信：信用。

③下无二心：臣下没有异心。　二心：异心，不忠实。

④远人斯格：使远方的人归正。　格：正。

⑤君臣父子：谓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即所谓“君臣、臣臣、父父、子子”。

⑥“君使臣有礼”二句：这是孔子对答鲁定公的话，见《论语·八佾》。意思是，国君要按照礼去使用臣下，臣下要忠诚地为国君服务。

⑦“自古皆有死”二句：这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见《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所以治理国家的三条方针当中，可以去掉“足食”、“足兵”两条，而“民信”这一条却不能少；人民对官府不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

⑧“文子曰”几句：意思是，说话要讲信用，说到做到，信用在说话之前就讲求了；发令要有诚意，必定施行；诚意在下令之后仍要坚持。文子，姓辛，名钘，一名计然。师事老子，著有《通玄真经》十二篇。

⑨令而不从：发令却不执行。 从：依顺，此谓按照命令去执行。

⑩败德：败坏品德。

⑪危身：危害自身，即招来杀身之祸。

⑫颠沛：谓世道衰乱。

【译文】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必定依靠德行礼义；国君的保障，只在于诚实信用。诚实信用建立了，那么臣下没有异心；德行礼义形成了，那么远方的人会来归正。既然如此，那么德行礼义、诚实信用，是国家的大纲，关系到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不能有一刻废弃它。所以孔子说：“国君使用臣下要根据礼义，臣下侍奉国君要凭借忠诚。”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人民如果对官府不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文子说：“说话要讲信用实行，信用在说话之前就讲求了；发令要有诚意，一定要执行，诚意在发令之后仍要坚持。”那么说到做不到，说话就没有信用；发令不执行，法令就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品德，对臣下来说就会招致杀身的危险，即使是

在世道衰乱的时候，有德有才的人也不会这样做的。

【原文】

自王道休明[①]，十有余载，威加海内，万国来庭[②]，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③]，未睹克终之美故也[④]。其所由来有渐，非一朝一夕。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⑤]，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裕如[⑥]。謇谔之辈，稍避龙鳞[⑦]；便佞之徒，肆其巧辩[⑧]。谓同心者为擅权[⑨]，谓忠傥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⑩]，投杼致惑[⑪]，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⑫]，郁于大道[⑬]，妨政损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注释】

①休明：美而明。　休：美善。

②“威加海内”二句：谓威力慑服全国，万方都来朝拜称臣。

③善始之勤：谓行事开端良好。　勤：行，行事。

④克终之美：谓能善终、全终的优点。

⑤自兹厥后：自此之后。　兹：此。　厥：犹“之”。

⑥裕：《旧唐书·魏徵传》作“豁”，可从。　豁如：宽宏大量的样子。

⑦“謇谔之辈”二句：谓忠诚正直的人逐渐避免触犯国君。 謇谔：正直敢言。 謇：忠诚正直。 谔：正直的话。 稍：逐渐。 龙鳞：喻国君不可忤逆。

⑧肆其巧辩：大肆施展他们的花言巧语。

⑨擅权：独揽政权。

⑩窃斧生疑：喻毫无事实根据而乱加怀疑。用《列子·说符篇》“疑人偷斧”的典故。

⑪投抒致惑：谓听信谣言造成疑惑。用“曾母投抒”典故：有一个与曾子同姓名的人杀了人，人们误以为是曾子，立即去告诉曾母说：“曾参杀了人！”最初曾母不信，她知道儿子向来为善。不久，向她报告此事的人来了三起，曾母也信以为真，于是扔掉织梭下机越墙而逃。事见《战国策·秦策》。

⑫荧惑：炫惑；迷惑。

⑬郁：郁结，闭塞。

【译文】

自从王道美好，有十多年了，威力遍及全国，万方来朝拜，国库一天天充实起来，领土天天扩展。但是道德没有更加深厚，仁义没有更加广博，为什么呢？因为对待臣下的态度没有完全诚实信用，纵然做事有良好开端，却不见能善终的缘故。它的形成是逐渐的，不只一早一晚。过去贞观初年，听到好事惊喜赞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高兴地听取劝谏。自那以后，逐渐厌恶直言规谏；即使勉强容纳，不再像过去那样宽宏大量。正直敢言的人，逐渐避免触犯君王；邪佞的小人，无所顾忌地施展花言巧语。认为同心同德的人是独揽政权，认为忠诚正直的人是诽谤别人。说人家是结党营私，即使他忠实诚信也觉得可疑；说人家是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觉得没有过失。坚定刚直的人担心独揽政权的罪名，忠诚直言的人忧虑诽谤别人的过错。甚至毫无事实根据地乱加怀疑，听信谣言而造成疑惑，使正直的人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意见，大臣没有谁能直言规谏。迷惑自己的视听，使理想的准

则闭塞，妨碍施政，损害德行，恐怕就在于这里吧？所以孔子说“邪佞善辩的口才会倾覆国家”，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

【原文】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①，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②，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③，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④？今欲将求致理，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⑤。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⑥，遇小人也必轻而狎⑦。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⑧。是则毁誉在于小人⑨，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⑩，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⑪：“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⑫；使修洁之士行之⑬，与污鄙之人疑之⑭。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⑮，虑不及远⑯，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⑰，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注释】

①临难无苟免：指面临祸患而不苟且求得幸免。

②不耻不仁：不以不仁为可耻。　耻：意动用法。

③唯利之所在：目的只在于求利，即“唯利是图”的意思。

④何所不至：无所不至；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⑤或访之于小人：意思是，或许向小人咨询（事情的得失）。　访：询问，

咨询。

⑥敬而疏：严厉而疏远。　敬：认真，此谓严厉。

⑦轻而狎：随便而亲昵。　轻：轻率，随便。

⑧情不上通：下情不能通达到上面。

⑨毁誉：毁，诋毁；誉，赞誉。毁誉犹言褒贬。

⑩兴丧之所在：国家的兴亡在于这里。意思是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⑪孙卿：即荀卿，名况。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著有《荀子》。下引文即出自《荀子》。

⑫论之：议论决定它。

⑬修洁之士：指品行端正的人。

⑭污鄙之人：指污秽卑鄙的小人。

⑮才非经国：不是经国济世之才。　经国：治理国家。

⑯虑不及远：考虑问题不能作长远打算。

⑰承颜顺旨：秉承脸色，顺从旨意。即迎合奉承的意思。

【译文】

而且君子和小人，外貌相同内心不同。君子掩饰别人的过失，赞扬别人的优点；遇到祸患不随便希望幸免，牺牲生命去成全仁义。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危害别人保全自己。如果是要危害别人，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如今想要求得到国家的治理，总是把国事委托给君子；而国事处置的成功失败，即又去向小人咨询。他们对待君子的态度是严厉而疏远，对待小人的态度是随便而亲近。亲近小人就无话不说，疏远君子就使下情不能上达。这样就是褒贬决定于小人，刑罚施加给君子，确实是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能不慎重吗？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叫聪明人谋划的事，却和愚蠢的人去决定它；叫品行端正的人实行的事，却和行为污秽卑鄙的人去怀疑它。想要事情成功，能够办到吗？"一般水平的人，哪里没有小聪明？但是他们没有经国济世的才能，考虑问题不能作长远打算，即使竭尽力量和忠诚，还是不能避免国家倾败。何况内心怀有奸邪私利，迎

合奉承，这种人成为祸害，不正是很严重吗？树立直的木杆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竭尽精神，劳费思虑，那事情得不到结果，也已经是明白的了。

【原文】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外内无私[①]，上下相信[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③]！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昔齐恒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④]？"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恒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⑤]，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⑥]，馈间伦曰："鼓之啬夫[⑦]，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矣？"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⑧]，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复将有所间然乎[⑨]？

【注释】

①外内无私：谓对外，对内都没有私心。

②上下相信：国君和臣下互相信任。

③信之为道大矣：意思是信任作为原则是很重要的。 道：准则，原则。《旧唐书·魏徵传》作“义”。

④爵腐子酒：根据文意，疑“酒腐于爵”之误倒。[明]成化本作“酒腐于爵”，可证。 爵：古代酒器，有流、柱、鋬和三足，多为青铜制。 俎（zhǔ阻）：古代盛肉器，似砧，两端有足，青铜或木制。 霸：霸业。

⑤参之：参预其事。 参：干预。

⑥中行穆伯：春秋时晋六卿之一。本姓荀，后以中行为氏。 鼓：春秋时夷国，白狄之别种。其地即今河北晋县。后为晋所灭。事见《左传·昭公十五年》。

⑦馈间伦：中行氏穆伯左右人员。 啬夫：官名。为司空的属官。

⑧上圣：至高无上的圣王。

⑨巍巍：盛大的样子。 盛德：最高的德行。 间然：间断，不连接的样子。

【译文】

国君能够尽到礼义，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必须决定于对外、对内都没有私心，上下互相信任。国君不信任臣下，就无法任用臣下；臣下不信任国君，就不能侍奉国君。信任作为原则重要啦！所以上天保佑它，吉祥而没有不利。从前齐恒公问管仲说：“我想让杯子里的酒发酸，肉在砧板上发臭，会不会损害霸业啊？”管仲说：“这实在不是好品德，然而也不会损害霸业。”恒公说：“怎样就会损害霸业呢？”管仲说：“不能了解人，损害霸业；了解而不能任用，损害霸业；任用而不能信任，损害霸业；既信任又让小人干预他，损害霸业。”晋国大夫中行氏穆伯攻打鼓国，经过一年都不能攻下，馈间伦说：“鼓城的啬夫，我认识他。请不用劳累将士，鼓城就可以得手。”穆伯不答理他。左右的人说：“不费一戟，不伤一兵，鼓国就可以到手，您为什么不干？”穆伯说：“间论的为人，奸佞而不仁义，如果派他去把鼓城弄到手，我能够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这就是奖赏奸佞的人。奸佞的人得志，这就会

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义而去做奸佞的事。虽然得到鼓国，又会有什么用呢？”穆伯，是诸侯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他们还能够这样谨慎地讲信用，远远避开奸佞的人，何况身为一统天下的大国君主，继承千秋大业的圣王，却可以让崇高盛大的美德，又再将有间断的情况吗？

【原文】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①，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②。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③，无为之治④，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说？”

【注释】

①厉之以义：拿仁义来劝勉他们。　厉：通“励”，劝勉。

②审罚而明赏：明察赏罚。　审：详知。　明：明悉。

③自强不息：自己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④无为之治：指不偏重刑罚，主要以仁德感化人民，从而达到社会安定。《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⑤永锡祚胤：永远赐福给子孙。《诗·大雅·既醉》“永锡祚胤”郑玄笺：“长予福祚，至于子孙”。　胤（yìn印）：后嗣。祚胤，沿用以称子孙。

【译文】

如果想让君子小人是非不混淆，必须用德行来安抚他们，拿信用来对待他们，以仁义来劝勉他们，按礼节来节制他们，然后

才能喜爱好人好事而憎恨坏人坏事，严明赏罚。小人不能施展他们的奸佞，君子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只用德教而不用刑罚，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局面，哪里还会远呢？如果喜爱好人好事却不能进用好人，憎恨坏人坏事却不能摒弃坏人，有罪的不受惩罚，有功的不得奖赏，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或许不能担保，想永远赐福给子孙，更有什么希望呢！

太宗看了奏章，感叹说："如果没有遇到你，从哪里能听到这些话？"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人无信不立①。'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汉之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②，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③；项氏以无仁信为汉高祖所夺，皆诚如圣旨。"

【注释】

①去食存信：意思是，宁肯没有充足的食物，也要保持人民对国家的信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百姓对国家不信，国家就不能成立。按，这是《论语·颜渊》中孔子回答子贡的话。

②五常：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是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称之为"五常"。

③"殷纣"二句：《尚书·周书》有武王誓师之言说："今商王受狎侮五常。"按，疑为附会。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经传上说'宁肯去掉充足的食物，也要保持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人民不信任的话，国家根基就不稳。'从前项羽占领咸阳以后，已经控制天下，如果他能够推行汉朝那样的仁信、谁能夺取他的天下？"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一种也不行。能够勤恳地推行它，很有补益。殷纣王轻视侮弄五常，于是周武王去讨伐他；项羽因为没有仁信，被汉高祖夺取了天下，确实都像陛下说的一样。"

贞观政要卷第六

论俭约第十八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①。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②，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③，物情所欲，共所众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④，为徇其私欲⑤，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又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⑥。''不见可欲，使心不乱⑦。'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⑧，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⑨，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注释】

①贵顺物情：重视顺应民心。 物情：即民情，民心。

②九山：九州之名山。《尚书·禹贡》"九山刊旅"蔡传："九州之山也。"九江：谓洞庭湖。《尚书·禹贡》"九江孔殷"蔡传："即今之洞庭也。"《史记·五帝纪》："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③怨讟：痛恨而有怨言。 讟（dú 读）：怨言。

④谤议：指责批评。

⑤徇其私欲：曲从自己的私情。 徇：曲从，偏私。

⑥不作无益害有益：语见《尚书·周书·旅獒》。意思是，不要做无益的事去损害百姓的利益。

⑦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语见《老子》第三章。意思是，不谋求满足私欲，使心不混乱。.

⑧器物：指尊彝之类的酒器。

⑨衣无锦绣：谓衣着朴素。 锦绣：精致华丽的丝绣品。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重视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开凿九山，浚通九江，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就是因为民心希望这样做，他集中了百姓的心愿。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常常指责批评，就因为他是满足私欲，不跟民心一致的缘故。我最近想造一座宫殿，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但是远想秦始皇的事情，就不再兴建了。另外古人说：'不要做无益的事去损害百姓的利益'，'不谋求满足私欲，使心不混乱。'本来就知道谋求私欲，民心必然混乱。比如精雕细镂的酒器，珠宝玉器服饰玩物，若是放纵骄逸奢侈，那么国家危亡的时期就会立即到来。自王公以下的人，住宅、车服、婚娶、丧葬等，凡是按照官位俸禄不该使用的，一律禁止。"从此二十年间，社会风俗简朴，衣着不华丽，物质富饶，没有饥饿寒冷的祸害。

【原文】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①]。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②]，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③]，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

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④。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注释】

①“依《礼》”三句：《礼记》载，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建筑物之居高临下，可以瞭望四方的叫做“台”，建在高台上的敞屋叫做“榭”（或云：“土高曰台，有木曰榭”）。季夏：夏季末一个月。

②秋霖：秋季的连绵大雨。　霖：久雨。

③气疾：指气力衰竭之病。

④十家之产：汉文帝惜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建，见《论封建》篇注。

【译文】

贞观二年，公卿大臣上奏说：“按照《礼记》，夏季最末一个月，可以居住高台上筑成的楼榭。现在夏热未退，秋季的连绵大雨才开始，皇宫里低下潮湿，请陛下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太宗说：“我患有气力衰竭的病，哪里适宜居住低下潮湿的地方？但是，如果同意了你们的请求，浪费实在多。从前汉文帝准备建筑露台，为爱惜相当于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就不再兴建。我德行赶不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超过他，难道说得上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德行吗？”公卿再三坚持奏请，太宗始终没有答应。

【原文】

贞观四年，上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①。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②]。’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事皆由己[③]，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怜万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注释】

①“帝王所欲”二句：意思是，帝王希望这样是因为放纵，百姓不希望这样是因为劳累疲弊。

②“孔子云”四句：语见《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自己不情愿做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这种仁恕之道，应该终身实行。

③事皆由己：处理事情推己及人。 由己：自己设身处地的意思。

④“陛下若以为足”二句：意思是，陛下若认为欲望满足了，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满足了，而是应该节制欲望了。 不啻：不止；不仅。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扩建修饰宫殿屋宇，游玩观赏水池楼台，是帝王所希望的，却是百姓所不希望的。帝王希望这样是因为骄奢淫逸，百姓不希望这样是因为劳累疲弊。孔子说：‘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恐怕就是仁恕之道吧！自己所不情愿做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劳累疲弊的事，确实不能施加给百姓。我居于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处理事情都设身处地，才真正能

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如果百姓不希望那样做，一定要能够顺应民情。”魏徵说：“陛下素来爱惜百姓，常常节制自己去顺应民情。臣听说：‘拿自己的欲望去顺应民情的就昌盛，劳累百姓来娱乐自己的就灭亡。’隋炀帝贪心无厌，专门喜好奢侈，每当有关官署供奉营造，稍不称心，就用严厉的刑罚处罚。上面喜好做什么，下面必定做得更厉害，上下争相奢侈放纵没有限度，终于导致灭亡。这不仅是在史籍有着记载，也是陛下亲眼看见的。因为他荒淫无道，所以上天赐命陛下取代他。陛下如果认为欲望满足了，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满足了，而是应该节制欲望了。如果认为欲望还不能满足，那么再超过这样万倍也不会满足。”太宗说：“你回答得很好！不是你，我岂能听到这些话？”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①，将为刘后起鹍仪殿②，廷尉陈元达切谏③，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④，辞情甚切⑤。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⑥，今于蓝田采木⑦，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注释】

①刘聪：字玄明，十六国时期汉国君主，匈奴族。他杀兄夺取帝位，穷兵黩武，广建宫殿，浪费民力，沉溺酒色。事见《晋书·刘聪载记》。

②刘后：汉国太保刘殷的女儿，先封左贵嫔，后来立为皇后。鹍（huáng凰）仪殿：刘聪为皇后在后庭起的宫殿。

③廷尉：官名，九卿之一，掌刑狱。　陈元达：字长宏，正直敢言。刘聪常对他说：“卿当畏朕，反使朕畏卿乎？”

④手疏：亲笔奏章。　启请：陈述请求。　启：陈述。

⑤据《晋书·刘聪载记》，刘后疏曰："今宫室已备，宜爱民力，廷尉之言，四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赏，而更诛之，四海谓陛下如何哉？陛下今兴工费广，为妾营殿，而杀谏臣，使天下罪妾，妾何以当之？愿赐死以塞陛下之过。"

⑥仍构重阁：照例建造层楼。　仍：因，依例。　重阁：层楼。

⑦蓝田：地名，今陕西省蓝田县。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最近读了刘聪的传记，刘聪准备给刘后建鹍仪殿，廷尉陈元达恳切规谏，刘聪大怒，下令杀他。刘后亲笔上奏章请求赦免，措辞感情十分恳切。刘聪的怒气才缓解下来，而且感到很惭愧。人读书，不过是想增长见识补益自己。我看了这件事，可以作为深刻的鉴诫。近来想造一座宫殿，照例要建层楼，现在从蓝田采伐木料，都已经准备齐全。遥想刘聪这件事，就停止了这一工程。"

论谦让第十九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①。'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②。'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③，谁肯犯颜谏奏？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

天高听卑④，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⑤。’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尧舜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注释】

①“舜诫禹”几句：见《尚书·虞书·大禹谟》意思是说，你只要不自以为贤能，那么天下无人敢与你争贤能；你只要不自居功劳，那么天下无人敢与你争功劳。 伐：自我夸耀。

②人道恶盈而好谦：《周易·谦卦》的彖辞。谓君子的准则是厌恶骄傲自满，崇尚谦逊恭谨。

③在身：指自身、自己。

④天高听卑：苍天高高在上，而听察人世间的善恶以降祸福。 卑：下。此谓下情、民情。

⑤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语出《诗·大雅·荡》。意思是，行事无不有开始，却少有能坚持到最终的。 鲜：少。 克：能。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做了皇帝就能够自认为尊贵显耀，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却认为正应该自己保持谦逊恭谨，经常感到畏惧。从前舜帝告诫禹说：‘你只要不自以为贤能，那么天下无人敢与你争贤能；你只要不自居功劳，那么天下无人敢与你争功劳。’另外《周易》说：‘君子的准则是厌恶骄傲自满而崇尚谦逊恭谨。’大凡做皇帝的，如果自认为尊贵显耀，不保持谦逊恭谨。自身若有不对的事，谁肯冒犯威严上奏劝谏？我每说一句话，办一件事，必定上畏苍天，下惧群臣。苍天高高在上而听察人世间的善恶，怎么能不畏惧？众公卿大臣士人，都在向上瞻仰，

怎么能不畏惧？由此考虑，只能够经常谦逊恭谨，经常小心畏惧，尚且担心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心愿。”魏徵说：“古人说：‘行事无不有开始，却少有能够坚持到最终的。’希望陛下坚持这经常谦恭、经常畏惧的原则，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国家就永远巩固，不会倾覆了。尧舜时代之所以太平，实是采用这个法则。”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①’。何谓也？”孔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②。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③，使深不可知。故《易》称，‘以蒙养正④’，‘以明夷莅众⑤’。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⑥。’诚如卿所说。”诏赐物二百段。

【注释】

①“《论语》云”几句：是《论语·泰伯》中曾子的话。意思是，既使自己有才能，也要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知识丰富也非常虚心，就像缺乏知识一样。

②谦光：谓人谦逊而更加光明盛大。

③“内蕴神明”二句：谓藏蓄聪明，外表沉默。 蕴（yùn 晕）：藏蓄。玄默：沉静寡言。

④以蒙养正：《周易·蒙卦》象辞："蒙以养正。"孔颖达疏："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意思是要以蒙昧自居，自己修养。

⑤以明夷莅众：《周易·明夷卦》象辞："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意思是，要隐藏明智去治理百姓。 明夷：隐明用晦。 莅：莅临，即治理，统治。

⑥"《易》云"几句：《周易·谦卦》九三爻辞。意思是，君子谦让，而且有始有终，吉利。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说："《论语》说：'有才能的向没有才能的请教，知识多的向知识少的请教；有才能像没有才能一样，知识丰富像知识缺乏一样。'说的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圣人进行教化，希望人们谦逊而更加光明盛大。自己虽然有才能，不自夸自大，仍然去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他们所懂得的事情。自己虽然多才多艺，还是觉得不足，仍然去向知识少的人请教，进一步求得补益。自己虽然有才能，那样子像没有才能一样；自己虽然知识丰富，那态度像没有知识一样。不仅百姓要这样，帝王的德行也应当这样。帝王内藏聪明，外表必须沉默，使自己高深不可测知。所以《周易》说，'以蒙昧自居，自养正道'，'要隐藏明智去治理百姓'。如果帝王居于最尊贵的地位，炫耀自己的聪明，仗恃才能欺凌别人，掩饰过失拒绝劝谏，那么上情和下情互相隔绝，国君和臣下所遵循的原则互相违背。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没有不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太宗说："《周易》说：'君子谦让，而且有始有终，吉利。'确实是像你所说的。"诏令赐给孔颖达锦绸二百段。

【原文】

河间王孝恭①，武德初，封为赵郡王，累授东南道行

台尚书左仆射[2]。孝恭既讨平萧铣、辅公祏，江淮及岭南皆统摄之[3]。专制八方[4]，威名甚著，累迁礼部尚书。孝恭性惟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时有特进江夏王道宗，尤以将略驰名[5]，兼好学，敬慕贤士，动修礼让。太宗并加亲待。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与为比，一代宗英云[6]。

【注释】

①孝恭：唐宗室，高祖李渊堂弟，佐高祖创立唐王朝有大功，声名甚盛。为人宽恕退让，深得太宗尊重。贞观十四年去世。

②道：唐代仅次于中央的地方一级行政区，隶属中央。　行台：代表中央驻道的机构。

③统摄：统持；总管。

④八：［明］成化本作“一”，可从。

⑤将略：用兵的谋略，即军事才能。

⑥宗英：宗族内的杰出人物。

【译文】

河间王李孝恭，武德初年封为赵郡王，接着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李孝恭讨平萧铣、辅公祏以后，江淮及岭南一带，都一概总管。他独掌一方大权，威名非常显著，又升任礼部尚书。李孝恭为人谦逊礼让，没有骄傲自夸的神气。当时有特进江夏王李道宗，特别以军事才能驰名天下，同时好学，礼敬贤士，常常修行礼让。太宗一并对他们给予亲切待遇。皇室成员中，只有李孝恭、李道宗，无人可与他们并列，是一代皇族中的杰出人物。

论仁恻第二十

【原文】

贞观初，上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到于离宫别馆①，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②，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③。非独以省费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④。"于是后宫及掖庭⑤，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注释】

①离宫别馆：皇帝在京城的正宫之外居住的宫室。

②洒扫：洒水扫地。亦可泛指做家务。

③伉俪：谓配偶。

④遂其情性：成全她们的本性。 遂：实现，成全。 情性：此谓人性，人的本性。

⑤掖庭：宫殿中的旁舍，是后妃宫嫔居住的地方。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妇女幽禁在深宫里，情况实在可怜。隋朝末年，无休止地选取宫女，以至于皇帝临时居住的离宫别馆，甚至不是皇帝驾临的处所，都聚有很多宫女。这都要耗尽

百姓的财力，我不采取这种做法。而且宫女除了洒水扫地做家务之外，还用来做什么？现在准备放她们出去，任他们选择丈夫。这不仅是节省费用减少百姓开支，而且也是使他们各自得以成全自己的本性。”于是从后宫和掖庭，前后放出了三千多人。

【原文】

贞观二年，关中旱①，大饥。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②，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之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③，出御府金宝赎之④，还其父母。

【注释】

①关中：古地区名。所指范围大小不一，一般专指今陕西关中盆地，或陕西渭河流域一带。

②修：善，美好。《文选·张衡〈思玄赋〉》：“伊中情之信修兮。”李善引旧注：“修，善也。”

③杜淹：字执礼，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杜如晦的叔父。

④御府：皇家收藏财物的地方。

【译文】

贞观二年，关中干旱，闹大饥荒。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和，都是因为国君丧失德行。我德行不好，苍天应责罚我，百姓有什么罪过，却大受困苦！听说有卖儿卖女的人，我很哀怜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回那些儿女，还给他们的父母。

【原文】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卒，上离而嗟悼，出次发哀[①]。有司奏言："准阴阳书云：'日在辰，不可哭泣[②]。'此亦流俗所传。"上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③]，安避辰日？"遂泣之[④]。

【注释】

①出次：舍于郊外，即按丧礼住在郊外丧庐里。 发哀：即发丧，讣告亲友等。

②"日在辰"二句：谓丧日在辰日，不能哭泣。

③情发于衷：谓哀情发自内心。 衷：衷心，内心。

④《资治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六年。

【译文】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死亡，太宗听说，悲叹哀悼，按丧礼住在郊外，为他发丧。有关人员奏言说："按阴阳书说：'丧日在辰日，不能哭泣。'这也是风俗所传下来的规矩。"太宗说："君臣的情义，如同父子一样，哀情发自内心，怎么避忌辰日？"于是哭泣张公谨。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次定州[①]。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门楼抚慰之。有从卒一人病[②]，不能进，诏至床前，问其所苦，仍敕州县医疗之。是以将士莫不欣然愿从[③]。及大军回次柳城[④]，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⑤]。亲临，哭之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祭者，归

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儿之丧，天子哭之，死无所恨。"太宗征辽东，攻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⑥，为流矢所中。帝亲为吮血，将士莫不感励⑦。

【注释】

①定州：州名，辽置，在今朝鲜平壤西北三百里。

②从卒：随从的士卒。

③欣然：高兴的样子。

④回次：回师驻扎。　柳城：属营州。唐营州治所在广宁（今河北昌黎）。

⑤太牢：古代帝王举行祭祀礼时，牛、羊、豕三牲全备的为"太牢"。一般用来祭祀社稷。

⑥李思摩：颉利族人，赐姓李。

⑦感励：受到感动鼓励。

【译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伐高丽，驻扎在定州。有兵士来到，太宗亲自驾临州城北门楼安抚慰劳他们。有一个随从的士兵病重，不能进见，太宗下诏令人到他床前，问他的病痛，再敕令州县给他治疗。因此将士都高兴地愿意随从太宗出征。等到大军回师驻扎柳城，太宗诏令收集前后阵亡将士的骸骨，设牛、羊、豕三牲隆重祭祀。太宗亲自驾临祭祀处，为死者哭泣尽哀，军中的人无不洒泪哭泣。观看祭祀的兵士，回到家里说起了这件事，他们的父母说："我们的儿子战死，天子为他哭泣，死无遗恨了。"太宗征伐辽东，攻打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乱箭射中。太宗亲自替他吮血，将士没有不受感动鼓励的。

慎所好第二十一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①]，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②]。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③]。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④]，终日谈论苦空[⑤]，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⑥]。及侯景率兵向阙[⑦]，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⑧]，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⑨]。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⑩]。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⑪]，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⑫]，缙绅以清谈为庙略[⑬]。'此事亦足为鉴诫。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注释】

①方圆：方形或圆形，指物体的形状。

②"故尧舜率天下"四句：意思是，尧舜拿仁义治理天下，民风随之淳厚；桀纣拿暴虐治理天下，心风随之浇薄。

③释氏、老氏之教：谓佛教、道教。释氏指释迦矣尼，佛教鼻祖。老氏指老子，道教鼻祖。

④扈从：百官随从天子称“扈从”。

⑤苦空：“苦”和“空”都是佛家常用语，代指佛教。

⑥军国典章：军机国务、法典制度，即国家大事。

⑦“侯景率兵”句：侯景事参见《论君道》篇注。　向阙：进攻皇宫。阙：宫门的代称，指皇宫。

⑧狼狈：仓猝窘迫的样子。　步走：徒步逃跑。　走：跑。

⑨简文；梁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之弟，即萧纲。有文才，诗尤清艳。昭明太子死后，立为皇太子。武帝饿死台城，他即帝位，为侯景所害。

⑩“孝元帝”：三句：孝元帝即萧绎，梁武帝第七子，侯景之乱平定后即帝位于江陵。按《南史》，梁承圣三年秋九月，元魏派遣万纽于谨来攻江陵。冬十月，魏军至襄阳，时梁孝元帝尚在龙光殿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不久，江陵城破被俘。

⑪庚信：南北朝时人，北周文学家。初仕梁，后留西魏。北周代魏，任骠骑大将军等职。代表作《哀江南赋》，寄托乡关之思，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的情况。

⑫宰衡：即宰相。　干戈：指军事。

⑬庙略：庙堂的谋略，指朝廷的重大决策。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君好比是容器，百姓好比是水；水的形状决定于装它的容器，不决定于水本身。’所以尧、舜以仁义统治天下，民风随之淳厚；桀、纣以暴虐统治天下，民风随之浇薄。臣下所做的，都是随着皇上所喜欢的。比如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一味喜欢佛教、道教，武帝末年，多次驾幸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百官都戴大帽子，穿高靴子，乘车随从皇上，整天谈论佛学，未尝留心军机国务、法典制度。等到侯景领兵攻打皇宫，尚书郎以下的百官，多数不会骑马，狼狈不堪地步行逃跑，在路上死的一个接一个。梁武帝和儿子简文帝萧纲终于被侯景幽禁迫害而死。梁孝元帝在江陵被万纽于谨领兵围

困，他仍然讲《老子》不停，百官都穿着军装听讲，不久江陵城失守，君臣都被俘虏。连庚信也感叹他们这样的做法，到他撰写《哀江南赋》时，就写道：'宰相把军事当作儿戏，官吏把清淡当作朝廷重大决策。'这件事也值得作为鉴诫。我现在所爱好的，只在尧、舜的准则，周公、孔子的教导，当作像鸟有翅膀，像鱼依靠水，失去它必然灭亡，不能片刻没有。"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①，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②，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③。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注释】

①方士：讲神仙方术炼不死丹药的人。此指徐福（《史记》作徐市）。

②踟蹰：徘徊不定。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曾来到琅邪和之罘（并在今山东省）的海边，妄想与神仙相遇或找到蓬莱仙岛上的不死之药。

③"汉武帝为求神仙"四句：武帝信神仙，拜方士栾大为五利将军，赐列侯甲第，童仆千人，还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后因所云神仙事无录验，以诬罔罪处死。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神仙事本来就是虚诞胡说，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喜好神仙事，结果被方士徐福欺骗，竟然派遣

童男童女几千人，跟随他入海寻求仙药。方士躲避秦朝苛刻暴虐的政令，于是留在海外不回来。秦始皇还到海边上徘徊等待，归途中走到沙丘就死了。汉武帝为求神仙，把女儿嫁给玩弄道术的人。后来见神仙的事没有灵验，就诛杀了他。据这两件事看来，犯不着胡乱寻求神仙。”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①]，专信邪道，大忌胡人[②]，乃至谓胡床为交床[③]，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④]。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⑤]，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正身修德而已[⑥]，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注释】

①猜防：谓猜疑防范别人。

②胡人：古代泛称我国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

③胡床：即“交椅’、“交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陶榖《清异录·陈设门》：“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

④令狐行达：复姓令狐，名行达。当时任校尉，奉宇文化及之命杀炀帝(事见《隋书·宇文化及传》)。

⑤李金才；名浑，隋将军，与宇文述有隙，被诬构灭族。

⑥正身修德：端正自身，修养品德。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说：“隋炀帝性好猜疑，防范别人，一味迷信邪门歪道，最忌讳胡人，竟至于称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来隔开胡人。终于被宇文化及派遣令狐行达杀死。另外炀帝

诛杀李金才及诸李氏家族几乎杀尽，最终有什么益处？而统治天下的人，只要端正自身，修养品德就行了，此外的虚诞事情，不值得放在心上。”

慎言语第二十二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①：“君举必书，言存左史②。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③，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注释】

①给事中兼知起居事：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掌起居郎及起居舍人事务，即负责记录皇帝言行。 知：职掌，负责。参见《论任贤》篇注。

②左史：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唐制，在门下省设起居郎修记事之史，在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修记言之史。此以“左史”指记言之史，即皇帝的言论记录，包括在起居注之中。

③累于圣德：对圣德有损害。 累：带累，使受害。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坐朝，想要说出一句话，就要考虑这一句话对百姓是否有益处，所以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奏说："国君言行必定记录，说的话记录在起居注里面。臣的职务应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到自己的忠正。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道理，那就会对圣德有损千万年，不止是现在对百姓有损害。希望陛下说话谨慎。"太宗非常高兴，赐给他彩绸百段。

【原文】

贞观八年，上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①，谈何容易②。凡在众庶，出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③。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④，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⑤。'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⑥。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徵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⑦，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注释】

①枢机：原指户枢和弩牙，用来比喻主要的事物。《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②谈何容易：这里指说话很不容易。

③耻累：耻辱和损害。

④怪无萤火：责备没有萤火虫。

⑤多少：一些。表示一个不定的少量。

⑥舆（yú 于）：车箱。此指木箱子。

⑦日月之蚀：谓日月食。日食是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的中间，掩蔽了太阳。月食是地球运行到月球和太阳的中间，地影掩蔽了月球。 蚀：亏损，此指日月亏食。

【译文】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说话，是有德行的人的重大事情，说话岂是容易的事？一般百姓，说出一句话不好，就有人记住它，成为他的耻辱和损害。何况是一国的群主，不能说话有过失。那损害很大，岂只跟百姓一样？我经常以此作为警戒。隋炀帝初次驾幸甘泉宫时，泉水山石称心如意，却责备没有萤火虫，下令说：'捉一些来宫里晚上照明。'主管官署急忙派遣几千人去捕捉，送了五百箱荧火虫到宫旁。小事尚且是这样，何况那些大事呢？"魏徵回答说："国君处于天下最崇高的地位，如果有失误，古人认为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们都会看见。确实要像陛下这样警戒慎重。"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①，必诘难往复②。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③。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④，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⑤，虚襟以纳其说⑥，犹恐群下未敢对扬⑦。况动神机，纵天辩⑧，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⑨，欲令凡蔽何阶应答⑩？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君称'大辩若讷'⑪，庄生称'至道无文'⑫。此皆不欲烦也⑬。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⑭；汉皇慕古，张孺陈讥⑮。此亦不欲劳也⑯。且多记则损心⑰，多语则损气⑱。

心气内损，形神外劳[19]，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20]，欲其长久，匪由辩博[21]。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22]，无非至公[23]，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于秦政强辩[24]，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25]，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26]，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27]，简彼缃图[28]，淡焉怡悦[29]。自固万寿于南岳[30]，齐百姓于东户[31]，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32]。”手诏答曰[33]：“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注释】

①《资治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十八年：“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古道：古代学说，指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

②诘难往复：反复诘责。　诘难：诘责，驳诘。

③拟伦斯绝：谓持的观点绝不相通。　伦：通“论”，观点。《庄子·齐物论》：“有伦有义。”《释文》“伦，崔本作‘论’。”　绝：断，不相通。

④徒思自强：徒然空想自己占上风。　强：胜过。

⑤凝旒（liú 流）：原意是端正冠冕，整肃威仪，转指态度认真。

⑥虚襟：犹言“虚心”。

⑦对扬：对答；当面回答。

⑧纵：任；驰骋。　天辩：圣辩，即天子的论辩。

⑨“饰辞以折其理”二句：修饰言辞来驳斥臣下的理由，援引古义来否定臣下的意见。　折：指斥，驳斥。　排：排斥，否定。

⑩蔽：据《旧唐书·刘洎传》作“庶”，可从。　凡庶何阶应答：百姓凭借什么回答。　阶：因由；凭借。

⑪老君：老子，即李聃。　大辩若讷：谓真正善辩的人，不自炫耀，表面上好像言语迟钝。　讷：讷言，言语迟钝。《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⑫庄生：庄子，即庄周。至道无文：谓真理不须用文采修饰。 至道：最根本的道理，即真理。

⑬烦：多，繁剧。

⑭“齐侯读书”二句：《庄子》载，齐恒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制轮，他放下椎凿上堂去，说恒公所读的书是“古人之糟魄已夫”。 议：非议，批评。《旧唐书·刘洎传》作“笑”。

⑮“汉皇慕古”二句：汉武帝好古尊儒。欲招纳文学儒士，大臣汲黯极力劝阻，曾当面说武帝“内多欲而外示仁义”。 张孺：《旧唐书·刘洎传》作“长孺”。长孺，汲黯的字。 讥：进谏。

⑯不欲劳：不要过分的意思。 劳：使用过分。

⑰损心：损伤心思。古人以为心是思维器官，所以把思维活动也称为“心”。

⑱损气：损伤元气。 气：指人的元气。

⑲形神：指人的形体和精神。

⑳力行：努力从事。此谓大力治理国家。

㉑辩博：言辞通达善辩。

㉒敦朴：淳厚朴质。这里是踏踏实实的意思。

㉓非：反对，否定。 至公：至公之道，即最高的原则。

㉔秦政：指秦始皇。 强辩：善于论辩。

㉕魏文：指魏文帝曹丕。 宏材：谓富于辩材，雄辩。

㉖才辩之累：有口才和善辩的损害。

㉗浩然养气：即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原指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主观精神状态，后来多理解为最高尚的节操和正气。

㉘简彼缃图：谓省略那些古代书籍。 缃：浅黄色。 图：图书。 缃图：指古书，因其纸色年久发黄。

㉙淡焉怡悦：抑制自己的兴趣爱好。 淡：使淡漠，即控制的意思。

㉚自固万寿于南岳：谓保持长寿像南山一样。《诗》：“不骞不崩，如南山之寿。”

㉛齐百姓于东户：谓治理国家像太平盛世的东户时代。 齐：治理。东户：古之人君。东户之世，传说道不拾遗，余粮屯于地头。

㉜皇恩斯毕：皇恩施及四方。 毕：尽；此谓遍及。

㉝《资治通鉴》作"上飞白答之"。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次和公卿大臣讨论古代的学说，总是反复诘责他们。散骑常侍刘洎上书劝谏说："帝王和臣下，圣哲的人和平庸愚昧的人，上下悬殊，持的观点绝不相通。由此可知拿极愚蠢的人对极圣智的人，拿极卑贱的人对极尊贵的人，他们徒然想使自己占上风，是不可能实现的。陛下降下恩宠的旨意，给予慈祥的脸色，态度认真地听取别人的言论，虚心地采纳别人的意见，尚且担心臣下不敢当面对答。何况陛下启动神机，驰骋圣辩，修饰言辞来驳斥别人的理由，援引古义来否定别人的意见，想叫臣下凭借什么来回答呢？臣听说苍天把不说话作为尊贵，圣人把不说话作为美德。老子认为'真正善辩的人像是言语迟纯一样'，庄子认为'真理不须用文采修饰'。这都是不希望繁剧。所以齐恒公读书，轮扁私下非议；汉武帝慕古尊崇儒学，汲黯提意见讥讽。这也是不希望过分。而多记事就会损伤心思，多说话就会损伤元气。内伤心思、元气，外伤形体，精神，即使起初不觉察，将来一定受损害。应该为国家爱惜自己，岂能为了兴趣损伤自己呢？我认为如今天下升平，都是陛下大力治理国家所实现的，想要它长久保持下去，不能依靠言辞通达善辩。只能忘掉那些爱好和厌恶，谨慎进行这方面的取舍，做每件事都踏踏实实，不要否定最高的原则，像贞观初年一样就行了。至于像秦始皇善于强辩，由于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富于辩材，由于说空话失去众望。这是有口才和善辩的损害，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希望省去这类雄辩，修养最高的节操和正气，省略那些古代书籍，抑制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保持长寿像南山一样，治理国家像东户时代的太平盛世，那么百姓太幸运了，皇恩就遍及天下了。"太宗亲笔写诏书批复说："不思虑，不可以治理国家；不说话，不可以阐述治国的谋略。近来和臣下谈论，因而造成繁剧过甚。轻视别人，态度骄傲，恐怕

由此产生；形体、精神、心思、元气，不能如此过分烦劳。如听到正直的言论，一定虚心改正。”

杜谗邪第二十三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①。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②；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齐、隋间谗谮事，耳目所接者，略与公等言之。斛律明月③，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水，虑齐兵之西渡④。及明月被祖孝徵谗构伏诛⑤，周人始有吞齐之心。高颎有经国大才⑥，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摈斥⑦。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⑧，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⑨，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⑩。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淆混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⑪。古人云‘代乱则谗胜⑫，’诚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渐⑬，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前史云：‘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⑭。’此实朕所望

于群公也。”魏徵曰：“《礼》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⑮。’《诗》云：‘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⑯。’又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⑰，’盖为此也。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⑱。愿陛下深慎之！”

【注释】

①蟊（máo 矛）贼：原谓吃禾苗的两种害虫。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后常用以比喻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坏人。

②朋党比周：互相勾结，结党营私。

③斛律明月（公元 515～572 年）：复姓斛律，名光，字明月，北方朔州（治今山西朔县）人，北齐名将。后遭佞臣祖孝徵谗谮，被齐后主诛杀灭族。

④“周家每岁”二句：谓北周每年冬季砸破汾河封冰，担心北齐兵从冰上过来侵犯。　斫：砍；此谓砸冰。

⑤祖孝徵：名珽，北齐大臣。他散布谣言，谗杀斛律明月等贤臣。

⑥高颎：隋朝开国大臣，贤相良将。参见《论公平》篇注。

⑦“文帝惟妇言是听”二句：谓隋文帝听信独孤皇后的谗言，一味排斥高颎。　摈斥：排斥，弃绝。

⑧隋太子勇：即隋文帝太子杨勇。杨广阴有夺宗之谋，勾结杨素多方设计诬陷杨勇，致废其为庶人。

⑨杨素：隋朝宰相。他揣知独孤后的心意，对文帝极言太子杨勇不才，致废太子而立扬广。而又与杨广密谋，弑文帝篡位。

⑩“使父子之道”句：父子之道，指父亲和儿子之间的伦理关系。　一朝：一旦。　天性：先天的本性。

⑪“隋文既淆混”几句：谓文帝废嫡立庶，终被杨广和杨素合谋害死。杨广立，是为炀帝，荒淫无道，大兴土木，不久隋即亡国。

⑫代乱则谗胜：世道混乱就是谗言得逞。　胜：力量大过，占优势。

⑬防萌杜渐：在坏事刚刚露苗头的时候就制止它，不使其发展。　杜：杜绝，堵塞。　渐：事物发展的开端。

⑭“前史云”四句：谓人们畏惧猛兽，不敢进山林采摘野菜；奸邪小人

畏惧忠臣，不敢在朝廷玩弄阴谋。 藜藿：野菜。 寝谋：停止阴谋活动。

⑮“《礼》云”二句：见《礼记·中庸》。意思是，即使在无人看到、无人听见的时候，也要谨慎小心。 戒慎：谨慎。

⑯“《诗》云”四句：见《诗·小雅·青绳》。谓平易近人的君子，不可听信谗言，谗言极不公正，只会把天下搅乱。 恺悌：平易近人。 罔极：不中正。极，中也。

⑰恶利口之覆邦家：见《论语·阳货》。邢昺疏：“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实，苟能悦媚时君，倾覆国家也。”

⑱市朝霜露：意思是，人众聚集的闹市变得霜披露凝，冷落无人了。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我看前代说人坏话的邪佞小人，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如果国君昏庸，没有不因此被迷惑的。国家的忠臣孝子，就要为此含冤受罪痛哭了。所以兰花正要茂盛，秋风却来败坏它；君王想要明察事理，谗言小人却去蒙蔽他。这类事记载在史籍上，不能一一列举。至于北齐、隋代时期小人谗言惑主的事，我所听到、看到的，简单地给你们说一说。斛律明月，是北齐的良将，威名震撼敌国。北周每年冬天要砸破汾河上的封冰，就是担心他率兵西渡来进攻。等到斛律明月因祖孝徵谗言构罪遭杀害以后，北周才开始有侵吞北齐的打算。高颎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赞助隋文帝完成霸业，执掌朝政二十多年，天下依靠他得到安宁。隋文帝偏听妇人的话，一味排斥他。到后来他被炀帝杀害，隋朝的法制政令就由此衰败了。另外隋太子杨勇统率军队，代理朝政，前后二十年，本来早就有储君的名分。杨素欺骗文帝，残害善良的人，使他们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一下子失去了先天的本性。叛逆祸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了。隋文帝已经混淆了嫡子和庶子的名分，结果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国家不久也覆亡了。古人说‘世道混乱就是谗言得逞’，确实不是胡言乱语。我常常防萌杜渐，以此禁绝谗言构罪的发生，仍然担心还没有尽心尽力，或是还不能觉

察出苗头。前代史书说：‘猛兽居住山林，藜藿之类野菜因而无人敢去采摘；忠臣执掌朝政，奸邪小人因而停止阴谋活动。’这确实是我对你们的期望。”魏徵说：“《礼记》说：‘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要谨慎，在别人听不见的时候也要小心。’《诗经》说：‘平易近人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极不公正，只会搅乱天下。’另外孔子‘厌恶善辩的口才会使国家覆灭’，大概就是为此而说的吧。我曾经考察自古以来统治国家的人，如果曲意接受谗言诬陷，胡乱残害忠诚善良的臣下，必然会导致国家灭亡，宗庙成为废墟，人众聚集的闹市冷落无人。希望陛下特别谨慎这件事！”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①。”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②；三则斥弃群小③，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④。

【注释】

①隐：隐讳，指史官写史时不隐讳国君的过失。《左传·宣公二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②政道：为政之道。即治理国家的策略。

③斥弃：排斥、疏远。　群小：众小人。《诗·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笺》：“群小，众小人在君侧者。”

④转：转换，改变。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主持起居事务，近来记录我做的事是好是坏？"褚遂良说："设置史官，国君做事必定记录。做好事必须记录，有过失也不隐讳。"太宗说："我现在努力进行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不至于记录我的过失。一是审察前代成功失败的事实，作为借鉴；二是进用贤人，共同制定治理国家的策略；三是排斥、疏远众小人，不听信谗言。我可以坚持下去，始终不改变。"

论悔过第二十四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①，东西征讨，躬亲戎事②，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③，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④，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⑤。'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⑥，大觉非也。"

【注释】

①群凶：谓与李氏争夺天下的各路势力。

②躬亲戎事：亲自主持军务。　戎事：军事。

③身处殿堂：指身为国君。　殿堂：殿宇，谓宫殿。

④政教之道：政治教化的策略。

⑤"古人云"几句：语出《尚书·周书·周官》。意思是，不学习犹如面对墙而无所睹见，临事就会困扰。　烦：烦恼，搅扰 。

⑥却：还，再。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说："为人非常须要学问。我以往因为各处顽敌没有平定，到处征伐，亲自主持军务，没空读书。近来国家安宁，我身为国君，不能亲自手执书卷阅读，便叫人朗读给自己听。君臣父子的伦常，政治教化的策略，都在书中。古人说：'不学习犹如面对墙而无所见，临事就会困扰。'这不是说空话。再想想小时候做的事，很觉得不对。"

【原文】

贞观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特诏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谏曰："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陛下须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①，时人以为不可，虽时移事异②，犹恐人之多言③。又王之本心④，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曰："几不思量，朕甚大错误。"遂遣泰归于本第。

【注释】

①海陵：唐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与太子李建成合谋陷害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被诛，后追封为海陵郡王。参见《论政体》篇注。

②时移事异：谓时代迁移，情况变化。

③多言：议论多，亦谓多嘴多舌。

④王之本心：指魏王泰的内心。

【译文】

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常常不遵守法令制度。魏王李泰因为有才能特别受到太宗器重，特意诏令李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劝谏说："魏王既然是陛下的爱子，陛下应当让他懂得自己特定的名分，常常保持安全，每件事抑制骄傲奢侈，不要处在嫌疑的位置上。现在移居这个宫殿，让他住在东宫的西侧；海陵王过去住在这里，那时候人们都认为不应该，虽说时代迁移，情况变化了，仍然担心人们多嘴多舌议论。另外魏王自己内心也不会安宁。既然他能够认识到受到父王的宠爱应该常持畏惧之心，希望陛下成全他的良好愿望。"太宗说："几乎没有仔细考虑，我犯了大错误。"于是令魏王泰回到原来的府第去。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故孔子云[①]：'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也[②]。'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③]。'近代帝王遂行汉仪以日易月之制[④]，甚乖于礼典。朕昨见徐幹《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精审[⑤]。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注释】

①"人情之至痛者"二句：谓人最悲痛的，是父母丧亡。 亲：父母。《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君亲无将。"何休注："亲，谓父母。"

②"孔子云"三句：《论语·阳货》。意思是，从天子到百姓，全国都实行为父母守三年丧期。 通丧：通行的丧期。

③"何必高宗"二句：见《论语·宪问》。意思是，不仅仅高宗守丧三年，古人都是三年。 高宗：指商君武丁。

④汉仪以日易月之制：谓汉文帝实行短的守丧期，守一日之丧，当成守

一月。　汉仪：此指汉文帝遗诏中的丧期规定。

⑤“徐幹《中伦》”二句：东汉末徐幹撰《中论》二卷，凡二十篇。内容属儒家思想。《复三年丧》是《中论》里的一篇。

⑥所行大疏略：太宗自悔过去给父母行丧礼太简单随便。　大：同“太”。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人的感情中最悲痛的事，没有超过父母丧亡的了。所以孔子说：‘给父母服三年丧，是天下通行的丧期，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如此。’又说：‘不仅是殷高宗，古人都是这样。’近代帝王实行汉文帝时用日去代月的丧期制度，大大违背礼的原则。我昨天读了徐幹《中论·复三年丧》篇，文章内容说理十分精当详审。非常遗憾没有早见这部书，当时给父母行的丧礼太随便简单。现在只能归罪自己，责备自己，追悔莫及！”于是悲泣很久。

【原文】

贞观十八年①，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散骑常侍刘洎对曰：“陛下每与公卿论事，及有上书者，以其不称旨，或面加诘难，无不惭退。恐非诱进直言之道②。”太宗曰：“卿言是也，朕亦悔之，当为卿改之。”

【注释】

①此章事已见《慎言语》篇，较此为详，可参阅。

②诱：诱导，鼓励。

【译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对侍臣说："臣下对于帝王，总是顺承旨意，说话好听，取得欢喜。我现在想听听自己的过失，你们都可以如实发表意见。"散骑常侍刘洎回答说："陛下每次与大臣讨论事情，以及有人上书奏事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合你的心意，有时当面加以追问责难，使他们无不惭愧退下。恐怕这不是鼓励臣下进奏直言的办法。"太宗说："你的话对，我也后悔这样做，应听取你的意见改正。"

论奢纵第二十五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①]。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如此。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②]。炀帝恃此富实，所以华奢远道，遂致亡灭。炀帝失国，亦由其父[③]。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④]？'但使仓库可备凶年[⑤]，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而危亡之本也。"

【注释】

①逐粮：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去。史载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饥，文帝令饥民到洛阳就食。

②“比至末年”三句：谓到隋文帝末年，国家仓库所储粮食可供全国食用五六十年。

③“炀帝失国”二句：意思是，炀帝亡国，他父亲也有责任。

④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出《论语·颜渊》。是孔子弟子有若回答鲁哀公的话。意思是，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

⑤凶年：荒年。即年成不好，谷物不收。《墨子·七患》：“三谷不收谓之凶。”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饥饿困乏。当时国家的粮食仓库堆得满满的，但是他不允许开仓救济，却命令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去找饭吃。隋文帝不爱怜百姓却爱惜仓库到这种地步。等到他的末年，统计国家储积的粮食，可以供给全国食用五六十年。隋炀帝仗恃这样富裕，所以豪华奢侈，荒淫无道，结果导致灭亡。炀帝丧失国家，也有他父亲的一份责任。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不在于装满朝廷的仓库。古人说：‘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那么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只要仓库的储粮能够防备荒年，此外何必劳烦储蓄！后代儿孙如果贤惠，就能够自己保持他的天下；如果他不肖，仓库中储蓄多，只是增加他的奢侈，又是他亡国的祸根。”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①，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齐王深好奢侈②，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③。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

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4]，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5]，若为优劣[6]？”徵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懦弱，政出多门[7]，国无纲纪，遂至灭亡。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8]，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矣。”

【注释】

①周、齐：谓北周、北齐时期。

②王：疑“主”之误。下文有“齐主”可证。齐主：指北齐后主高纬，武成帝高湛之子。奢侈荒淫，昏庸懦弱。公元 577 年被北周灭国。

③关市无不税敛：关口、集市无处不征收赋税。　关：关口，交通要道。市：集市。

④弊：疲弊，疲困。

⑤天元：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荒淫残暴，专横拔扈，公元 581 年灭于隋。

⑥若为优劣：优劣如何。　若为：怎样，如何。

⑦政出多门：谓国家的政令不统一，由多人发出，使人无所适从。

⑧威福在己：赏罚由自己专断。　威福：刑罚和奖赏。

【译文】

贞观九年，太宗对魏徵说：“方才读北周、北齐历史，末代亡国的皇帝，作恶的情况多数相类似。齐后主十分喜好奢侈，所有的官府国库，差不多都被他用尽，竟至于关口、集市无处不征收赋税。我时常说这好比馋嘴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肉吃完自己必定死亡。国君不停地征收赋税，百姓既已疲弊，国君也就灭亡，齐后主就是这样。那么天元皇帝和齐后主，他们优劣如何？”魏徵回答说：“两位君主虽然同是亡国，但他们的行为有区别。齐后主懦弱，朝廷政令不统一，国家没有法制，终于导致灭亡。天元皇帝

性情凶暴而横蛮，赏罚由自己专断独行，亡国的原因，都在他自己身上。以这些情况来说，齐后主算是差些。”

【原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①]，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②]，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③]。岂无辟王[④]，赖前哲以免尔[⑤]！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⑥]，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⑦]，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⑧]。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⑨]，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思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⑩]，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⑪]，宽猛随时[⑫]，而大要以节俭于身[⑬]，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⑭]。

【注释】

①传祚（zuò 坐）相继：谓帝位的传袭继承。　传祚：帝位相传。　祚：皇位；国统。

②“多者八百”二句：《史记》注：“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又，“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东西两汉共十四帝，凡四百零六年。

③恩结于人心：恩德留存在百姓心中。　结：凝结。　人心：民心。

④辟王：邪嬖的君王。　辟：通“嬖”，邪佞。

⑤免：“免于难”的省说。

⑥“自魏晋已还”四句：三国魏五主，四十五年；蜀二主，四十三年；吴四主，五十九年。西晋四主，五十二年。东晋十一主，一百零四年。刘宋八主，六十年。南齐七主，二十四年。萧梁四主，五十六年。陈五主，三十三年。北魏十二主，一百四十九年。东魏一主，十年。西魏三主，二十二年。北齐五主，二十八年。北周五主，二十五年。隋三主，三十七年。

⑦恩化：用恩德去教化百姓。与下文“德化”同。

⑧遗德：前代遗留下来的恩德。

⑨传嗣之主：继承帝位的君主。

⑩使恩有余地：谓恩德除了用以自守之外，尚能遗留给后代子孙。

⑪因人设教：按照具体的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与之相应的教化。

⑫宽猛随时：谓政令的宽厚和严厉，根据时势的不同而改变。　宽：指政令宽厚。　猛：指政令严厉。

⑬大要：大致方针，总原则。

⑭卜祚遐长：帝位长久传袭。古代认为帝位是上在所赐，而卜可知天意，故称帝位为卜祚。

【译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论述当时的政令说：

臣一一观察前代历史，从夏朝、殷朝、周朝和汉朝统一天下的情况看来，帝位的传相继承，时间长的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由于积累德行、功业、恩德存留在百姓心中。难道没有出现过邪嬖的君王，只是依赖前代贤君的恩德而免于难罢了！从魏、晋以来，及至北周、隋朝，时间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是二三十年就灭亡了，确实是因为创业的君王没有致力于推广恩德教化，当时仅仅能够保守自己的帝位，后世百姓没有前王遗留的恩德可以怀念。所以继位的君王政治教化稍有衰减，一个人大呼造反，国家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虽然凭巨大的功绩平定

了天下，但是积累德行的时间短，确实应当考虑推崇禹、汤、文王、武王的德行，广泛地施行恩德教化，使恩德有多余的部分，为子孙奠定万代传袭的基础。哪能打算只求政治教化没有过失，用来维持当时的统治就行了！而且自古圣明的君王虽然是根据具体的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与之相应的教化，政令的宽厚和严厉随着时局的变化，但是总的方针是从事节俭自身、施恩百姓两个方面。因此他们的百姓爱戴他们像爱戴父母一样，瞻仰他们像瞻仰日月一样，尊敬他们像尊敬神灵一样，畏惧他们像畏惧雷霆一样，这是他们的帝位长久传袭而祸乱不会发生的原因。

【原文】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①]，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②]，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③]，夏禹恶衣菲食[④]，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复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⑤]。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⑥]。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⑦]，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⑧]；作法于理，其弊犹乱[⑨]。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

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10]，即万岁之后[11]，固圣虑所当忧也。

【注释】

①春秋冬夏：谓服徭役春去秋回，冬去夏回，时间较长。

②徒行文书：枉然下达诏令。 文书：各种文件，此指诏令。

③茅茨土阶：以茅草盖房，以土为台阶，言住屋简陋。

④恶衣菲食：言衣食节俭。 恶衣：粗劣的衣服。 菲食：粗劣的食物。

⑤“汉文帝”几句：谓汉文帝惜财用，恤百姓，节俭朴素。惜百金而停筑露台，集上书作为殿堂帷幕，所宠爱的夫人衣裙不拖地诸事，皆见《汉书·文帝纪》。 所幸夫人：慎夫人。

⑥“至景帝”四句：汉景帝惜民力，曾下诏书说，锦绣纂组（五彩的绦带）之类丝织品的制作，有害于妇女所作的纺绩、刺绣等事，命令废除。事见《汉书·景帝纪》。

⑦差近：较近。《韵会》：“差，较也。”

⑧“昧旦丕显”二句：语见《左传·昭公三年》。意思是，勤奋早起而求取功业大显赫，但是后代犹然懈怠不为。 昧旦：黎明，拂晓。 丕：大。

⑨“作法于理”二句：制定法令合乎常理，结果犹有败坏扰乱的。《左传·昭公四年》：“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字句稍有出入。敝、弊通，败坏的意思。

⑩不更外事：没有经历过宫廷外的世事。 更：经历，经过。

⑪万岁：讳称皇帝死亡，犹言“百年”。

【译文】

现在百姓处于丧乱时代之后，人口只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供官差服徭役，一个接一个被征发上路，哥哥离家弟弟才回来，前后相接不断。路程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冬去夏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陛下虽然常常降下恩诏，命令减省差役，但是有关部门既然不停止工作，自然须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照旧役使百姓。臣常常去问，四五年来，百姓很有怨恨嗟

叹的言语，认为陛下不存恤抚养他们。从前唐尧茅草盖房，土块作台阶，夏禹王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来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露台的建造；收集臣下上书用的布袋作宫殿的帷帐，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裙不拖到地上。到了景帝，因为锦绣五彩绦带之类丝织品损害妇女的纺绩、刺绣等事，他特意诏令废除不用，所以百姓生活安乐。到了孝武帝，虽然他穷奢极侈，但是依赖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因而民心没有动乱。假若汉高祖之后，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这些情况在时间上离当今较近，事迹还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及益州等地，在制造供奉皇家的器物，以及诸王嫔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不是节俭。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后代还是懈怠不为；制定法令合乎常理的，后来还是败坏产生混乱。陛下幼小时居住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功和失败，又亲眼看见，尚且还是这样。而皇太子在深宫里生长，没有经历过社会上的事，就陛下万岁之后的事来说，确实是心里应当忧虑的。

【原文】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来。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①。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纣之灭②。隋炀大业初，又笑周、齐之失国③。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④：“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注释】

①“故人主每见”三句：意思是，后世君王见到前代的覆亡，就知道人家的政治教化如何失误，可是却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

②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都是周代荒淫无道的国君。

③周、齐：指北周、北齐，皆因国君荒淫无道而亡国。

④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本姓李，字君明。以“通变”说《易》，好讲灾异。元帝时，立为博士。

【译文】

臣探索前代以来国家成功失败的情况，只要有百姓怨恨背叛，聚众做盗贼，那个国家没有不迅速灭亡的。国君即使愿意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是修行政治教化，应当在能够修行的时候就修行它；如果事变一旦发生，然后才感到后悔，那就已经无益了。所以后代的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的覆亡，就知道人家的政治教化如何失误，可是都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纣嘲笑夏桀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纣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北周、北齐丧失国家。然而现在看炀帝，也像炀帝当时看北周、北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臣担心后代看现在，也像现在看古代一样。”这话不能不作为警戒。

【原文】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①]，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②]。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③]，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④]。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⑤]，而李密因之[⑥]；

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⑦，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⑧。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傥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⑨，狂狡因之窃发⑩，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⑪。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注释】

①率土霜俭：全国秋收减产。　率土：境域之内，即全国。　霜：秋季。俭：贫乏，谓歉收。

②怡然：喜悦的样子。此谓安居乐业。《旧唐书·马周传》作"帖然"。

③频岁丰稔：连年丰收。　频岁：连续多年。

④不急之务：目前不关紧要的事情。

⑤洛口仓：又名兴洛仓。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筑。故址在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穿窖三千，每窖可容粮食八千石。

⑥因之：沿用它（洛口仓）。　因：沿袭，沿用。

⑦息人：即"息民"，使人民休息。

⑧式歌且舞：载歌载舞。　式：语助词，无义。　且：又。

⑨"傥中国"二句：谓国内受灾，边境被侵。　中国：称中原地区，此指国内。　风尘之警：指敌人侵犯，战尘飞起，警报传来。

⑩狂狡因之窃发：不法分子乘机作乱。　狂狡：狂暴狡诈之徒，指不法

分子。

⑪旰食晏寝：谓天子勤政。 旰：天色晚。 晏寝：迟寝，睡得很晚。

【译文】

以往贞观初年，全国减产贫乏，一匹绢才值一斗谷，但是天下安居乐业。百姓知道陛下十分关心爱怜他们，所以每个人都自觉安定，不曾有怨言。从贞观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值十多石粟，而百姓都以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又因为现在所兴办的事，很多是目前不关紧要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蓄积多少，只决定于百姓生活是痛若还是安乐。可拿近代的事证明这一点，隋朝贮粮洛口仓、却是李密接管它；东京洛阳积蓄布帛，却由王世充占有它；西京长安的官府国库储蓄，也被我大唐使用，至今还没有用尽。如果原来洛口仓，洛阳没有粮食布帛，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够聚集大量人马。不过贮积本来是国家的正常事务，总应当百姓有余剩，然后征收贮积。如果百姓劳苦却强制征收，结果却拿去资助敌人，贮积它是无益的。而节俭让百姓休息，这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做过了，所以现在实行它并不难。实行一天，那么天下知道了，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却不停地役使他们，万一国内遭受水旱灾害，边境有敌国侵犯的警报，不法分子乘机作乱，就会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不仅是要陛下晚食迟寝而已。若是凭陛下圣明，真正想要振奋精神治理国家，不用远求上古的策略，只要赶得上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是非常幸运的了。

太宗说：“最近下令制造小件随身用具，没想到百姓因而有嗟叹怨言，这就是我的过错了。”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论贪鄙第二十六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银钱帛不惧刑网①，径即受纳②，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邪③？群臣若能备尽忠直，有益国利民，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④，遂妄受钱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损⑤，实为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⑥，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注释】

①刑网：意同"法网"。谓刑罚的法令如罗网张设，不容触犯。

②径即受纳：立即收受贿赂。　径：即，就。

③博：博取，换取。

④此道：指收受钱物贿赂的手段。

⑤损：谓受到损害。

⑥自贤：自认为贤能，不听取规谏。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人有明珠，没有不宝贵的，如果

拿去弹射鸟雀，岂不是可惜？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贵重，见到金银钱帛不畏惧法网，立即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人身外的东西，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性命更加贵重，竟然拿去换取财物么？群臣如果能够全力效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无限度地征用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有这其中一件事，岂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普通人的手里，也是可笑。”

【原文】

贞观二年，上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①]，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②]，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忘其身[③]。《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④]。’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⑤]，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挽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⑥]。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⑦]。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注释】

①内外官：指内、外朝官。内朝官由皇帝的近臣如侍中、常侍、给事中、尚书等组成，外朝官是由丞相领导的行政机构里的各官员组成。内朝亦称中朝官。

②公议休：周时鲁国的贤相。复姓公仪，名休。

③忘：[明] 成化本作“亡”，可从。

④“《诗》云”二句：见《诗·大雅·桑柔》。意思是，贪财的人败坏同类是由于贪婪的本性，就像大风生成是由于有隧道一样。

⑤秦惠王：即秦惠文王，战国时秦国的国君。

⑥“蜀国遂亡”等句：秦惠王刻五石牛，置金其尾，诱蜀王开道而灭蜀。事见《蜀王本纪》。《水经注·沔水》亦载此事。五丁力士，古代中的五个力士。一说，不一定为五人，可能是五组或五队、五部。 挽：拉，牵引。

⑦“汉大司农田延年”二句：大司农，为九卿之一，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 田延年：字子宾，汉昭帝时为大司农。昭帝崩，取民间牛车三万辆为僦车，载沙便下，送陵墓工地。延年每车值诈增千钱，盗取三千万。事发自刎而死。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财的人并不真正懂得吝惜财物。例如内、外朝官五品以上的，俸禄优厚，一年所得到的收入，那数目本来多。如果收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不过得到几万，一旦暴露出来，俸禄就会被削除，这难道是懂得吝惜财物？看见小的收入却失掉了大的利益。从前公仪休生性喜欢吃鱼，但他不收别人送的鱼，他就能长久吃得上鱼。而且做国君的贪财，必定丧失他的国家；做臣下的贪财，必定丧失他的性命。《诗经》说：‘大风生成因为有隧道，贪财的人败坏同类。’这确实不是错误的话。过去秦惠王想征伐蜀国，不知道去蜀国的路径，就雕刻了五头石牛，在牛尾后装着黄金，蜀国人见了，以为石牛会屙金。蜀王派遣五个力士拉石牛进蜀。道路修成，秦军随后进攻，蜀国于是灭亡。汉朝大司农田延年贪赃三千万，事发后自杀身死。如此之类的事情，哪里能够记得完！我现在把蜀王作为借鉴别，你

们也要记取田延年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啊。”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①。’此言可以为深诫。若徇私贪浊②，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间，中心岂不恒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注释】

①“古人云”二句：谓财产多会使贤能的人意志消沉，会使愚蠢的人犯下错误。

②徇私贪浊：徇私舞弊，贪污财货。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大臣说：“我整天努力不懈怠，不仅是忧虑同情百姓，也是希望使你们长久保持富贵。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常常小心谨慎，畏惧天地。你们如果能够小心谨慎，奉公守法，经常像我畏惧天地一样，不但百姓安宁，你们自身也经常得到欢乐。古人说：‘贤人多财会损害他的意志，愚人多财会造成他的过错。’这话可以作为高度的警诫。如果徇私舞弊，贪污财货，不仅败坏国法，损害百姓，即使在事情尚未暴露的时候，内心也岂能不常常感到恐惧？恐惧既然很多，也有因而导致死亡的。

大丈夫岂能随随便便贪污财物，而危害自身性命，使子孙后代常常感到惭愧羞耻呢？你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话。”

【原文】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1]，自九成宫赴京[2]，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3]。

【注释】

①右卫将军：武官名。唐制，左右卫将军之职，掌统领宫廷警卫，以督其所属的队仗，并总管诸曹之职务。

②九成宫：唐代皇帝的离宫。太宗多避暑于此。《新唐书·地理志一》："（麟游）西五里有九成宫，本隋仁寿宫。"

③耻之：侮辱他。 耻：侮，羞辱。《左传·昭公五年》："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

【译文】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 陈万福从九成宫前往京城，违反法规取用驿站人家几石麦麸。太宗赐给他麦麸，命令他自己背出去，从而羞辱他。

【原文】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1]，采之极是利益[2]，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3]。"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乏。唯须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4]，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示[5]，震肃权

豪[6]，唯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7]。昔尧、舜抵璧于山林[8]，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恒、灵二帝，好利贱义[9]，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恒、灵邪？”是日敕放令还第[10]。

【注释】

①银坑：开采银矿的坑穴。

②极是利益：谓利润很大。 利益：此指经济上的好处。

③贯：每一千文钱用绳索穿在一起，为一贯。

④剩：多。

⑤按举不法：审察检举违法的人和事。 按：审察。 举：检举。

⑥震肃权豪：使权贵豪族震惊敬肃。

⑦税鬻（yù 育）：谓出租出售。 税：出租收取租税。

⑧抵璧：抛弃玉璧。 抵：掷，抛弃。

⑨“后汉恒、灵二帝”二句：后汉恒帝名志，灵帝名宏，都是贪利忘义的国君，卖官鬻爵，又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等，聚敛财物。

⑩敕放令还第：诏令停职回家。 放：驱逐。此谓停职或削职。 还第：回府第，回家。

【译文】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宣州、饶州各山有很多银坑，开采它们利润很大，每年可以收入银钱几百万贯。”太宗说：“我是尊贵的天子，这些东西一点也不缺乏。只须好主意建议作好事，对百姓有好处的。而且国家多收入几百万贯钱，怎么比得上得得一个有才有德的人？没有看见你推荐贤人建议好事，又不能审察检举违法的人和事，使权贵豪族震惊敬肃，只会说出租出售银坑获取利润。从前尧、舜把玉璧抛进山林，把明珠投入深谷，因而美名被称颂千载。后汉恒帝、灵帝贪取财物，轻视道义，

是近代昏庸的国君。你是想把我当作恒帝、灵帝吗?”当天即勒令他停职回家。

【原文】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①，祭享无所②，令有司特为之造庙③。

【注释】

①弊陋：谓房屋破烂简陋。

②祭享无所：没有祭祀供奉的地方。

③庙：家庙，奉祀祖先的地方。据《唐会要》记载，百官在长安城中都有家庙。

【译文】

户部书戴胄死亡，太宗因为他的住宅破烂简陋，没有祭祀供奉的地方，命令有关部门特别给他建造家庙。

【原文】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①，及薨②，殡于并室③。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④。

【注释】

①正寝：房屋的正室。古人死后入殓停柩的地方。

②薨：原称公候死为“薨”，后亦以泛指大夫死。

③殡：殓而未葬，即停柩。 并室：傍室，侧室。 并：通“傍”。

④赙（fù 付）赠：赠人财物以助办丧事。 赙：资助办丧事的礼物。

【译文】

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家里贫穷没有正室，等到死时候，停柩在侧室。太宗听说后很感叹，立即命令有关部门给他造正室，要优厚赠给财物资助办理丧事。

【原文】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陋，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①，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②，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注释】

①汗马之劳：征战的劳苦，指战功。

②文墨：谓律令判状文辞等文字工作。

【译文】

岑文本任中书令，住宅低矮简陋，没有帷帐掩饰。有人劝他买置家产，岑文本叹息说：“我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从来没有出征作战的功劳，只凭文字工作，官职做到中书令，这也是顶点了。享有很高的俸禄，忧惧已经很多，还能再说添置产业吗？”劝告的人感叹地退了下去。

【原文】

魏徵宅内，先无正堂①。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

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尚[②]。

【注释】

①正堂：住宅的正屋。

②尚：此谓崇尚节俭的志向。

【译文】

魏徵的住宅里，原来没有正堂。到生病时，太宗正准备建造小殿，就停工用小殿的材料给魏徵建造正堂，五天竣工。太宗派遣宫廷使者带着白色褥子和布料被子去赐给魏徵，以满足他崇尚节俭的志向。

【原文】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①]：“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兼人之思虑有限[②]，一人不可总知数职[③]，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昏弱[④]，齐文宣狂悖，然国称理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⑤]。

【注释】

①尚书左仆射：《旧唐书》、《新唐书》中《杜如晦传》都作“尚书右仆射”。

②兼：《新唐书·杜如晦传》作“谓”，可从。 思虑：指思考能力。
③总知数职：兼掌多种职务。 总知：统管。
④蜀后主：指刘禅，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儿子，昏庸懦弱。
⑤岭外：即岭南，今粤中之地。

【译文】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呈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拔士论》，说是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一定限度，一个人不能兼掌多职，据此非议臣等人。”太宗对戴胄说：“我用最公正的原则治理天下，现在任命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因为他们是有功劳的旧部下，而是因为他们有才能有德行。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进行诽谤，只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从前蜀后主昏庸懦弱，齐文宣帝狂暴悖乱，但是国家得到治理，是因为任用诸葛亮、杨遵彦而不猜疑他们。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人，也还是按照这个办法。”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南去。

【原文】

贞观中，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开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规谏。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讦百官，细无可采①。朕历选前王②，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③，殊非益国。自今已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注释】

①细无可采：事情微不足道，不值得采纳。

②历选：一一列举。 选：数（shǔ 鼠），列举。

③交乱君臣：此谓使君臣互相猜疑。

【译文】

贞观年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帝王能够上合天意，达到天下太平的，都是依靠臣下辅佐的力量。我近来开辟直言劝谏的途径则希望知道百姓的冤屈，想听到臣下的规谏。所有上密奏的人，都是告发各级官吏，事情微不足道，没有值得采纳的。我一一列举前代君王来考察，只要是国君猜疑大臣，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想要臣下竭尽忠心，怎么能够得到呢？而没有见识的人，专门搞谗言中伤，使君臣互相猜疑，实在对国家无益。从今以后，有上书攻击别人小过失的，应当以谗言诬陷人的罪行处罚他。"

【原文】

魏徵为秘书监，有告谋反。太宗曰："魏徵，昔吾之仇，止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①？"竟不问徵②，遽斩所告者。

【注释】

①谗构：谗言构罪，即讲坏话诬陷别人。

②问：审讯；追究。

【译文】

魏徵任秘书监，有人控告他谋反。太宗说：“魏徵过去是我的仇人，只因为忠于职守，我就提拔任用他。怎么能胡乱讲坏话诬陷？”终于没有追究魏徵，立即杀掉诬告的人。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①，迎谒路左②，盛饰廨宇③，修营楼雉以求媚④。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⑤，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⑥。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 心，改旧态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注释】

①课：征收赋税或征集徭役等。

②迎谒路左：在路边上迎接拜见皇帝。　路左：路旁。

③廨宇：官署的房屋。　廨：官署 。

④楼雉：谓城楼和雉堞。　雉（zhì至）：城墙。　堞：女墙。

⑤河、洛：黄河与洛水，此指两条河之间的地区。

⑥皆资官物：都是拿官府的物资供给。　资：资助，供给。

【译文】

贞观七年，太宗驾幸蒲州，刺史赵元楷征令老年人穿黄纱单衣，准备在路旁迎接拜见皇帝；并大肆修饰官署的房屋，修整城楼、雉堞来谄媚讨好。又暗地饲养百多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贵戚。太宗知道后，召他来斥责说：“我巡察黄河、洛水之

间的地方，经过几个州，凡是须用的东西，都是用官府的物资供应。你给我们饲养羊、鱼，雕饰庭院屋宇，这就是已被灭亡的隋朝的坏风气坏习惯，现在不能再实行。你应当理解我的心意，改变旧习惯。”因为赵元楷在隋朝任职时阿谀奉承不正派，所以太宗说这样的话来警戒他。赵元楷感到惭愧害怕，几天不吃东西就死了。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①；鱼藏于泉，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②。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③。’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④，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⑤。’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⑥，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注释】

①复巢于木：再在树上构鸟巢。　巢：构巢。

②穴于窟下：在水窟底部筑穴。　穴：筑穴。　窟下：水窟底部。

③贪饵：贪食诱饵。

④公清：公正清谦。

⑤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意思是，祸福不定，由人自取。

⑥贪冒：贪污；贪图。　冒：贪污。《左传·文公十八年》：“贪于饮食，冒于货贿。”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鸟栖在树林里，还担心树林不够高，再在树梢上构巢；鱼潜藏在泉水里，犹然担心泉水不够深，再在水窟底部筑洞穴。但是它们仍然被人所捕获，都是由于贪食诱饵的缘故。'现在臣下接受任命，居于高位，享有厚禄，应当办事忠诚正直，为官公正清廉，那么就没有灾难，长久保持富贵。古人说：'祸福不定，由人自取。'而损害自身的人，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和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该思考这些话，作为鉴诫。"

贞观政要卷第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原文】

太宗初践阼[①]，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直学士[②]，给珍膳，更日直宿[③]，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④]，商略政事[⑤]，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口已上子孙为弘文学生[⑥]。

【注释】

①践阼：即践祚，多指帝王即位。古代庙、寝堂前两阶，东边为主阶，称阼阶，阼阶之上为主位。因此称即位行事为践阼。

②直：通“值”，兼任之意。

③直宿：封建时代官吏在朝廷或宫中值宿当班。

④坟典：三坟五典，此处代指典籍。

⑤略：谋划。

⑥勋贤：对朝廷有功勋的人。

【译文】

唐太宗刚登上帝位，就在正殿的左边，设置弘文馆，精选全国通晓儒学的人，让他们以现职兼任学士，给他们精美的饭食，轮流在皇宫里值班，在皇帝朝会的空隙时，领到内殿，讨论古代的

典籍，商量谋划施政大事，有时讨论到半夜才停止。太宗又下诏，选那些有功勋的三品以上高级官吏的子孙充当弘文馆的学生。

【原文】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①。稽式旧典②，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③，两边俎豆干戚之容④，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⑤，令诣京师，优以吏职，布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⑥，咸得署吏。于国学造舍四百间，国子、大学、四门、俊士亦增置生员⑦，其书、筭各置博士、学生⑧，以备众艺⑨。自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⑩，授以经业⑪，有能通经者听预贡举⑫。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⑬，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以百数。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⑭，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前古未之闻也。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⑮，毕，各赐以束帛⑯。学生能通经者，即擢以吏职。

【注释】

①国学：西周时期称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为国学。后来通称设在京城的官学为国学。

②稽式：法式、准则，引申为取法。

③颜子：即颜渊。见《君臣鉴戒》篇注。

④俎（zǔ 阻）豆：俎和豆都是古代祭祀时用的器具。　干戚：均为古代兵器。古代舞乐有文武之分。文舞执羽旌，武舞执干戚。　干：即盾。　戚：斧的一种。

⑤给传（zhuàn 转去）：供给车马食宿的便利。　传：驿站上所备的车马。

汉代凡朝廷征召之人由公车（官署名）以车递送，故享受此种待遇称之为“乘传”或“给传”。

⑥大经：唐国子监教科和进士考试依经书文字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

⑦国子：即国子学，是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唐制国子学教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三百人。 大学：即太学。与国子学同为最高学府，但教育对象不同，教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名额五百人。 四门：即四学，同为设在京城的学校。西周时，设在王城的大学包括太学和东、南、西、北四学，后代沿用旧制。唐制四门学教七品以上的子弟和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 俊士：选取庶人子弟中道德俊秀者入四门学，称俊士。

⑧书：书学，培养书法人才的学校。 筭：通“算”，即算学。培养天文、数学人才的学校。 博士：古代学官名，源于战国。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自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西晋以后，博士成为专精一艺的官职。隋、唐增设书学博士、算学博士等。

⑨众艺：各种技艺。

⑩屯营飞骑（jì 计）：守卫宫廷的驻军。唐贞观十二年，在京师长安宫廷的玄武门置左右屯，以诸卫将军统领，其兵称为飞骑。

⑪经业：学习经书。

⑫贡举：古代官吏向皇帝举荐人员，泛称贡举。

⑬吐蕃（bō）：公元七至九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藏族政权。 高昌：见《君臣鉴戒》篇注。 新罗：朝鲜古国名，其地在朝鲜半岛东南部，七世纪强盛时统一了半岛大部。

⑭鼓箧（qiè 怯）：古时学校先击鼓警众，使众生开箱取书，开始一天的学习。这里指在国学中学习的学生。 箧：装书的小箱子。 讲筵：即讲席，又称讲座，是学者讲学的座位。

⑮祭酒：学官名。汉代设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至唐设国子（或国子监）祭酒，为国子学（监）的主官。

⑯束帛：帛五匹为一束。 束：计量成束物的单位。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前代的圣人，开始在国学中建立奉祀孔子的庙堂。取法先前的制度，尊孔子为前代的圣人，颜渊为前代的老师，庙堂两边陈列的俎豆干戚等礼器的规模，从此齐备了。这一年又广泛收揽天下的儒士。赏赐布帛，供给车马饮食的便利，命令他们到京城来，给他们重要的官职，分配在朝廷中作官的人很多。太学生中通晓一大经以上的，都兼任官职。在国学中修房舍四百多间，国子、太学、四门、俊士也都增加了学生名额，书学、算学各配备博士、学生，使各种技艺都齐备。驻守宫廷的兵士，也配备博士，教他们读经书，有能够通晓经学的，听候向皇帝推荐。而且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各族的首领，也派他们的子弟来要求入学的有几百人。在国学之内，读书和讲学的，差不多达万人。儒学的兴盛，是古代没有听说过的。太宗又几次到国学去，命祭酒、博士等学官讲论，讲完后，每人赏赐五匹帛。学生中能通晓经书的，立即提升，委任官职。

【原文】

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①，周熊安生、沈重②，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③，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④，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⑤，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闻奏。”二十一年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⑥，并用其书，垂于国胄⑦。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⑧，可配享尼父庙堂⑨。”其尊儒重道如此。

【注释】

①皇侃（kǎn 坎）：南朝梁经学家。曾任国子助教、员外散骑侍郎。研究《三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撰有《论语义》、《礼记讲疏》等。褚仲都：梁朝人，研究《周易》，曾任五经博士。

②熊安生：字植之，北朝经学家，通晓五经。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后入北周。撰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　沈重：字子厚，北周经学家，武康人。先在梁朝任五经博士，后北周武帝聘至京城，讨论五经，校定钟律，后又回到梁朝。

③沈文阿：字国卫，陈朝人。在梁任国子博士，研究三礼、三传。文帝时官至通直散骑常侍。著有《仪礼》、《经典大义》等。　周弘正：字思行，陈朝人。通晓《老子》、《周易》，官至尚书右仆射。著有《周易讲疏》、《论语疏》等。　张讥：字直言。在梁朝曾任士林馆学士，通晓《孝经》、《论语》，官至国子博士。后入隋，卒于长安。著作颇多。　何妥：字栖凤，隋朝人。文帝时任国子祭酒、龙州刺史，著有《周易讲疏》等。　刘炫：字光伯，经学家，隋朝人。曾任太学博士。有《尚书述义》、《五经正名》等。

④经术可纪：经学、儒术可以取法。　经术：经学儒术。　纪：法则，句中意为取法。

⑤多行其讲疏：推重信奉他们对经典义理的解释和阐述。

⑥左丘明：春秋时的史学家。鲁国人。双目失明，曾任鲁国太史。相传《左传》、《国语》为他所著。　卜子夏：卜氏，名商。孔子学生。春秋末期晋国人（一说卫国人）。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公羊高：相传是卜子夏的弟子。战国时期齐国人。著《春秋公羊传》。　谷梁赤：相传是卜子夏的弟子。战国时期鲁国人，著有《春秋谷梁传》。　伏胜：又称伏生。西汉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授者。济南（郡治今山东章丘南）人，曾在秦朝任博士。　高堂生：字伯，鲁（郡治今山东曲阜一带）人。西汉今文礼学的最早传授者，专治古代礼制。今本《仪礼》即由他传授下来。　戴圣：字次君，梁（今河南商丘）人，汉宣帝时为博士，是西汉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后世称“小戴”。曾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编成《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　毛苌：苌，一作长。西汉赵（郡治今河北邯郸西南）人，曾任河间献王博士，相古文诗学“毛诗学”是他传授的。后世称“小毛公”。　孔安国：西汉经学家，孔子后裔，武帝时任谏大夫。相传他曾得孔子住宅壁中所藏古文《尚书》，开古文《尚书》学派。　刘向：字子政，

西汉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沛（今江苏沛县）人，汉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曾任谏大夫、宗正等职。成帝时他在长安天禄阁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郑众：东汉经学家。字仲师，开封人。曾任大司农，研究《左传》、《易》、《诗》等儒家经典，传其父郑兴的《左传》之学。 杜子春：东汉经学家。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曾传《周礼》，原书已佚。 马融：字季长，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曾任校书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遍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使古文经学达到成熟的境地。 卢植：字子干。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曾任博士，九江、庐江太守、尚书等职。所著《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书已失传。 郑玄：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郑学。 服虔：东汉经学家。字子慎，河南荥阳人。曾任九江太守。推崇古文经学，撰有《春秋左氏传解谊》。 何休：东汉经学家。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司徒、谏议大夫等职。钻研今文诸经，著有《春秋公羊解诂》、《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 王肃：三国魏经学家。字子雍，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西南）人。曾任中领军，加散骑常侍。他曾遍注群经，不分今文、古文，将各家经义加以综合。 王弼：三国魏玄学家。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曾任尚书郎，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等。 杜预：西晋将领、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曾任镇南大将军，多谋略，时称“杜武库”。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列》、《春秋长历》等。 范宁：东晋经学家。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曾任豫章太守。他反对何晏、王弼的玄学，推崇儒学，撰有《春秋谷梁传集解》。

⑦国胄：帝王和贵族的后裔。

⑧有事：皇帝巡守、祭天告成之礼。这里指祭祀孔子。

⑨配享：亦作“配飨”，即袝祭。最初专指帝王宗庙和孔庙的袝祭，后来亦泛指其他祠庙中的袝祭。这里指祭。祀孔子时附于孔子一并祭祀。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下诏说：“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

都是前代著名的儒家，他们的经学儒术可以取法，加上各处的学生，多数奉行他们对经典义理的讲解和阐述，应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用来勉励后辈，可以寻找他们现在的子孙，记下姓名上报给我。”贞观二十一年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都用他们的著述传给皇室大臣的子孙。既然奉行他们的主张，理应嘉奖崇敬，今后在太学中祭祀孔子时，可在孔子庙堂中袝祭。”太宗就是这样地尊敬名儒，推重儒学。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①，岂堪大任。汉宣帝时②，有人诈称卫太子③，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④。宣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⑤，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⑥。”太宗曰：“信如卿言。”

【注释】

①前言往行：前人的言论和行事。

②汉宣帝：［明］成化本作“汉昭帝”，可从。

③诈称卫太子：卫太子即刘据，汉武帝太子。刘据与武帝以及主张“深酷用法”的江充等人有矛盾。江充害怕武帝死后，太子继位，对自己不利，于是诬陷太子以巫蛊术诅咒武帝曰死。太子无以自明，在长安举兵诛杀江充，兵败出亡自杀。事后真相大白，武帝后悔莫及。武帝去世后，幼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男子自称是卫太子，大模大样地

来到未央宫北阙下。昭帝命文臣武将前去辩认，都不敢发表意见。京兆尹隽不疑果断地收捕此人，经廷尉验治，果系骗子。参见《论规谏太子》篇注。

④隽（juàn 倦）不疑：姓隽，名不疑，字曼倩。西汉渤海（今河北沧县东）人。汉武帝时任青州刺史。昭帝时，任京兆尹。 蒯聩之事：蒯聩是春秋时卫灵公的世子，因事忤灵公，逃奔于宋国。灵公废子而立孙。后灵公死，孙辄立，为卫出公。蒯聩欲还国，辄率领卫国人拒绝其父，于是发生父子争国 。后十五年，蒯聩以阴谋袭取了卫国，是为庄公，辄出奔于鲁国。辄以子拒父这件事，儒家典籍中认为是对的。

⑤明于古义：明白古代的大义。隽不疑在处理伪太子一案时曾说："昔日蒯聩出奔，出公辄拒而不纳，《春秋》以为是。即使此人真是卫太子，他得罪了先帝（武帝），逃亡在外不死，现在回来也是罪人，应送狱司。"隽不疑以《春秋》大义决断这件事，甚得昭帝称赞。洪武本原为宣帝，今按《汉书》改。

⑥刀笔俗吏：古时用笔在竹简上写字，有差错就用刀削去，故"刀笔"连用。参见《君臣鉴戒》篇注。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掌管政事的重要事情，唯独在于得到人才，用人不当，必然难以达到治理。今天用人，必须以道德品行、学问见识为根本。"谏议大夫王珪说："作臣子的人如果没有学问，不知道古人的言论和行事，怎能担负重大的任务。汉昭帝时，有人冒充是卫太子，聚集观看的有几万人，都感到迷惑。京兆尹隽不疑按春秋时蒯聩那样的事处理。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用通晓经学儒术而又明白古代大义的人，这本来不是一般舞文弄墨的俗吏所可比拟的。'"太宗说："确是像你所说的。"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①，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②。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③，舛谬

已久，皆共非之，异端锋起[4]。而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本，随方晓答[5]，援据详明[6]，皆出其意表[7]，诸儒莫不叹伏。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段，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儒家多门[8]，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9]，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注释】

①经籍：经典书籍。

②颜师古（公元581～645）：名籀，唐训诂学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东）人。曾在隋作官，坐事免归长安，家贫，以教授为业。唐高祖时，任朝散大夫、中书舍人等职，专掌机密，军国诏令，多出其手。太宗时，任中书侍郎、秘书少监等职。专典刊正奇书难字，作《汉书注》、《急就章注》等。考定五经：考核订正五部经书。五经指儒家的五部经典著作：《诗》、《书》、《易》、《礼》、《春秋》。

③传习：接受师教而学习。

④锋起：即“蜂起”。如群蜂乱飞一样纷纷起来。

⑤随方晓答：依着书版给以明白地回答。　方：方版、书牍，这里指古本经书。　晓答：明确地回答。《旧唐书·颜师古传》作“随言晓答”。

⑥援据：引证。　援：引。

⑦意表：意外。　表：外。

⑧多门：流派很多。　门：派别，宗派。

⑨疏义：疏通其义。对古籍旧注的意义进行阐述和解释。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认为儒家的经典书籍，离圣人久远，字句谬误，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核订正五经。到工作完毕，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中很多儒士再加以详细讨论。当时很

多儒生接受和学习老师的解释，错误相传已经很久了，都认为颜师古的考订不对，异端邪说像群蜂乱飞一样地流行。颜师古就引用晋、宋以来的古本，循着原文给以明确的回答，引证详细明确，出于众人的之外，众儒士无不赞叹佩服。太宗称赞了很久，赐给颜师古丝织物五百段，又授他通直散骑常侍的官职，把他刊定的经书在全国公布，命令读书的人学习。太宗又认为儒家流派很多，解说经书意义的著作繁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研究经学的人写出五经的正确解释和阐述，共一百八十卷，定名为《五经正义》，交给国学作为教材使用。

【原文】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①，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②；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③；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④。是以苏秦刺股⑤，董生垂帷⑥。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⑦，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⑨。'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注释】

①夫人句：全句的意思是说，人虽先天赋予了好的品性和气质，还必须要广博的学习才能成就自己的学问。 禀：承爱，多指自然的体性或气质。性：指人的天赋本性。 道：这里指学问。

②蜃（shè 慎）性含水句：这句话说，蜃的本性虽然含水，但必须等待有月光的时候才喷出来。 蜃：大蛤（gé 格）。传说月明之夜，大蛤喷出体中的水，水气中呈现楼阁的形状。

③木性怀火句：这句话说，木料虽然具有燃烧的本性，但要发火的工具

引发才能燃烧。　燧：古人取火的工具。

④人性含灵句：这句话说，人的本性中虽然包含着灵巧、聪明的因素，但要靠学业的成就才能显出美好的本质。　灵：灵性、灵巧、聪明。

⑤苏秦刺股：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著名的纵横家。他先游说秦惠王实行连横之策，秦王不听。于是返回家中，发愤读太公阴符。读书想睡，就用锥刺自己的大腿，血流至脚后跟。如此刻苦学习，学成游说成功，佩六国相印。

⑥董生：指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相传他在读书讲学时放下帷帐，弟子均不能见其面，三年之内，没有去过庭院，在学业上专精覃思如此。

⑦情则迁移：后天形成的情感是受客观影响而可变化的。情，与先天的性相对而言。　迁移：变化，变动。

⑧饬：告诫，命令。这里意为驾驭，制约。

⑨礼云者：出自《礼记·学记》。　琢：雕琢，加工玉器。

【译文】

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上天给予了好的品性和气质，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也就像大蛤本性含水，要等月光照射才喷出水来；木材本性包含火的因素，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灵巧，要等学业完成才显出美的本质。所以苏秦刻苦学习时用锥刺大腿，董仲舒讲读时放下帷帐。不在道德和技能上勤奋努力，功名就建立不起来。”文本对答说：“人的天赋是相近的，后天的情感是可改变的，必须用学习驾驭情感来成就人的本性。《礼记》上说：‘玉石不雕琢就不成其为物件，人不学习就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所以古人勤奋学习，称之为最美的德行。”

论文史第二十八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杨雄《甘泉》、《羽猎》①，司马相如《子虚》、《上林》②，班固《两都》等赋③，此既文体浮华④，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⑤？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载书。"

【注释】

①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又作扬雄。西汉时文学家、哲学家，蜀郡成都人。为人口吃，不能剧谈，以文章闻名于世。早年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著《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极力铺陈描写皇帝宫室的壮丽和田猎的盛况。后来主张一切言论都应以"五经"为准，鄙视辞赋，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在哲学上著有《法言》、《太玄》；在语言方面有《方言》。

②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西汉辞家，蜀郡成都人。所作《子虚赋》为汉武帝赏识，又作《上林赋》。其赋大都描写帝王宫室苑囿的宏大壮丽，田猎的欢乐，虽富于文采，但有铺张过度，堆砌辞藻之病。

③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曾任兰台令史，专掌典校秘书。历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又善作赋，以《两都赋》著称，赋中铺陈描写长安和洛阳两都的盛况。

④文体：辞藻体裁。

⑤史策：即史册。策，同"册"。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主管撰写国史的房玄龄说："近来看前后汉史书上载有杨雄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班固的《两都》等赋，这些文章既然辞藻体裁虚浮华丽，没有勉励警戒人的好处，凭什么写在史册上？如其有上书论述政事，文词直率，道理中肯，对于治国有裨益的，不论我采纳不采纳都要记载下来。"

【原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郑崇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①。太宗谓崇曰："朕若制事出令②，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③，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注释】

①郑崇：[明] 成化本作"邓隆"，可从。 邓隆：即邓世隆，因避太宗讳，故书邓隆。贞观初任国子主薄、修史学士。后任卫尉丞、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职。据《旧唐书·邓世隆传》，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之事在贞观十三年。 编次：按次序编排起来。

②制事出令：制订政策下达诏令。

③梁武帝父子：梁武帝，见《论君道》篇注。其长子萧统，是文学家，未即位而死，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曾召集文学之士，编集《文选》三十卷，后称《昭明文选》。

【译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将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太宗对他说："我主持国事发出诏令，对人民有好处的，史书已经记上，足可以传于后世。如果办事不效法古代，政治腐败危害人民，虽然有词藻华丽的文章，终究要留给后代耻笑，这不是我需要的。不过像梁武帝父子和陈后主、隋炀帝，也大有文集传世，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大多违反法度，国家都在短时间内灭亡了。大凡君主只在于道德品行，何必要从事文章的写作呢？"太宗始终不允许。

【原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①。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②，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诫耳③！"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④，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⑤，臣职当载笔⑥，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注释】

①知起居注：任起居注，其职负责记录帝王言行。　起居注：官名。唐时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负责记录帝王言行，故疑"注"系"郎"之误。古代帝王的言行录，亦称起居注。

②注记：记录，记载。

③却观：再看一盾。

④左、右史：官名。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行，右史记言。一说左史记言，即内史；右史记事，即太史。参见《慎言语》篇注。

⑤守道不如守官：遵守君臣道义不如忠于自己的职责。　守官：即守职。

⑥载笔：从事记录。　载：从事。

【译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任谏议大夫，兼任起居郎。太宗问他说："你近来主持起居注，记录了哪些事?大概对皇帝来说可不可以看?我想看这些记载的原因，不过是再看看所作所为的得失，用来警惕告诫自己罢了!"褚遂良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和右史，用来记录皇帝的言行，好坏都记下来，希望皇帝不作非法的事，未听说皇帝要亲自观看起居注。"太宗说："我有不好的事，你一定记吗?"褚遂良说："我听说遵守君臣道义不如忠于自己的职责，我的责任是从事记录，为什么不记呢?"黄门侍郎刘洎进言说："皇帝有过失，就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众人都看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也都记下来了。"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①，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自看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②，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若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③，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④，语多微文⑤。乃谓玄龄曰：

"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⑥，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⑦，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⑧？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注释】

①彰善瘅（dàn 旦）恶：表扬好的，斥责坏的。 彰：显明。 瘅：憎恨。

②忤旨：与皇帝的意见抵触。

③实录：编年史的一种体裁，专记某一皇帝在位时期的大事。

④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事变。

⑤微文：意思隐约不明的文字。

⑥周室安：周王室得到安定。周公辅佐周成王，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及东方夷族反叛。周公率兵东征，讨平叛乱。周王室得以安定。

⑦鲁国宁：春秋时，鲁庄公有兄弟三人，庆父、叔牙、季友，其中季友最好。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 662 年）病危，欲立子班为嗣君，叔牙与庆父阴谋夺君位。季友设计用鸩（zhèn 枕）酒毒死叔牙，鲁国遂得安宁。

⑧后嗣：后代、后世。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时常观看前代的史书，表扬好的，斥责坏的，足够作为后来的规劝和告戒。不知道自古以来当代的国史为什么原因不让帝王亲自看看？"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好坏必须写上，是希望皇帝不作非法的事。只是怕有些记载与皇帝的意见相抵触，所以不能让当代皇帝亲自看。"太宗说："我的想法与古人迥然不同。今天想亲自看看国史，如有好事，固

然不必论说；如有坏事，也是想作为鉴戒，使自己得到改正罢了。您可以撰写抄录送进来。”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删简，按年代次序编写成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送给太宗。太宗看到六月四日事件，文字很多隐约不明。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讨平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而周朝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而鲁国安宁，我做的事，其大义与这些事相同，是为了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缘故罢了。史官提笔记录，何必劳烦去隐瞒？应立即删除虚饰多余的文字，直截了当把事情写出来。”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皇帝处在极尊贵的位置上，没有什么顾虑惧怕，只有国史，用来惩罚坏的勉励好的，记载不真实，后代有什么可看呢？陛下现在命令史官改正文词，很合最公正的道理。”

论礼乐第二十九

【原文】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①]，名，终为讳之[②]，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③]。’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云[④]：‘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诸帝，皆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⑤]，尼甫达圣[⑥]，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⑦]，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⑧]，有违经诰。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注释】

①准《礼》：按照《周礼》。 准：按照。

②名，终为讳之：《周礼·春官·小史》："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郑注："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又《春秋左氏传·恒公六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古时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能直呼或直书其名，要有所避忌，叫做避讳。避讳之法：或易以同义之字，如汉文帝名恒，就改"恒山"为"常山"；或易以同音之字，如范晔父名泰，范晔作《后汉书》，就改"敦泰"为"郭太"；或就原字缺笔划，如孔丘之"丘"写作"丠"。

③克昌厥后：能使他的子孙昌盛。语出《诗·周颂·雍》。此诗为武王祭文王的乐歌，中有"燕及皇天，克昌厥后"两句。

④《经》：指《春秋》。"十六年"，指"庄公十六年"。

⑤二名义不偏讳：人名的两字，不应一一避讳。《礼记·曲礼》："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郑注："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

⑥尼甫：或作尼父，对孔子的尊称。 甫：古代男子的美称。

⑦曲：弯曲，引申为不正，不合理。

⑧率意：任意。

【译文】

太宗即位不久，对侍臣说："按照《周礼》，人名，等到死后才避讳，从前古代的帝王，也不在生前避讳他的名字，所以周文王名昌，《周诗》上说：'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写着：'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只有近代各帝王，都乱加限制，特别下令生前避讳，道理未必恰当，应有所改变。"因此下诏说："依照《礼记》，人名的两字不应一一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在前不是没有指示。近世以来，限制不合理，人名两字都避讳，废除和空缺的字已经很多，任意这样作，违背经典的训示。现在应依据礼法，务必从简，向上效法前代的圣人，留法则给后人，那些官职名号和人的名字，以及公私文书典籍，有'世'和'民'两字不连读的，都不须避讳。"

【原文】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①]。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②]，诸叔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③]？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④]。"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注释】

①密王元晓：即李元晓，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一子，太宗之弟。 懿亲：至亲，古代指皇帝的宗亲。

②帝子：皇帝的儿子。指太宗之子吴恪、魏王泰。

③昭穆：古代的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祖、父依次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在祭祀时，子孙按此规定排列行礼，以区别父子、长幼、亲疏的次序。这里指宗族的辈分。

④彝则：日常的法则。

【译文】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奏章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等人，都是宗室的至亲。陛下友爱的胸怀，情谊高过古代，赐给他们王室屏障的重任，行事必须依照礼节仪式，使他们与众人的仰望相称。近来看见皇帝之子向叔辈致礼下拜，叔辈们立即也向他们回拜，王爵既然相同，那就应遵守家族的礼节，怎能这样颠倒家族中的辈分？唯愿陛下留下教诲和警戒，作为永久遵守的常规。"太宗于是下诏给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恪、魏王泰兄弟的致礼下拜，不能答拜。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比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①]，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②]，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注释】

①居丧：处在直系亲属长辈的丧期之中。

②辰日：古代以干支记日，故有辰日。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近来听到京城官员和百姓在父母丧期中，竟然有人相信巫书的话，在辰日那天不哭，以此为理由谢绝吊问，拘泥于禁忌而停止哀伤，败坏风俗，很违背人伦礼法。应该命令州县长官教育开导，一律按照丧礼的规定居丧。"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①]，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②]，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注释】

①设教：设施教化。

②悖乱：即背乱。　悖：同背，违背。

【译文】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设施教化，本来是行善事，难道使和尚、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大，坐着接受父母下拜？损害风俗，背乱礼法，应立即禁绝，仍要他们向父母下拜。"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①]，虽累叶陵迟[②]，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谦、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谍[③]，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④]，以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⑤]，贩鬻松檟[⑥]，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为何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德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素高，学艺宏博，此亦足为门户[⑦]，可谓天下大丈夫。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⑧]，宁比当朝之贵？公卿以下，何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⑨]，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⑩]，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代已前，止取今日官品、

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幹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繁于冠冕[11]；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12]，齐氏云亡，市朝即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13]，问名唯在于窃赀[14]，结褵必归于富室[15]。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夸旧望，行无礼于舅姑[16]。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以惩革，唯此敝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聚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注释】

①山东：秦汉时泛指华山、崤山以东，后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

②叶：世。　陵迟：衰落。

③谱谍：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

④定等级：定出的等级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

⑤偃仰自高：自以门第高贵而悠闲自得。

⑥松槚：木名，槚即楸，常同松一起种在坟墓前。这里指死去的祖先的名望。

⑦门户：门第。

⑧衣冠：指世族、士绅。

⑨向声背实：崇尚声名，不顾实际。

⑩冠冕：士大夫和官宦的代称。

⑪繁：〔明〕成化本作“系”，可从。

⑫失御：失去驾驭，即失去统治权力，亡国。

⑬匹嫡：即匹敌，意为配偶。

⑭问名：古代婚礼“六礼”之一。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生年日月。

⑮结褵（lí 离）：古代女子出嫁。母亲把帨（佩巾）结在女儿身上。后用来泛指结婚。

⑯舅姑：古时夫之父或妻之父均称舅。舅姑，即公婆或岳父母。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然累世衰落，还依仗旧时的地望，喜欢夸耀自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给别族，都要大索聘礼财物，以要的多为尊贵，按数目定婚约，和市场上的商人一样，很败坏风俗，又紊乱礼法，既然他们的地位已不恰当，理应加以改革。”于是下令吏部尚书高士谦、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修改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的世族家谱，同时依据史书、经传，除去虚假，定正真伪，忠贤的褒进，奸逆的贬退，撰写成《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就呈上定出的等级，以崔幹为第一等。太宗对他们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过去没有恩怨，只因他们累世衰落，又无人作官，还自称是士大夫。嫁娶的时候，又索取很多钱财物品。有的才能低下，自以为门第高贵而悠闲自得，贩卖祖宗的名望，依靠这个发财尊贵，我不理解社会上为什么看重他们。再说士大夫有才能建立德业、功业，爵位崇高，善于侍奉君主和父母，忠孝都值得赞扬；或者道德仁义向来高尚，学问技艺宏大广博，这些也足够成为高尚门第，可以说是天下的大丈夫。现在崔、卢这些人，只夸耀远代的士绅，怎能比得上我朝的尊贵？从公卿到下面，凭什么送他们很多财物，又助长他们的气势，只图虚名，不顾实际，以得到这样为光荣。我现在定氏族等级，实在是想推崇树立我朝的官宦，为什么崔幹还列为第一等，只是看出来你们不贵重我的官爵呢！不要看几代以前，只按今天的官品、人才作为等级，应该统一衡量决定，用作永久的评定等

第的原则。”于是列崔幹为第三等。到贞观十二年全书完成，共一百卷，发布于全国。太宗又下诏说：“世族的美好，实在依附于官绅，婚姻的准则，首先是仁义。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集市、朝廷已经变化，风俗也已衰落，先前燕赵的姓氏，很多已经没有作官的了，齐韩的旧族，又违背了仁义的风气。在州闾没有名声，自身不能免于贫贱，自吹是高尚门第的后代，不重视选择配偶的礼仪，问名只知道勒索财物，嫁女一定要嫁给富家。还有新作官的人和有钱人家，羡慕这些人的祖宗，争相和他们结成姻亲，多送金玉布帛，如同买卖。有的自己贬低门第，在姻亲上受到屈辱；有的夸耀过去的门第，对公婆没有礼貌。这些气习已积成风俗，至今没有停止，既乱了人伦，又损害了名教。我早晚谨慎警惕，思虑治国之道，前代有害之事，都加以制止革除，只有这种坏风气，未能完全改变。从今以后，明白告示，使大家懂得嫁娶的仪式，一定要合于礼法，符合我的心意。”

【原文】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①。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义，自近代风俗弊薄②，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③，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④，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注释】

①尚：匹配，专指匹配皇室的女儿。

②弊薄：败坏，浅薄。

③钦明：皇帝英明。　钦：皇帝所作之事的敬称。

④盥馈之道：古时婚姻礼节之一，新媳妇过门拜见公婆时，要先给公婆取水洗手，然后送上食物。 盥：浇水洗手。 馈：进食。

【译文】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名敬直，娶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仪礼》有儿媳妇拜见公婆的礼节，自近代以来风俗败坏浅薄，公主出嫁，拜见公婆的礼节都废弃了。现在皇帝英明，一切行为皆遵循法制，我接受公主的拜见，难道是为了自身的光荣，是以此成全国家美德的缘故罢了。"于是与妻子坐在公婆的坐位上，命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洗手进食的礼节，礼毕之后才退下来。太宗听到称赞说好。自此以后，公主下嫁到有公婆的家庭，都要让公主行完这样的礼节。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①，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②，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城亦为诸郡立邸舍③。顷闻奉使至京者④，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奉使各造邸弟⑤。及成，太宗亲观幸焉。

【注释】

①汤沐之邑：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在王畿之内赐给封邑，以供住宿，斋戒沐浴，称汤沐邑。

②庭燎：用于庭中照明的火炬。

③邸舍：古时朝觐京师的人在京城的住所。《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后为齐王“置酒齐邸”。张守节注云：“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又，《汉书·朱买臣传》有朱买臣“步归郡邸”的记载。可知西汉时诸郡在京师亦设邸。

④奉使：即朝集使。唐代全国各道每年派使者朝集于京城，谒见皇帝和宰相，报告主管区域的政治民情和一年收入情况，称朝集使。

⑤坊：古代城市居民的居住区单位，汉代称“里”，唐代多称“坊”。汉、唐时，城市居民不得当街建房，都住在四周筑有围墙的“里”或“坊”中。

【译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时诸侯来朝拜，有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地方，有一百车喂牲口的草料，用对宾客的礼节接待。白天坐正殿，晚上在庭中燃火炬，天子接见他们，慰问他们的劳苦。又汉朝京城中也为诸郡来京的官员修建住处。不久听说到京城来的朝集使都是租房子住，与商人杂居，仅能安身而已。既然接待之礼不充分，必然人多埋怨，难道还能尽力地共同办事？”于是命令在京成有空地的坊中，为各州来京的朝集使建造邸弟。建成后，太宗还亲自去看了看。

【原文】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①]，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知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徵对曰：“汉、魏以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以下[②]。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③]，为诸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④]，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

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⑤，所以绝庶孽之窥窬⑥，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注释】

①亲王：爵位名。唐代以皇帝的兄弟和儿子为亲王。

②班：排列等级。

③九卿：中央机构的官吏，除六部尚书之外，专掌某一部分的官吏，其具体官名，各朝均不一致。

④故事：先例，旧时的典章制度。

⑤立嫡：确立嫡妻之子为继承人。在封建社会，正妻为嫡，正妻所生之子叫嫡子。

⑥庶孽之窥窬：庶子有非分的企图和希望。　庶孽：即庶子，与嫡相对而言，为妾媵所生。　窥窬：同觊觎，非分的企图和希望。

【译文】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章说：“按照法令，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该下马，现在都违背法令来表明尊敬，有违朝廷的法典。”太宗说：“你们这些人想抬高自己，贬低我的儿子吗？”魏徵对答说：“汉、魏以来，亲王排列等级都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官员和六部尚书、九卿，给亲王下马，这是亲王不应承受的。寻找先例，没有依据，现在施行，又违国法，于理实在不可。”太宗说：“国家立太子，是准备用他作皇帝。一个人的优劣，不在年龄大小。假如没有太子，则同母弟当依次立为太子。按这个来说，怎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又说：“殷人崇尚朴实，有兄死传弟的情谊。自周朝以来，立嫡必立长子，用来根绝庶子非分的想法，堵塞祸乱的根源。治理国家的人，对此要十分谨慎。”太宗于是允许王珪的奏请。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1]，而叔嫂无服[2]；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3]：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4]。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5]，在乎敦睦九族[6]，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降杀[7]，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8]。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9]，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为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10]，考之经文，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11]，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12]。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13]，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注释】

①同爨（cuàn 窜）：同住同饮。爨，烧火煮饭。 缌麻：丧服名。古代丧服分五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其服用细麻而制成。服期三月。

②服：按照丧礼规定穿戴一定的丧服，以哀悼死者。

③八座：从东汉至唐代，一般以尚书令、仆射、六部尚书为八座。

④嫌疑：疑惑不明。

⑤人道：指为人之道，即社会的规范。《礼记·丧服小纪》：“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⑥九族：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

孙。

⑦降杀：礼数渐次减少。

⑧称情以立文：衡量亲疏来定立丧礼的礼法条文。

⑨同气：指兄弟辈。

⑩不与：不在其中。

⑪周王念齐：《左传·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曰："夫齐，甥舅之国也，宁不亦淫从其欲，抑岂不可谏？"齐世与周通婚，故曰甥舅。

⑫《渭阳》之诗：晋公子重耳为秦康公之舅。出亡在外，秦穆公召重耳到秦国，后送回晋。时康公为太子，送重耳至渭阳，而作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见《诗经·秦风·渭阳》。渭阳，即咸阳之地。

⑬今在舅服二句：居丧五月，按丧礼为小功，一时之情，指服最轻的丧服缌麻。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住一起的人死了还有服缌麻的恩情，而叔与嫂之间却没有丧服；又舅父和姨母，亲疏差不多，但丧礼却不相同，未必合乎礼，应该召集学者详细研究。其余有亲情重而丧服轻的，亦随同上报。"就在这个月内，尚书八座同礼官研究决定了一个意见说：

我们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辨别相同或差异，明白正确与谬误的。它不是从天上下来，不是从地下出来，在于人的感情罢了。人伦关系首先在于与九族和睦，九族和睦从关系亲近的开始，由近到远。亲属因有亲疏而有等级差别，故丧事的礼数就要依此减少，按恩情的厚薄，都应衡量亲情来订立丧礼的条文。原来舅舅和姨母，虽然是同辈的，但放到母亲分上来看，亲疏就相差了。为什么呢？舅为母亲的本宗，姨是外姓亲戚，从母族中去看，姨是不在其中的，考察经典上的条文，舅实在比姨重。所以周王想念齐国，叫做舅甥之国；秦康公思念晋文公，实在切合《渭阳》那首诗。现在舅舅的丧服上仅

居丧三月，为姨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实际，追求枝节而失掉了根本。这是古人的感情或者没有考虑周到，应该有所增加或减少的地方，实际就在这里吧。

【原文】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1]，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云，继父同居则为之期[2]，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3]，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并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于异居。固知制服虽继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4]，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5]。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6]，颜弘都则竭诚致感[7]，马援则见之必冠[8]，孔伋则哭之为位[9]。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10]？但于时上无哲主，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注释】

①犹子：《礼记·檀弓》上说："兄弟之子，犹子也。"其意是兄弟的儿子

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后世称侄子为犹子。

②期：期服的简称。　期服：齐衰为期一年之服。

③从母：即母亲的姐妹，姨母。　从：堂房亲属都称从。

④鞠养：抚养。

⑤契阔：劳苦，勤苦。《诗·邶风·击鼓》："死生契阔。"

⑥郑仲虞：名均，东汉人。奉养寡嫂，抚育孤儿，恩礼敦至。

⑦颜弘都：名含，晋人。其嫂樊氏因疾失明，含尽心奉养。相传治失明需蚺蛇胆，含忧愁叹息，感动神人。忽有童子持袋相赠，启视，乃蚺蛇胆，用以治嫂目，嫂目遂明。

⑧马援：字文渊，东汉初人，即伏波将军。援奉嫂至恭顺，不戴帽不见嫂。

⑨孔伋即子思，见《君臣鉴戒》篇注。　位：灵位。

⑩先觉：认识事理先于常人。

【译文】

《礼记》上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大概是拉向亲近的；嫂嫂和小叔之间没有丧服，大概是推向疏远的。"礼说，继父如果是和自己居住的就为他服一年丧服，没有在一起居住的就不给服丧服。姨母的丈夫，舅舅的妻子，为二人服相同的丧服。有人说："同居一处的人服缌麻。"那么，继父并不是骨肉之亲，丧服重是因为同居，恩情轻是因为不同居。所以知道制定丧服虽然继系于亲属的名义，大约也是根据恩情的厚薄吧。或者有年龄大的嫂嫂，遇到还是孩子的小叔，嫂嫂辛勤抚养，感情就像是自己生的，饥寒相共，劳苦到老。比起同居的继父，比起同居的其他人，情义的深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在嫂生时，恩爱如同至亲，当嫂死去，就推向疏远，寻找其根源，使人很不理解。如果推向疏远是对的，那就生前不该同住；生前同住是对的，那就不该死后如像过路人。看重生前而轻视死后，看重开始而轻视最终，衡量感情来定条文，它的道理在哪里呢？况且侍奉嫂嫂而被称赞的人，古籍记载不止一个。郑仲虞侍奉寡嫂孤儿，情谊礼节很是

厚重；颜弘都侍奉失明的嫂嫂，诚心感动了神人；马援要见嫂时，先戴好帽子；子思在嫂嫂灵位前哀哭 。这本来是亲自实行教义，仁德深厚善事父母兄长，考察这些行为的意义，岂不是先知先觉者吗？但那时在上没有英明的君主，礼又不是臣下议论的事，就使这样深厚的情谊埋没千年，最根本的道理埋藏万代，这种事由来好久了，怎不可惜呢？

【原文】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①]，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旁求，采摭群经[②]，讨论传记[③]，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④]，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⑤]，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⑥]，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⑦]，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⑧]，今请与兄弟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义。魏徵之词也。

【注释】

①秩宗：官名，古代掌宗庙祭祀的官。后来即称礼部为秩宗。

②采摭（zhí 直）：选择引用。 摭：拾取，摘取。

③讨论：探讨研究。

④秩：次序，常规。

⑤信六籍所不能谈：申述六经未能涉及的。　信：即申。　六籍：即六经。

⑥齐衰（zī cuī 资崔）："衰"通"缞"，丧服名，为五服之一，次于斩衰。服用粗麻布做成，因缉边而称齐衰。服期有一年的，如孙为祖父母，夫为妻；有五月的，如为曾祖父母；有三月的，如为高祖父母。

⑦大功：丧服名，为五服之一。其服用熟麻布做成。服期九个月。

⑧小功：丧服名，为五服之一。其服用较细的麻布做成。服期为五个月。

【译文】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的次弟，虽已清楚完备，而丧事的制度，有的于情理还不妥当，于是命令礼官，详细讨论增减。臣等遵照您圣明的旨意，掌握某一情况再探求相同的事物，有选择地引用各种经典，探讨研究各种传记，有的舍去，有的引用，兼顾名义和实际，减其多余的，补其不够的。使过去没有条文的礼节都成为常规，亲密和睦的感情都能体现出来，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深厚的情义，陈述六经上没有讲过的，是陛下超过百世帝王而独有的成就。

我们郑重地按照：曾祖父母，旧的丧服齐衰三月，请增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丧服为大功，请增加为齐衰一年；其他子妇，旧丧服为小功，现在请求和兄弟一起服大功九个月；嫂和小叔，过去无丧服，现在请服小功五个月。给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哥哥也服小功五个月。舅，旧服为缌麻，请增加和姨母一样，服小功五个月。

太宗下诏，同意了这些建议。这些建议都是魏徵写的。

【原文】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

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①，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②。"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

【注释】

①仲由句：仲由，即子路。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于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事见《家语》。

②"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语见《诗经·小雅·蓼莪》，其意是："哀伤我父母，生我真劳苦。"

【译文】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癸丑日，太宗对侍臣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可以高高兴兴地娱乐，我的心情却反而思念父母。当了天下的君主，有四海之富，想求得奉养父母，永远得不到。子路怀着不能为父母负米的遗恨，实在有道理。况且《诗经》上说：'哀伤我父母，生我真劳苦'。怎么能在父母劳苦的日子来举行宴乐的事，这太违背礼法了"。因为这件事，太宗哭了。

【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请所定新乐①。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象物设教②，以为樽节③，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④："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⑤，行路闻之，莫不悲叹，所谓亡国之音⑥。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

"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相魏徵对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⑦！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注释】

①新乐：祖孝孙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

②象物设教：取法天地之物象而设施教化。 象：取法。 物：天地的物象。语出《国语·周语》："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注："取法天地之物象"。

③撙节：控制约束。

④杜淹：字执礼，杜如晦的叔父。初在隋任御史中丞。唐太宗时曾任吏部尚书。博学多闻，尤善于机辩。

⑤伴侣曲：南朝齐最末一个皇帝东昏侯萧宝卷，荒淫无道，凶暴嗜杀，聚敛无度。筑宫室，穷极壮丽。又宠潘贵妃，曾作《伴侣曲》，朝欢暮乐，不理朝政。后为萧衍（梁武帝）所灭。

⑥亡国之音：指淫靡的音乐。《史记·乐书》："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张守节正义："亡国，谓将欲灭亡之国，乐音悲哀而愁思。"

⑦礼云两句：其意为："礼呀，礼呀，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乐呀，乐呀，仅是指钟鼓等乐器而说的吗？"语出《论语·阳货》。

【译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向太宗上奏他的新雅乐。太宗说："制礼作乐，本来是圣人取法天地的物象而设施教化，用来约束节制人的，政事的好坏，怎么是由于音乐呢？"御史大夫杜淹对答说："前代的

兴亡，的确是由于音乐。陈朝行将灭亡时作《玉树后庭花》；南齐快灭亡时作《伴侣曲》，走在路上的人听到，没有不悲哀感叹的，这就是亡国的音乐。从这看来，确实是由于音乐。”太宗说：“不对，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愉快的人听到就高兴，忧愁的人听到就悲哀，愉快和忧愁存在人的心中，不是由于音乐。快要灭亡的国家，百姓的心中很痛苦，而受痛苦的心情感应，所以听到这种音乐就悲哀罢了。哪有哀怨的乐声，能使愉快的人悲哀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二乐曲都还存在，我为你们演奏它，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悲哀罢了。”尚书右丞相魏徵对答说：“古人说，礼呀，礼呀，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乐呀，乐呀，仅是指钟鼓等乐器而说的吗？快乐在于人民和睦，不由于音调。”太宗认为说得对。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①，天下之所共传，然美至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②，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雅乐之容③，正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④，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注释】

①破陈乐舞：唐宫庭乐舞，陈即阵。贞观初年制秦王破阵乐曲，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人制歌词。内容以征讨叛逆为主题，歌颂太宗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武功。元日、冬至、朝会、庆贺等节日常演奏。又名“七德舞”，本《左传·宣公十二年》“武有七德”。“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事。

②救焚拯溺：拯救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③雅乐：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宗及朝贺、宴会等大典所用的乐舞。雅乐原指儒家奉为典范的周代“六舞”，因其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故称之为“雅乐”。历代统治阶级取得政权后，都循例制礼作乐，歌颂本朝的功德。这种乐舞统称雅乐。

④委曲：底细和原委。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常卿萧瑀上奏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流传，然而描述皇帝最高的功德，还有不详尽的地方。先后被打败的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人，我希望扮出他们的形象，用来描写战胜攻取的实况。”太宗说：“我碰上天下混乱不定，为了救助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故不得已才去进行攻打讨伐的事情，所以民间才有这个舞蹈，国家因此也制作了这个曲子。雅乐的描绘恰好应该只表现出一个大概情况。如果原原本本地描写，那么其中的具体情况就容易被看出来。我考虑到现在的将相，有许多曾经受过刘武周等人指挥，既然有过短暂的君臣关系，今天若看到他们当场被捉住时的情况，一定会有些不忍心，我就是为了这些原因，所以才不让详细描写。”萧瑀拜谢说：“这件事不是我能够想得到的。”

贞观政要卷第八

论务农第三十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①]。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②]；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注释】

①简静：简易宁静，不苛烦百姓。

②无为：顺应自然，与民休息。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穿衣吃饭为根本，凡经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根本。要不失时，只有皇帝不苛烦百姓才能达到。如果战争不断，营建不停，而想不占用农事的时间怎么可能得到？"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大肆发动战争，在内则大修华丽的宫室，人力一旦用尽，灾难就发生。他难道不想安定人民吗？但已失掉用来安定人民的办法。隋朝灭亡的教训，应引以为戒，陛下亲身承受到隋朝的弊病，知道怎样去改变。然而事情开始作容易，坚持到底就困难。但愿陛下从始至终小心谨慎，才能达到最美好的境地。"太宗说："你说得对。使人民和国家安宁，只在于国君。国君与民休息，人民就快乐；国君欲望多，人民就受苦。这就是我抑制感情、减少私欲，约束勉励自己的原因。"

【原文】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①，见蝗虫，掇数枚而祝曰②："人以谷为命，而尔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食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注释】

①苑：即禁苑，是帝王畜养禽兽和种植林木的地方。汉、唐禁苑多系宫殿、园林与大自然景色相结合，供皇帝和贵族游玩和打猎。禁苑中有园圃，种植果树或农作物。

②掇（duō 多）：双手捧取。

【译文】

贞观二年，京城天干，蝗虫大量滋生。太宗到禁苑中去视察庄稼，看见蝗虫，双手捧起几个蝗虫祝告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只该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就要吞下蝗虫，左右的人急忙劝说："吃下去怕要生病，不能吃。"太宗说："我希望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避免什么病呢！"就把蝗虫吞了。从此蝗虫不再为害。

【原文】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①，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②。"太宗曰："今东作方兴③，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④，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德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王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注释】

①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成年时举行的礼节。

②追兵：补充礼器。 追：补充。 兵：干戚，即礼器。 仪注：礼节制度。

③东作：春耕生产。古代认为每年开始于东，称春耕为东作。

④阴阳家：这里指专司"择日"、"星相"、"占卜"、"风水"等迷信活动的人。

【译文】

贞观五年，主管官署上奏章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仪式，应在二月里举行为吉利，请补充礼器，用来准备举行仪式。"太宗说："现在春耕生产刚开始，恐怕妨碍农事活动，要改在十月里举行。"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推算，在二月举行最好。"太宗说："阴阳禁忌，我不奉行，如果人的行止必须依照阴阳禁忌，不考虑道德和礼义，想求得上天赐福，这能得到吗？如果所作所为都遵守正道，自然能常常遇到吉利。况且吉与凶全在于人，怎么靠阴阳禁忌呢？农时很重要，不可片刻丧失。"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直五钱①，其尤贱处，计斗直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朕为亿兆人父母，若禾黍不登②，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令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注释】

①五钱：五枚铜钱。唐初武德四年（公元631年）用铜铸开元通宝钱，每枚重一钱。

②不登：歉收。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因为全国粮价一般每斗值五枚钱，特别贱的地方，一斗才值三枚钱，便对侍臣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吃饭为生命，我是百姓的父母，如果粮食歉收，那么百姓就不是国家所有的了。既然粮食这样丰足，只想亲自厉行节约，必不随意奢侈浪费。我时常想赏赐天下的人，使他们都富贵。下令减少徭役租赋，不强占他们的时间，使家家户户的人，任他们去耕种，这就富足了；督促他们实行礼节谦让，使乡下闾里之间，年轻的尊敬年老的，妻子尊敬丈夫，这就富贵了。只要能使天下都这样，我不听音乐，不去游猎，快乐也就在这中间了！"

论刑法第三十一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须务存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①]，必求深刻[②]，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曰："但选公良直善人[③]，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

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④]，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⑤]，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注释】

①核理：查办。 核：仔细查对。

②深劾：指审决讼案时执法过严、量刑太重之意。

③公良直善：疑“公直良善”之误倒。[明]成化本作“公直良善”，可证。

④三槐、九棘：三公、九卿。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朝见天子时，三公位在其下，后为三公的代称；又周代朝廷树棘以分别朝臣的品位，左右各九，称为“九棘”。后为九卿的代称。

⑤大辟：古代五刑之一。后泛称死刑为大辟。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每年发生瘟疫，并不是仇恨人，只不过是有利于他卖棺木罢了。现在掌管刑狱的人办理讼案，审案务必从严，想借来应付考核，得到提升。现在用什么办法，能使办案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说：“只要选择很公正善良的人，断案公允恰当的，增加俸禄，赏赐黄金，奸诈邪恶自会停止。”太宗下诏同意这个办法。

太宗又说：“古时候审理讼案，要询问三槐、九棘这些官员，现今三公、九卿就是这样的职务。从今以后，判死罪的，都要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等议论，这样做，希望能避免冤案和量刑过度。”由于这样，到贞观四年，判死刑的，全国只有二十九人，几乎使刑法搁置不用。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①，此极弊法②，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③，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主也。自今奴告主者，皆不须受，尽令斩决。”

【注释】

①谋逆：即谋反。

②弊法：有害的法令。

③成：构成，策划。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这是极有害的办法，特别须要禁绝。假使有谋反的人，决不会单独策划，定要和人商量；众人商量的事情，必有其他人讲出来，怎么依靠奴仆告发主人呢。从今起有奴仆告发主人的，都不要受理，将告发的奴仆一概处死。"

【原文】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①，言涉妖妄，诏令鞠于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②。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③，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④。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君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不谏争，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⑤，遂令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五奏。"自蕴古始也。又曰：" 守文决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

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中书省，奏上《大宝箴》[6]，文义甚美，可为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7]，为君实难[8]。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求[9]，具僚和其所倡[10]。是故兢惧之心日驰，邪辟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11]。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12]；归罪于己，因心于人[13]。至明无偏照[14]，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15]。四时调其惨舒[16]，三光同其得失[17]。故身为之度[18]，而声为之律[19]。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20]；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21]。罗八珍于前[22]。，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22]。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23]，勿贵难得之货[24]，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25]，授馈频起[26]，亦有魏帝，牵裾不止[27]。安彼反侧[28]，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29]，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30]。

【注释】

①风疾：疯病。　风：通疯。

②博戏：即局戏，用六箸十二棋。

③治书侍御史：官名。见《论纳谏》篇注。

④东市：即唐长安东市。市肆为行刑处，这是从先秦传下来的制度。《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⑤覆奏：反复奏闻。

⑥大宝箴（zhēn 针）：文章篇名。 大宝：最宝贵的事物，后通指帝位。 箴：规劝。 大宝箴：对皇帝的规劝。

⑦惟辟作福：国君专擅赏罚。 辟：国君。《尔雅·释诂》："辟，君也。"《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⑧为君实难：做国君很难。语出《论语·子路》："为君难，为臣不易。"

⑨任土：根据土质肥瘦、生产情况，定出贡赋。

⑩唱：通倡，倡导，这里意为皇帝的旨意。

⑪无妄：意外。

⑫亨屯：使困苦的人通达。 亨：顺利通达。 屯（zhūn 谆）：六十四卦之一，震下坎上。《易·屯》：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比喻艰难，处境困难。

⑬因心：亲敬之心。语出《诗·大雅·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

⑭至明：极其明亮。亦指日月的光辉。

⑮跸：帝王出行时，开道清路，禁止通行。

⑯惨舒：心情忧郁和舒畅。张衡《西京赋》："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注："阳谓春夏，阴谓秋冬。"

⑰三光：指日、月、星。《白虎通·封公侯》："天有三光，日、月、星。"

⑱身为之度，声为之律：意为自身符合法度，声音符合钟律。语出《史记·夏本纪》："禹声为律，身为度。"

⑲容膝：仅能容下双膝，形容屋极小。

⑳瑶其台句：相传暴君桀和纣建瑶台、琼室。《淮南子·本经训》："帝有桀纣，为璇室瑶台。" 瑶、琼：均为美玉。

㉑八珍：古代八种珍贵食物。《周礼·天官·膳夫》："珍用八物。"哪八种食物，说法不一。

㉒丘其糟句：相传暴君桀纣，以酒为池，酒糟为堤。《新序·刺奢》："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史记·殷本纪》上说，纣王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作长夜之饮。

㉓荒于禽：迷于田猎。 荒：迷恋。

㉔难得之货：语出《老子》："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意为：不要

看重难于得到的财宝，这样百姓就不会去作盗贼。

㉕夏后：即夏禹。

㉖授馈频起：接受食物时多次起来。语出《淮南子· 氾论训》："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 馈：进食也。

㉗牵裾不止：魏文帝曹丕，欲迁冀州士家十万户充实河南。侍中辛毗（字佐治）劝谏，文帝不听，起身入内，辛毗跟随在后牵住文帝的衣裾。文帝发怒说："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后答应迁一半。事见《三国志·魏书·辛毗传》。

㉘反侧；不顺从，不安定的人。

㉙履薄临深：极言要小心谨慎。参见《论政体》篇注。

㉚周文小心：周文王小心谨慎。语出《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

【译文】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人李好德向来有疯病，说了些荒谬诳惑人的话，太宗下令审问这件案子。蕴古向太宗说："李好德患疯病有证据，依法不应治罪。"太宗答应打算宽恕赦免，蕴古秘密地将太宗的意旨告诉给李好德，又招来李好德与他下棋。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长安东市处斩。不久即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接受君主给的俸禄，必须以君主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事情不论大小，都应当留心。现在不问你们，你们就不说，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也不劝阻争论，还有什么帮助呢？如张蕴古身为法官，与囚犯玩局戏，泄漏我的话，这样的罪行是严重的，但按正常法律，不至于判死刑。我当时大怒，就下令处决，你们竟没有说一句话，主管官署又不再奏就杀了，难道这是治国之道？"因此下诏说："凡判处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要五次回奏。"这种办法是从张蕴古开始的。又说："遵守条文定罪，还恐怕有冤屈。从今以后，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该判死刑而情有可怜的，应该记录下来上奏。"

蕴古，最初在贞观二年由幽州总管府记室兼中书省的职务，向

太宗呈奏《大宝箴》，文词、意义都很好，可作为对君主的规劝警诫。其文说：

从古到今，上下观察；只有国君专擅赏罚，当好国君实在困难。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贡赋进献国君的需求，群臣附和国君的旨意。所以谨慎恐惧之心日渐松弛，邪恶不正的情欲转而放纵。哪里知道事变在忽略时兴起，灾祸在意外时发生。本来让帝王承受天命，使落水的人得到拯救，使处境困难的人能够亨通；过错归于自己，爱心施给人民。最光明就不会偏照，最公正就没有私亲；所以用一人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侍奉一人。礼节用来禁止他的奢侈，音乐用来防止他的放荡。左史记下言论，右史记下行事，外出就清除道路，入内就加强警卫。春夏秋冬调和他的忧虑和舒畅，日、月、星的明暗如同他的得失。所以自身合符法度，声音合符钟律。不要说不知道，处在高位要了解下情；不要说没有祸害，积小害可以成大害。快乐不可达到极点，乐极生悲；情欲不可放纵，纵欲成灾。在内扩大豪华宫室，所居之处不过很小一部分；那些暴君不明这道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面前陈列八种珍贵的食品，所吃的不过是适合口味的那一点；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在内沉迷美色，不要在外沉迷狩猎，不要看重难于得到的财宝，不要欣赏亡国的靡靡之音。在内沉迷美色会匡害人性，在外沉迷田猎会扰乱人心；难于得到的财宝是奢侈浪费，亡国的音乐何其淫靡。不要自认为尊贵就态度傲慢，侮辱有才能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拒绝规劝，夸耀自己。听说夏禹王在政事繁忙时，吃饭也不得清静；还有魏文帝，谋臣规劝时，竟扯着他的衣袖不放。安定那些不顺从的人，要像春天的阳光和秋天的露水那样温和；胸怀宽广，随时想到汉高祖的豁达大度。处理政事，要像脚踏薄冰，面临深渊那样紧张和高度重视，需要周文王那样的谨慎小心。

【原文】

《诗》云："不识不知①。"《书》曰："无偏无党②。"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③，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具；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蚩自露④。勿浑浑而浊⑤，勿皎皎而清⑥，勿汶汶而阇⑦，勿察察而明⑧。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⑨；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⑩。纵心乎湛然之域⑪，游神于至道之精⑫。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⑬；酌之者，随深浅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⑭。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化成⑮，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勘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⑯，扇以淳风⑰；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述金镜⑱，穷神尽圣⑲。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治体⑳，抑扬词令。天下为公㉑，一人有庆㉒。开罗起祝㉓。援琴命诗㉔；一日二日，念兹在兹㉕。惟人所召，自天祐之。争臣司直㉖，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注释】

①不识不知：好像不认识不知道。语出《诗经·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意思是："不认识不知道，却遵守着上帝的法则。"

②无偏无党：不偏私不阿党，帝王之道多么宽广。语出《尚书·洪范》，参见《论公平》篇注。

③衡：秤。　石：(dàn 担)：重量单位，古时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④妍蚩：美好和丑恶。

⑤勿浑浑而浊：不以浑浊为污浊。　浑浑：浑浊不清。

⑥勿皎皎而清：不以洁白为清明。　皎皎：洁白貌。

⑦勿汶汶（mén　mén 门门）而闇：不以昏暗不明为愚昧。　汶汶：犹惛惛，昏暗不明。

⑧勿察察而明：不以苛察为精明。　察察：分析明辨。

以上四句，其意相近，均指不要以小为大，专注小事而忽视大事，因小而失大。

⑨虽冕旒：（liú 流）句：虽然冕旒遮住了眼睛，仍能够看到没有显露出来的事物。　冕：皇冠。　旒：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天子之冕十二旒。

⑩虽黈（tǒu 偷上）纩句：虽然黈纩挡住了耳朵，仍能听到没有振响出来的声音。　黈纩：黄色的棉球，用组悬之于冕，垂两耳旁。

⑪纵心句：思想驰骋在清澈明净的境界。　湛然，清澈明净貌。

⑫游神句：精神遨游在大道的精华之中。　神：神思、精神。　至道，大道，至高之道。

⑬应洪纤句：无论敲击轻重都能发出回响。　洪纤：巨细、大小。　效响：应响。

⑭天之清三句：语出《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　一：道也。

⑮代序：时序更替。　化成：教化成功。语出《易·恒》：“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⑯抚运：掌握治理国家的命运。即治国。

⑰淳风：敦厚朴实的风气。

⑱金镜：比喻明道，即大道。语出《文选·刘峻＜广绝交论＞》：“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龙骧蠖屈，从道污隆。”

⑲穷神尽圣：神圣，对太宗的敬称。达到神圣的最高境界，洞察一切，无不通晓。

⑳治体：治国的本体，根本的道理。

㉑天下为公：谓君位不为一家所私有。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㉒一人有庆：《尚书·周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注：“一人，天子也。庆，善也。”

㉓开罗起祝：打开罗网祝告。指商汤张网捕鸟，网开一面的故事。载《史记·殷本纪》。参见《论规谏太子》篇注。

㉔援琴命诗：言舜帝操五弦琴，歌南风之诗。参见《论君道》篇注。

㉕念兹在兹：念念不忘所行之事。语出《尚书·大禹谟》。 兹：此。

㉖争臣司直：争臣，能谏诤之臣。 司直：担任直言劝谏的职责。

【译文】

《诗经》上说："不认识不知道，却遵守着上帝的法则。"《尚书》上说："不亲私，不阿党，帝王之道多么宽广。"胸中不分彼此，心中抛弃爱憎。众人都厌恶的然后判刑，众人都喜爱的然后奖赏。使强悍的被削弱，混乱得到治理；使委屈得以伸张，弯曲得到申直。所以说：如像秤和石，不决定物的重量，悬挂上去的东西轻重自己具备；如像水和镜，不显示物的实情，去照的东西美和丑自己显露。不要以浑浑为污浊，不要以洁白为清明，不要以惛惛为愚昧，不要以苛察为精明。虽然冕冠上的旒遮住了眼睛，仍然能够看出没有显露出来的形象；虽然黈纩挡住了耳朵，仍然能听到没有振响出来的声音。思想驰骋在清澈明净的境界，精神遨游在大道的精华之中。敲击的东西，不论大小都有响应；盛酒的器皿，不论深浅都能装满。所以说：天有道就清明，地有道就安宁，君王有道天下就公正。春夏秋冬没有讲话而按时更替，万物不自作主张而自然生成，哪里知道帝王有力量而天下却很太平。陛下平定隋未之乱，靠才智取胜，老百姓只惧怕你的威严，还没有感念你的恩德。陛下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倡导敦厚纯朴的风化，老百姓感到了好的开端，还未能保持到最终。于是陈述大道，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役使百姓，用行动回答语言。根本大道要包含，语言辞令要褒贬。天下成为公有，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放开罗网祝告，像舜帝那样弹琴歌诗；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在于人的感召，上天自然保祐。作为谏诤的臣子履行职责，敢于奏告前面的疑惑。

太宗称赞他，赏赐帛三百段，因而任命他为大理寺臣。

【原文】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1]，五覆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2]："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注释】

①审思：仔细慎重地考虑。

②敕：告诫。

【译文】

贞观五年，太宗下诏说："在京城的各执法官署，近来奏请处决犯了死罪的犯人，虽说复奏五次，但一天之内就进行完毕，都没有时间认真思考，五次复奏有什么用呢？纵然有了追悔，也来不及了。从今以后，在京城的主管机关，请求处决死囚，应该在三日中五次复奏，天下各州三次复奏。"又亲自写诏书告诫说："近来执法官吏审判案件，都按照条文，虽情有可原的也不敢违背法律，完全按条文定罪。有的恐怕还有冤屈。自今起门下省再有按照法律该判死刑，而情有可原的，应记下情况上奏。"

【原文】

贞观中，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1]，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

宽其过。”太宗曰：“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治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注释】

①岷州：地名，西魏时置州，因岷山得名。唐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岷县一带。

【译文】

贞观年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违背李靖的调度犯罪，减免死刑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给太宗说：“高甑生过去是秦王府的功臣，请从宽处理他的罪过。”太宗说：“高甑生违背李靖调度，又诬告李靖谋反，他过去在王府的功劳，实不应忘记。但治理国家遵守法制，处理事情必须一致，现在如果赦免他，就开创了企图意外免去惩罚的先例。况且国家从太原起兵以来，一开始就响应以及在战争中立下功劳的人很多，如果甑生获得赦免，哪个不存侥幸的想法？这样有功劳的人，都要犯法了。我决不赦免的原因，正是考虑到这个情况。”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①”，“惟刑恤哉②”。《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③。”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

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4]。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5]，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6]，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7]，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注释】

①明德慎罚：文王以俊德治天下，谨慎使用刑罚。语出《尚书·康诰》，《尚书正义》疏曰："文王能显用俊德，慎去刑罚以为教首。"

②惟刑恤哉：忧念用刑，恐失之过滥，力求不偏颇。语出《尚书·舜典》，疏曰："舜陈典刑之义敕天下，使敬之忧欲得中。" 恤：忧也。

③为上易事句：语出《礼记·缁衣》。孔颖达疏曰："为上易事者，为上谓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则臣事之易也。为下易知者，为下谓臣，臣下无奸诈，则君知其情易也。则刑不烦也者，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烦动也。"君主多疑，老百姓就迷惑；臣下难知，君主就烦劳。

④《康哉》之咏：参见《论君道》篇注。

⑤无思不服：没有谁不归服。语出《诗经·大雅·文王》："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⑥简文：选择美好的文辞。 简：通柬，选择。

⑦劝善：勉励做好事。 劝：勉励。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章说：

我听《尚书》上说："文王以俊德治理天下而谨慎使用刑罚"，"舜帝忧念用刑恐有滥失，使其能不偏颇。"《礼记》上说："做国君的以正理驾驭臣下，臣子侍奉君主就容易，臣子无奸诈，君主对下情就容易知道，君行正理，臣无奸诈，就能使刑罚止息。君主多疑，老百姓就迷惑，对臣下不了解，君主就烦劳了。"君主容易侍奉，臣下容易知道，那么君主不会烦劳，百姓也不迷惑。所以君主有纯一的美德，臣下事君就没有二心，君主广布忠厚的诚意，臣下就会竭尽辅佐的力量，然后国家太平的根基不会崩坠，《康哉》的歌咏就兴起。陛下仁道覆盖中华和四夷，功勋高过天地万物，没有谁不归服，远方的人没有不来到的。但言论崇尚选择美好的文词，心志在于小事的苛察，惩罚和赏赐的使用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勉励善的而惩罚恶的，帝王使用刑赏之所以天下一致，是不按亲疏贵贱来决定轻重的缘故。今天的惩罚赏赐，却不都是这样。或以好恶来决定屈伸，或由喜怒来决定轻重。碰到高兴即使依法该惩也认为情有可原，碰到发怒就在本案之外去找罪行。自己喜爱的就钻开肉皮找羽毛；自己厌恶的就洗净污垢找疤块。疤块可以去找，那么惩罚就过度了；毛羽可以钻出来，那么赏赐就荒谬了。惩罚过度，小人的胡作非为就增多；赏赐荒谬，君子的正确主张就受损害。小人的罪恶不惩罚，君子的好处不勉励，而希望国家安宁，刑罚止息，臣下还没有听到过呢。

【原文】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①]；威怒所至，则求法于申、韩[②]。直道而行，非无三黜[③]，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④]。夫刻薄既扇，则

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⑤，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⑥，汉朝之刑已弊。以人臣之颇僻⑦，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⑧，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⑨。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⑩，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注释】

①孔、老：即孔子和老子。这里指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即儒家的王道，道家的无为。

②申、韩：即申不害和韩非。这里以申、韩代表法家的主张，即用严刑峻法。

③三黜：多次被撤职。语出《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④扇：通煽，即煽动，使之炽盛。

⑤州犁上下其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国攻郑国，穿封戌俘虏了郑国守将皇颉。王子围要争功，请伯州犁裁处。伯州犁叫俘虏作证，意在偏袒王子围，向皇颉"上其手曰：'夫（彼）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第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败）焉。'"后因称玩弄手法，通同作弊为"上下其手"。

⑥张汤轻重其心：张汤以自己的心意作为审案量刑轻重的标准。 张汤：西汉杜陵人。武帝时任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等职。他与赵禹共同制定诸律令，治狱深文刻酷，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

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

⑦颇僻：邪僻不正。

⑧无幽句：没有什么隐微的不察见。幽：隐微，幽暗。烛：照耀，引申为察见。

⑨先笑之变：指命运的变化。先笑：语出《易·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刘峻·辨命论》：“命体周流，变化非一，或先号后笑，或始吉后凶。”

⑩供帐：或作“供张”，陈设帷帐等用具以供宴会或行旅住宿的需要；也泛指陈设之物。

【译文】

再说，悠闲逸乐时空谈，都崇尚孔子和老子的学说；发怒逞威之时，就向申不害和韩非求办法。正直工作的人，往往被撤职不用，害人而自安的人，大概也太多了吧。所以道德的旨意没有弘大，刻薄的风气却炽盛起来。刻薄的风气既然炽盛，下面就弊病百出，人人竞相追赶时尚，于是典章制度不统一，用帝王的德行法度来衡量，实在有损于做国君的道德。过去伯州犁玩弄作弊的手段，楚国的法令就混乱了；张汤以自己的心意作为量刑的轻重，汉朝的刑法也就产生出弊病。臣子的邪僻不正，尚且不能揭露他的欺骗蒙蔽，何况当国君的有了不当，那又有什么办法处理！以皇帝那样的聪明，没有什么隐微的不明了，难道思想还有不通达，知识还有不明白的吗？自安于天下太平，不再考虑慎重刑罚；自乐于欢乐之中，就忘记了命运的变化。祸与福是互相转化的，吉和凶是连在一起的，只在于个人招来，怎么可以不考虑呢？近来责罚较多，发怒逞威也渐渐厉害，有时是因为陈设的东西不充裕，有时是因为宫室营造不如意，有时是用的物品不称心，有时是臣下不听从命令，但都不是治国所急需的事情，实在怕是骄纵奢侈滋长起来了。由此可知“贵不和骄傲约定而骄傲自来，富不和奢侈约定而奢侈自至”，才不是空话哩。

【原文】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①]；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②]。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③]。"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④]，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⑤]，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⑥]，追禹、汤之罪己[⑦]，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⑧]，不自满以招损[⑨]。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⑩]，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⑪]。

【注释】

①动之也：指大肆聚敛、重赋、劳役、战争等等苛政。因而社会动荡、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②静之也：清静无为，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③伐柯：砍斧柄。语出《诗经·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其意为"砍斧柄，砍斧柄，这个法则在近旁。"

④靡丽：也作丽靡，奢侈、华丽。

⑤易进：苟进，侥幸进取以求利禄。

⑥尧舜之诽谤：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后来称谤木或诽谤木。

⑦禹汤之罪己：《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罪己，即归罪于自己，后世帝王遇有天灾人祸，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往往颁布"罪己诏"，表示自责。

⑧劳谦：勤谨谦虚。

⑨招损：招来损害。《书》："满招损。"

⑩千里斯应：千里之外响应。语出《周易·大传》："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则千里之外应之。"

⑪慎守：谨守圣王之道。《荀子·王霸》："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慎守即谨守。

【译文】

再说我们所取得的天下，实来自隋朝，隋朝灭亡的根源，圣明的陛下是看得清楚的。拿隋朝的库藏比我们今天的物资储备，用隋朝兵力比我们今天的军队，以隋朝的户口比今天我们的百姓，衡量强弱，比较大小，难道比得上吗？然而隋朝以富强而败亡，因为隋炀帝横征暴敛、徭役不止，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我们以贫穷而得到天下安宁，因为陛下清静无为，实行休养生息，使百姓安静。百姓安静，国家就安宁，百姓浮动，天下就大乱，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并不隐晦而难以看见，并不微小而难以观察。但很少有人走平坦易行的道路，大多随着翻车的轨道走去，为什么

呢？就在于安宁的时候不想着危险，太平的时候不想着混乱，存在的时候不想着败亡所造成的。过去隋朝未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在没有覆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覆亡。所以经常发动战争，徭役不止，到了将要受到杀身之辱时，竟然不知道自己覆亡的原因，岂不可悲吗！照形态的美丑，一定要走到静止的水边；借鉴国家的安危，定要拿被灭亡的国家做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作为鉴戒的事不远，就在夏代的朝廷上。"又说："砍斧柄呀砍斧柄，其法则就在你的旁边。"我希望现在的动和静，一定要想到隋朝的灭亡以作借鉴，那么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想到隋朝危险的原因，国家就平安了；想到隋朝混乱的原因，国家就治理了；想到隋朝灭亡的原因，国家就得以生存了。知道了存亡的原因在哪里，节制自己的嗜好和欲望而顺从众人，减少打猎的娱乐，停止营建奢侈华丽的宫室，停办不急需办的事情，谨慎偏听时的发怒。亲近忠诚善良的人，疏远花言巧语之辈，禁止听悦耳的邪说，喜欢反复规劝的忠言。离开苟且进取的人，不看重难于得到的财宝，采取尧舜的竖诽谤木，效法禹汤归罪于自己，爱惜人民的财产，顺从百姓的心意。就近从自身作起，宽恕接待别人，想着勤谨谦虚能得到益处，不要骄傲自满招来损害。有行动则天下万民拥护，说话千里之外响应，超过前代极高的道德，树立风格声望给后人。这是圣人的宏大规划，是帝王的伟大事业，能够完全作到这些，就在于谨守圣王之道罢了。

【原文】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1]。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溢动之也[2]。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诚哉斯言，不可以不

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3]。若能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4]，则尽善尽美，固以无得而称焉[5]。

太宗深嘉而纳用。

【注释】

①取：取得。这里意为实行，即照着先王之道去做。
②溢：疑"逸"之误。[明] 成化本作"逸"，可证。
③曩日：以往，从前，下文的"畴昔"，其意相同。
④恭俭：恭敬俭约。
⑤称：相当、匹敌。

【译文】

谨守圣王之道容易，实行圣王之道困难。既然能够实行困难的，怎么不能谨守容易的？如其守得不稳固，那是骄傲奢侈荒淫放纵动摇了它。要像开始时那样谨慎直到最后，能不这样尽力去做吗？《易经》上说："有道德的人，安逸时不忘记危险，太平时不忘记混乱，存在时不忘记灭亡，所以自身平安而国家又能保住。"这话说得真好，不应该不认真思考。我想陛下治好国家的愿望，比过去没有减少；听到过失就一定改正的作风，并不比过去差。如果利用现在天下太平的时机，厉行过去的恭敬俭约，那就尽善尽美，没有什么人能和陛下相匹敌了。

太宗认为很好而采纳了这些意见。

【原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1]。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

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巨恶[2]。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3]，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敝，罪入斯失[4]。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5]，庶可以肃清奸恶。”

【注释】

①十恶：中国封建王朝规定的不可赦免的十种重大罪名：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劾奏：向皇帝揭发罪行

②跖（zhí 直）：春秋时人民起义领袖，相传是善于讲究礼节的鲁国大夫柳下惠之弟，名跖（一作蹠），过去被蔑称为“盗跖”。

③陶染：熏陶感化。

④入：〔明〕成化本作“人”，可从。

⑤科罪：判刑。

【译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的长官贾崇因为下属有人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被御史向皇帝告发。太宗对侍臣说：“过去帝尧是大圣人，柳下惠是大贤人，但帝尧的儿子丹朱不成器，柳下惠的弟弟跖又罪大恶极。凭圣贤的训诲，父子兄弟的情谊，尚且不能薰陶感化使他们改变，去恶从善。现在派一名州的长官刺史去感化一州的人都走正路，怎能做得到呢。如果因为所管之地有人犯罪就被贬官降职，恐怕会一个接一个地把事情掩盖起来，真正的罪人就漏网了。各州有犯十恶不赦大罪的，不得牵连州的长官，只须命令州长官认真查访、判刑，也许可以肃清奸诈作恶的坏人。”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①]：“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②]，利在称职故也。朕问法官刑法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③]。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④]，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注释】

①孙伏伽：唐贝州武城（今河北南宫县东南）人。唐高祖时，多有规谏，颇受重视。太宗即位，赐爵乐安县男，亦以规谏著称于时。

②司存：执掌，职责。《晋书·桓冲传》：“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

③法网：刑法。

④达：显贵。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作铠甲的希望铠甲坚固，怕人受伤；作箭的希望箭锋利，怕射不伤人。为什么呢？因为各有职责，有利于他胜任本职工作的缘故。我询问法官判刑的轻重，往往都说刑法比过去的朝代宽大。我仍然顾虑办案的主官，以杀人为有利，危害他人而使自己显贵，用来沽名钓誉，今天忧虑的，正是在于此呢！应大力禁止，用刑务必宽大公平。”

论 赦 令 第 三 十 二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①。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②。'凡养稂莠者伤禾稼③，惠奸宄者贼良人④，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⑤。'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⑥，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已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注释】

①不轨：不遵守法度。

②喑哑：默不作声。

③稂莠（láng yǒu 郎友）：似禾的害草，引申比喻坏人。语出《诗经·小雅·大田》："既坚既好，不稂不莠。"一说，稂即稗子，莠即狗尾草。

④奸宄（guǐ 轨）：犯法作乱之人。

⑤文王句：语出《尚书·康诰》。《正义》疏："言当速用文王所作违教之罚，刑此乱五常者，无得赦。"

⑥周旋：周而复始，即反复。 陈元方：名纪，字元方，东汉末人，与弟谌，以德行博学闻名当时。

【译文】

贞观七年，太宗对侍臣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的人不会作恶，无知的人常触犯法令。凡宽宥赦免的恩典，只

给了不遵守法令的人。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好人就默不作声。'凡培养害草就伤害禾苗，施恩给犯法作乱的人就是伤害好人，过去'文王作违教之罚，对乱伦的人惩治不赦。'还有蜀国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反复读陈元方和郑康成二人的书，看他们阐述治国的办法很完备，不曾说到赦免。'所以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大赦几次，最终倾覆败亡。施小恩惠的人伤害大德，所以我自从有天下以来，绝不发布赦令。现在天下太平，礼义盛行，特别的恩典，到处不可计数。恐怕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顾触犯法令，不能改正过错。"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①，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细审，毋使互文②。"

【注释】

①出：宽宥罪过。

②互文：几种含义相同的条文。

【译文】

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扼要，不应该一罪有几种条文。规格形式多了，官吏不能都记下来，愈会发生欺诈违法之事，如想开脱罪恶就引用刑轻的条文，如想构成罪行就引用刑重的条文。多次改变法令，实在于治国之道没有好处，应该对法令仔细审定，不要有重复相通的条文。"

【原文】

贞观十一年，上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①]，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又《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②]。'且汉祖日不暇给[③]，萧何起于小吏[④]，制法之后，犹称画一[⑤]。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注释】

①涣汗其大号：语出《周易·涣卦》。疏曰："人遇险厄，惊怖而劳，则汗从体出，故以汗喻险厄也。九五处尊，履正在号令之中，能行号令以散险厄者也，故曰涣汗其大号也。"

②慎乃出令句：出令要慎重，令出必行，不得更改。语出《尚书·周官》。

③日不暇给：工作繁多，时间不够。语出《汉书·高帝纪》："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颜师古注："给，足也；日不暇给，言众事繁多，常汲汲也。"

④小吏：萧何在随刘邦起义前曾为沛县小吏。

⑤画一：整齐。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说："朝廷发布的命令、文告等格式，如不长久固定，人心就多迷惑不解，奸诈更加发生。《周易》上说'涣汗其大号'，是说发号施令，如像人体出汗，一经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另外，《尚书》上说：'出令要慎重，令出必行，不得更改。'再说汉高祖政事繁忙，时间不够用；丞相萧何又是小吏出身，

他们制定的法令，尚且称得上是整齐划一。现在应该详细地想想这个道理，不可轻率发出诏令，必须审查决定，作为永久的格式。”

【原文】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1]。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2]，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3]，冀蒙福祐。”后曰：“生死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4]，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也。”

【注释】

①危笃：病重到濒于死亡。

②瘳（chōu 抽）：病愈。

②度：佛教以使人离开尘俗出家为度。如剃发出家名剃度。

④异方之教：唐初，一些大臣，如傅奕等认为自羲、农到汉、魏，皆无佛法；佛法自西域传来。唐太宗虽然礼遇玄奘，但内心反对佛教。他在贬萧瑀手诏中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

【译文】

长孙皇后生病，日渐濒于死亡。皇太子向皇后禀告说：“医药都用尽了，现在您的贵体仍然没有恢复健康，我请求报告父皇赦免罪犯，并让人出家奉佛，希望得到神灵的保祐赐福。”皇后说：“生和死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干预的。如果做善事可以延寿，我从来不作恶事；如果做善事无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免罪犯是国家大事，而佛教本身，皇上往往指示只不过是保留一种从异域传来的宗教罢了，还时常顾虑成为治国大道的弊病，怎

么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混乱国家大法？不能依照你说的话去做啊。”

论贡献第三十三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①，则充庭实②。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③，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注释】

①当州：本州。

②庭实：朝天子时，将礼物或贡物陈列在中庭，称为庭实。

③邀射：追求。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朝集使说："根据土地生产情况确定贡赋，已记载在从前的典章制度上，要用本州生产的物品来献给朝廷。近来听说各州的都督、刺史追求名声，本地物产，有的嫌其不好，越境到外地去寻求，互相仿效，已成风气，很是劳烦。应改掉这种弊病，不得再像这样作。”

【原文】

林邑国以贞观中贡白鹦鹉[①]，性辩慧[②]，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③]。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注释】

①林邑国：即占城，也叫占婆。其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

②辩慧：很会讲话，很聪明。

③苦寒：痛苦。

【译文】

林邑国于贞观年间贡献一只白鹦鹉，会讲话，很聪明，特别善于对答，屡次有表示痛苦的话。太宗怜悯它，交给林邑国的使臣，嘱咐他把鹦鹉带回国放到树林中去。

【原文】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①]。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②]，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念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注释】

①疏勒、朱俱波、甘棠：都是西域古国名。疏勒故治在今新疆喀什市。朱俱波在葱岭之北，甘棠在大海南。《资治通鉴·唐纪十》胡三省注："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汉子合国也。甘棠在西海之南，昆仑人也。二国皆在西域。"

②日南：郡名，秦为象郡。汉后更名，属交州。其地在今越南中部。

【译文】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等国派使者进献土特产。太宗对群臣说："假使中国不安定，日南、西域这些地方的朝贡使，怎么可能来呢？我有什么德行当得起这种盛况啊！看到这种盛况反而感到危险惧怕。近代能够统一天下，开拓边境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秦始皇残暴酷虐，传到儿子就灭亡了。汉武帝骄纵奢侈，帝业差点灭绝。我手执兵器平定天下，远方的异族都相继来归服，亿万人民平安无事，自认为不差于秦皇汉武。可是想到这两位皇帝的晚年都自身难保，因此我常常为国家的危亡而感到惧怕，一点不敢松懈怠惰。只有依靠你们，坦率正直的规劝，用来改正错误，辅助我治好国家。如果只称赞好的，隐瞒坏的，大家都说奉承话，那么国家的危亡，很快就会来到。"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①。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②，九夷所不容③，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④，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之郜鼎⑤，桓公受之于大庙⑥，臧哀伯谏曰⑦：'君人者昭德塞违⑧，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⑨，其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洛邑⑩，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

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11]，纳弑君之朝贡，不以为愆，何所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注释】

①莫离支：高丽官名，相当于唐时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

②虐杀其主：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西部大人盖苏文杀其王高建武，立王弟之子高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把持国政。事见《旧唐书·东夷·高丽传》。

③九夷：古代中国对居住在东方的民族泛称东夷。《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疏：“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臾、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④吊伐：即吊民伐罪。抚慰人民，讨伐有罪之人。

⑤郜鼎：郜，古国名。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郜鼎即郜国所造的鼎器。《左传·桓公二年》宋华父督弑其君殇公与夷，以郜鼎贿赂桓公，遂相宋。

⑥大庙：周公之庙。周公为鲁之祖先，大庙后泛称祖庙。

⑦臧哀伯：即鲁国大夫臧孙达。

⑧昭德塞违：显扬道德，堵塞邪恶。

⑨象：效法。

⑩迁九鼎句：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奉为传国之宝。成汤灭夏，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灭商，又迁九鼎于洛邑。秦灭西周，取九鼎，其一沉于泗水，余八鼎后来下落不明。

⑪筐篚：竹器，方形为筐，圆形为篚。这里指贿赂的物品。

【译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要讨伐高丽，高丽的莫离支派人来贡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规劝说：“莫离支残酷地杀害了他的国君，是东方各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陛下拿这件事起兵，将要去抚慰

那里的百姓，讨伐杀君的罪人，为辽东的人民洗雪国君被杀的耻辱。古时候讨伐杀害国君的罪犯，决不接受他的贿赂。过去宋督杀了殇公，把郜国的大鼎赠送给鲁桓公，恒公收下放在大庙里。臧哀伯劝阻说：'作人君的人，要显扬道德，堵塞邪恶，现在不顾道德，树立邪恶，把人家贿赂的器物放在大庙里，百官跟着这样做，还能惩罚谁呢？周武王打败了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伯夷这样的义士还认为他不对，更何况把表明邪恶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里，后果会怎样呢？'《春秋》上的记载，是所有国君取法的准则，如果收受背叛国君的人的器物，接受杀害国君之人的朝贡，不作为过错，拿什么理由去讨伐高丽呢？我认为莫离支贡献的白金，自然不应当接受。”太宗听从了这个意见。

【原文】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①。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②。

【注释】

①贞观十九年句：据《旧唐书·东夷·高丽传》，高丽遣使来唐谢罪，并献二美女事在贞观二十年。

②却：推却、拒绝。

【译文】

贞观十九年，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盖苏文，派使臣来贡献两个美人。太宗对高丽的使臣说：“我可怜这两个女人离开了她们在本国的父母兄弟，如果爱她们的美丽而伤了她们的心，我是不接受的。”于是拒绝不受，将二女退还给本国。

禁末作附（三章）

【原文】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①，上令试，纶遣造傀儡戏具②。上语纶曰："所造巧匠③，将供国事，卿令先造此物，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邪？"乃诏削纶阶级，并禁断此戏。

【注释】

①工部：唐时工部掌官山泽、屯田、工匠等事。

②傀儡：即木偶戏。

③造：〔明〕成化本作"进"，可从。

【译文】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推荐的技术精巧的工匠杨思齐到了，太宗命令试一试他的技巧，段纶派他造木偶戏具。太宗对段纶说："推荐的巧匠，准备用于国家大事，你派他先造这些东西，这哪里是要各种行业的工匠互相规劝不造新奇玩物的意思呢？"于是下令减少段纶的俸禄等级，并禁绝木偶戏。

【原文】

贞观九年，上谓侍臣曰："为政之要，必须禁末作[①]。《传》曰：'雕琢刻镂伤农事，纂组文彩害女工。'圣人制法，莫不崇节俭，革奢侈。又帝王凡有兴造，亦须贵顺物情[②]。昔大禹凿九山[③]，通九江[④]，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共众所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复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不见可欲，使心不乱[⑤]'。至如镂雕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可立待也。自今王公已下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数十年间，风俗简朴，财帛富饶，无复饥寒之弊。

【注释】

①末作：工商业等。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农业之外，均看作末业。此指非当务之急的手工业制品。

②物情：民情、民心。

③九山：指九州的大山。其说不一。参见《论俭约》篇注。

④九江：指九州的大江。参见《论俭约》篇注。

⑤不作无益三句：参见《论俭约》篇注。

【译文】

贞观九年，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的首要之事，在于必须禁止那些非当务之急的手工制作。史书上说：'琢磨玉石，雕刻镂金，妨碍农事活动；编织彩色花纹的绦带，伤害女红。'圣人制定法度，没有不崇尚节俭，革除奢侈的。又帝王凡有兴建筑造，也

须重视顺从民心。古时夏禹开凿九座大山，疏通九条大江，使用的人力极为广大，而人民没有发出怨恨的声音，是人心所想做而他集中了百姓的心愿的原故。秦始皇经营建造宫室而百姓大多数都指责批评，是因为他曲从自己的私欲而不和百姓一致的原故。我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器材和木料都已齐备，遥想秦始皇的事情，就再不建造了。古人说：'不做没有好处的事，不谋求个人的私欲，使民心不受扰乱。'至于那些雕刻精巧的器具，珠玉作成的服饰玩物，如果任凭个人放纵奢侈，那么危亡可以很快到来。从今以后，王公以下凡是按官位俸禄不应穿着使用的，应该一概禁止。”从此几十年内，风俗简朴，钱财布帛丰富充足，不再有饥饿寒冷等祸害。

【原文】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①]，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②]，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③]，无容弃之遐裔[④]。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⑤]，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⑥]。

【注释】

①佐时：辅佐时政。

②胤绪：遗留的后代。　胤：后代。

③旌（jīng 精）表：立牌坊赐匾额加以表彰。《北史·隋炀帝纪》：“义夫节妇，旌表门闾。”

④遐裔：边远的地方。

⑤已：通“以”。

⑥矜宥：爱怜而宽宥。

【译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下令说："我在听朝后的空闲时间，读前代史书，每当看到前代贤人辅佐时政，忠臣为国牺牲，没有不想见到这些人，放下书本钦佩感叹！至于近代以来，时间过去并不太久，而这些人遗留下来的后代，有的应当还在，纵使不用立牌坊赐匾额来表彰，也不能抛弃不管，让他们住在边远的地方。那些周、隋两代名臣和忠贞节义者的子孙，如有在贞观以来犯罪发配流放的，应命令有关官署一一抄录上奏，使我知道。"于是这些人多数得到怜爱和宽宥。

辩兴亡第三十四

【原文】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远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1]，不期而会。周室虽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2]。平定虽同，人情则异[3]。"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注释】

①八百诸侯：商纣暴虐无道，天下众叛亲离。周武王领兵伐纣。传说天下八百余国的诸侯，自发来与武王会师孟津，共同讨伐纣王。

②蚕食：如蚕食桑叶，喻逐渐侵占。

③人情：人心，世情。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闲暇时对侍臣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时的混乱，而有了天下，秦始皇乘周朝的衰弱，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得到天下没有不同，帝业的长短为什么这样悬殊？"尚书右仆射萧瑀对答说："商纣暴虐，天下的人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来与周武王会师。周朝虽衰落，六国无罪，秦王专靠智谋和勇力，逐渐侵占各国。平定天下虽同，但人心世情却不一样。"太宗说："不对，周取代了殷以后，努力扩大仁义；秦国已经达到目的，但专行欺诈暴力，他们不但取得天下不同，而且也是保守江山不同。帝业的长短，道理就在这里吧？"

【原文】

贞观五年，上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①]。昔启人亡国来奔[②]，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③]，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当须子子孙孙不忘报德，才至夫脱[④]，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⑤]。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破亡[⑥]，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注释】

①影响：效验。语出《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惠，顺；迪，道。意思是说顺着道得到吉庆，逆着道得到灾祸。如影响随形，如响应声。

②启人句：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西北突厥族内乱，突利可汗战败，来长安归降隋朝。隋文帝厚待突利，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隋用兵力帮助启民可汗复国，使他成为东突厥的首领。 人：避唐太宗讳，当从"民"。

③营卫：用兵守卫。

④失脱：《旧唐书·突厥传》作"始毕"，可从。

⑤围炀帝于雁门：突厥启民可汗死，其子咄吉世接其位为始毕可汗。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巡行北塞，避暑汾阳宫。八月，始毕率兵入侵，谋袭炀帝，围于雁门。后诸郡援兵至，始毕方退走。事见《隋书·北狄·突厥传》及《隋书·炀帝纪》。

⑥《旧唐书·突厥传》"所"下有"屠戮，今颉利"五字，根据文意，可从。 屠戮句：隋末大乱，颉利兄弟不仅率兵深入隋境，而且支持割据势力，藉此坐收大利。 颉利：启民可汗少子。 颉利破亡：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始毕可汗死，其弟俟利弗设继位为处罗可汗。处罗可汗不久即去世，其弟咄苾即位为颉利可汗。颉利可汗嗣立后，连年入侵唐境。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国灭。

【译文】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上天的意志使善人得福恶人得祸，这事还是有效验的。过去突厥族的启民可汗亡国来投奔隋朝，隋文帝不惜粮食布帛，大量动用士兵守卫安置，才使他们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起来，应当子子孙孙不忘报答隋朝的恩德，才传到始毕可汗，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等到隋朝大乱，又仗势强大，深入隋朝境内，这就使过去安定建立他们国家的人，本身和子孙都被颉利兄弟杀害。现在颉利国破家亡，难道不是忘恩负义才落到这个下场吗？"群臣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贞观政要卷第九

议征伐第三十五

【原文】

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渭水便桥之北[①]，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②]，自张声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返命[③]。太宗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④]，汝则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畿县[⑤]，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⑥]。萧瑀、封德彝请礼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⑦]，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我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⑧]，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请盟而退[⑨]。

【注释】

①渭水：即渭河。在陕西省中部，源出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长安。

②觇：侦察、偷看。此指窥探虚实。

③返命：复命，回报。

④和亲：结成姻亲，建立睦邻关系。指汉族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

⑤畿县：封建时代京城所管辖的地区。突厥兵临渭水便桥北，距唐京仅四十里，所以太宗说："入我畿县。"

⑥请命：请求保全性命。

⑦内难：指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

⑧六军：六个军队编制单位。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中、下、上或中、左、右）。后来晋、吴等国曾扩至五军、六军。齐国以五旅为一军，一军一万人。以后历代沿用这个名称，人数多少不一。

⑨请盟：请求议和，订立盟约。

【译文】

武德九年冬天，突厥的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二十万军队到达渭河便桥的北面，派酋帅执矢思力来朝廷窥探虚实。执矢思力虚张声势说："两位可汗统领百万大军，现在已经到达了。"于是要求答复回报。太宗对他说："我与突厥曾当面议定和亲，你们违背了它，我没有什么惭愧的，你们凭什么率领大军侵入我国的京郊地区，自夸强盛？我应该先杀掉你！"思力害怕，请求保全性命。萧瑀、封德彝请求按礼节送回执矢思力。太宗说："不能这样做。现在如果放回他，突厥必然认为我害怕。"于是派人把执矢思力囚禁起来。太宗说："颉利听到我国最近有内乱，又听到我刚登上帝位，所以率领他们的军队直接来到这里，认为我不敢抵抗他们。我如果闭门自守，突厥必然放纵士兵大肆虏掠，强弱的形势变化，就在今天的一次决策。我要独自一人出面，以此表示轻视他们，并且显示我国的军容，让他们明白我们决心打仗。事情出于他们的意料之外，就会打乱他们原有的意图，制服匈奴，就在这一次行动了！"于是太宗单人独马前进，隔着渭河与颉利可汗谈

话，颉利一点也猜不透太宗的意图。不久唐军陆续到达，颉利看到唐军军容盛大，又知道执失思力已被拘押，因此很害怕，请求议和订立盟约后引兵退去。

【原文】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①]。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②]。秘书监魏徵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③]，岭表瘴疠[④]，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要破掠山县[⑤]，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⑥]。"太宗从之，岭表悉定。侍臣奏言："冯盎、谈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发一单使，今岭外恬然。"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⑦]，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乃赐徵绢五百匹。

【注释】

①岭表：即；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　高州：州名。南朝梁置州，隋初废。唐武德六年（623年）复置，辖境约今广东省茂名市、高州、电白等县地。贞观时州治在良德（今高州县东北）。　冯盎（？～公元646年）：字明达，高州良德人。隋末，击平五州獠，官汉阳太守，从炀帝伐辽东，任左武卫大将军。隋亡，自据岭南，唐朝建立后，献地投唐，唐高祖授盎上柱国、高

罗总管；后封耿国公。贞观五年，冯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 谈殿：人名，生平不详，隋亡时亦占据岭南一隅。

②蔺謩（mò 莫）：太宗时为将军，生卒不详。 江、岭：江南道、岭南道。贞观时全国十道中的两道。

③疮痍：同“创痍”，创伤。比喻战争后国家元气未复，民生凋敝。

④瘴疠：瘴即瘴气，旧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体。疠即瘟疫。

⑤山县：疑为“州县”之误。［明］成化本作“州县”，可证。

⑥阙庭：帝王居住的地方，借指朝廷。 阙：古代宫室等大型建筑入口处的一种建筑物，两两相对，中间“阙（缺）然为道”。后作宫门或皇宫的代称。

⑦怀之以德：用恩德笼络安抚他们。

【译文】

贞观初年，岭南各州奏报说高州酋帅冯盎、谈殿仗恃兵力反叛朝廷。太宗命令将军蔺謩征调江南道、岭南道几十个州的军队讨伐他们。秘书监魏徵规劝说：“中国刚安定，创伤没有复原，岭南瘴气弥漫，瘟疫流行，山险河深，行军路线太远，难以接继，疾病和瘟疫经常发生，如果不像意想的那样，后悔就来不及了。况且冯盎如果反叛，就必须趁中国还不安宁之时，交好接纳远处的人，分派军队阻断险要的地方，并且要攻破和掳掠州县，设置官署。为什么告发已经几年了，他的军队却不越出境界？这就是反叛的形势并没有形成，不必兴师动众。陛下既没有派使者到那里去观察，即使让他来朝廷陈述，恐怕也不能明白真象。现在如果派出使者，把朝廷的打算明白地告诉他们，不必动用大军，他们就会自己来归顺朝廷。”太宗采用了这个建议，岭南全部安定。侍臣上奏说：“冯盎、谈殿往年经常互相攻打，陛下派出一个单独的使者，现在岭南就这样平静。”太宗说：“当初，岭南道各州都极力说冯盎反叛朝廷，我必然想讨伐他。魏徵多次劝谏，认为只要用恩德安抚他，一定不用讨伐，冯盎就会自己来归顺。我采用了

他的计谋，就使得岭南平静无事。不经辛劳就安定了岭南，胜过十万人的军队。”于是赏赐给魏徵五百匹绢。

【原文】

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国蛮，表疏不顺①，请发兵讨击。”太宗曰：“兵者，凶器②，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③，未有不亡者也。符坚自恃兵强④，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⑤。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⑥，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

【注释】

①表疏不顺：奏章里的言辞不恭顺。贞观四年，林邑国向太宗献火珠，唐廷中有官员认为林邑国上的奏章中有不恭顺的言辞。

②凶器：古指兵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兵者，凶器也。”

③穷兵极武：使用全部兵力，极端好战。

④符：疑“苻”之眼误。

⑤一举而亡：指苻坚在淝水大败后被羌族首领姚苌所杀的事。

⑥克剪：能够灭掉。 剪：除去，消灭。

【译文】

贞观四年，有官员上奏说：“林邑国蛮人奏章中的言辞不恭顺，请派军队讨伐他们。”太宗说：“兵器是凶器，不得已才动用它。所

以汉代光武帝说：'每一次动用军队，不觉头发胡须都变白了。'自古以来凡用尽兵力极端好战的人，没有不灭亡的，苻坚自己倚仗兵力强大，一定要吞并晋王室，发动百万大军，一次战争就自取灭亡。隋炀帝也一定要夺取高丽，连年劳役，人民十分怨恨，最后终于死在一个平常人的手中。至于像颉利这样，往年多次来侵犯我国，他的部落在征战劳役中搞得精疲力尽，终于遭到灭亡。我现在见到这些，哪能动不动就调派军队呢？何况要经历山间的危险，那些地方瘴气弥漫，瘟疫流行，假如我的士兵染上瘟疫，即使消灭了这个蛮国，又有什么补益呢？几句不恭顺的话，不值得放在心上！"太宗终于没有讨伐林邑国。

【原文】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①。上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人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得无劳于人②？若劳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

【注释】

①康国：西域古国名，即汉康居之国。唐时为昭武诸国之一。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

②得无：莫非，岂不是。

【译文】

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归附。太宗对侍臣说："前代的帝王，大

有致力于扩展疆土，用来求得死后虚名的人，对自身没有好处，他的人民又很困苦。即使对自己有好处，对百姓有损害，我也一定不做这样的事，何况是追求虚名而损害百姓呢？康国既然来归顺朝廷，有急难的事不得不救助。但军队远行万里，岂不是太劳累人了？如果劳累人而求取虚名，这不是我想做的事。康国请求归附的事，不必接受。”

【原文】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①。及师次柳谷②，候骑云③：“高昌王麴文泰死④，克日将葬，国人咸集，以二千轻骑袭之，可尽得也。”薛万均、姜行本皆以为然⑤。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⑥，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⑦，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兵以平其国⑧。

【注释】

①侯君集（？～公元643年）：唐初大将，豳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从李世民征战有功，太宗即位后任他为左卫将军，兵部尚书等职，后参与太子承乾谋反，事发被杀。

②次：停留。指在旅行或行军途中。也指行军在一处停留三宿以上。柳谷：西域地名。在西州交河县（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北二百一十里。

③候骑：侦察骑兵。　候：伺望，侦察。

④麴文泰死：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唐军已临近碛口，忧惧发病而死。

⑤薛万均：唐初大将，高祖时封上柱国、永安郡公。贞观中，以击突厥、吐谷浑有功，官至左屯卫大将军，封潞国公。　姜行本：姜謩之子，贞观中任将作大匠，转官任左屯卫将军。高昌之役，任行军副总管。

⑥高昌骄慢：指高昌国王麴文泰阻绝西域商贾，攻打唐属国伊吾、焉耆，

以及朝贡脱略，言语无礼等事。

⑦墟墓：丘墓。即荒坟、坟墓。《礼记·檀弓》："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注："墟，毁灭无后之地。"

⑧平其国：贞观十四年，唐军临高昌城，麹文泰子智盛出城降。高昌至此而亡，唐以其地置西州。

【译文】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国。当部队停留在柳谷时，侦察骑兵报告："高昌王麹文泰死了，已定下日子将要埋葬，高昌国的人都汇集在一起，如果用两千轻装骑兵袭击他们，可以完全取得胜利。"薛万均、姜行本都认为可以这样做。侯君集说："天子因为高昌国王骄狂傲慢，让我奉行天意讨伐他们，如果在丘墓之间袭击他们的葬礼，不能称为武功，这不是问罪的军队干的事。"于是使部队暂不行动而等待着，待葬礼完毕，然后进军灭掉了高昌国。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代为寇乱，今延陁倔强[①]，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②]，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③]，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注释】

①延陁：部落名，即薛延陁。由薛部与延陁部合并而成。

②徒：役徒。指被罚服劳役的人。

③内政：由妻室主政。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北方外族世代入侵扰乱，现在延陁部强盛不顺服，必须趁早对他们进行处置。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只有两条对策：选派十万役徒，击破他们进而控制住他们，清除凶恶，百年之内将平安无事，这是一条计策。如果答应他们通婚的请求，与他们结成姻亲，我是百姓的父母，假如能够有利于百姓，难道舍不得一个女儿！北方外族的风俗，多是由妻室主政，又生了儿子，就是我的外孙，不会侵扰中国，绝对可以肯定。从这点来说，边境足可以三十年之内不出事。提出的这两条计策，哪一条较好？"司空房玄龄回答说："遭受隋代的大混乱之后，户口大半没有恢复，兵器凶恶、战争危险，是圣人所慎重对待的事。和亲的政策，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事！"。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扰搅之何如[①]？"房玄龄对曰："臣闻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②]。昔汉武帝屡伐匈奴[③]，隋后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注释】

①契丹：古族名，源于东胡。北魏以来，在今辽河上游一带游牧。贞观二十二年内属，唐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其首领为都督。 靺鞨：古族名，来源于肃慎。隋唐时，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日本海。自北朝至隋唐，常来朝贡。太宗平定刘黑闼之乱，有酋帅名突地稽者，率所部来助战，以战功封耆国公，后任右卫将军，赐姓李氏。

②止戈为武：此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认为，“武”字从“止”、从“戈”，平定暴乱，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

③屡伐匈奴：从汉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3～前119年）。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匈奴的战争。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谋杀了他的国主并独揽了高丽国的政权，确实令人不能容忍。现在国家的兵力打败他并不困难。但我不能立即动用军队，暂且命令契丹、靺鞨搅扰他行吗？”房玄龄回答说：“我听说古代各国，无不是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损害人少的。现在陛下抚养百姓，将士英勇精锐，兵力有余而不攻击他，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能平定暴乱，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伐匈奴，隋炀帝三次征讨高丽，人民贫困，国家破败，实在是由这些造成的，请陛下详细地考察。”太宗说：“好！”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①，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②，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③，南蛮失礼④，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唯陛下明略独

断[5]，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6]。然陛下神武英声[7]，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8]。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注释】

①莫离支：高丽朝武官名称，负责国防事务。　贼杀：杀害。

②兵机神算：形容用兵的智谋特别高明。

③北狄侵边：指东突厥在唐初多次侵犯唐境的事。

④南蛮：当为“西蕃”之误。　西蕃失礼：指唐初吐谷浑伏允可汗经常骚扰唐境事。

⑤明略独断：英明的策略，独特的决断。

⑥荧惑：迷惑，疑惑。

⑦神武英声：形容英明威武有杰出的声望。

⑧克捷：限期取胜。

【译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盖苏文杀害了高丽国的君主，又凶残地迫害高丽的大臣和百姓，主张要讨伐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用兵智谋神妙，谁也不能预测。过去在隋末的乱离中，陛下战胜了敌人，平息了祸乱。到北方外族侵犯边境，西边外族违背礼节，陛下想命令将领讨伐他们，各位大臣谁不苦苦地劝谏，由于陛下英明的策略和见解独特的决断，终于一齐讨平了这些异族。现在听说陛下将要讨伐高丽，臣下的心里都感到迷惑。然而陛下英明威武，声望杰出，周、隋两代的君主不能相比。大军如果渡过辽河，军事上必须限期取胜。万一不能获胜，无法以兵威显示远方，陛下必然更加发怒，再调动大军进攻。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安全与危险难以预测。”太宗认为他说得

对。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①："车驾若自往辽左②，皇太子又监国定州③，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或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为识者是之。

【注释】

①开府仪同三司：官名，仪同三司，谓同三公之仪制。隋以为散官，唐以为文散官。

②车驾：即"车"。皇帝外出时所乘坐的车子，因此也作为皇帝的代称。 辽左：辽东。泛指辽河以东地区，此指高丽。 左：我国古代地理上以东为左。

③定州：唐州名，属河北道。

【译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要亲自征讨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皇上如果亲自去辽东，皇太子又在定州监国，洛阳、长安两京城是府库所在的地方，虽有军队镇守，终归还是空虚。辽东路途遥远，恐怕发生杨玄感作乱之类的事变。而且征讨边远的小国家，用不着皇上亲自劳累。如果能够取胜，不足以称为武功，倘若不能取胜，恐怕被人讥笑。请把征讨高丽的事委派给优秀的将领，自然会按时摧毁消灭他们。"太宗虽然没有听从他的劝阻，但被有见识的人所肯定。

【原文】

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①，诏道宗与李勣为前锋。及济辽水②，克盖牟城③，逢贼兵大至，军中佥议欲深沟保险④，待太宗至。道宗曰："不可。贼赴急来远，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可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⑤，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⑥。"李勣大然其议，乃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勣勣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嘉赏劳。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其针，赐其御膳。

【注释】

①道宗：李道宗。唐初大臣，高祖李渊的堂侄，屡立战功，贞观十二年封江夏王。贞观十五年受朝延委任，送文成公主至吐蕃与松赞干布结婚。

②辽水：辽河。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大河。

③盖牟城：本汉西盖马县，后入高句丽。故址在今辽宁省营口市南郊盖县境内。

④佥议：都建议。　佥：都，皆。　深沟保险：挖深壕沟保住险要的地方。

⑤"昔耿弇"句：指耿弇讨平张步，平定王郎，镇压铜马、赤眉军等事。耿弇，东汉初大将，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刘秀即位，封他为建威大将军。

⑥清道：古代帝王或大官外出时，要清扫道路，驱逐行人。这里借指扫荡敌人。　舆驾：皇帝的车子，代指皇帝。

【译文】

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跟随太宗征伐高丽，太宗诏令道宗与

李勣为前锋。到渡过辽河攻克盖牟城时，遇到敌兵大量涌来，唐军中的人都建议要深挖壕沟，保守住险要的地方，等太宗到来。道宗建议说："不能这样做。敌军远道而来救急，士兵确实劳累困顿，只是倚仗人多轻视我军，一次战斗就可以打败他们。过去，东汉的耿弇不把敌人留给君王，我既然职责在前军，就应当清理道路等待皇上。"李勣很同意他的看法。于是道宗率领几百名骁勇的骑兵，直冲敌军阵地，横冲直撞。李勣趁势率兵夹击，大败敌军，太宗来到，大给奖赏犒劳。道宗在战阵上伤了脚，太宗亲自为他扎针，赐给他御膳。

【原文】

太宗《帝范》曰[①]："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邦国虽安，忘战则人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②]，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③]；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④]，卒成霸业；徐偃弃武[⑤]，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战，是谓弃之[⑥]。'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注释】

①《帝范》：书名，共四卷。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

②拟寇：揣度敌情以待敌人。

③威仪：即曲礼，指行事进退的仪式。

④勾践轼蛙：越王勾践（？～公元前465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在吴国受尽耻辱。释放回国后修德治兵，发誓报仇雪恨。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大举伐吴。他的坐车刚出京郊，在路上遇到一只大青蛙。青蛙目睁腹涨，似

有怒意。勾践很恭敬地扶轼（车箱前的横木，以供扶手）而起。左右的人问他 为什么对青蛙这样恭敬，勾践说："我看发怒的青蛙就想像冲锋陷阵的斗士，所以敬重它。"将士听见后都说"国王对发怒的青蛙都如此恭敬，我们受了几年的教训，难道还不如青蛙吗？"于是互相勉励，立下以死雪耻的志向。

⑤徐偃弃武：徐偃，西周时徐戎的首领，僭称偃王。周穆王命令楚国讨伐他，徐偃说："我依靠的是文德，不懂武备，所以落到这种地步。"后为楚所败，最终为吴国吞并。

⑥"以不"两句：大意是用平时不习武的百姓去作战，必然失败，等于是抛弃他们。语见《论语·子路》。

【译文】

太宗的《帝范》中说："武器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土地虽然广阔，好发动战争百姓就困苦；国家虽然安宁，忘记了战备百姓就会懈怠。百姓困苦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百姓懈怠不是揣度敌情以对付敌人的办法。兵器既不能全部废除，也不能经常使用。所以农闲时讲习武艺，学习行事进退的仪式；三年治理军队，辨别等级位次。因此，勾践在车上向青蛙致礼，激励士气，不忘雪耻，终于成就了称霸的大业；徐偃放弃武备，终于使国家灭亡。什么原因呢？因为越国学习了行事进退的仪式，而徐偃却忘记了国家的武备。孔子说：'用不习武的人民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所以懂得了弓箭的威力，用它来为国家谋利，这就是用兵的人的职责。"

【原文】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司空房玄龄寝疾增剧，而谓子曰："当今天下清谧①，咸得其宜，惟欲再讨高丽，方为国害。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乃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遂上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2]，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3]，无远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4]，陛下皆能制之。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5]，分典禁卫[6]，执戟行间[7]。其后延陁鸱张[8]，寻就夷灭[9]。铁勒慕义[10]，请置州县[11]。沙漠已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换于流沙[12]，吐浑首鼠于积石[13]，偏师薄伐[14]，俱从平荡[15]。高丽历代逋诛[16]，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杀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17]。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18]，掩崤陵之枯骨[19]，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注释】

①清谧：清静、安宁。

②戢：原指收藏兵器，引申作止息，禁止。

③覃：延及。

④不制者：不能控制的外邦。

⑤相次：相继，一个接一个。

⑥分典禁卫：分配主管宫禁的宿卫。　典：主管。　禁卫：宫禁的防卫或帝王的卫队。

⑦执戟：秦汉郎官有中郎、侍郎等，掌执戟侍从、宿卫诸殿门。此指在宫中值宿警卫。

⑧鸱张：嚣张、凶暴。　鸱：一种凶猛的鸟，即鹞鹰。这里指贞观十九年，薛延陁可汗拔灼趁太宗征高丽之机，出兵侵犯唐境事。

⑨夷灭：讨平、消灭。指贞观十九年，太宗派将军执失思力击薛延陁，拔灼为回纥所杀，余部窜于西域。贞观二十年发生内乱，为唐所破，国灭。

⑩铁勒慕义：指贞观二十年，江夏王道宗击败薛延陁部后，遣使招谕铁

勒诸部，铁勒诸部自愿归附唐朝事。　慕义：仰慕礼义。

⑪请置州县：请求设置州县。指贞观二十一年，唐置燕然都护府，统铁勒、回纥诸部各羁縻州府的事。

⑫叛换：同“畔援”。　跋扈：横行不法。　流沙：古代泛指我国西北沙漠地区。

⑬“吐浑”句：吐谷浑在积石关进退不定。指贞观八年吐谷浑伏允可汗侵犯唐梁州事。　首鼠：亦作“首施”，踌躇不决，进退不定。　积石：即积石关。在甘肃临夏县城西北，附近两山如削，黄河中流，形势险要。

⑭偏师：指全军的一部分，以别于主力部队。　薄伐：迫近，靠近讨伐。

⑮俱从平荡：指贞观八年唐朝打败吐谷浑和贞观十四年消灭高昌事。

⑯逋诛：逃避讨伐。

⑰辽碣：泛指渤海、辽东一带。　辽：辽东。　碣：碣石。山名，在河北昌黎县北。

⑱宿耻：旧有的耻辱。指隋代多次征伐高丽，遭到失败。

⑲“掩崤（yáo 尧）”句：掩埋阵亡将士的枯骨。　崤陵：即崤山。在河南省西部，秦岭东段支脉，分东、西两崤。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 627 年）夏，晋国和姜戎在崤山大败秦军。文公三年（公元前 624 年），秦伯攻晋，渡河烧船，进占王宫和郊地，晋军不出战，秦军在崤地掩埋阵亡将士，堆土树标，然后回师。这里借指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途中诏令掩埋征辽阵亡将士并自作文祭奠的事。

【译文】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要再次讨伐高丽。这时司空房玄龄的病情加重，他对儿子说：“现在天下和平安宁，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好，只有皇上想再次讨伐高丽，正是国家的大害。皇上含着怒意作出了决定，臣下没有一个敢冒犯威严劝阻。我知道它的害处而不说，可以说是含恨而死。”于是上奏章劝阻说：

我听说战争可恶在于不能停息，武功可贵在于能制止战争。现在皇上的教化施及的地方，不论多远都已达到。上古不愿臣服的，陛下都能使他们臣服；上古不能控制的，陛下都能控制他们。详细地观察古今，作为中国的祸害，没有超过突厥的。陛下仍能安

坐运筹神妙的计策，不用走出宫殿朝堂，就使大大小小的可汗，一个个相继归降。分配他们主管宫禁的宿卫，持戟于行伍之间。以后薛延陁部嚣张，不久就被讨平消灭。铁勒诸部仰慕礼义，请求在他们境内设置州县。沙漠以北，方圆万里没有战事。至于像高昌国在沙漠地区专横不法，吐谷浑在积石关进退不定，用一支部队就近讨伐，也全被扫荡讨平。高丽历代逃避诛讨，谁也不能讨伐打击。陛下谴责他叛逆作乱，杀害国主暴虐百姓，亲自统领大军，到辽、碣地区问罪。不到十天，就占领了辽东。前后俘虏捕获的人，以数十万计，分配到各州，没有哪里不满额。洗刷了过去的耻辱，掩埋了阵亡将士的枯骨，比较功劳，衡量德行，超过前代帝王万倍。这都是圣明的君王自己知道的事情，小臣怎么敢全部陈述。

【原文】

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①]，孝德彰于配天[②]。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③]；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④]。观风云气候[⑤]，视景而望书[⑥]，符应若神[⑦]，算无遗策[⑧]。擢将于行伍之间，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⑨]，弓贯六钧[⑩]。加以留情典坟，属意篇什[⑪]，笔迈钟、张[⑫]，词穷贾、马[⑬]。文锋既振，则宫徵自谐[⑭]；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⑮]。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网[⑯]。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愬斯绝[⑰]。好生之德，禁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⑱]。凫鹤荷稻粱之惠[⑲]，犬马蒙帷盖之恩[⑳]。降尊吮思摩之疮[㉑]，登堂临魏徵之柩[㉒]。哭战亡之卒[㉓]，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㉔]，则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㉕]，特

尽心于庶狱[29]。今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注释】

①仁风：仁慈的风范。

②配天：以德配于天，或指天子祭天而以先祖匹配。这里指祖先。 配：媲美，匹敌。

③指期：指明日期。此作估计解。

④决机：决定机宜，出谋画策。

⑤风云气候：这里指社会情况和局势的变化。

⑥望书：盼望驿骑送来的文书。

⑦符应：天降符命与人事相应。这里指太宗的每一道诏令都符合天意。

⑧算无遗策：算计没有失策。 遗策：失策，失计。

⑨箭穿七札：射箭能射穿七层铠甲叶。这里借春秋时养由基百步穿杨、箭透七札的典故来赞美太宗的武功。

⑩弓贯六钧：能拉满六钧的硬弓。这里借春秋时颜高能拉硬弓的典故来赞美太宗的武功。 钧：古代重量单位，春秋时以三十斤为一钧。

⑪篇什：《诗经》的“雅”、颂”以十篇为“什”，所以诗章又称“篇什”。

⑫笔迈钟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

⑬词穷贾马：辞赋可与贾谊、司马相如相比。 词：词章，这里指辞赋。

⑭宫徵：我国古代五音中两个音级。这里代指音调。

⑮“轻翰”二句：大意是灵巧的笔刚一挥舞，鲜花就竟相开放。形容太宗文思敏捷，辞藻和书法都很美。 翰：毛笔。 暂：初，开始。 葩：花。

⑯解吞舟之网：比喻法网宽大。 吞舟：《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后因之作大鱼的代称。

⑰“肤受”句：谗言的毁谤一律杜绝。 肤受：浮泛不实，指谗言。 愬：“诉”的异体字。进谗言，毁谤。

⑱“息鼓”句：禁止在肉肆中动刀宰杀牲畜。 鼓刀：动刀作声，指宰杀牲畜。

⑲“凫鹤”句：野鸭与鹤受到用稻粱喂养的恩惠。 凫：野鸭。

⑳“犬马”句：君王的犬马死后，可以享受用帷幔、车篷裹尸埋葬的恩惠。　帷盖：车子的帷幔和篷布。

㉑“降尊”句：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攻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射中，太宗亲自为他的伤口吮血。　吮：用口含吸，咂。

㉒”登堂”句：魏徵卒，太宗亲自到灵堂致祭，失声恸哭。　堂：灵堂。临：哭。　柩：装尸的棺材。

㉓哭战亡之卒：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至营州，诏令将征辽阵亡士卒的骸骨集于柳城东南。太宗命有司设太牢，并亲自作文祭奠，哭泣致哀。

㉔负填道之薪：贞观十九年，太宗渡辽。辽地多沼泽地，车马不能通行。太宗命长孙无忌带领万余人割柴草填道，水深之处以车为梁。太宗亲自捆柴草于马鞍头，帮助填道。

㉕黔黎：黔首黎民。平民百姓。

㉖庶狱：老百姓的官司。

【译文】

况且陛下仁慈的风范覆盖于四海，孝道和德行比先祖更显著。看到四邻外族将要灭亡，就估计到要几年的时间；授予将帅管辖指挥大权，而在万里之外决定机宜。观察局势的变化，望着日影移动而等候驿骑送来书信，符命相应如神明一样，算计没有失策。在士兵中提拔将领，在极平凡的人中间选拔官吏。远方小国的一个使节，见了一次就不会忘记；小臣的名字，没有再问第二次的。射箭可以射穿七层甲叶，拉弓可以拉满六钧的硬弓。加上寄情典籍，留意诗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辞赋赶上贾谊、司马相如。文词的锋芒已经显露，那么音调自然会和谐；灵巧的毛笔刚一挥动，鲜花就竞相开放。用仁慈安抚百姓，用礼节对待群臣。表扬极细微的好事，法网宽大。不顺耳的劝谏一定听取，谗言毁谤一律杜绝。爱护生灵的美德，禁止在江湖中设置障碍；厌恶砍杀的仁慈，停止在肉肆中动刀宰杀。鸭、鹤承受到稻粱喂养的恩惠，犬马享受到帷幔蓬布裹尸的恩典。降低尊贵的身分吮吸李思摩的箭伤，到灵堂哭魏徵的灵柩。为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痛哭，悲哀得感

动了六军；背负填铺道路的柴草，真情感动了天地。重视平民百姓的生命，对老百姓的官司特别尽心。现在我心中见识糊涂，怎么够得上议论皇上功德的深远，谈论天赐之德的高大呀！陛下兼有众多的美德，没有哪方面不具备。小臣深切地为陛下珍惜它重视它，爱护它宝贵它。

【原文】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①]。"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②]！"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是丧之理[③]，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谓此也。《老子》曰[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⑤]。"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⑥]。若必欲绝其种类，深恐兽穷则搏[⑦]。且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⑧]，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辖车而掩泣[⑨]，抱枯骨而摧心，足以变动阴阳[⑩]，感伤和气[⑪]，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⑫]，内为旧主雪怨[⑬]，外为新罗报仇[⑭]，岂非所存

者小，所损者大？

【注释】

①“知进”三句：这是《周易·文言传·乾卦第一》中解释乾卦的句子。意即居上位的人，三事备知，就不会有后悔的事。

②“知进退”三句：出处同上注。意即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又不失其正道的人就是圣人。

③是：疑“有”之误。[明]成化本作“有”，可证。

④《老子》：书名，亦称《道德经》、《老子五千文》。道家的主要经典，相传为春秋末老聃所著。

⑤“知足”二句：凡事能够知足，就不会遭受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语见《老子》第四十四章。

⑥阔略：宽缓简略。意即适当放宽政策。

⑦兽穷则搏：野兽被逼得无路可走就要反扑。借喻如对高丽逼得太紧，它就会拼死反抗。

⑧“必令”三句：贞观五年，太宗下令：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

⑨辖（wèi 卫）车：疑为“槥车”之误。《汉书·高帝纪》：“令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注：“槥，小棺也。”则槥车应为载运阵亡将士小棺的车子。

⑩阴阳：古代哲学中的两个对立范畴，以阴阳的交错变化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唯心论者则认为阴阳变化是天意的表现。

⑪感伤和气：动摇损伤天地间的融和之气。 感：通“撼”，动摇。

⑫坐烦：自己烦劳。

⑬旧主：指高丽王高建武。

⑭“外为”句：指贞观十七年，新罗国派使者上书说：“高丽、百济，累相攻袭，亡失数十城，两国连兵，意在灭臣社稷。谨遣陪臣，归命大国，乞偏师救助。”太宗遣相里玄奘带玺书赐高丽，警告它不得再与百济攻新罗。莫离支盖苏文不听，太宗遂亲伐高丽。

【译文】

《周易》上说：“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知道生存而不知道

灭亡，知道取得而不知道丧失。”又说：“知道前进后退生存灭亡，而又不失正道的人，这样的人是圣人吧！”根据这点来说，前进有后退的含义，生存有灭亡的契机，取得有丧失的道理。老臣替陛下惋惜的原因，说的就是这个。《老子》上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也可以满足了；扩大国土开辟疆域，也可以停止了。那个高丽国，是边远地方低贱的族类，不值得用仁义对待它，不可能用正常礼义来要求它。自古以来，把它当作鱼鳖来畜养，应该对它宽缓简略些，如果一定要灭绝它的种类，非常担心它会像野兽被逼得无路可走时那样拼死反扑。况且陛下每次判决死刑囚犯，一定要下命令反复多次上奏，吃素食，停止音乐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命重大，感动了陛下的仁慈之心。何况现在当兵的人没有一点过错，无故驱赶他们到战阵中，置之于锋利的刀刃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魂魄找不到归宿，让他们的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着载运棺材的车子掩面哭泣，怀抱枯骨而伤心，这样足以使阴阳发生异常变动，动摇和损伤天地间谐和之气，这实在是天下的冤屈和悲痛啊！而且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万不得已才使用它们。过去，假使高丽违背了作臣子的礼节，陛下诛灭它是可以的；它侵害扰乱百姓，陛下消灭它是可以的；它长期地会成为中国的祸患，陛下除掉它也是可以的。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即使每天杀掉一万人，也不必感到惭愧。现在没有这三条，自己烦劳中国，对内为它过去的国主洗刷怨恨，对外为新罗国报仇，难道不是所得的太小，损失的太大吗？

【原文】

伏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①]，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沛然之恩[②]，降宽大之诏，顺阳春以布泽[③]，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④]，自然华夷庆赖[⑤]，远

肃迩安⑥。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豫代结草之诚⑦。倘蒙录此哀鸣⑧，即臣死且不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注释】

①皇祖：古代皇室称其祖父叫皇祖。也泛指远祖。据说，唐高祖开国时，曾有晋州人吉善告诉他，在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嘱令转告唐天子，勿忘祖宗。高祖疑老父为老子，因此在羊角山立老子庙，尊老子为远祖，春秋致祭。

②沛然：很丰盛的样子。

③阳春：温暖的春天，比喻惠政。

④"焚凌"二句：贞观十八年至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以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 凌波：渡过波涛。 应募：应朝廷招募兵士的命令。

⑤华夷庆赖：各族人民都庆幸。 华：汉族的古称。 夷：古代称东方民族，亦泛指外族。

⑥远肃迩安：远邦恭敬，国内安宁。 肃：恭敬。 迩：近。

⑦结草：用春秋魏颗事，比喻受恩深重，虽死也要报答。魏颗不听其父魏武子临终时以嬖妾殉葬的遗命，将父妾嫁人。后在战阵上，魏颗见一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跌倒，遂被魏颗俘获。魏颗夜梦此老人，方知是该妾之父，为报答救女之恩。

⑧哀鸣：比喻人临终时说的善意的话。语本《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译文】

希望陛下遵守远祖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训诫，用以保持万代崇高的名声。广施盛大的恩惠，降下宽大的诏令，顺应温和的春光而布施恩泽，允许高丽改过自新。烧掉能越过波涛

的战船，停止应募的士卒，自然中外百姓庆幸，远邦恭敬，国内安宁。我是年老多病位在三公的闲职人物，早晚将死，悔恨的是竟没有一点灰尘和露水，来给大海和山岳稍微作点增补。谨竭尽残存的魂魄和剩余的气息，事先代替结草报恩的一点诚心。如蒙采纳我临终前的这几句话，即使我死了也将是不朽的。

太宗见到奏表，叹息说："这个人病危到这种地步，还能担忧我的国家。"虽然他的劝阻没有被采纳，但终归是好的献策。

【原文】

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①，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充容徐氏上疏谏曰②：

贞观以来，二十有余载，风调雨时，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帝守文之常主③，犹登刻玉之符④；齐恒公小国之庸君，尚涂泥金之⑤。望陛下推功损已⑥，让德不居⑦。亿兆倾心⑧，犹阙告成之礼⑨；云、亭伫谒⑩，未展升中之议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⑫，网罗千代者矣⑬。然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⑭。守保未备，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⑮；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⑯。

【注释】

①亟动：屡次行动。

②充容：唐宫女官名，九嫔之一。　徐氏：即太宗妃徐惠。少聪颖好学，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纳为才人，后升为充容。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去世。

③常主：一般的君主。

④登刻玉之符：用刻玉之符祭祀天地。指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四月汉武帝封泰山，禅肃然山之事。 登：古祭器，引申作祭祀，这里作封禅解。 刻玉之符，即玉牒，古代帝王封禅郊祀所用的文书。

⑤据《旧唐书》卷五十一《贤妃徐氏列传》“之”字下有“事”字，可从。涂泥金之事：指举行封禅大典。指齐桓公称霸后，于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会诸侯于葵丘，欲举行封禅大典的事。后被管仲谏止。 涂，通“图”。 泥金：指封禅用的石泥金绳（一说以水银和金为泥，见成化本戈直注）。

⑥已：为当“己”之误。 推功损己：推让功劳，自己谦退。 损：贬损，谦退。

⑦让德不居：礼让功德而不自己占有。 不居，不占有。

⑧亿兆倾心：百姓竭尽诚心。 亿兆：指民众。 倾心：一心向往，竭尽诚心。

⑨告成：事情已告完成。《通典》：“古者帝王之兴，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

⑩云亭伫谒：在云云山、亭亭山伫立谒告。云云山和亭亭山是泰山下的两座小山，为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时的祭祀之处。

⑪升中之仪：古代帝王祭天以告事业成功的仪式。《礼·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孙希旦《集解》：“名山，谓五岳也；中，成也；升中于天，谓巡守至于方岳之下，燔柴祭天，而以治功之成，升而告之也。”

⑫咀嚼百王：褒贬百代帝王的业绩。 咀嚼：品评，褒贬。

⑬网罗：原用以比喻束缚人的东西，这里意为囊括，盖过。

⑭良有以也：确实很有道理。

⑮难：畏惮。《易·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谓阴阳激荡而生雷雨，雷雨并作险象环生，令人畏惧。 难之：即把骄傲看作使人畏惧之事，防止它的产生。

⑯易之：变也，改变。《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易之：，即改变这种善始而难终的情况，善始善终。

【译文】

贞观二十二年，军队屡次行动，宫室交错兴建，百姓很辛劳疲困。充容徐氏上奏章规劝说：

贞观以来，二十多年了，风雨适时，收成极好，人民没有遭受水、旱的灾害，国家没有发生饥荒的灾难。过去，汉武帝是遵守成法的平常君主，还用刻玉之符举行封禅礼；齐桓公是位小国的普通君王，也还想会合诸侯行封禅大典。希望陛下推让功劳自己谦逊，礼让功德而不独占。民众一心向往，但陛下还缺少举行告成的礼仪。上古帝王有在云云山、亭亭山伫立谒告的先例，而陛下还没有举行祭天的仪式。这样的功德，完全能够褒贬百代帝王的业绩，盖过千代的英主了。然而古人有言："即使有福禄，也勿须高兴。"实在很有道理。坚守初志保持终结还未完备，即使是圣人先哲也极少能兼顾。这就可以明白，功业大的人容易骄傲，希望陛下惧怕它；开头很好的人很难坚持到底，希望陛下改变它善始善终。

【原文】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1]，东有辽海之军[2]，西有昆丘之役[3]。士马疲于甲胄[4]，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5]，去留怀死之痛[6]；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7]。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有运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习兵[8]，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9]，翻成覆败之业。岂非务功恃大[10]，弃德而轻邦国，图利而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11]，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12]，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仁[13]，矜恤弊乏[14]，减行役之烦[15]，增雨露之惠。

【注释】

①力役兼总：力役、战争同时进行。 力：力役，徭役形式之一。 役：兵役，指战争。

②辽海之军：指贞观十八年太宗讨伐高丽盖苏文事。

③昆丘之役：指贞观二十二年唐朝西征龟兹事。 昆丘：即昆仑山，此指新疆库车县一带。

④甲胄：古代将士用的铠甲和头盔。此指全副武装。

⑤戎：《旧唐书》卷五十一《贤妃徐氏列传》作“戍”，可从。 役戍：驻防边疆的士兵。

⑥《旧唐书》卷五十一《贤妃徐氏列传》，“死”字后有“生”字，可从。

⑦漂溺：漂泊淹没。

⑧黩武习兵：滥用武力，好战。

⑨奄有三方：指晋武帝代魏自立，并占据蜀、吴，统一全国。 奄：覆盖，包括。

⑩务：［明］成化本作“矜”，可从。 矜功恃大：自以为有功，自负强大。

⑪六合：天地四方。亦泛指天下。

⑫嗷嗷黎庶：饥饿哀号中的百姓。 嗷嗷：哀号声。

⑬布泽流仁：布施恩泽仁义。《旧唐书》卷五十一《贤妃徐氏列传》作“布泽流人”。

⑭矜恤弊乏：怜悯，周济穷困疲乏的人。

⑮行役：指因服军役或劳役在外奔波跋涉。

【译文】

私下见近年以来，徭役兵役同时进行，东方有征辽的军队，西边有征龟兹的战役。军士马匹被全副武装弄得很疲乏，撑船驾车的人在运转输送中也很困倦。而且召募驻防边疆的士兵，离开的、留下的都怀有死别生离的悲痛；因为风狂浪阻，人员和粮米都有漂泊沉没的危险。一个农夫努力耕作，每年没有几十石的收获；一

艘船受损坏，就倾覆数百石的粮米。这好比运有尽的农产品，去填补无穷的巨浪，贪图不能获得的别国的民众，丧失已经建设好了的自己的军队。即使铲除凶恶、讨伐残暴是国家常有的规矩；然而滥用武力发动战争，是先哲禁止做的事情。过去，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反而加快了秦朝基业的灭亡；晋武帝占有魏、蜀、吴三国，反而成了导致倾覆失败的坏事。难道不是因为自恃有功、自负强大，放弃了道德而看轻国家，贪图利益而忘了危害，尽情放纵私欲。竟使得久长的天地，虽然广阔也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饥饿哀号中的百姓，由于疲困而成了他们的祸害。这就可以明白，地域广阔并不是长久安全的策略，人民劳苦才是容易发生祸乱的根源。希望陛下布施恩泽仁义，怜悯、周济穷困疲乏的人，减少徭役跋涉的烦劳，增加如甘露般的恩惠。

【原文】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①。复借水②，非无构架之劳③；损之又损，颇有土力之费④。终以茅茨示约⑤，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⑥，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⑦，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⑧；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斯悦矣。

【注释】

①翠微、玉华：并为唐离宫名。翠微宫在终南山上，贞观二十一年四月建。玉华宫，在今陕西省宜君县。《元和郡县志》："玉华宫，在县（宜君县）北四里。"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建。

②复借水：《旧唐书》卷五十一，作"虽复因山藉水"，可从。　因山藉

水：意即凭借山水的自然之势。

③构架：建造宫宇。

④土力：疑作“工力”之误，［明］成化本作“工力”，可证。

⑤茅茨示约：用茅草盖房，以示俭朴节约。

⑥和雇：官府的雇佣劳动。由官府出资雇佣工匠、劳力等。

⑦金屋瑶台：这里指雕饰华丽、结构精巧的屋宇楼台。

⑧以逸逸人：用逸乐使人民得到休息。

【译文】

臣妾又听说治国的根本，可贵在无为而治。我私下认为土木建筑的事情，不可同时进行。北边的皇宫刚刚修建，南边又在营造翠微宫，还没有超过一季，玉华宫又开始创建。虽是凭借山水的形势，并不是没有建造屋宇的辛劳；工程减少再减少，也很有人工力役的浪费。最终用茅茨显示俭朴节约，还是有大兴木石的疲劳。假如由官府出资雇用工匠，总有些烦扰的弊病。所以宫室简陋饮食简单，是圣明君王的习惯；金玉装饰的殿宇楼台，是骄奢放纵的君王的靡丽之作。所以有道的君主，用逸乐使人民得到休息；昏庸无道的君主，用音乐来使自己得到享乐。希望陛下不违农时，合理而适当使用人力，那么人力就不会枯竭；使用他们而又能让他们休息，那么人民心中就愉快了。

【原文】

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斤斧；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切见服玩鲜靡①，如变化于自然；职贡珍奇②，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③，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④，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于俭，犹恐其奢；

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照未形⑤，智周无际⑥。穷奥秘于麟阁⑦，尽探赜于儒林⑧。千王理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亡衰乱之数⑨。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⑩，循环目围之内⑪，乃宸衷久察⑫，无假一二言焉。唯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著，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摧心⑬，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择今是以替前非。则鸿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泰⑭！

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注释】

①切：疑作“窃”，[明] 成化本作“窃”，可证。　鲜靡：鲜艳细腻。

②职贡：赋税贡献。

③季俗：末代衰微的世俗。

④玉杯：用玉作的杯子。纣王开始用象箸，箕子就说，他用象箸，以后一定要用犀玉杯。意即奢侈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

⑤明照：明亮照耀。意即能详细地考察。

⑥智周无际：智慧无穷无尽。　周：遍布。

⑦麟阁：即麒麟阁。汉代萧何建，在未央宫。汉宣帝时曾画霍光等十一位功臣像于阁中，以表彰他们的功绩。后多以麟阁或麒麟阁表示卓越的功勋和最高的荣誉。

⑧探赜（zé 责）：即探赜索隐。探究深奥的义理，搜索隐秘的事迹。《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大乎蓍龟”。　赜：幽深难见。　隐：隐秘难解。

⑨数：上天的定数、命运。

⑩心府：即心。这里指心胸。

⑪目围：目光能达到的范围。

⑫宸衷：帝王的内心。　宸：帝王居住的地方，引申作王位、帝王的代称。　衷：内心。

⑬摧：《旧唐书》卷五十一作“裁”，可从。　抑志裁心：按抑心志，裁

制心思。

⑭乾坤：《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指阴阳两种势力。阳性势力叫乾，乾之象为天；阴性势力叫坤，坤之象为地。《易传》认为，乾的作用在使万物发生，坤的作用使万物成长。后引申作天地、世界等。

【译文】

那些珍奇的玩物和技艺巧妙的东西，是亡国的斧子；珠宝玉器和锦绣，实在是迷人心性的毒药。我私下看见服用和玩赏的东西纤巧华丽，像是在自然中变化出来的；贡献的珍宝奇物，像神仙制造的一样。纵然在衰微的世俗中张扬华丽的东西，但实际上是败坏淳朴敦厚的风俗。由此可知，漆器并不是引起叛逆的方术，舜造了它而诸侯叛离；玉杯难道是招来灭亡的手段，纣用了它而国家灭亡。正在查考奢侈靡丽的根源，不能不遏止它们。在节俭上制定法令，还担忧他们奢侈；在奢侈上制定法令，又凭什么来约束后人？希望陛下详察不显著的事物，智慧遍及广阔的地方，在麟阁中研究深奥的秘密，在读书人中探究幽深难见的事迹。历代帝王治理与祸乱的踪迹，百代安危的经验教训，兴亡衰乱的命运，得失成败的关键，本来就包容在心胸之中，往复循环在目光达到的范围之内，这是陛下内心长久考察的结果，无须借助臣妾的一两句话来说明。只是了解这些并不困难，而实行这些却不容易。在功业显著时心志骄傲，在时势安定中放纵自己。希望陛下抑制心志，慎终如始，坚持当初的志向，改正轻微的过失用来增添高尚的道德，择取今天的正确用来代替昨天的错误。那么宏大的名声与日月一样无穷，盛大的事业同天地一样永存！

太宗很赞赏她的话，特别给以丰厚的赏赐。

议安边第三十六

【原文】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①]，准汉建武时[②]，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③]，令其部落得为捍蔽[④]，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⑤]，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为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⑥]，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⑦]，居我肘腋[⑧]，甫迩王畿[⑨]，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载[⑩]，有归我者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悯，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昔代有魏时胡落[⑪]，分居近郡，郭

钦、江统劝逐出塞外[12]，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13]，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14]，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从其义，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15]。

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16]，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17]，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18]，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19]，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20]。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四年，太宗与侍臣议安置突厥之事，中书令温彦博对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21]：“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

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㉒，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㉓，未之从也。

【注释】

①河南：这里泛指古代“九州”中的兖、豫两州，约今河南、山东、湖北部分地区。

②建武：汉光武帝年号（公元25～56年）。 淮：疑为准，形近而误。

③五原：郡名。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治所在九原（今包头市西北）。东汉初匈奴南单于分部众屯此，末年废。

④令：当为“全”之误。 捍蔽：坚实的屏障。

⑤河北：指黄河以北之地。

⑥河南：古地区名。此指今内蒙古河套一带。

⑦滋息：孳生繁育。

⑧肘腋：比喻切近的地方。

⑨甫迩：过于靠近，太靠近。

⑩天覆地载：像天覆盖万物，地承受万物一样。比喻帝王的恩泽深厚。

⑪昔：为“晋”之误。

⑫郭钦：西晋西河人，晋武帝太康时为侍御使。曾劝武帝将外族逐出塞外，武帝不从。 江统：西晋陈留（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北）人。晋武帝时关、陇羌、氐族人民反抗西晋统治，他“深惟四夷乱华”，乃作《徙戎论》，建议将内迁各族遣返回故地，与中国隔绝。武帝不予采纳。

⑬遂倾瀍、洛：此指刘曜攻陷长安、洛阳，匈奴贵族建立的汉国（前赵）推翻西晋之事。瀍，瀍河；洛，洛河。两河均在今河南省。

⑭余魂：剩余下来的人。

⑮幽州：州名。唐时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及所辖通县、房山、大兴，天津，武清，河北永清、安次等县地。 灵州：州名。唐时辖境相当于今宁夏中卫、中宁以北地区。为朔方节度使治所。

⑯阿史那结社率：或作阿史那结社尔（见《旧唐书·太宗本纪》），突利可汗之弟，贞观四年入朝，任中郎将。

⑰御营：皇帝住的营帐。此指太宗在九成宫的住宿处。

⑱不直突厥：不信任突厥。

⑲建牙：古时出征建立军旗。后亦泛指武将出外镇守地方。 定襄：即指隋定襄郡（云州）。贞观十四年置云州，治所在定襄（今山西大同市）。

⑳李思摩：颉利族人，与颉利可汗同时被俘。太宗令其统率颉利旧部落于河南之地，封怀化郡王。后曾随太宗征辽东。

㉑杜楚客：唐臣。杜如晦弟，贞观四年任给事中，历任蒲州刺史、魏王府长史、工部尚书等职。后因助魏王泰谋夺储君之位，被废于家。

㉒存亡继绝：恢复灭亡的，延继断绝的。

㉓方务怀柔：正在致力于怀柔政策。 怀柔：用政治手段笼络其它的族或国，使之归附。

【译文】

贞观四年，李靖攻打突厥颉利可汗，打败了他，突厥部落有很多来归降的。太宗诏令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在河南一带安置他们。依照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的事例，安置投降的匈奴在五原塞之下，保全他们的部落，成为坚实的屏障，又不改变他们的习俗，借此安抚他们，一则充实了空虚的地方，二则表示没有猜疑之心。所以这是包含养育的办法。”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秘书监魏徵说：“匈奴从古自今，没有像这样的衰败，这是上天要剿灭他们，也是由于王室的神算英武。而且他们世代侵犯中国，与中国百姓有冤仇。陛下因为他们投降，不能诛灭他们，应该立即派遣他们回到河北地区，居住在他们的故土上。匈奴是人面兽心，不是我们的同族，强大时必然入侵劫掠，衰弱时就俯首顺服，不顾恩德信义这是他们的天性。秦、汉两代就是这样受他们的祸害，所以不时派出猛将攻击他们，收取他们的河南一带设置郡县，陛下怎么拿内地给他们居住呢？而且现在投降的突厥人几乎达到十万，几年以后，滋生繁育超出几倍，居住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过于靠近都城，这就像隐藏在要害部位的疾病，今后必然成为祸患。尤其不能把他们安置在河南地方。”温彦博说：“天子对待万物，就像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万物一样，有归

附我们的必然要收养他们。现在突厥被打败，剩下的民众来归附，陛下不加以怜悯，抛弃他们而不接纳，这不是天地间的正道。阻绝了外族的诚意，我的意见认为不行，应该在河南地方安置他们。这就是常说的，将要死的让他生存下去，将灭亡的让他存在下去。他们感激我们的大恩，永不会叛逆。”魏徵说：“晋代有魏国遗留下来的异族部落，分散居住在与晋都附近的州郡，郭钦、江统建议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采用他们的建议，几年以后，他们就攻陷了洛阳、长安。前代有翻倒的车子，亡国的鉴诫并不太远。陛下一定要采用温彦博的建议，遣送他们居住在河南地方，这就是所说的畜养野兽给自己留下后患。”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的主张，没有什么事不通达。突厥剩余下来的民众，把性命交给我们，收容他们居住在内地，用礼法教育他们，选出他们的首领，派他们在宫禁中值宿警卫，他们畏惧皇家的威力，感念恩德，有什么祸患呢？而且光武帝让河南单于的部众居住在内地州郡，作为东汉的屏障辅翼，经历了整整一代，并没有叛逆。”太宗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办法，东自幽州西至灵州，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用来安置突厥部落，突厥人居住在长安的将近一万家。

贞观十二年，太宗驾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中勾结他的部众，支持突利的儿子贺罗鹘在晚上突袭皇帝住宿处，事情失败，都被逮捕杀头。太宗从此认为突厥不可靠，后悔在中国安置他们的部众，于是遣送他们的旧部到黄河以北的地区，让他们镇守原来的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统率他们。太宗借这件事对侍臣说：“中国的百姓，确实是天下的根本，外族民众，就同枝叶一样，损伤根本来厚实枝叶，而求平安无事，没有这样的事。当初，不采纳魏徵的建议，感到劳扰破费一天比一天厉害，几乎失去了长治久安的方略。”

贞观四年，太宗同侍臣们讨论安置突厥部落的事情，中书令温彦博回答说：“隋文帝兴师动众，浪费府库的财物，为突厥树立可汗，让他们恢复自己的国家。后来突厥不顾恩义不守信用，在

雁门围困隋炀帝。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从他们的意愿，河南、河北两地，任随他们居住，各部落都有酋长，相互之间不统属，势力分散，怎么能成为祸害呢？”给事中杜楚客陈述说：“北方的异族是人面兽心，很难用恩德安抚，容易用威力降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分散安置在河南地方，太靠近中原地区，时间一久必然成为祸患。至于像雁门的那次战役，虽然是突厥背弃恩义，但也由于隋炀帝昏暴，中国因此大乱，哪能说是恢复了灭亡的国家而招致这次灾祸呢？异族不能扰乱中华，这是前代圣哲的明白训示，恢复灭亡的延续断绝的，是各位圣明君王的一般准则。臣顾虑做事不效法古代，很难得以长久。”太宗嘉奖他的建议。当时正在致力于怀柔政策，就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原文】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①]，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②]，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③]。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④]，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⑤]。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⑥]，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自《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⑦]。’自陛下君临区宇[⑧]，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⑨]，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⑩]，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

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11]，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七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三十载而绝灭。汉文帝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12]，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13]，兼统鄯善[14]。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15]，民非夏人，地多沙卤[16]。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17]，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18]，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19]。

【注释】

①将军：唐官名。唐代十六卫、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等军，均于大将军之下设将军之官，为武散官。

②拓拔：即党项羌首领之一拓拔赤辞。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后，党项羌诸姓酋长相继率部落内属于唐，请同编户。太宗于其地置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惟拓拔赤辞不至。后因宗党多归附于唐，遂率众内属。唐任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职贡不绝。

③相望于道：使者往来频繁之意。　道：道路。

④凉州：古行政区划名。唐时属河西道，辖境在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

⑤绥远：安抚远邦。

⑥附：[明] 成化本作“叶”，可从。

⑦“戎狄”四句：戎狄好比豺狼，是不能满足的；中原各国互相亲昵，是不能抛弃的。这是过去封建统治阶级对四邻各族的诬蔑。 厌：满足。 诸夏：中原各国。语本《左传·闵公元年》。

⑧区宇：疆土领域。

⑨提封：或作堤封。指诸侯或宗室的封地。亦指国内、四境之内。

⑩河西：古地区名。唐时指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

⑪荒服：古代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分侯、甸、绥、要、荒五服。距王畿二千至二千五百里的地方称荒服，是五服中最远的地方。

⑫轮台：古地名。在今新疆轮台东南。本轮台国，汉武帝时为汉军所灭，置使者校尉，屯田于此。汉武帝晚年悔征战，因轮台屯田事而颁罪己诏，检讨自己连年对外用兵的过失，主张停止对外用兵，改良苛暴等。

⑬伊吾：即伊吾卢，古地名，为西域门户。隋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置郡，治所在今新疆哈密。隋末，其地并入西突厥。贞观四年，伊吾国内属于唐，唐以其地置伊州。

⑭鄯善：古西域国名，本名楼兰。王城名扜泥城（在今新疆若羌县治卡克里克），隋大业五年设郡。

⑮藩碛：沙漠。《旧唐书·李大亮传》作“蕃碛”。

⑯沙卤：多砂石的盐碱地。

⑰附庸：即内附、内属之意。

⑱俘：通“浮”。飘泊，流浪。

⑲《旧唐书·李大亮传》作“太宗纳其奏”。

【译文】

自从突厥颉利被打败后，各部落首领来投降的，都授予将军、中郎将的官职，安置在朝廷中，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大约占朝中官员的一半。唯有拓拔赤辞不来归附，太宗又派遣使者招抚他，使者在大道上往来不断。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对国事没有好处，只是白白浪费中国的财物，上奏章说：“我听说要安抚远邦必须首先安定近处。中国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外族的民众好

比是枝叶。损害根本来厚实枝叶，而求得平安无事，这是没有的事。自古以来，贤明的帝王，用信义教化中国百姓，用权势驾驭外族民众，所以《春秋》上说：'戎狄好比豺狼，不能够满足它的欲望；中原诸国十分亲密，不可以抛弃。'自从陛下统治中国，坚固国家的根本，人民安乐，武力强大，全国殷实富足，外族自然归服。现在招抚突厥，虽然他们进入境内，我稍微觉得过于劳扰破费，没有领悟到这样作的好处。然而河西地区的百姓，镇守防御属国外邦，各州县都很荒凉，人口极少，加上由于隋末的战乱，消耗过多。突厥没有讨平之前，还不能安心生产；匈奴微弱以来，才开始恢复农业。如果立即摊派劳役，恐怕造成妨碍损伤。以我的想法，请停止招抚。而且称为荒服的外邦，即使称臣降伏也不要接纳他们。因此，周王室爱护人民排斥外族，竟延续了七百年的岁月。秦始皇轻率发动战争北却胡人，三十年就绝宗灭国。汉文帝养育军队安静防守，天下安定富足；汉武帝显扬威力经略远方，国内空虚损耗，虽晚年在"轮台罪己诏书"中后悔连年对外用兵，但追悔已经来不及了。到了隋代，很早就夺取了伊吾，又兼统治鄯善。取得这些地方以后，辛劳耗费一天比一天厉害，虚耗国内财物运往外地，终究只有损害而没有好处。远的追溯秦、汉时代，近的观察隋朝，动静安危的情况，都很清楚具体了。伊吾虽然已经称臣归附，但远在沙漠之外，人民不是中原人，土地多是砂石盐碱地。那些起来自称属国内附的人，请笼络他们，收容他们，让他们定居在塞外，必然畏惧皇家威力感怀恩德，永远作为属国。这是施行名义上的恩惠而收取实在的利益。近来突厥人口大量流入我国，既不能让他们在江、淮水乡地区居住，以改变他们的风俗，就在内地安置他们，距离京城不远，虽然是宽大仁慈的义举，但也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我常见到一个人初次来归降，就赏赐五匹布帛和一件袍子，酋长们全授予大官，俸禄优厚地位尊贵，必然要造成许多浪费。用中国的租税贡赋，供奉作恶多端的凶恶敌人，他们人数增多，不是中国的好事啊。"太宗不采

纳。

【原文】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国为州县。魏徵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1]，加之不礼大国诏使[2]，王诛载加[3]。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4]。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5]，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6]，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7]，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返[8]；始皇远塞，中国分离[9]。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10]，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11]，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12]。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13]，夏风如焚，行人去者遇之多死。

《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14]，酒泉烽起[15]，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16]。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今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靡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17]。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吐浑遗萌[18]，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徵给首领[19]，遣还本国。负载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注释】

①商胡：即“商胡贩客”，经商的胡人。《后汉书·西域传》：“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遏绝：阻止、断绝。当时西域各国来唐朝贡，皆途经高昌，高昌王文泰拘留为难来唐朝贡的人。

②不礼：无礼，不守礼法。指贞观十三年太宗接到焉耆王的报告后，派虞部郎中李道裕到高昌国了解高昌联合西突厥攻击焉耆国，以及高昌王对唐使傲慢无礼等事（见《旧唐书·西戎传》）。

③载加：一再增加。

④陇右：唐贞观十道之一。治所在鄯州（今青海乐都）。辖境相当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

⑤西州：州名。贞观十四年灭麴氏高昌以其地置。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辖境相当今吐鲁番盆地一带。同年设安西都护府于此。

⑥安西都护府：唐六都护府之一，统辖安西四镇。 都护府：官署名。管理辖境内的边防、行政及各族事务。

⑦创制：创立规章制度，意即创业。

⑧“是以”二句：周宣王姬靖，即位以后重整军旅，征伐猃狁，逐出太原（今山西西南部）而止，不穷追。 薄伐：征伐。 薄：发语词。

⑨“始皇”二句：秦始皇筑长城防匈奴，到头来政权还是分崩离析。 远塞，在边远地方设立关防。

⑩鲸鲵：即鲸。比喻凶恶的人。古人把雄性鲸称为“鲸”，雌性鲸称为“鲵”。句中指敌人盘据的土地。

⑪飞刍挽粟：快速运送军用粮草。 刍：饲料。

⑫机杼：指织布机。句中指代布帛。

⑬冰冽：像冰一样寒冷。 冽：冷。

⑭张掖：郡名。在今甘肃省，为通往西域及漠北道路的要冲。

⑮酒泉：郡名。在今甘肃省。 烽起：指烽烟升起。

⑯星驰电击：似流星奔驰，如电光闪击。形容极其迅速。

⑰西海：郡名。隋时治所在古伏俟城（今青海省青海湖以西），辖境约当青海湖附近一带。

⑱遗萌：遗民，亡国之民。 萌：通“氓”，民。《旧唐书·褚遂良传》作“遗甿”。

⑲微：当为“徵”之误。 征给：征聘配给。 征：召聘，旧指朝廷以礼召聘有学行的人出任官职。

【译文】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国之后，太宗想把高昌国划为州县。魏徵说：“陛下刚开始统治天下时，高昌国王首先来朝拜。从那以后，多次有做生意的胡人来说高昌国王阻止西域来唐朝贡的人，加上高昌王对大国使节无礼，皇上对他们的讨伐一再增加。如果罪过只追究麴文泰一人，这也就行了。不如借机安抚高昌国的人民而立高昌王的后代为王，这就是讨伐有罪的统治者，慰问受难的人民，威力恩德遍及边远的外邦，这是治国的良策。现在如果认为他们的国土有利而在那里设置州县，经常必须有一千多人去镇守，几年更换一次。每次来往交换，死亡的会有十分之三四。命令他们准备衣物钱财，离别亲戚，十年以后，陇右地区就空虚。陛下最终没有得到高昌国的一撮谷一尺布来资助中国。这就叫分散有用的资财去治理无用的地方，我看不出它可行的道

理。”太宗不采纳，终于在高昌国境内设置西州，还在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每年调遣一千多人防守这个地区。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行，上奏章说：“我听说古代明智的君主统治天下，聪明的帝王创建基业，必定以华夏为先而以外族为后，广施恩德教化，不去治理遥远的荒服之地。因此，周宣王征伐獫狁，追到边境就返回；秦始皇远筑长城设关防，结果中原分崩离析。陛下诛灭了高昌国，威力及于西域，收了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的军队刚出发的年头，就是河西地区供给赋役的年份。由于急速运送军用粮草，人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几个州郡变得萧条荒凉，五年之内也不能恢复。陛下每年派遣一千多人在遥远的地方驻防，他们整年离别亲人，在万里之外渴望返回家园。离去的人的路费行装，要自己筹办，既卖粮食，又卖掉布帛。在途中死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加上又遣送犯罪的人去增强那里的驻防力量，遣送的囚犯中又有逃跑的，官府追捕捉拿，为国家横生事端。高昌国的道路，沙漠千里，冬天的风像冰一样寒冷，夏天的风像火烧一样炙热，行路的人去到那里遇到这种情况多数只有一死。《易经》说：‘平安时不要忘了危险，太平时不要忘了祸乱’。假设张掖郡有战事，烟尘飞扬，酒泉郡的烽烟升起，陛下岂能得到高昌供给一人的粮米而结束战事呢？终归必须调发陇右各州的军队，极其迅速地攻击敌人。由此说来，这河西地方现在正是自己的心腹，那高昌国就如别人的手足，怎么浪费中国的财物，去治理无用的土地呢？陛下在沙漠塞外平定颉利，在西海地方灭掉吐谷浑。对突厥剩余的部落，为他们树立可汗；对吐谷浑的亡国之民，又为他们树立君长。再为高昌树立国君，并不是没有先例。这就是有罪就讨伐它，既然降服了就让它生存下去。应该选择高昌国中可以树立的人，征召他们，让他们担任首领，派遣他们回到本国。既承受大恩，高昌就将长久地成为中国的屏障辅翼。中国不受侵扰，既富裕又安宁，盛业传给子孙而留给后代。”奏章呈上去，太宗不予采纳。

【原文】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①，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②。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注释】

①"昔汉"二句：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亲率大军迎击匈奴，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东面的白登山七日，后来陈平用计解围。 平城：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娄敬：即刘敬，汉初齐人，本为戍卒，献定都关中之策，后封关内侯。刘邦在白登被匈奴打败后，他提出"和亲"政策，被刘邦采纳。

②"袁绍"二句：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被曹操大败于官渡，退至黎阳。这时有人对田丰说："你必定要受到重用。"田丰说："现在袁绍战败而归，内心的怨恨正要发泄，我可能活不成了。"袁绍对逢纪说："田丰战前曾劝过我，我不听，很惭愧。"逢纪说："田丰听说你败退，鼓掌大笑，高兴他的预言说中了。"于是袁绍杀掉了田丰。 袁绍（？—公元202年），东汉末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字本初。董卓进京独专朝政，他号召起兵讨卓，后在与各地方势力的混战中，成为兵多地广的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后不久，病死。 官渡：古地名，在今河南省中牟东北，临古官渡水。

【译文】

到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警急情况，虽然不至于造成危害，然而怎么能不忧虑呢？

以往初平高昌时，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麴文泰的子弟为国君，让高昌依旧成为一个国家，我竟没有采用他们的计策，现在才自悔自责。过去汉高祖遭受平城之围后封赏娄敬，袁绍在官渡战败后诛杀田丰。我经常以这两件事作为鉴诫，难道能够忘记劝谏过我的人吗？”

贞观政要卷第十

论行幸第三十七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京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①]，乃至并州、涿郡[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旁。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已有[③]。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戒。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无有怨叛而已。"

【注释】

①相望道次：这里形容离宫别馆极多，相距不远，顺道路依次排列分布。

②并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隋代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唐代辖境相当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 涿(zhuō 捉）郡：郡名。隋大业初改幽州置，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南）。辖境约今北京市通县、昌平西南，河北霸县和天津市以北，涿县、涿鹿以东地区。炀帝时开永济渠，南达于河，北通至此。

③已：当为"己"之误。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隋炀帝大规模营造宫室，以供他纵情出游，从长安到洛阳，离宫别馆，顺着道路依次排列，就是到并州、涿郡，也没有一处不是这样。驰道都有几百步宽，道路两边种树来修饰。百姓的人力、物力不能承受，共同聚集起来去作盗贼。到了隋朝末年，一尺土一个人，已不再属于隋炀帝所有了。由此看来，多修宫室，爱好出游，到底有什么好处？这都是我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用它来深切地警惕自己。所以我不敢轻易使用人力，只想让老百姓得到安宁，没有怨恨，不发生叛逆的事而已。"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苑台沼是炀帝所为①，驱役生人，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人为虑。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②？''大东小东，杼轴其空③。'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④，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亡，理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⑤，使万代永赖矣。"

【注释】

①沼：小池。一说圆形的叫池，曲形的叫沼。

②“何草”二句：什么草不枯黄？什么日子不奔忙？见《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原诗是讽刺周幽王用兵不息，军旅自岁始草生而出，至岁晚百草枯黄，仍不得归，人民劳苦已极。

③”大东”二句：东方远近各国中，织布机上搜括空。见《诗经·小雅·大东》。大东小东，一说东方大小各国，一说犹言近东远东诸侯之国。 杼轴：代指织布机，引申为纺织品。孔颖达疏云：“时东方之国偏于赋役而损伤于民财。”文中借指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榨取。

④裴蕴：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炀帝时任民部侍郎，后任御使大夫，参掌机密。他迎合炀帝，锻炼刑狱，顺意轻重；又招引奸滑之徒，共为朋党。后在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时被杀。

⑤弘道移风：发扬光大正道，改变社会风气。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驾临洛阳宫，在积翠池里乘舟游玩。他回头对侍臣说：“这些宫、苑、台、沼都是隋炀帝建造的，他驱策役使人民，尽量建造这些雕饰华丽的东西，但又不能守住这样一座都城，为百姓作想。他喜好不停地出游，人民不能忍受劳役和摊派。古代诗人说：‘什么草不枯黄，什么日子不奔忙？’‘东方远近各国中，布帛都被搜括空。’说的正是这种情况，终于使天下的人生怨叛乱，自己死了国家也灭亡了，现在他的宫室苑囿全都属于我所有了。隋朝彻底败亡，难道仅是君主没有道义，也是由于辅佐大臣不贤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帮人，占据高的官位，享受优厚的薪水，受帝王的委任，但只会花言巧语，巴结逢迎，蒙蔽阻塞帝王的视听，想要他们的国家不出现危亡，不可能有这样的道理。”司空长孙无忌上奏说：“隋朝灭亡的原因，就他们的君主来说，是杜绝阻塞了忠诚正直的言论；就他们的臣子来说，是只图保全自己。左右的人有过失，开始不督察检举，盗贼滋生蔓延，又不据实上奏。根据这点，那就不仅是天意要灭隋，也实在

是由于他们君臣之间不相互帮助纠正过失的结果。”太宗说：“我与你们承接了隋代留下的弊端，必须发扬光大正道，改变社会风气，让万代永远得到好处。”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徵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①，若能常据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谏争②，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③，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④。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

【注释】

①殷阜：民殷财阜，形容国家富足。　殷：富足，富裕。　阜：物资多。

②董纯：隋臣。字德厚，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文帝时以军功，进位上开府。开皇末，任左卫将军，封顺政县公。后从杨素平定汉王谅叛乱，以功拜柱国，进爵为郡公。　崔象：即崔民象。隋臣。炀帝时为奉信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因谏炀帝勿幸江都，被杀。

③玄天：幽深莫测的天空。上天。

④人事：人为之事。人力。

【译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魏徵等臣子说：“隋炀帝继承文帝遗留的事业，国内富足，如果能够常占据关中，怎么会败家亡国？他终于不顾惜百姓，出游没有限度，直接到江都去，不接受董纯、崔

象的劝阻，身死国灭，受到天下人的耻笑。纵然说帝位的长久与短暂，全依托在上天，然而善就得福，恶就得祸，也决定于人的行为。我经常想到这些，如果要君臣长久相安，国家没有危险破败，君王有违理过失，臣子必须尽量说出来。我听到你们的规劝，即使不能当时就听从，经过再三思考忖度，一定会选择好的意见而采用。”

论畋猎第三十八

【原文】

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盖惟恒典[①]；射隼从禽[②]，备乎前诰[③]。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④]，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⑤]，亲御皮轩[⑥]，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之林薮[⑦]。夷凶剪暴[⑧]，以卫黎元[⑨]，收革擢羽[⑩]，用充军器，举旗效获[⑪]，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⑫]，金舆之贵[⑬]，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⑭]，清道而远，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⑮]，张昭变色于后[⑯]，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罼[⑰]，所殪已多[⑱]，颁禽赐获[⑲]，皇恩亦溥[⑳]。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㉑]，不拒刍荛之请，降纳畎浍之流[㉒]，袒裼徒搏[㉓]，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太宗深嘉其言。

【注释】

①恒典：永久不变的制度。

②射隼从禽：用箭射隼，追逐飞禽。 隼：即鹘，一种凶猛的鸟。 从：追逐。

③备乎前诰：完备于前人的训诫。 诰：古代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

④听览之余辰：听取进谏，审阅奏章后的空闲时间。

⑤摧班碎掌：击毙虎豹，砍碎熊掌。 班：通“斑”，虎豹身上的斑纹。句中借代虎豹。 掌：熊掌。句中借代熊。

⑥皮轩，用虎皮装饰的猎车。

⑦逸材：超人之才。这里指特别凶猛的野兽。 林薮：丛木曰林，泽无水曰薮。这里指猛兽聚集的地方。

⑧夷凶剪暴：铲除凶恶，消灭残暴。

⑨黎元：平民百姓。

⑩收革擢羽：收集兽皮，拔取羽毛。

⑪效获：献出猎获物。

⑫黄屋：古代帝王所乘之车以黄缯为里作车盖。因亦借指帝王的坐车。

⑬金舆：用金玉装饰的车箱。这里也指帝王的坐车。

⑭系心：就挂心也。《史记·屈原列传》：“系心怀王，不忘欲返。”。

⑮马卿直谏：司马相如曾随汉武帝在长杨打猎，武帝喜欢驱车追逐野兽，与兽博斗。因此，相如极力规劝，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⑯张昭变色：孙权骑马射虎，张昭曾很严肃地劝谏过他。 张昭：字子布，三国时东吴孙权的军师。

⑰天弧星罼（bì 毕）：整个天空都像布满了弓箭，罗网像繁星一样密布。形容打猎次数频繁，盛况空前。 弧：弓。 罼：同毕，古时田猎用的长柄网。

⑱殪：死。指禽兽被射杀而死。

⑲颁禽赐获：赏赐擒获之物。

⑳溥（Pǔ 谱）：广大、普遍。

㉑韬：掩藏。

㉒畎浍：田间细小的水流。

㉓袒裼徒搏：脱衣露体，徒手搏斗。

【译文】

秘书监虞世南因为太宗很喜欢打猎，上奏章规劝说："我听说君王在秋冬季节打猎，是习以为常的制度；箭射猛兽，追逐飞禽，前人的训诫已经周全。希望陛下利用听阅奏章的空余时间，顺应时令而进行打猎，将要亲自击毙虎豹，格杀老熊，亲自驾驭蒙着虎皮的猎车，穷追到猛兽的窟穴，搜尽山林中特别凶猛的野兽。铲除凶恶，消灭残暴，以保卫百姓；收集兽皮，拔取羽毛，用来充实军用器械；举起旌旗，向宗庙献上猎获物，遵循上古的仪式。但是坐在用黄缯作车盖、用金玉装饰车箱的御车中的尊贵帝王，天下景仰他的德行，各国都为他挂心，清理道路才远行，还要防止车马奔驰有翻倒的危险，这样特别慎重谨防细微的蹉跌，是为了国家。因此，在前有司马相如直言劝阻汉武帝，在后有张昭严肃规劝吴主孙权。我实在微不足道，怎敢忘了这个道理？况且弓箭罗网四处密布，射杀死的禽兽已经够多了，赏赐猎获物，陛下的恩惠也很大了。希望陛下随时停止猎车，收藏起长戟，不拒绝鄙陋之人的请求，俯身接纳如涓涓细流般的建议，让脱衣露体，徒手搏斗的事，任用一般的人去做，这就给百代帝王遗留下典范，永远光照万代。"太宗很赞赏他的建议。

【原文】

谷那律为谏议大夫[①]，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因问曰："油衣若为得不漏[②]？"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数游猎，太宗喜纳。赐帛五十段，加以金带[③]。

【注释】

①谷那律：唐臣。魏州昌乐（今山东昌乐）人。贞观时为谏议大夫兼弘

文馆学士。

②“油衣”句：雨衣怎样做才不漏？ 油衣：雨中所穿之衣，即雨衣。

③金带：黄金为饰的带子。

【译文】

谷那律任谏议大夫时，曾经跟随太宗出去打猎，在途中遇到下雨，太宗就问他说：“油衣要怎样做才能不漏？”他回答说：“能够用瓦来做它，必然不会漏啊！”意思是要太宗不要过多地游猎。太宗很赞赏并采纳他的意见。赐给他五十段帛，并加赏黄金为饰的带子。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①]，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徵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②]，《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诫[③]。昔汉文临霸坂欲驰下[④]，袁盎揽辔曰[⑤]：‘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飞[⑥]，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覆，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⑦]，捷言庆忌[⑧]，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之伎不得用[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⑩]。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元郊泰畤[⑪]，因留射猎，薛广德奏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离灾。今日撞亡秦之钟[⑫]，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欲安宗庙社稷，何凭河暴虎[⑬]，未之比也？’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⑭]，志存为国，不为

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去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⑮。”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属尘昏⑯，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诫也。”

【注释】

①同州：州名。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华州置，治所在武乡（隋改名冯翊，今陕西大荔），唐辖境相当今陕西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地。 沙苑：地名。又名沙阜、沙海、沙窝。在陕西大荔南，洛、渭之间。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地多沙草，宜放牧，唐曾置牧监于此。

②“臣闻”句：我听说《周书》上赞美周文王不敢在打猎中玩乐。 盘：乐。 田：同畋，打猎。

③“《传》述”句：《左传》上引述《虞箴》里的话，讲后羿贪恋打猎的事情作为警诫。《虞箴》，虞人之箴。周武王时，辛甲命百官各作箴辞劝诫天子的过失。虞人用打猎这件事来规劝天子。 箴：古代的一种文体，内容以规劝告诫为主。 夷羿：即后羿，原为有穷氏部落首领，善于射箭。他推翻夏代统治，夺得太康的王位，因嗜好狩猎，不理国事，被家众杀死。

④霸：［明］明成化本作“峻”，可从。 峻阪：陡坡。坂同阪。

⑤揽辔：拉住马缰绳。 辔：驾驶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⑥六飞：古代天子所乘之车驾六匹马。《汉书·爰盎传》如淳注说，“六飞”是指“六马之疾若飞也。”

⑦乌获：人名。战国时秦武王的大力士。孟子说他能举起三千斤重的龙文鼎。位至大官，年八十余岁。

⑧庆忌：人名。春秋时吴王僚之子。据说他身高力大，走追奔兽，手接飞鸟，敏捷无比。

⑨逢蒙：人名。又称“逢门”。夏代善于射箭的人。

⑩枯木朽株：枯朽的树木。比喻软弱无力的人或衰微的力量。

⑪近元：当为“孝元帝”之误。 郊泰畤（zhì至）：在祭坛上祭祀天地。 郊：古代帝王于冬至日祭天于南郊称为“郊”。 泰畤，祭泰一神（《史记

·孝武纪》："天神贵者泰一。"）之庭或祭天神之坛。 畤：古时祭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

⑫亡秦之钟：已灭亡了的秦朝的乐钟。 钟：即编钟，古代打击乐器。

⑬凭河暴虎：涉水渡河，徒手打虎。比喻冒险行事。

⑭已：为"己"之误。

⑮群寮兆庶：百官及亿万百姓。 寮：同官为寮。

⑯尘昏：因埃尘蒙蔽而昏暗。这里借指一时糊涂。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驾临同州沙苑打猎，亲自与猛兽格斗，又清晨出去深夜才回来。特进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周书》上赞美文王不敢在打猎中玩乐，《左传》转述《虞箴》里的话，讲后羿的事情作为警戒。过去，汉文帝面临陡坡想驱车奔驰而下，袁盎拉住缰绳说：'圣明的君王不乘坐危险的车子，不图侥幸。现在陛下驱驰马车，奔跑在危险的高山上，如果发生马受惊，车翻倒的情况，陛下纵然不看重自己的性命，怎么对得起祖先呢?'汉武帝喜欢与猛兽格斗，司马相如劝阻说：'力气可比乌获，敏捷能比庆忌，确实有这样的人，野兽中也必然有这样凶猛异常的。仓猝中遇到特别凶猛的野兽，在难以存身的地方惊惶失措，这时即使有乌获、逢蒙般的绝伎也不能施展，而那些衰朽微弱的东西都能与你为难。即使万无一失而又没有祸患，也本来不是天子所应该做的事情。'汉元帝到郊外去祭祀天神，借机留下来打猎，薛广德上奏说：'我见到关东地区困苦已极，百姓遭受着灾难。现在每天撞已经灭亡了的秦朝的乐钟，唱郑、卫两国的靡靡之音，士卒暴露在旷野之中，随从官员劳苦疲倦，陛下想要安定宗庙国家，为什么不拿涉水渡河、徒手斗虎来比较一下呢?'我私下考虑，这几位帝王的心难道是木头、石头做的，独不喜欢驰骋打猎的乐趣吗？而他们能舍去自己的喜好，克制自己，听从臣下劝阻的原因，是志在保全国家，而不是为了自身。我听说陛下最近出去，亲自与猛兽格斗，

清晨离去深夜归来，以极尊贵的帝王身分，暗地在荒凉的野外行动，走进深深的密林，走过茂盛的草地，很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希望陛下割断个人喜爱的娱乐，停止与猛兽格斗的乐趣，上为宗庙国家作想，下以安慰百官和亿万百姓。”太宗说：“昨天的事属于偶然糊涂，不是历来就是这样。从今以后要牢记这些作为警戒。”

【原文】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幸栎阳游畋①。县丞刘仁轨以收获未毕②，非人君顺动之时，事诣行在所③，上表切谏。太宗遂罢猎，擢拜仁轨新安令④。

【注释】

①栎（yuè 月）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东汉废入万年县，唐武德初改万年复置，治所在故县西南。

②县丞：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主管文书及仓狱，为县令的辅佐。历代所置略同。　刘仁轨：字正则，汴州尉氏（在今河南省）人。据《旧唐书·刘仁轨传》太宗将幸之地为同州。

③行在所：古代帝王所在的地方。后专指帝王行幸所至的地方。

④新安令：新安县的县官。　新安：县名。在河南西北部，黄河南岸。秦置县，故址在渑池县，唐移今新安县。唐初置新安郡，贞观六年，废郡为县，属洛州。　令：官名。战国、秦汉时县的行政长官称令，历代相沿。明清改称知县。

【译文】

贞观十四年，冬季十月，太宗将要去栎阳打猎。县丞刘仁轨借收获尚未完毕，不是君王顺应季节而行动的时间为由，专门到太宗的住所去，上表恳切地劝阻。于是太宗放弃了打猎之行，提拔刘仁轨任新安县的县令。

论灾祥第三十九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①，频有贺表。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②，凤凰栖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常闻石勒时③，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④，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⑤，在朝堂对考使焚香以读《皇隋感瑞经》⑥。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国之欢心。昔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注释】

①祥瑞：吉祥的征兆。唐《仪制令》分祥瑞为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四类。

②芝草：即灵芝草。古人认为是瑞草。唐《仪制令》：芝草、连理木为下瑞。

③常：当为"尝"之误。 石勒：十六国时后赵的建立者，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羯族。公元319～333年在位。

④连理木：不同根而枝干连在一起的树木。古时看作吉祥的征兆。 白雉：白色羽毛的野鸡。古人认为是瑞鸟。

⑤王劭：字君懋，隋文帝时为著作郎。 著衣冠：这里指穿礼服。

⑥朝堂：宫室的堂屋。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 《皇隋感瑞经》：书名。三十卷。亦称《皇隋灵感志》。隋文帝好禨祥（吉凶祸福的预兆），王劭采歌谣、图谶、佛经文字等曲加诬饰而撰成此书，文帝下令宣示于天下。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闭目读之，曲折有声，有同歌咏。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我近来见众人议论，把吉祥的征兆当作大喜事，多次有贺表上奏。如依照我的本心，只要使天下太平，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即使没有什么吉祥的征兆，也可以和尧、舜比德。如果百姓衣食不足，外族侵扰中国，纵然灵芝仙草遍生在大道旁，凤凰在苑囿中做巢，又与桀、纣有什么不同呢？曾听说后赵石勒时，有个郡的官员烧连理木煮白雉的肉来吃，难道石勒称得上是英明的君主吗？又有隋文帝特别喜爱吉祥的征兆，派秘书监王劭穿上礼服，在朝堂上对诸州朝集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过去曾听见传说这件事，实在觉得可笑。作为国君，必须大公无私治理天下，以此获得各国的欢心。过去，尧、舜在上面，百姓像尊敬天地一样尊敬他们，像热爱父母一样热爱他们。他们行动办事，人民都很高兴；他们发号施令，人民都乐于接受，这才是最大的吉祥征兆呢。从此以后，各州所出现的吉祥征兆，一律不用上奏。"

【原文】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①，晋侯召伯宗而问焉②。对曰：'国主山川③，故山崩川竭，君

为之不举乐，降服乘缦[④]，祝币以礼焉[⑤]。’梁山，晋所主也[⑥]。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⑦]，水大出。令郡国无来献[⑧]，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⑨]，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⑩]，经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又山东足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⑪]，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囚，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唯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

【注释】

①梁山：晋地。在今陕西韩城县西，绵亘百里，自郃阳县（今名合阳县）西北抵韩城县西北麻线岭皆是。一说《尔雅》所云之“梁山晋望”指山西的吕梁山。

②晋侯：指晋景公。　伯宗：字尊，晋大夫。

③国主山川：国家以山川为主。

④降服乘缦：不穿华丽的衣服，乘坐无彩饰的车子。

⑤祝币以礼：陈列献神的礼品。

⑥晋所主：梁山是古梁国名山。《尔雅·释山》称梁山为“晋望”，意即晋国所祭的名山。

⑦齐楚地：今山东省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为战国时齐地，汉以后仍沿称为齐。战国时楚疆域东北到今山东南部，西南至今广西东北角，后又扩至今江、浙两省，这一地区泛称楚地。

⑧郡国：汉初，郡和王国同为地方高级行政区划，至隋，始废国存郡。

⑨灵帝：即刘宏，东汉皇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在位期间公开标卖官爵，大修宫室，一任宦官横行，终于激起黄巾大起义。

⑩步：长度单位，历代不一。周以八尺为步，秦以五尺为步。大蛇长三

百步，系夸大之词。

⑪阴潜：阴暗。指阴天。

【译文】

贞观八年，陇右一带山峰崩塌，大蛇多次出现，山东及江淮地区经常发大水。太宗用此事询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回答说："春秋时，梁山崩塌，晋景公召大夫伯宗来问这件事。伯宗回答说：'国家以山川为主，所以山崩、河水干涸，君王为这些事不奏乐助食，不穿华丽的衣裳，乘坐无彩的车子，陈列礼品敬献神灵。'梁山，是晋国主祭的名山。晋景公听从了伯宗的话，所以晋国没有发生祸害。汉文帝元年，齐、楚一带二十九座山同一天崩塌，洪水涌出。文帝命令地方各地不要来贡献物品，对天下百姓广施恩惠，使得远近的人都欢乐融洽，也没有发生灾害。后汉灵帝时，青蛇出现在御座旁；晋惠帝时，有三百步长的大蛇出现在齐地，大蛇经过集市而进入朝廷。按理蛇应该在草野之中，而进入了集市、朝廷，所以认为是怪事。现在蛇出现在山野水泽，本来深山大泽必然有龙蛇，就不值得奇怪。又山东地区的雨水充足，虽然是正常的现象，但天气阴暗过久，恐怕有冤案发生，应该检查审判在押的囚犯，希望能符合天意。况且邪恶不能胜过道德，只有修养道德才可以消除灾变。"太宗认为很对，因此派出使者救济抚恤灾民，为受冤的人昭雪，大多数囚犯得到了赦免。

【原文】

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①，长六尺，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

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诫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骄逸。若能慎终如始，彗星纵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②，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惕而震惧③。”魏徵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消。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注释】

①彗星：绕太阳运行的一种天体。我国古代叫“妖星”，也叫“扫帚星”。古人认为它的出现是灾祸的预兆。

②经纶：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国家大事。

③惕惕：担心，提心吊胆的样子。《诗·陈风·防有鹊巢》：“心焉惕惕”。

【译文】

贞观八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天空，有六尺长，经过一百多天才消失。太宗对侍臣说：“天空出现彗星，是由于我的失德，政事有过失，这是什么凶兆呢？”虞世南回答说：“过去齐景公时有

彗星出现，景公问晏子，晏子回答说：‘您挖掘池沼惟恐不深，修建台榭只怕不高，施用刑罚生怕不重，因此天空出现彗星是对您的警告！’景公害怕而施行德政，十六天以后彗星隐没。陛下如果不施行德政，即使是麒麟凤凰多次出现，最终也没有什么好处。只要朝廷上没有政事上的过失，百姓安居乐业，即使有灾祸变异，对君王的道德会有什么损害呢？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功德高过古人而骄傲自大，不要因为太平日子渐渐久了而自己骄奢淫逸。如果能够始终谨慎行事，即使彗星出现，也不必忧虑。”太宗说：“我治理国家，确实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错。但我十八岁就开始处理国家大事，在北方灭掉刘武周，在西方平定薛举，在东方擒住了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岁天下平定，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四方外族投降归服，国内平安无事。我认为自古以来那些杰出的平定乱世的君主没有一个能赶得上我，就产生自高自大的思想，这是我的过错。上天出现凶兆，确实就是为了这个吗？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拥有天下的财富，他们既骄傲又淫逸，一下子就败亡了，我又有什么值得自己骄傲的呢？说到想到这些，不觉非常担心而惊恐惧怕。”魏徵进言说：“我听说自古的帝王没有一个不遭遇灾祸变异的，只要能施行德政，灾祸变异自然消除。陛下因为天空出现彗星，就能够警惕惧怕，反复思考，深切地自己责备过失，即使有这样的凶兆，必定不会成为灾祸。”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①，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②，载怀忧惕③，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④，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

极言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虽亿兆乂安，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尤少。覆焘之恩著矣[⑤]，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纪绵远，则枝叶扶疏[⑥]；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壤[⑦]，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槁枯。今日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人云，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良为此也。

【注释】

①谷水：古水名。即今河南渑池县南渑水及其下流涧水，东流至洛阳市西注入洛河。

②已：“己”之误。

③载怀忧惕：记在心中，忧虑警惕。

④尚食：官名。掌管帝王的膳食。秦始置，唐设尚食局，为六尚之一。

⑤覆焘：复盖。焘同“帱”，覆盖。

⑥扶疏：枝叶茂盛分披下垂的样子。

⑦黑壤：肥土。

【译文】

贞观十一年下大雨，谷水漫溢，冲进洛阳城门，涌入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冲毁宫庙佛寺十九处，漂没的有七百余户人家。太宗对侍臣说："由于我的失德，上天降下灾祸。或由于我看不清，听不明，刑罚过度，就使天道运行发生错乱，雨水反常。怜悯百姓，归罪于自己，心中忧虑警惕，我还有什么心思来享受美味？可以命令尚食官停止做肉食，进蔬菜素食。文武百官各自上奏章，尽量指出我的过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奏章说：

我听说开创拨乱反正的事业，它的成功是很困难的；守住已成就的基业，它的治理更加不容易。所以生活安定要想到危险，是为了稳定这个基业；做事有始有终，是为了巩固国基。现在虽然百姓平安无事，边疆平定安宁，既是紧接着丧亡乱离之后，又承接着衰败困乏之时，住户人口减少很多，田地的开垦又尤其少。施予的恩惠很显著了，而创伤尚未恢复；德教的风气遍布全国，而财产仍然时常匮乏。因此古人用种树作比喻。年岁久远，则枝叶茂盛；如果种树的时间短，根本没有稳固，即使用肥土去培护它，有春天的阳光去温暖它，一个人动摇它，必然导致枯萎。现在的老百姓，很类似于这种情况。经常给予包含养育，那就会一天天繁衍生息；一旦有征调徭役，就会随之而衰败消耗。衰耗过分，人民就无法生存；人民无法生存，怨恨之气就会充塞；怨恨之气充塞，背离叛乱的思想就产生了。所以帝舜说："可爱的难道不是君王？可怕的难道不是人民？"孔安国说："人民把君王当作性命，所以君王可爱。君王失去道义，人民背叛他，所以人民可怕。"孔子说："君王好比船，人民好比水，水能够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因此古人说，明哲的君王虽有福禄不敢淫乐，一天比一天更谨慎，的确就是为这个道理。

【原文】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1]，省游畋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2]，而不求辟土；载櫜弓矢[3]，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4]；亿载之祚，随天地长久。虽使桑榖妖为[5]，龙蛇作孽[6]。雉雊于鼎耳[7]，石言于晋地[8]，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之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9]，伏待斧钺[10]。

太宗深纳其言。

【注释】

①颐神养性：保养精神性情。指道德修养。

②方内：四境之内，国内。

③载櫜（gāo 高）：收藏。 櫜：收藏甲衣或弓箭的袋子。

④三、五：三皇五帝。

⑤桑榖为妖：桑树、楮树作怪。《史记·殷本纪》记载：亳有桑树、楮树共生于朝中，一夜之间长成一抱粗。太戊很害怕。请教伊陟。伊陟劝太戊修德。太戊听了他的话，桑树、楮树就枯死了。 榖：木名。即构或楮，树皮可以造纸。

⑥龙蛇作孽：龙蛇造成灾害。

⑦雉雊（gòu 够）于鼎耳：野鸡在鼎耳上鸣叫。《史记·殷本记》：武丁祭成汤，第二天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武丁很害怕。贤臣祖己劝他不怕担忧，要先修德政。于是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

⑧石言于晋地：《左传·昭公八年》记载：当年春天，晋魏榆之地有石头

会说话。

⑨辄：古代马车车箱两旁可凭倚处叫辄，引申为倚恃妄作之意。

⑩伏待斧钺：俯伏等待刑戮。这里是臣下上奏后的谦词。 斧钺：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亦泛指刑戮。

【译文】

希望陛下观看古今的事迹，考察安全与危险的关键，上以国家为重，下把百姓放在心里。选拔人才要仔细考察清楚，奖赏惩罚要慎重，起用贤良的人，贬退不贤的人。知道了自己的过失要立即改正，接受规劝要像水往下流一样自然而迅速。做好事不要犹豫，发布命令一定要讲求信用。保养精神性情，减少打猎的娱乐；反对奢侈实行节俭，减省宫室建筑的费用。尽力求得国内安静，而不追求开辟疆土；收藏起弓箭，而不忘记军备。大凡这几件事，虽是治理国家的常法，也是陛下所经常施行的。以我的愚昧，只愿陛下多思考而不懈怠，那么完美的道德可与三皇五帝比高，亿万年的帝位跟天地一样长久。即使桑树、构树作怪，龙蛇造成灾祸，野鸡在鼎耳上鸣叫，晋地的石头会说话，也能变祸为福，变灾难为吉祥。况且雨水造成的灾害，是自然的常理，怎么能说是上天谴责而牵动陛下忧心呢？我听说古人有这样的话：“农夫劳动而君子治事，愚昧的人说话而明智的人择取。”妄自陈述肤浅的见解，我俯伏在下等待着刑戮。”

太宗很赞同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论慎终第四十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1]，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魏徵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2]，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圣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恐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注释】

①稔（rěn 忍）：庄稼成熟。

②股肱（gǔ gōng 古宫）：比喻辅佐大臣。　股：大腿。　肱：手臂。

【译文】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也不能经常教化天下。假使国内安定，必然又有外部的侵扰。现在远方外族顺服，庄稼成熟丰收，盗贼没有出现，内外都宁静。这不是我一人的力量，实在是由于你们共同帮助辅佐的结果。然而安全不要忘了危险，太平不要忘了祸乱，虽然知道今天没有出事，也必须考虑它的从始到终。经常能够这样，才是最可贵的。"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君王和辅佐大臣不能完全具备。有的当时君王圣明，大臣却不贤良；有的遇到贤良的大臣，却又没有圣明的君主。现在陛下圣明，因此达到大治。过去如果就有贤良的大臣，而君王不考虑教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虽然天下太平，我们仍然担忧，不能以此而高兴，只希望陛下处在安定的时候要想到祸乱，勤奋努力不要

懈怠罢了！”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①，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②，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③，欲行废立④。萧何、韩信，功业甚高，萧既妄系⑤，韩亦滥黜⑥，自余功臣黥布之辈⑦，惧而不安，以至反逆⑧。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注释】

①泗上：泗水亭，在今江苏沛县东。刘邦曾为泗水亭长。　亭长：秦汉时，乡间每十里一亭（掌管地方治安的机构），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的旅客等事。

②温恭仁孝：温和、恭敬、仁爱、孝道。

③爱姬：帝王宠爱的妃子，此指戚夫人。

④欲行废立：指刘邦欲废嫡长子刘盈（吕后生）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的事。

⑤萧既妄系：萧何曾为百姓请将上林苑（汉都长安附近的皇家苑囿）空地改作民田，刘邦因而发怒，将萧何交廷尉用刑具拘押了几天。

⑥韩亦滥黜：有人密告韩信将要反叛，刘邦用陈平计，伪游云梦，逮捕了楚王韩信，贬为淮阴侯。后来吕后趁陈豨谋反时，骗韩信入宫，擒而斩之，并夷灭三族。　黜：即指贬韩信为淮阴侯事。

⑦黥布：即英布（？～公元前195年），汉初诸侯王，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曾犯法黥面，送骊山服苦役，故又称黥布。楚汉战争中归汉，封淮南王。

⑧反逆：反叛逆乱。由于彭越、韩信等相继被刘邦所杀，英布举兵反刘邦，战败逃往江南，被长沙王诱杀。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做好事的帝王，大多数都不能坚守他的成就。汉高祖不过是泗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最初还能够拯救危亡，诛灭暴秦，因此成就了帝王大业；然而经历十几年以后，由于放纵逸乐的过失，也就不能保往当初的功业了。根据什么知道这些呢？汉惠帝刘盈有嫡长子继承人的重要地位，又温和、恭敬、仁爱、孝道，而汉高祖却因爱姬的儿子而心意迷乱，想废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萧何、韩信的功勋业绩很高，而萧何后来被乱加拘囚，韩信也被随便贬官、杀害，其余功臣如英布这些人，自然惧怕而不安宁，因此发展到反叛刘邦。君臣父子之间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很难保住功业的明白验证吗？所以我不敢倚恃天下的安宁，常常考虑到危险败亡的事情而使自己谨慎惧怕，用来保持到最终。"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①，灿然可观②。岂惟称隆周、盛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③？"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扮挹之志④，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

二十四平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⑤，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⑥。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邪？”

【注释】

①鸿勋茂业：伟大的功勋，美盛的事业。

②灿然可观：光辉耀眼很值得一看。指很有成就。

③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公元25～57年）。 永平：汉明帝年号（公元58～75年）。《后汉书》称汉明帝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④㧑挹：谦让、谦退。 㧑：谦逊。 挹：通“抑”。

⑤稽颡：古时的一种跪拜礼。跪下拱手至地，头也至地。在请罪、投降时举行，表示极度惶恐。

⑥怀远胜古：安抚远邦，胜过古代。

【译文】

贞观九年，太宗对朝廷中的高级官员说：“我端坐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四境外族全部归服，难道是我一人的力量能办得到的，实在是靠诸位的大力扶持啊！应当考虑到善始善终，永远巩固宏伟的事业，子子孙孙，一代代互相辅佐协助，使伟大的功勋、深厚的利益延续到后代，让几百年以后读我朝历史的人，感到伟大的功勋、美盛的事业，光辉耀眼很值得一看。难道只是沿袭周朝、西汉和东汉光武帝、明帝的典章制度吗？”房玄龄借机陈述说：“陛下谦让的心意，把功劳推让给群臣。治理达到天下太平，根本在于陛下的大德，我们有什么能力呢？只希望陛下有始有终，那么

天下永远可以得到好处。”太宗又说：“我观察古代前朝拨乱的君主年龄都超过了四十岁，只有汉光武帝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领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升为天子，这就是武功胜过古代。我从年轻时就参军，没有空闲时间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明白了教育感化的根本办法，发现了治理国家的根源。施行了几年，天下大治，风俗习惯大变，儿子孝顺，臣子忠心，这又是文治胜过古代。过去周、秦以来各朝，外族向中国侵扰，现在外族跪拜投降，都作臣属，这又是安抚远邦胜过了古人。这三方面，我有什么德行可以承受得起？已经有了这样的功勋业绩，怎么能不考虑到要善始善终呢？”

【原文】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1]，未闻于封树[2]；后世贻则，乃备于棺椁[3]。讥僭侈者[4]，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5]，宝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谷林有通树之说[6]；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7]。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8]；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9]。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于九泉[10]，非徇名于百代也[11]。洎乎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12]；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13]；季孙擅鲁[14]，敛以玙璠[15]；桓魋专宋[16]，葬以石椁[17]。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18]，致焚如于夜台[19]；黄肠再开[20]，同暴骸于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21]，详

诸仪制㉒，失礼之禁㉓，著在刑书㉔，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㉕，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㉖。以厚葬为奉终㉗，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㉘，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㉙，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㉚，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㉛。在京五品已上及勋戚家，仍录闻奏。”

【注释】

①垂风：遗留下来的风俗。　垂：流传。

②封树：堆土为坟叫“封”，种树做标记叫“树”，古代士以上的葬礼。

③备于棺椁：《易・大传》说，古代的埋葬，用柴草给死人作厚厚的衣服，埋葬在旷野中，不堆坟不种树，哀期也没有固定的期限，后世的圣人用棺椁之制改变了这种风俗。

④僭侈：过分奢侈。　僭：超越本分。

⑤俭薄：俭约节省。　薄：减少，节省。

⑥“谷林”句：《吕氏春秋》说，尧埋葬在谷林，四周种上树作标记。谷林：亦作“谷陵”，古地名，即成阳。今山东菏泽县东北有尧陵，在旧雷泽城西，与濮县接界。

⑦橐（tuó 驮）泉：古秦宫名。在陕西凤翔县南。《史记》：“穆公葬雍州橐泉宫祈年观下。”

⑧防墓不坟：孔子合葬双亲于防（地名），说：“我听说古代建墓不立坟。”防：古邑名。有东防、西防。此指东防，春秋鲁地，今山东费城东北。墓不坟，古时凡埋葬，不堆土植树的叫“墓”．《礼记・檀弓上》郑玄注：“土之高者曰坟。”本指高出地面的土堆，后专指埋葬死者的坟。

⑨“延陵”三句：春秋时吴国延陵季子，从齐国回来，长子死于途中，延陵季子把他埋葬在嬴、博之间的地方，不运回家乡安葬（见《礼记・檀弓下》）。　延陵：延陵季子，即季札，又称公子札。春秋时吴国贵族，多次推

让君位，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市）。　嬴、博：春秋时齐国的两个邑名。嬴：故城在今山东莱芜西北，有延陵季子长子墓。　博：故城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⑩便体：让尸体安适。　便：安适，适宜。

⑪徇名：显示名声。

⑫珠玉为凫雁：吴王阖闾（庐）葬于虎丘山下，有十万士兵治丧，挖土成河，堆壤成山，置铜棺三重和长宽六尺的水银池，用黄金珠玉作凫雁。

⑬水银为江海：秦始皇葬于骊山，其墓用几十万囚徒花十余年的时间建成。墓穴深及三泉，用铜铸塞棺椁，陵墓中有宫室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等物。又以水银为江海，以人鱼膏为烛，还有机关和伏弩（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⑭季孙擅鲁：季孙氏是春秋后期鲁国掌权的贵族，三桓之一。从季文子至康子相继执政，独掌鲁国大权。这里季孙指鲁大夫季平子。

⑮敛以玙璠：鲁昭公时，季平子曾行君事，佩玙璠，祭宗庙。定公即位，他恢复臣位。后死于房。阳虎想用玙璠殓尸，以君礼埋葬，仲梁怀认为季平子既复臣位，就应当除去玙璠，不当以君礼葬他（见《左传·定公五年》）。敛：通“殓”，给尸体穿衣饰物入棺。　玙璠：两种美玉，君王所佩带的饰物。按礼，国君死后用它随葬。

⑯桓魋专宋：桓魋是春秋时宋国执政向戌的孙子，任司马，掌宋国军政、军赋大权。

⑰葬以石椁：孔子在宋国看见桓魋造石椁，三年也没有造成，就说，像这样浪费时间和人力，不如死了早些腐朽还好些。

⑱玄庐：即玄堂，陵墓的别称。

⑲焚如：指燃烧或火灾。语本《易·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据记载，秦始皇墓在秦末即遭焚毁。　夜台：墓穴。坟墓一闭，无复见明，故云夜台。

⑳黄肠：即“黄肠题凑”。是由若干黄肠木（柏木）堆垒而成的一种陵墓中的建筑物。公元1974～1975年所发掘的西汉燕王旦与其妻华容夫人之墓，有保存完好的“黄肠题凑”。它是由一万五千多根黄肠木（每根长90厘米，宽厚为10厘米）堆垒而成，其结构特点与《汉书·霍光传》苏林注相符合。

㉑送往之典：埋葬死者的礼制。

㉒仪制：礼仪制度。这里指儒家经典之一《仪礼》。

㉓失礼之禁：禁止不合礼法的条文。

㉔刑书：春秋时郑大夫子产执政，于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把所制定的刑法铸在鼎上公布，史称《刑书》，原文已佚。这里泛指秦汉以前用文字形式制定的刑法。

㉕流遁：顺从，遵循。

㉖闾阎：闾，里门；阎，里中门。汉唐以前，城市居民的聚居点以“里”为单位（唐代称“坊”）。句中指平民百姓；民间。

㉗奉终：以礼埋葬死者。

㉘衣衾：寿衣和殓尸的包被。

㉙灵輀（ér 而）：即輀，古代运送棺柩的车。

㉚令式：法令规定。

㉛随状科罪：根据情节按法律条文定罪判刑。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说：“我听说死亡是生命的终止，是希望人复归自然；埋葬是隐藏尸体，是希望别人不能见到。古代遗留下来的风俗，没有听说要堆坟种树；后世传下的规矩，才使用棺椁。讥刺过分奢侈的人，是不喜欢他那巨大的浪费；赞美俭约节省的人，是贵重他没有危险。所以，唐尧是圣帝，葬在谷林，有在墓的四周种树作标记的传说；秦穆公是明君，葬在橐泉宫不见坟堆在何处。孔子是孝子，在防这个地方合葬双亲有墓无坟堆；延陵季子是慈父，在嬴、博之间远离家乡之地安葬儿子。这些人都心怀长远打算，有独特果断的明智，只是让死者在地下身体安适，不是想在千百年后显扬名声。及至阖闾违背礼制，墓中用珍珠美玉作凫雁；秦始皇不守礼法，骊山墓中用水银造江海；季平子专断鲁国大权，死后用国君佩带的玙璠装殓；恒魋独揽宋国政权，用石椁埋葬。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由于过多地贮藏金玉珠宝而加速了灾祸，由于使人觉得墓中有利可图而招来耻辱。墓室既已打开，以致尸体在墓穴中被焚烧；黄肠题凑被拆散，尸骸和黄肠木一起在旷野暴露。仔细思考过去的这些事情，难道不可悲吗？由此看来，奢侈的人可以当作警戒，节俭的人可以作为榜样。我处在全

国最尊贵的地位，承接了百代帝王的弊端，不懂得考虑教化，半夜也恐惧忧虑。虽然埋葬死者的礼制详细地记载在《仪礼》中，禁止不合礼法的条文，写明在刑法下，但勋贵皇亲之家大多随从习俗，平民百姓之中也有奢侈浪费而败坏社会风气的。他们把铺张埋葬当作用礼埋葬死者，把修建高大的坟墓当作实行孝道，于是使衣衾棺椁，极尽雕刻的华丽；灵车葬器，尽量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富贵人家超过法度而互相炫耀，贫穷人家用尽财产而无法办到。这只是破坏教化的规矩，对地下的死者毫无好处，为害已经很深了，应当把它废除。王公以下，到平民百姓，从今以后，送葬的器物有不依照法令规定的，切望各州、府、县的官员明确地加以检察，根据情节按法律定罪。在京城中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及勋贵皇亲之家，仍然记录情况上奏。”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①]，犹为不逮，何也？"魏徵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②]，比迹于尧、舜[③]；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④]；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注释】

①三、五之代：三皇五帝的时代。

②励精为政：振奋精神，想法把国家治理好。

③比迹于尧、舜：事迹可与尧、舜并列。

④追纵于稷、契：赶上稷、契的功绩。 纵：通“踪”。

【译文】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在读书时发现前代帝王做过的好事，都尽力照着去做而不厌倦。我任用你们几位，确实认为你们是贤良的大臣。然而国家达到治理的程度比起三皇五帝时代，还是比不上，是什么道理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四境外族顺从入贡，天下平安无事，的确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盛况。然而自古以来，凡是刚登上宝座的帝王，都想振奋精神治理好国家，事迹可与尧、舜相比；等到他安乐时，就骄奢放纵，不能把好事做到底。凡是刚刚被任用的臣子，都想辅佐君王挽救时局，赶上稷、契的功绩；等到他们富贵了，就只图苟且保住官职爵位，不能把忠诚节操保持到底。假如君臣经常不松懈懒惰，各人都能坚持到底，就不用忧虑不能治理好天下，自然可以超过古代了。”太宗说：“确实如你说的这样。”

【原文】

贞观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①，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②，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③。其语道也，必先淳朴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④，所为而人必从，公

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⑤，削平区宇，肇开帝业⑥。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已来，稍乖曩志⑦，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⑧。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⑨，晋武焚雉头之裘⑩。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⑪，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注释】

①克终俭约：能最终保持勤俭节约。

②受图定鼎：取得天下，建立王朝。　受图，接受天命作帝王。参见《论君道》篇注。古代把九鼎看作立国的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因称定都为"定鼎"。《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引申为建立王朝。

③岩廊：高峻的廊庙，指代朝廷。

④莫已逆：没有谁敢不顺从。　逆：违背。

⑤横流：洪水不顺河道而四溢。这里借指混乱的世道。

⑥肇开：创建，初始。

⑦曩志：原来的、过去的志向。

⑧中主：中等的、一般的君主。

⑨“汉文”句：汉文帝时，有人贡献千里马。文帝命令退还，并发给进贡者路费让他带回千里马。参见《论纳谏》篇注。

⑩“晋武”句：晋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进献雉头毛制的裘衣，晋武帝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把裘衣在殿前烧掉。

⑪域外：疆域之外，指外国。

【译文】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太宗不能最终保持俭朴节约，近几年又很喜欢奢侈放纵，上奏章规劝说：

我观察古来的帝王接受天命建立王朝，都想把皇位传到万代，为留给子孙作打算。所以安坐在朝廷上垂衣拱手，对天下宣布政令。他谈论治国的方法，推崇质朴敦厚，抑制虚浮华丽；议论人物必定尊重忠诚贤良，轻视邪恶奸滑；讲述政治法度就杜绝奢侈浪费，崇尚俭朴节约；谈论物产就重视谷物布帛，轻贱珍宝奇玩。开始接受天命时，都遵循这些原则以达到政治清明；稍微安定之后，大多违反这些原则而败坏社会风俗。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就是因为处在极尊贵的地位，拥有天下的财富，说话没有谁敢不顺从，做的事别人都必须服从，公道被个人的情感所淹没，礼仪法度被嗜好欲望所损害的缘故吗？古话说：“不是知道它困难，是实行它困难；不是实行它困难；是坚持到底困难。”说的很实在啊！

陛下二十岁左右，就大力拯救混乱的天下，平定了全国，开创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正当陛下年青力壮之时，抑制减少嗜好欲望，亲自实行节俭，内外安乐宁静，于是出现了极清明的大治局面。论功劳就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相比；讲道德，就是与尧、舜相比也相差不远。我从自被提拔在陛下的左右，十余年来，常在讨论军国大计的地方侍候陛下，多次接受英明的指示。陛下时常赞许仁爱、正义的治理方法，坚持下去而不放弃；称许俭朴节约的志向，自始至终不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

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话音还在耳中回响，怎么敢忘记它呢？近年以来，陛下稍微违背了原来的志向，敦厚纯朴的精神，渐渐不能坚持到底了。谨把所了解到的，列举在下面：

贞观初年，陛下不烦扰百姓，没有贪欲，清明宁静的教化，远远遍及荒僻地区。现在来考察一下，这种风气渐渐丧失了。听陛下的言论，远远超过上古的英明帝王，论陛下的作为，还没有超过中等品德的君主。凭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古代的英明帝王，汉文帝不接受千里马，晋武帝烧掉雉头毛制的裘衣。现在陛下却派人到万里之外去寻求骏马，去外国购买珍奇之物，被沿途的百姓责怪，被外族所轻视，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条。

【原文】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①。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②。"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其无畏③？"故《书》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④？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⑤，恤其勤劳，爱之如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⑥。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注释】

①子贡（公元前520年～？）：即端木赐，春秋时卫国人。孔子学生，善于辞令，又善经商，富至千金；并参加政治活动，历仕鲁、卫，聘问各国，与

诸侯“分庭抗礼”。　理人：治理人民的方法。

②“懔乎”句：要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的车子那样小心谨慎。懔：惧怕。这里作小心谨慎讲。

③“不以”三句：不用仁义之道引导人民，人民就会仇恨我，我怎么不担心呢？（见《孔子家语》）。

④“为人”句：大意是，在人民之上的君王怎么能不谨慎呢？

⑤视人如伤：对待人民如像对待自己的伤口一样，关心倍至。　如伤：像自己的伤口。

⑥营为：大兴土木，修建宫室。

【译文】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人民的方法。孔子说：“要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的车子那样小心谨慎。”子贡问：“为什么这样担心呢？”孔子说：“不用仁义之道去引导人民，人民就会仇恨我，怎么不担心呢？”所以《尚书》上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在人民之上的君王怎么能不谨慎呢？贞观初年，陛下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关心倍至，怜悯他们勤恳辛劳，爱护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自己总是保持简朴节约，没有营建什么宫室。近几年来，心思在奢侈纵欲方面，一下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使用人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累就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没有由于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倾覆败亡的，哪有反而害怕百姓放纵而故意去劳累他们的呢？恐怕这不是振兴国家的正确言论，又怎么是安抚人民的长远办法呢？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条。

【原文】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者，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①，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

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②]。兰芷鲍鱼，与之俱化[③]。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④]，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⑤]，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注释】

①岁改：一年年地改变。

②在于所染：在于所接触的东西。指所处的环境。

③"兰芷"二句：意即与善人或恶人相处，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兰：兰草。　芷：白芷，皆香草，比喻好人或美德。　鲍鱼：盐渍的鱼，气味腥臭，比喻坏人或恶行。

④唯善是与：只要是好人就接近。

⑤昵近：亲热地接近。

【译文】

贞观初年，陛下减少自己的享受而使他人得到好处。到了现在，放纵个人的私欲而劳累人民。谦虚俭朴的作风一年年地改变，矜骄奢侈的性情一天天地不同。虽然口中不停地说着关心人民的话，心中却非常关切使自己快乐的事情。有时想营建宫室，担心臣下来规劝，就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我自身不方便。"碍于君

臣的情面，臣下怎么能够再争谏呢？这是一意封住劝谏人的口，还能说是选择好的意见而照着实行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条。

立身的成功与失败，在于一个人所接触的环境。接触兰草、白芷，或是接触鲍鱼，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对亲近的人要谨慎，不能不认真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注意磨炼名誉节操，对人不偏私，只要贤良就接近，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斥退小人，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轻率地狎近小人，很有礼节地尊重君子。名为尊重君子，实际上是敬而远之；名为轻视小人，其实是亲热地接近他们；亲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坏处，疏远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好处。不知道君子的好处，不用别人离间就会自己疏远他们；看不见小人的坏处，有时就会自己去亲热他们。亲热地接近小人，决不是国家达到治理的办法；疏远君子，难道是振兴国家的作风？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条。

【原文】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①，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②，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而至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兴而求农人丰实④，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渐不克终五也。

【注释】

①用物：日常用品。指一般的物品。

②捐金抵璧：抛弃金银美玉。《抱朴子·安贫》上说，圣人不用珠玉而宝贵自身，所以尧舜弃黄金于巉岩之山，抛珠玉于五湖之川，是为了杜绝淫邪

的欲念。 捐：抛弃。 抵：通“掷”，丢弃。

③而至：［明］成化本作“能止”，可从。

④末作滋兴：过多地兴办工商业。 末作：即末业。古代称商业、手工业等行业为末业，与称为“国之本”的农业相对。

【译文】

《尚书》上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事业就能成功；不珍贵奇异的东西不轻视日常用品，人民才会富足。犬马不是本地生长的不要畜养，珍禽奇兽不要在都城中养育。”陛下在贞观初年，行动遵循尧、舜，抛弃黄金美玉，回复了淳朴的本性。近年以来，特别喜爱稀奇怪异的东西，难以获得的物品，再远也要弄到手；珍奇玩物的制作，没有停止的时候。陛下爱好奢侈浪费而希望群臣百姓敦厚俭朴，过多地兴办工、商业而求农人丰足厚实，这不可能办到已经很明显了。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条。

【原文】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①，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恐其不及。近岁已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②，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顿失于一朝③。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④，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

除毕弋之物[⑤]，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⑥]，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⑦]，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注释】

①求贤如渴：迫切地访求贤人。如渴，像口渴急需喝水一样。

②素履：一贯的言行事迹。

③［明］成化本“顿”前有“不应”二字，可从。

④干求者：营谋官职地位的人。

⑤毕弋：泛指畋猎用具。 毕：即罼，古时畋猎用的长柄网。 弋：用绳系在箭上射。这里指绳和箭。

⑥十旬之逸：长时间的游乐。《尚书·夏书》上说，太康游乐毫无节制，在有洛之表畋猎，十旬也不回来。

⑦侵晨：凌晨，破晓之时。

【译文】

贞观初年，陛下像口渴思饮那样访求贤人，珍惜别人举荐的人，相信并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还担心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近年以来，凭着心中的喜好和厌恶，有时众人说好而被举荐任用的人，只要一人诋毁就抛弃他们；有时多年相信而任用的人，有时一旦怀疑就疏远他们。行为有一贯的做法，做事有一贯的表现。诋毁举荐的人，不一定比被举荐的人可信；多年的作为，不应该一下子就否定。君子的胸怀，屡行仁义而发扬盛大的功德；小人的本性，喜欢挑拨是非为自己谋利。陛下不审查它的根源，而轻易地对它进行褒贬，这使得奉行道义的人一天天疏远，钻营利禄的人日益提拔，因此人人只求苟且无过，谁也不愿尽心竭力。这

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条。

陛下刚登上帝位，处在高位看得深远，办事只求不烦扰百姓，心中没有嗜好欲望。在内除去毕、弋等猎具，在外禁绝一切打猎的根源。几年以后，就不能固守心志了。虽然没有长时间的逸乐，有时也超过了天子一年三次田猎的礼制。于是使游猎的欢乐被百姓讥讽；猎鹰猎犬的贡献远到四境外族。有时候，教练武艺的地方，道路遥远，陛下清晨出去，深夜才回来，把驰骋当作欢乐，不考虑难以预料的变故和发生不测之祸，来得及挽救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条。

【原文】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①，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②，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③，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④，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注释】

①外官：地方官。这里与京官相对而言。

②颜色不接：不假借颜色（脸色）。颜：脸。色：表情。

③忠款：忠诚。款：诚，恳切。

④交泰：原意是时运亨通，这里指融洽，协调。

【译文】

孔子说："君王以礼节任用臣子，臣子用忠心事奉君王。"既然这样，那么君王对待臣子，礼义上不可微薄。陛下刚登上帝位，用恭敬的态度接近臣子，君王的恩惠向下流布，臣子的想法上达君王，君臣都想竭心尽力，心中没有什么隐讳。近年以来，有许多忽略了的地方。有的地方官充任使节，上奏事情来到朝廷，想见见天子，要陈述见到的事情，又不能和颜悦色地倾听，有所请求，又得不到恩准。有时由于臣子有不足之处，严责他的细小过失，这时，即使有聪敏善辩的才能，也无法表明他的忠诚，而希望上下一条心，君臣融洽，不也太难了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条。

【原文】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①。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②。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③，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④；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之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⑤，此志之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注释】

①“傲不”四句：语本《礼记·典礼上第一》。
②通贤：通晓古今事理的贤人。
③矜放：骄矜放纵。
④意蔑：心中蔑视。
⑤遐裔：边远的外族。

【译文】

骄傲不可滋长，私欲不可放纵，娱乐不可极度，意愿不可过分满足。这四点，前代帝王用来求得福运，通达事理的贤人用作深切的警戒。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奋努力，不敢懈怠，委曲自己顺从他人，常常还觉得做得不够。近年以来，稍微有些骄傲放纵，仗恃功业伟大，心中轻视前代帝王，自负圣哲英明，心中看不起当代人物，这是骄傲在滋长。想要干什么，都要称心如意，即使有时控制情感听从规劝，始终也不能忘记想要干的事，这是私欲在放纵。志趣在嬉戏游乐，心情没有厌倦，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事，但不再专心国家大事，这是过度的娱乐。天下安定，外族诚服，仍然在远方劳苦军队，向边远的外族进兵，这是过分地满足心愿。亲近的人迎合陛下旨意而不肯陈说，疏远的人畏惧君威而不敢规劝，如此积累下去而不停止，将要损害陛下高尚的品德。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条。

【原文】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1]，所以至死无携贰[2]。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

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3]；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4]。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5]，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6]。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7]，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宁帖[8]。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惟人所召[9]”。人无衅焉[10]，妖不妄作[11]。伏惟陛下统天御寓十有三年[12]，道洽寰中[13]，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14]，比屋喻于可封[15]，菽粟同于水火[16]。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17]。夫天何言哉？垂象示戒[18]，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19]，易人视听[20]，则宝祚无疆[21]，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22]，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23]。千载休期[24]，时难再得，明王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注释】

①矜育：怜悯抚育。

②携贰：叛离，叛离的人。

③下日：结束服役以后的日子。

④上番：调到京城服役。

⑤和市：也称“合买”。唐代官府以购买为名掠夺民财的一种变相赋税。

⑥递送之夫：押送物资的差夫。

⑦脱因：或许由于。

⑧宁帖：宁贴。平安稳定。

⑨“祸福”二句：祸福的降临，没有定数，是人们自己招来的。 无门：没有定数。

⑩衅：缝隙。引申为过失。

⑪妖不妄作：怪异不会轻易出现。

⑫寓：[明]成化本作“宇”，可从。 统天御宇：统治天下。

⑬道洽寰中：道义遍布天下。 洽：广博，普遍。 寰中：天下，全国各地。

⑭礼教聿兴：礼教兴盛。 聿：语助词，无义。

⑮比屋喻于可封：家家户户都为可以旌表而喜悦。谓教化很有成就，家家都有德行，人人可以表扬。 比屋：家家户户。 喻：通“愉”，愉快。 可封：可以旌表。语本《尚书·大传五》：“周人可比屋而封。”

⑯“菽粟”句：意即菽粟同水火一样普遍。比喻天下太平，人民富足。

⑰毂下：辇毂之下，指京城。

⑱垂象示戒：上天显示征兆，提出警告。

⑲与物更新：与万民一道除旧布新，开创新局面。

⑳易人视听：改变人们的看法说法。

㉑宝祚：帝位，国统。

㉒极天之峻：形容达到最高限度。

㉓“九仞”二句：意指唐太宗的巍巍功业只差最后一点尚未完成。 九仞：极言其高。 亏：欠缺。 篑：土筐。《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㉔休期：难逢的好时期。

【译文】

过去陶唐、成汤的时代不是没有灾祸，称颂他们有极高道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事有始有终，无为而治没有私欲，遇到灾害就特别忧虑勤于政事，岁月平安也不矜骄不放纵的缘故。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郊的百姓全都流向潼关外，扶老携幼，往返几年，没有一户人家逃亡，一人抱怨痛苦，这确实是因为百姓体会到陛下怜悯抚育他们的心怀，因此到死也没有逃离的人。近

年以来，百姓被徭役弄得疲弊不堪，关中的百姓，劳苦疲困尤其厉害。各种手工工匠，结束服役期限后，全留下来继续受官府雇用；正在服役的士兵，大多调到京城去作别的事情。在乡间采购物资，接连不断，道路上押送物资的差夫一个接一个。已经有了弊端，百姓就容易被惊扰，如果由于水灾旱灾，谷麦没有收成，恐怕百姓的心，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宁静安稳。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条。

我听说："祸福的降临没有定准，是人们自己招来的。"人们没有疏漏过失，怪异不会轻易发生。陛下统治天下已有十三年了，道义遍布全国，声威远播境外，年岁丰登，礼教兴盛，家家户户都为可以旌表而喜悦，菽粟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到了今年，自然灾害流行，炎热的气候造成了旱灾，遍及全国各地；凶恶的坏人犯上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这样近的地方。上天会说什么呢？显现征兆，预先警告，这实在是陛下警惕畏惧、忧虑天下勤于政事的时候了。如果见到警诫而惊惧，选择好的意见照着办，如同周文王那样小心行事，像殷汤那样归罪于自己。前代帝王实现大治的办法，经常施行；目前败坏道德的事情，考虑改正，与天下一道除旧布新，改变人们的看法和说法，那么帝位可以万古流传，整个国家都很幸运，哪会有灾祸败亡的事情发生呢？那么国家的安全与危险，治理与混乱，决定于君王一人罢了。现在太平的基础已经达到像天那样高，像堆积九仞高山，还差一筐土就成功了。千年难逢的好时期。时机很难再得。英明的君主可以做到而不做，这就是小臣忧思郁结胸中而长叹的原因。

【原文】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①，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徵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2]，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徵黄金十觔[3]，厩马二匹。

【注释】

①衮职有补：补救天子的过失。 衮职：这里指天子之职。

②研寻：研究探讨。

③觔："斤"的异体字。

【译文】

我实在愚昧浅陋，不通晓政事的关键，略微列举所见到的十条，借以上达圣君的耳中。希望陛下采纳臣下愚妄的建议，把鄙陋之人的见解加以参考，期望有一点正确的意见，对君王的缺失有所补救，那么就是死了也像活着一样，甘心接受刑戮。

奏章送上去，太宗对魏徵说："臣子侍奉君主，顺从旨意容易，抵触君主的情感尤其困难。你作我的辅佐大臣，常常论述自己的想法献给我采纳。我现在知道有过失就能改正，也许能把好事做到底。如果我违背了你说的这些话，还有什么脸与你相见？又将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自从得到你的奏章，我反复研究探求，深深感觉到你的言语有力道理正确，我就把它贴在屏风上，早晚恭恭敬敬地观看。又抄录下来交给史官，希望千年之后的人，知道君臣之间应遵守的准则。"于是太宗赏赐给魏徵十斤黄金，宫中的良马二匹。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熟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1]。”

【注释】

①宗社：宗庙与社稷。古代用以称国家。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侍臣说：“平定天下，我虽然有这样的事业，如果守天下失去法度，功勋业绩仍然难以保持。秦始皇当初也平定了六国，占有了天下，到了晚年不能很好地保住江山，实在可以作为警诫。你们应当想着国家而忘掉私利，那么荣耀的名声和崇高的爵位，就能完美地保持到最终”。魏徵回答说：“我听说，战胜容易，保持胜利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定时不忘危险，功勋业绩已很显著，道德教化又遍布全国，长期这样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倾覆败亡了。”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1]。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

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②]。陛下圣德玄远[③]，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注释】

①身得身失：自己取得，自己又把它丢失。

②失所：失去节制。

③圣德玄远：君王的道德极高极远。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说：“我看近古帝王，有传帝位十代的，有传一代两代的，也有自身取得自身就失去的。我因此经常心中忧虑恐惧，有时担心抚养人民而人民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有时又怕心里产生骄矜放纵的念头，喜怒超过限度，然而我自己不能察觉到，你可以给我讲一讲，我一定把它当作行动的准则。”魏徵回答说：“嗜欲喜怒的情感，有修养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是一样的。有修养的人能够节制感情，不让它超过限度；愚昧的人放纵感情，大多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陛下的大德微妙高远，生活在平安中却想到危险，希望陛下能够经常控制自己，以保全坚持到最后的美名，那么万代都能得到好处。”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方家常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薛　楠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友谊路186号
电　　话：625464

贞观政要全译
〔唐〕吴兢原著　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453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0

ISBN 7-221-02629-7/K · 129　定价（平）8.1元
（精）11元